

本册代码：X3

虛空法界

細雨
著作

虛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三冊

雙生羈絆

45-73章

(上45-56、下57-73)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上篇（第 45-56 章）

下篇（第 57-73 章）

细雨/著

细雨社出品

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

→ 建议顺序 ↓	从左到右，逐阶提高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扩展一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每列从上到下依次推进	三正道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	GY5	Y5-1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6	GY6	Y5-2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GY7	Y5-3	
	GY2	S1-1	YM	Y2-2	Y2-6	S2-4			Y4-4		GY8	Y5-4	
		GY3	S2-1	S2-2	S2-3	X2			Y4-5			JY5	
	GY4		X1	JY2		JY3		JY4			X7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及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SY	《失忆的归途》(共一册)	Y1	《已知的实相I》(共六册)	X	《虚空法界》(共九册)
YM	《隐秘的医案》(共一册)	Y2	《已知的实相II》(共七册)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系列)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共四册)	Y3	《已知的实相III》(共六册)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系列)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共四册)	Y4	《已知的实相IV》(共五册)	...	

代码举例说明：(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

S1-3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第三册 GY1 《观影说多维实相》第一册 Y1-1 《已知的实相I》第一册
 SY 《失忆的归途》 YM 《隐秘的医案》 X1 《虚空法界》第一册 Y2-4 《已知的实相II》第四册

学习建议：

1.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2.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3.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4.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特别提醒：

细雨资料的整体文字有其很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并且多部不同的书籍内在互为认知阶梯。例如《已知的实相》和《虚空法界》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交叉学习，有助于深理解。 以 上的建议学习顺序结合每册书的内容、难度、内在关联进行了考虑周到的精心安排。建议读者朋友们参考此建议顺序、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次第进行系统学习。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YouTube“细雨社”、“细雨资料”；微信公众号“细雨资料”、“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 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并第一时间更新最新出版著作。

细雨前言：第三册导读

《虚空法界》第三册《双生羁绊》讲述了普鲁沙结束地球1-6园区的旅程，分化出双生火焰阿尼姆与阿尼之后的故事。

这部分的导读建议着眼在自我价值完成的规划。

当然，双生火焰的爱恨情仇是免不了的剧情，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外在涟漪，这种对等的网状交织体验，成了自我成长中最有效的安排。

在剧情的设定下体验各种生命历程，种种的磨砺都成为到达无漏智慧的必经之路。双生火焰的悲欢离合，因为彼此的强力吸引，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放大呈现，直到趋近成熟，才会渐渐地交缠在一起。

本篇除了可以细细品味这些精彩的故事外，对于同时性的理解会更上一层：

所谓的前世来生，都是命运的锁链。看似无关的联系，实则有着不甘与如果的牵连。在不断的遗憾中体会与成长，等到体验够了，这门功课就算完成了。

重要的不是故事的角色所诠释的剧情，也不是编剧如何精心设计安排，而是参与体验的个体能从演绎的情境中领悟多少。对全我来说，平顺的一生与完美的结局是平淡无奇的，唯有经历重重险阻、突破层层困境，才能真正享受其中的过程与快感。

除了自我价值完成与共时性外，人生的线程、规划、反馈、体验等种种程序，也会在此解密。初次阅读它是长篇故事，再次阅读就有各种滋味，每次阅读都可以将所学资料融会其中。你接触越多细雨资料，越能细细品味故事中所传递的讯息，越能感受到内容所蕴含的奥妙。

细雨试图在这个线性时空里，讲述多维多元的线程，故事的内容如行云流水般地顺理成章，而在另一种可能性启动的同时，另一个事件的可能性也被触发。在有时间先后顺序观念的这里，或许无法理解同时性与共时性的运作模式，但书中确实地将这两种状态讲述了出来，所以相关资料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伴随着个人接触资料的深度，这篇章将引领你进入一种说不出的千头万绪中，当你觉得理清了，却发现那也只是千年古树中的一片树叶。

这是一组可以扩大广度的篇章，建议你阅读之前先完成《失忆的归途》、《已知的实相 I》、《已知的实相 II》、《已知的实相 III》等资料的阅读，这样可以帮助你更有感悟与灵犀。

细雨社编辑部

2022. 12. 15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上下篇合集)

目 录

细雨前言：第三册导读	II
上篇	1
第 45 章 提高难度	2
第 46 章 尝试	23
第 47 章 渴望	49
第 48 章 捷径与弯路	68
第 49 章 爱的得失	85
第 50 章 惊为天人	101
第 51 章 如愿以偿	119
第 52 章 生死	141
第 53 章 烽火燎原	157
第 54 章 反转	175
第 55 章 原来如此	197
第 56 章 尘归尘土归土	212
下篇	231
第 57 章 愤恨	232
第 58 章 毕业	246
第 59 章 塞翁失马	258
第 60 章 如幻	267

第 61 章 奥秘	278
第 62 章 爱是什么	300
第 63 章 交易	311
第 64 章 玛依	325
第 65 章 福兮祸兮	338
第 66 章 是是非非	354
第 67 章 不一样的抉择	366
第 68 章 爱的六种方式	378
第 69 章 遁甲	386
第 70 章 二乘二	399
第 71 章 回家与出家	412
第 72 章 我与我们	426
第 73 章 通透很难吗?	440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常见问题	i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ii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表和各册代码对照 (2024 年 5 月版)	iii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上篇

(第 45-56 章)

第45章 提高难度

普鲁沙所演绎的莎布不愿给**瓦勒种**做生养的活体器官，在自以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地溺毙在秘密洞穴中的温泉里。在其弥留之际，内在意识给出了各种改写历史的可能选项，满足其内在的如果与不甘。但普鲁沙因为觉得累了，放弃了这些机会，并没有再次进入剧情去激活与演绎不一样的可能性分支。

意识焦点回到灵界法身本体内的普鲁沙与自己留守在灵界的意识本体完成意识融合后，内在各种未能捋顺的、纷杂的认知碎片，逐渐二分成了意识面向上趋于逻辑、追逐力量的与趋于感性、崇尚智慧的两个极化意识分身。

普鲁沙给自己新增的两个意识分身分别取名叫**阿尼姆**与**阿尼**。

阿尼意识面向包含了温柔、善良、纯真、美丽等天性优点，也同时具备爱慕虚荣、柔弱、害怕孤单、善变无常、心胸狭窄的劣势。

阿尼姆意识面向中包含着果敢、坚毅、独立、粗犷等优点，也同时隐藏着偏执、彪悍、逞强、好大喜功、贪婪等劣势。

班主任**史匹擦**为普鲁沙引荐了班里的其它同学，普鲁沙才知道，自己整个生命历程中的那些帮助过自己或伤害过自己的重要角色，都是班里同学们参与演绎的一场思想剧。

大家在班级内的意识局域网内各自扮演某一重要角色，把情节投射入园区内，形成必要的剧情互动，各自领会自己塑造的人物，达成自己的任务，历经互动的故事内容，在角色碰撞中体会种种知见，并积累感悟的素材。

当妈不易

大家正在感慨过往的时候，班主任**史匹擦**打断了同学们之间的唠嗑，开始对群体展开意识广播。

史匹擦带来了几个消息：

“首先，故事体验园区一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现在场地主体建设全面地在二期展开。但现在班里任何人都还没有能力与资格去报名体验二期的内容，所以也不用心急。

二期主要包括的是各种远离一区母星的外空间和异星球体验副本。通过二期园区后，可以与其它意识群体构筑的其它意识面向和维度形成连接，并相互串门。不过这不是你们现在

要考虑的问题。

一期体验园内包含大家都已经经历过的一到六号园区，还有七到十二园区可以体验。全体同学请各自按照自己当下的能力去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内容。可以单人进入，但建议相互组队完成。

七到十二园区的难度是指数级增加的，故事内容的主线有相互的衔接性，但又自个儿可独立成局。同学之间相互商量想要达成怎样的体验，之后的人生不再由班主任指派角色与剧情框架。所以不建议在初期规划时间太长、跨度太大的多世轮回剧。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大家各自凭借喜好分组讨论，有问题的来找我。普鲁沙留下，其它散会。”

班主任布置完任务后，在过往角色扮演经历中相互有过交集与互动关系的同学，彼此激动地展开了讨论与畅想。每个人都针对自己当下最感兴趣的意识面向提出自己的人生布局设想，寻求愿意相互协作的伙伴。

普鲁沙保持着与史匹擦的意识连接，很好奇为什么单单留下

自己——是不是母狮莎布过早地退出了剧情，要被骂啊？心念盘旋怎么解释自己提前退出剧情的理由。

史匹擦说道：“你往后有何打算？请你留下是因为你是班级里第一个完成意识初步进阶的学员。它们多是次生二代或三代，上边有自己的高我甚至本我罩着，有各自自我家族团队相互支撑；在我的团队里就你是孤家寡人、从零开始的一代意识新生体。不过你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你的导引者，我很欣慰。

现在你已经是初代高我级别的存在了，我要嘱咐你一些事情。因为与过往不同，你的主要意识能量与意识焦点会分摊到你的不同人格面向上去，而且这样的人格面向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增加。你不会再亲自参与各种实际经历，而是要能合理地指派自己的不同意识面向去完成符合它们成长所需的历经。

作为自我团队的领导者，你要理解与掌握对你来说是全新的运作技巧：你要学会如何与一线实操的其它自我面向保持良好的互动，如何安排好它们的经历与人生，如何最大程度地尊重每一个自我全然地发挥自我自由意识、自然而然地达成它们所需的体验。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不过相信

你会从中收获良多。

对了，你的内在自我意识已经强大到拥有了自我内在意识空间。我想你此次从场景中回来时已经经历过自己的内在空间了吧？你现在对自我内在空间还很陌生，不过没有关系，你可以慢慢地去规划建设它，那将是你与你的分身们的家。

直接扮演角色与指派自我意识面向去演绎不同角色是需要全然不同的思路与觉悟的。这样的认知和能力需要慢慢地领会培养。所以我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你先不要急于去参加其它同学的组队、展开相对复杂的各种人生剧情。好好地培养你的意识分身，借机慢慢熟练作为高我应当掌握的调度技巧。

你现在就犹如两个新生儿的妈妈，你的能力与智慧决定了它们未来会与能成长为怎样的人物。这里，对角色与小我的干预程度将是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要修习的主要功课。

好好想想吧，有问题再来找我。”

自我的内在意识空间

普鲁沙断开与史匹擦的意识连接后，开始品味刚才班主任说的话：

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毕竟是班级里第一个完成意识进阶的学员；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心里真的没底——怎么做一个高我、怎么当这个妈呢？自己虽然在古木部族和狮人族当过几年领导，但那都是成体系部族可以自行运作的，自己只是一个挂名的首领，并且很显然两次都让自己搞砸了。现在要培育自己的自我意识分身，从何下手呢？

“嘿嘿，班主任跟你说啥了？告诉告诉我呗。”巴拉在一旁撺掇着。

普鲁沙一看它就觉得好笑——它还保持着巴啦啦的人物造型，还是年轻时豆蔻年华最好看的那个样子，嘴巴里却说着与人物全然不匹配的东西。

普鲁沙转头对巴拉说：“你能不能换个造型啊？你这法身让我看着怎么那么难受啊。”

巴拉听后，故意换成了原来巴啦啦的声调与语气嗔怪道：“好你个负心的汉子，伺候你十多年，给你生小猴崽子，现在反倒嫌弃起老娘来了。”说着就用小拳头乱捶了过来，把普鲁沙的意识光团搅动得一阵翻涌。

巴拉说：“你能不能有个型啊？跟您说话都看不见你的嘴脸，也不知道是对着屁股还是对着眼睛讲话呢！”

普鲁沙被它一顿调侃，甚是无奈，只好化身为古木的形象。然后觉得不够威风，又丰硕了自己的形态，搞了个自己觉得最帅的猿人外形。



巴拉看普鲁沙装腔作势的样子，笑得直接在地上打起滚来，眼泪都出来了。说：“我跟你做夫妻十多年，你什么时候有过这庄严法相？你可真能装啊！”

普鲁沙挠挠头说：“成了，这总比人鱼或母狮子看着顺眼吧！都是伤心的回忆。就这样吧，你凑活着看吧。对了，班主任让我学着怎么做高我，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你能帮我连

通你的高我，让我跟她学几招吗？”

巴拉看着普鲁沙，刚想摆出正经谈事的表情，噗嗤一声又笑出来，一边笑一边说：“好的好的，我这就连接我的高我 La。你可要逗死我啦！我是看不得你这个造型，太搞笑了。”

普鲁沙觉得自己眼前的景色开始雾化……浓雾散开，自己已经身处鸟语花香的一处峡谷中，旁边溪水潺潺，青松翠柏萦绕，一只大蓝孔雀站在一处高石之上。那孔雀上下打量着自己。

还没等普鲁沙开口，那蓝孔雀就说道：“你的成长速度真是惊人啊！我家的巴拉还没怎样呢，你都已经完成初阶意识进化了。了不起，了不起，怪不得它们都说你会是个大人物。我跟巴拉是意识共享的，所以你也不用解释什么。你所好奇的东西，我尽量帮你解答。但我知道的也有限，超过我现有意识级别、智慧次第的，我也在摸索中。”

蓝孔雀飞下高石，来到普鲁沙面前，说：“你能不能换个造型啊？看着怪难受的，这里又不是庙宇，你这样子太做作了，自然点儿成不成？”



普鲁沙想了想，换了一个法身造型——猿人的样貌加上白衣神使的着装。普鲁沙觉得这是自己见过的最有智慧和能力的状态了。既然自己都是初阶高我了，应该可以匹配这样的装束。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看着就很有学问的样子。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角色了。”

La 这只孔雀都笑出鸡声了，半天才平静下来，说：“你在园区内都经历了些什么啊，可怜的孩子！我现在觉得你先前的法相要庄严很多。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还是换回来吧！”

普鲁沙搞不懂她到底在笑什么——这样圣洁的装束哪里出了

问题？只好又幻化出先前的模样，然后谦卑地问道：

“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我要如何建设我的内在意识空间？其次，我要如何安排我的其它意识面向，并引领安排它们达成必要的成长？”

La 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这个话题有点儿大，我只能简单笼统地告诉你一个大方向，剩下的你还需要自己摸索。先说说自我内在意识空间。

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空间。你面前的这个蓝孔雀其实也不是我，而是在这个空间内用意识聚化出来的我的一个法相轮廓，整个空间其实才是我。这个空间可大可小，全看你自己的意识力的强弱程度。里边的内容可复杂、可简约，也看你的喜好与意识力可支撑显化复杂运算的强度。

空间内的一切都可以依据你的喜好随意生成、修改、抹除。一草一木、飞禽走兽，哪怕是万物众生，皆在你的一念之间。空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源自你的一念。在自己的意识空间里，自己就是绝对的神，言出法随，无所不能。只有你想不

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唯一可以限制你的就是你自己的想象力和自信程度。

当然，你还是个新手，建议从最简单的一个房间练起。之后你可以拥有自己的庭院、大厦，乃至城市、星球、星域、内在宇宙。

你可以生成静物、动物、植物、人物，从简单的花花草草、昆虫走兽，到护法神、灵童子、五营兵将、芸芸众生。当然每一个存有的运作与存在都会消耗你的意识力。存有的行为模式越复杂，消耗你的意识力就越多。当然同时也在消耗你现有的能量。

你的能量包括自己的常备运化周转的能量、后备存贮的能量，与连接天地可以获取到的流转能。你的意识格局越大、认知阻碍越少，可在单位时间内接受与释放出的天地能就越多。

当然，相反的情况下，你自限认知、格局自我时，甚至可能根本就无法连通天地获得滋养。储备能耗尽之时，就是自我意识与内在世界涣散之际。

你要知道，一般意识空间内必须设立三个大的功能区：

核心为高维意识交互通道——

那里是你与不同高我、本我、超我间相互拜访的门户。当然你只能拜访与你相识的意识存有的意识空间，而且是在人家容许的情况下。但你要小心，有些意识体很不规矩，很霸道，对弱小的意识存有缺乏必要的尊重，会强行扫描其意识空间与记忆库，包括阅读、植入、删改其记忆，甚至篡改空间内的显化内容。

所以作为高我，要实时共享与备份角色我的记忆，对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的角色与其历史上的点滴细节，包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建立一个专属的文档，统一管理。当多次使用同一角色展开不同的人生尝试时，要在角色目录下设立多个平行子目录，分别存档，不可把这些经历相互覆盖。

作为高我的存在，我们毕生所累积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私产，而是要归属给群体意识层，当成整个宏观大意识面向上集体进阶的必要素材。

你我所参与演绎的角色是鲜活的，但那些为我们配戏的各种背景角色们的行为举止，与整个园区内的大世界事件、大社

会背景，都是依据所有高我上传与共享的角色历史资料来交织编写而成的。

再者是你自己自我意识法身形象与意识分身们的日常交互区

——
就好比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山川峡谷、高山流水，这些景色生灵都随意愿生化布置、显化呈现。这是你现阶段法身常住的所在。这一区域被你的其它意识分身们日后称为家或归宿。这一区域可大可小，大可布置成一个内在的宇宙般的场景，小可以就是一屋一院一城野。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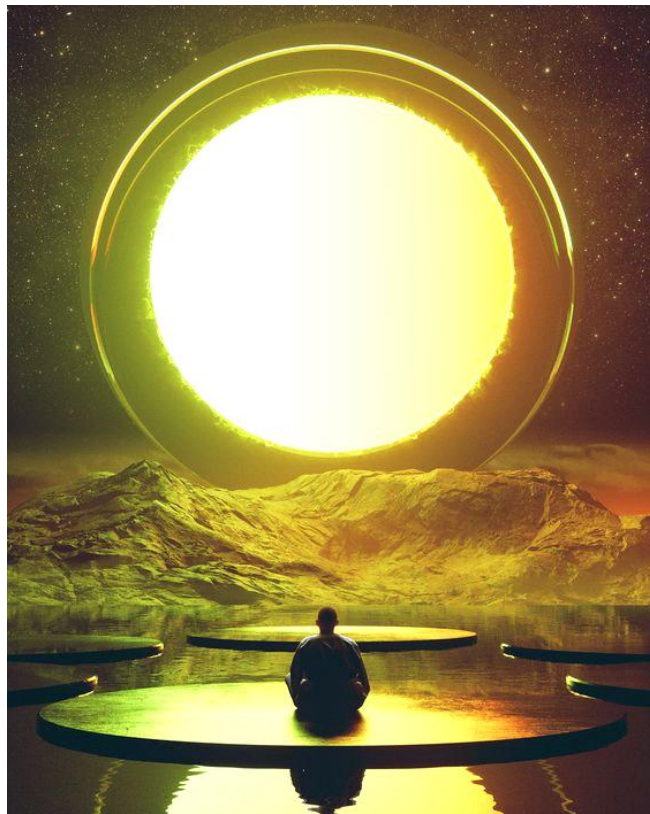
最后是外围区域——

外围区域一般是内圈数倍或数百倍的面积，那里是你的意识分身们设立它们的自我意识空间的地方。它们会依据自身成长的经历、认知的水平、信仰的理念，在介于内区与公共区之间设立自己的体验空间场域，各自体验自己心中的渴望与恐惧，达成自我的内在平衡。

这些彼此独立、相对封闭的意识场，拥有完整的自循环成相机制。小我们可在其间足不出户体验完它渴望经历的所有单

人或小群体人生，包括多次反复历经同一个人生，寻找最优解。

这样的意识泡泡有效地保护了小我意识们不会被外力干扰，也不会因为思想偏激，污染了其它小我意识或自我群体意识环境——在偏激偏执的走火入魔状态里，其病毒一样的思想频率不会扰乱自我意识群体的公共集体意识。



在外围区域内，你必须设立与集体意识面衔接的意识通道，让你的小我可以与集体意识中其它意识的小我在意识公共区域形成互动的可能，让它们可以走出自己封闭的自我成长环境，去见识不同园区内的各色意识群体，增加对多元多维世

界的了解与认知。这样的互联通道我们通常叫它意识井。不过我把它设立成山洞的样子，也有人干脆把它做成传输门一样的环状门——这全看个人的喜好。

自我意识群体

下面我们来说说你的第二个问题：要如何规划与引导自己的意识分身、完善不同的意识面向？

你现在已经是初阶高我了。你的意识一分为三：自我的自性本我意识、逻辑意识与感性意识。

这对双生意识面向就像阴阳一样，既对立又统一。它们各自需要通过经历，觉知到自己内在的缺失，并设法弥足这一内在认知短板。即形成阳中之阴与阴中之阳，形成太阴、少阴、太阳、少阳，与你阴阳平衡的本我意识。

你作为高我就是平衡各种内在觉知与外在关系。达成这一步后，你就进阶到高我的中阶水平了。

进而，你会在这一阶段经历相对漫长的认知积累，直到你可以把四象通过五行化生出六合，进而达成七星八卦的态势。即你作为主体意识，有效地让其它意识面向都进入相互认同、

彼此滋养、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状态，如此生生不息地往复在生灭流转里，各安其道。

你们八个在最后的阶段里没有主次之分，但谁能最先与持续守住阴阳平衡、通透浑然，那个意识面向将代表全体，进阶成为本我自性的本我；而其它每一个小我晋升成为初阶高我，各自创立自己麾下的小我意识团队，扩展与深入其指定意识面向上的深层探索。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因为我现在还没能做到更高的阶段，其后的玄秘我也不知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能告诉你的经验就是：在初期你要尽可能少地干预你的其它意识面向。因为你的认知与能力还很青涩，你的干涉会扰乱它们成长的节奏。

你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放它们去体验，让它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在它们迷茫、困顿、无力的时候，给出引领，安排贵人疏导安抚情绪，供应和调剂能量的供给。

如果小我扮演的角色深深地陷入自我的漩涡无法自拔，你要尽快安排它们从自己的角色中脱离出来，或者开启自我反思，

或者终结这一角色的后续故事进程，令其退出人物角色，回来休整品味，并修正自我的偏激状态，然后再回到这个角色出生的那一时刻从头来过。

我们不要对重复同一角色的次数设置任何限制。重复可以是反复历经完整的一生，也可以根据这一意识面向的成熟程度，只重复某一历史阶段，直到扮演这一角色的这个意识人格全然地领会到了其人生脚本中蕴含的课业内容，并无怨无悔地、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一角色。”

普鲁沙急忙插话问道：“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一人格面向已经成熟到可以离开它所扮演的角色了呢？”

La 微笑了一下说：“其实很简单，每一次当你的某一人格要离开它所演绎的角色时，你只要问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你是否希望重新开始选择不同的经历呢？

第二个问题：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给你创造一个机会，你是否愿意去经历不同的历程呢？

一般就这两个问题就能把小我忽悠回去再自愿地轮转几百年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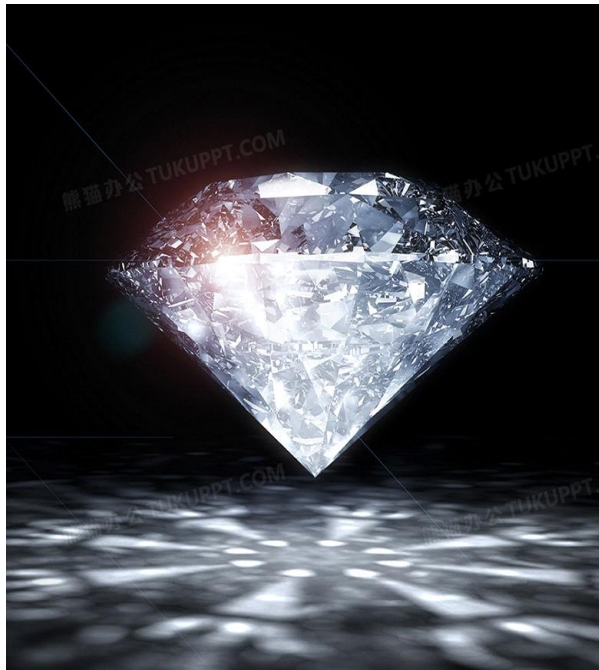
要是它像你一样一心想要退出剧情与角色，那你就要问出第三个问题：你在这一生中觉得自己收获到了哪些呢？

很多人格会在这一刻情绪崩溃，发现除了名利、吃喝、爱情、生孩子，其实一无所知。然后你趁热打铁，让它再尝试一次，这次要用心地生活。多数情况下也都能给忽悠回去再入轮回。

当然，如果那个人格意识面向真的活明白了，通透得和你不相上下，那你这三个问题就忽悠不了它。痛快地欢迎它回家休息，然后晾着它，直到它无聊至极，主动和你请缨想要去做点什么。那时你可要全局地看看自己还有哪个意识面向是薄弱的，就让它去经历与弥补上那一块的认知与觉悟。

不过你要注意，每一个意识面向上的人格在达成真正的内在平衡前，都有自性中的偏颇。你既要让其合理地匹配个性与人物角色的关系，又要让其尽可能经历对等的人生挫折，体验到偏颇的危害。对于一个小我来说，这是很残忍的折磨，但是这就是你对它们至深的爱。一味地顺遂与娇惯，只会让你的那一人格面向扭曲成一无所长的白痴，每天只会哭闹着

要奶嘴和抱抱。



每一个意识面向、人格身份，都是你这个钻石的一面。拿起砂轮去打磨它们，不及或太过都会影响整体自我的璀璨程度。

我当下所能告诉你的也就这些了，你可否听明白了？”

普鲁沙沉思了许久，回想 La 的言语，然后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都听明白了，却还是感到很糊涂，太多的细节都无法理解到位。”

La 愉快地笑了笑说：“我到今天这些也都没能搞通透呢！你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好在时间什么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时间的流速与流向，可以无数次地重置时间线，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插入或淡出。慢慢来，不着急。”

就聊到这里吧，我要去规划巴拉后续的角色人物关系了。今后你有事情可以直接联络我。巴拉会和你以后的某一意识分身配戏，它们都是小我级别的存有。祝你得偿所愿。”

普鲁沙眼前一花，自己被从 La 的意识空间中弹了出来，眼前的景象又是自己熟悉的虚空空间景色。

巴拉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普鲁沙，问道：“怎么样？La 告诉你的有用吗？”

普鲁沙想了想，说：“我需要自己逐步地进行实践实验，不然无法理解 La 说的这些匪夷所思的细节。”

此刻的普鲁沙并不想跟巴拉纠缠太多，因为觉得脑子里装了太多的新东西，生怕耽搁久了会遗忘。客套了几句，就急忙意识内照，进入了自己的内在意识空间。

而巴拉还自顾自地兴奋地说个不停，它很为自己的朋友能取得这样大的进展而高兴。说了半天，发现普鲁沙没有回应自己，才发现普鲁沙已如老僧入定般地呆若木鸡，无觉无闻。巴拉只好扫兴地转头去找别人聊天。

普鲁沙回到自己的内在意识空间。空间内一片虚无，连自己都

没有，只是黑漆漆混沌的一片无边空间。

普鲁沙回想刚才 La 的话，思考着要如何设立与建设自己的内在意识场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 46 章 尝试

普鲁沙在 La 的意识空间内学习作为高我的相关技巧与认知，通过 La 的介绍大体上了解到了内在意识空间的构筑方法和如何与自己其它意识面向中的人格互动。

回到班级内的普鲁沙，急忙一头扎入自己的内在意识空间，想要趁热打铁地见习刚刚学到的各种技巧手段，来营造出属于自己风格的意识空间。

普鲁沙看着空旷的虚空，一时却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把自己的空间定义成怎样的主题。

思虑再三后，普鲁沙用意识营造出了莎布离世时的那个神秘洞穴——那是自己记忆最深刻的地方，一切仿佛从那里开始，又在那里结束。

洞穴被一比一地真实还原了出来：洞内的温泉水池被作为连通其它高我意识的通道，洞穴内就是自己的大殿。

自己还是保持着猿人的法相——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形象。

洞穴外边设立了大片的原野，原野尽头是界河。界河上一座

石桥，作为进出外围空间的路径。过了石桥，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参天古树林。古树下一个大树洞，可供小我们进去入定，并连接到群体意识层面。大树们彼此根系相连，树冠交错，形成立体的局域网。

一切都布置妥当后，普鲁沙让河水开始流动，微风带动树叶，流云浮游在天上，又设立了日月星辰作为点缀。



一切就绪，普鲁沙看了一圈，和自己记忆中的场景并无二致，分不出真假，觉得自己第一次就做得很成功。转身回到洞内，用意念召唤出自己的两个意识分身：阿尼姆与阿尼。

两个意识分身此刻还不具备什么具体的法相，只是依葫芦画瓢地模拟着人形的轮廓。

普鲁沙尝试与这两个自己交谈，突然觉得这行为有点儿可笑：自己和自己说话，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普鲁沙说道：

“这里今后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家园了，而我将尽量维持好这里的建设与运作，成为你俩的坚实后盾。

你们自己可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发展呢？我知道你俩是从我不同的意识面里分化出来的，但这里没有尊卑的差别，你们就是我，我也就是你们，我们彼此间就别跟自己客套了。[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我会随时与你们的思想保持意识同步。但你们作为某一意识面向上的独立人格，是不能同步我的全部意识与思想的，那样会导致你们的思想与感受被不同面向上同时发生的多位面信息与觉受搅扰到，造成意识混乱。

你们俩虽然都出自于我，但彼此是意识独立的。你们需要通过交流与沟通，才能了知到对方真实的意图与思想、感受与认知。我知道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但也确保了你们各自意识面向上的全然独立和自由意识不被绑架与左右。

你俩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性，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的自由意识。我会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你们的选择，也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

阿尼姆与阿尼，我要说的就这些了。你俩有什么想法吗？说说看吧。”

阿尼姆首先发言。他说道：

“我觉得在当下，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匮乏自我发展的能量与力量。如果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古木的部落就不会被一夜间摧毁，金狮峡谷就不会失守沦陷。

一切失败的根源其实就是自我实力的不足。我要首先发展力量与支撑这力量的能量，在能力与武力上不会再重蹈覆辙，被一次次淘汰出局。”

阿尼并不认可阿尼姆的观点。她说：

“爱才是一切得以良好运作的根源。莎布的失败是因为没能在幼年得到父母的爱、在成年没能获得伴侣的爱。挫折总是会有，但有爱的滋养，一切难关都能过去。古木部族的溃败是因为爱妻去世、妈妈妹妹渺无音讯，他内心中的爱渐渐地

熄灭了，无心经营壮大部族，才让部族软弱可欺。

爱才是推动内在发展的第一原动力。首先要充盈自己爱与被爱的能力，那样才能有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内在能源。”

普鲁沙看他俩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互不相容又互不相让，觉得有点儿棘手。可转念一想，他俩本就是自己意识中天差地别的两个意识极端，他俩意见一致了那才叫奇怪呢。

于是拿出自己老大哥的姿态，对另两个自己说：

“这样吧，班主任史匹擦说了，后续的园区七到十二都已经开放，你俩去看看有没有符合自己渴望的角色与经历愿意去尝试一下的。别选太复杂与漫长的角色，快去快回。我们先试运营几次，好都借此积累一些相互配合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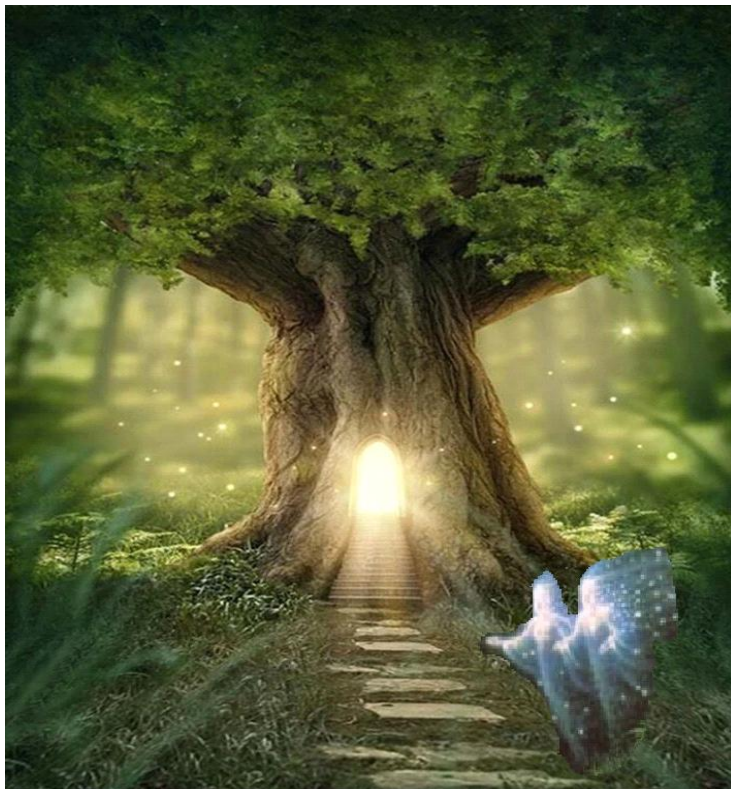
你俩出了山洞，去界河边。过了界河，会看到千年古树林，在那里找到通往集体意识的渠道。然后看看怎么能参与到群体游戏中。

我也只知道这些，你们只能摸索着来。初期你俩最好结伴而行，这样可以降低我上手的难度。”

阿尼姆与阿尼互望了一眼，点头表示同意，转头飘出了山洞。

普鲁沙看着俩人离开，觉得哪里怪怪的，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过往看到的人物都是走路，自己的这俩意识分身居然是用飘的移动方式。

阿尼姆与阿尼离开了山洞，渡过界河，进入古树森林，顺着光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大树洞。可是往下要怎么做呢？彼此面面相觑，然后用意识问普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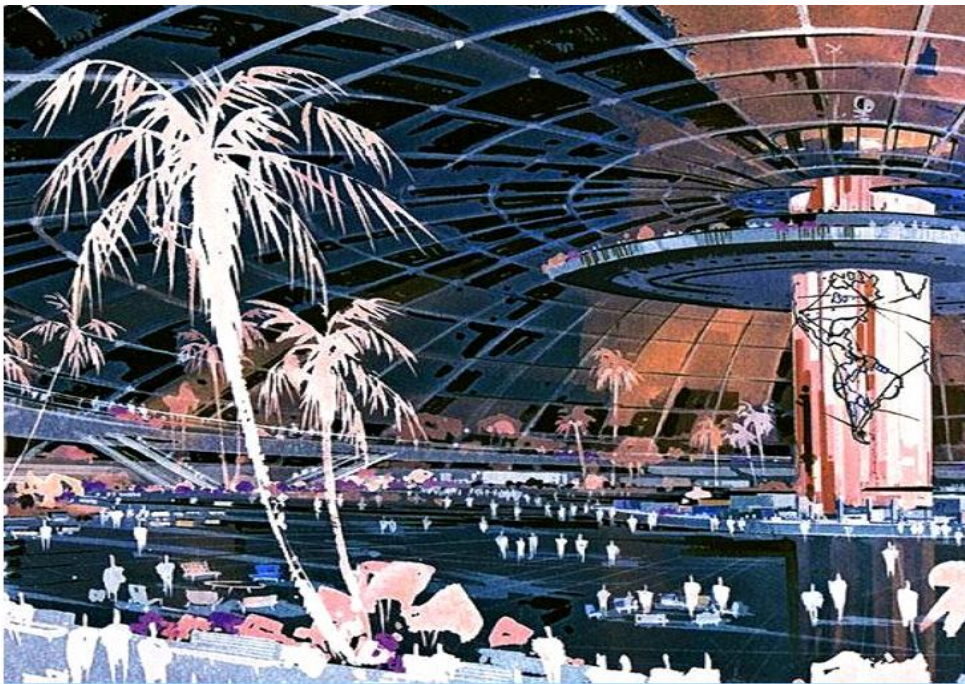
普鲁沙其实一直都在用他俩的眼睛看着一切，可是自己也不知要怎么做，但不想损了自己作为高我的面子，故作镇静地说：“进去看看吧。没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再跑出来就好了。”

阿尼姆与阿尼此刻是团结的，相互壮着胆靠近那光洞。光洞很亮，从外面看不到什么里边的情况。

俩人小心翼翼地慢慢靠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从洞中喷涌而出。俩人刚想转身逃窜，已经晚了，巨大的吸力把二人裹挟入一个光的隧道。幸好过程很短暂，两人还都拉着彼此，没有在传输过程中离散开。

光旋消散，两人站在了一个喧闹的大广场上。这个场景普鲁沙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片广袤的场地，很多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识过的建筑林立四周，各色人物在广场上各自往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普鲁沙通过阿尼姆与阿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一切：这是哪里？难道这就是La说的意识公共区域吗？这地方太奇

特了，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四周的道路、建筑、人物，都是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自己现在要去哪里？往哪边走？怎么能再撤回自己的意识空间里？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长相、着装都那么古怪？

阿尼姆与阿尼在这个大广场上闲逛了许久也找不到头绪，只好拦住一个看着面善的路人，向人打听这里的运作模式。

这路人看上去像是一只会走路的人型鸟，全身的羽毛都是宝石蓝色的，很漂亮。

“你好，善良的人。我们是阿尼姆与阿尼。我俩第一次进入这个空间领域，一切都还很陌生，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这里的知识吗？如果方便的话。万分感谢！”阿尼姆与阿尼谦卑地向其求助。

“你们好，年轻的灵魂。能给你们带来助益是我的荣幸。我叫**盖德 (Guide)**，这里是群体意识在盖亚意识面向上的集体中转空间。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各色人们，有些是盖亚意识面的原住民，有些则是其它意识面向中转过来的访客。当你们俩的意识觉

知水平在盖亚意识面上高中毕业后，也可以如同他们一样去其它不同领域的意识面上探险、度假或钻研。

每一个大的意识面向，在次级意识亚空间内都有一个自己的主场地。这场地可以显化为一个星球、一个星系或一片星云，其能营造与显化出的复杂程度，依据渴望探索那一意识面向的意识主体自身的意识成熟程度与意识复杂度。

这一意识体在其主张创立的意识面向中，主要负责营造搭建可供展现这一研讨主题的物理背景与社会背景，设立基础逻辑与参数，设定与编制相关的往复周期，提供富有针对性的特色主题课业，让进入该意识面向体验的其它意识体充分领略到这一意识面向特有的内容与各种相关的角色故事剧情。

不同的意识面向里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这导致时间、力场、生命形式、所在意的事物、生命周期都很不同。这些基础参数铸就了各式的文明形式，形成了各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当然，这些对于你俩还太过遥远。我来告诉你们当下要怎么做吧。

其实去到任何一个主题意识空间后，这一流程都是大同小异。虽然各自角色形象与装修风格显化不同，但核心逻辑概念不差多少。

就拿你们这个盖亚意识集体中转空间举例：

你们这里已经设立与开放的园区有十二个。

前六个是给本地原生居民的育婴堂，刚分化出来的低阶或初阶意识体在那些园区内学习控制与经历简单的载具，了解角色生命生灭的流程，学习往复的技巧，感受简单的互动关系。

而从七到十二园区，就相对复杂了许多：你们能遭遇到的宿命固定剧情会少很多，只有时代剧中的历史主线剧情在按时展开，其它的各种分支可能性都在大框架下彼此平行展开，人物的角色结局与人物互动后可对自己世界产生的影响都变得更多元。

低阶园区内的社会与世界格局是长期稳定的，一生中可选择体验的不同人生分支最多只有一两次，很多角色几个轮回里都不会遭遇到一次大的时代性事件。但进入高阶园区后，越往后的园区，社会变革就越快，人物角色关系越复杂，达成

预设初心的难度越大，当然达成后的受益也越丰厚。

所以，在群体意识集体中转空间内都设立有对灵魂进行意识成熟度评估的机构，来评测灵魂的意识强度、能量当量、智慧水平、认知能力等，最终给出一个该意识体当下的评分来，俗话叫做骨重。影响骨重的有常量与变量两个方面：常量就是你现阶段自我意识的成熟程度，而变量就是你的能量饱和度。

什么是能量饱和度呢？

不同成熟度的灵魂可承载的生命能是不一样的。比如高阶灵魂可以承载一千个能量单位，而低阶灵魂承载一百个能量单位就已经满仓了。这导致后续在人生过程中角色可支配的、可透支的、可一次性爆发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在出生时就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影响着其可以激活、运转、稳定使用的能力都有哪些。

生命能是意识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其主要体现在生命可维持的长度、可爆发的生命强度、遭遇重大挫折时可承受的打击烈度、持续高强度运作时的耐久度。人生中生命能也作为一

种意识体间流通的货币，可以彼此间用它交易，获取到游戏内的指定道具，比如后天的容貌、增长的寿命、游戏内的货币、名誉、物品、服务，甚至购买特定的其它角色来陪伴度过人生的某一阶段。只是这样的购买是单向的，你无法再用得到的游戏内道具与这个世界原价换回你已经支付了的生命能。

我看你俩的生命能就很低微，也就总容量的40%，想要用这样一点儿生命能走完人生是很困难的。我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们：

第一点，节省使用。少操闲心，少纠结，把能量都投注到一个专一的方向上去。早睡早起，作息规律，饮食节制，清淡应季。少争少谋，得失不计，随缘喜乐，莫问前程。

第二点，补充能量。食物只能滋养你的载具，无法滋补你的灵魂。可以滋补灵魂的是天炁与地气，还有高我给你的后期追加投资。不过看你俩贫瘠的样子，我想你俩的高我也富裕不到哪儿去，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可追加的能量投注给你们。

想要在出生后借由系统的游离能量从天地间萃取出生命能来

是可能的。要知道盖亚维持这个园区界面可持续运作是投入了海量能量的，只要你俩可以做到心无旁骛、与天地同心一体，无人、无我、无相，就可以融入盖亚的环境参数中，利用能量共振给自己充能。这样的充能行为是没有上限止境的，但是充能的多少是有上限的，那就是你俩自身的意识格局有多大。意识格局决定了你的灵魂内可承载的能量其最多当量是多少。

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你内心中的认知阻碍与心中挂怀的种种烦忧、记恨、情绪，那些都会成为你充能时的电阻。电阻很大或很多，你都无法达成有效的充能。

第三点，扩容自己的生命能上限。我看得出你俩都是初阶灵魂，你俩的高我也是一个初阶新手，不然也不会在这里磨叽半天找不到北。你俩就算拿到了满额的生命能，也是少得可怜，省着用都未必能顺利活到中年，可能吃着饭、跑着步、加个班就死在那里了，都用不着一场大病那样仪式化的流程。你俩别去选择太过漫长的人生，你们扛不到最后。首要的就是扩容自己的生命能存贮上限。

想要扩充生命能存贮的上限，你俩同样也需要做三步。记好

了，这样的秘密可不是每个灵魂都愿意分享的：

第一，捋顺你们体内的七大能量中枢——有叫任督二脉的，有叫七大脉轮的，也有叫红白双蛇的，称谓而已。整个中脉的正常稳定运作可以让你的储能至少发挥到100%的功效，不至于有能量充不进去；或充一会儿就满了，其实只充了20%，几个小时又没电了。

第二，不要反复超额透支自己的生命能。有些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有些紊乱是难以平复的。超额与超频使用能量做爆发式冲刺偶尔可行，但那无疑会增加你内部能量的耗损。过于频繁或毫无节制地这样做，定然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第三，你的认知与格局就是你心胸城府的轮廓。每个人都难免有着自己意识面向上的偏颇与认知局限。我们参与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增容自己的格局，修复自己的偏执。你的心胸城府是如何，你可容纳的天地灵气就有多少。

气吞山河兮，环宇览于胸。纵横四海兮，春秋转瞬逝。聚散起落兮，赤子化白骨。

哈哈，哈哈，那太当真的都愁死了，无感悟的也是一场白忙活。

我最后告诉你俩一个秘密：

虽然生命能非常重要，甚至关乎角色小我的生死，但有一个比它更重要的，那就是自我对能量的管理能力。自我管控能力的把握程度与运用技巧虽然可以学，但所学的未必适合自己当下的应用状态。这种内在调度、调节、把控、运用、平衡的能力，被叫做自我内在意识的智慧。智慧不等同于知识或认知，跟科学与神学都没有直接从属关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智慧、性情、命途，是三个相互羁绊的藤蔓。记住这个。今天的你们还太稚嫩，未必能懂，但日后有一天会明白的。

好了，我也说的够多的了。你俩先去找本意识面向平台中的意识成熟度评估机构，拿到评级后就知道自己都有哪些可供选择的人生可以去经历。然后找自己最感兴趣的角色与故事线展开你们的冒险吧。我要走了，很高兴认识你们。”

话说完，就消失在了茫茫人群中，只留下阿尼姆与阿尼在原地，慢慢品味这海量信息在头脑中的回响。

意识成熟度评估机构

过了一会儿，阿尼姆与阿尼缓过神来，一路打听，找到了意识成熟度评估机构。

这是一个不大的柜台，在整个广场靠边的一个角落处。一个看上去很正式的家伙站在柜台后边。

“你们好啊，两位新人！欢迎你们来到盖亚意识集体意识面向。这里是意识群体中转大厅。我是意识成熟度评估员，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提供协助。请把你们的手放在我面前的面板上，系统会做出最精准的意识量级评估与最专业的后续建议。”

柜台后的男人殷勤地说着自己的台词。



阿尼姆与阿尼分别把右手按放在面前的水晶面板上。只见面前一阵闪烁，凭空出现了很多投影的数据面板，里边密密麻麻地显示出许多内容和图表。

“根据系统的全面分析，你俩来自同一个意识体，属于初阶次等灵魂。意识已觉知面向完成度低于1%。当下能量级别只能激活初始简单角色与短暂的人生体验。评级为E5。

请你俩现在去命运规划大厅，在那里会有本意识面向上的专门辅导人员，依据你们当下的能力水平为你们匹配接下来后续的流程安排。命运规划大厅就在广场对面的位置。欢迎下次光临。”

——同样是热情周到、套路程式化的交流形式。

命运规划大厅

阿尼姆与阿尼相互看看对方，觉得这个家伙好古怪啊。道过谢，转身去往命运规划大厅。

这地方倒不难找，因为门口堆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厅的门口有七个入口，门上分别写着不同的字母。阿尼姆与阿尼找到写着E的大门，那里人并不多，就走了进去。

他们刚一进门，就被内部的宏大吓了一跳，赶紧又退出门外——里边与外边看上去空间比例全然不对等——这门是一个设计极其巧妙的空间切换装置。

进入大厅内，又是五个门1-5。不用问，走5号吧。

这次两人不再惊讶空间比预期大这样的情况了。房间里有一些人在好奇地四处打量着周围的布置，每个人都啧啧称奇。

阿尼姆与阿尼顺着人们的眼光看去，到处都是一样的墙壁，毫无异样——他们是多没有见识啊，这都能感叹成这样？不过看得出来，在这个大厅里的人都是新手中的小白。

这时大厅正中不知怎么冒出了一个人，是传输过来的还是显化成像出现的，不知道。他响亮地“啪啪”拍了两下手掌，看大家都开始注意他了，便开始对全体说话：

“大家好！在本大厅内的都是E5等阶的意识存有。我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本意识面向上的一切都是新奇与新鲜的。你们中有些已经有运用实体载具的经验，有些则是第一次来到盖亚意识面向使用实体角色载具。

你们多数人的能量当量都不过百，认知与觉悟只适合幼稚园

小班的水平。在你们高中毕业前，你们会历经9个意识阶梯，经历不同的意识精微面向，最终成长为AAA级别意识体，拥有百万当量的能量单位。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们当下的任务就是从零维意识成长到至少四维意识，可以进阶到D级意识存有。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所见到的本大厅都是全然不同的，因为这个建筑都可以依据每个人的认知习惯而形成意识反射性投射。换句话说，你想看到怎样的景像，这里就是怎样的景色。你可以真实地觉得这是海底，是旷野，是高山草原，是辉宏的宫殿，是外太空的飞船，是火焰炼狱或水晶城堡……

你们之前在生命中经历过的或被自己认知所认为的样子会逼真地呈现给你感受，意识反射投影会在你们的头脑中把此空间渲染成同你认知对等的风格。当然这也包括我的形象，也是你们自己的认知定义出来的。这不由我控制，而是你们自己认知的意识投影而已。

下面，我会和你们每一个人分别对话。”

话音刚落，这家伙一个瞬移就来到了阿尼姆与阿尼的面前。

同时，大厅中的每一个人好像都表现出了诧异的表情——看来它能同时化身成多个，完成与每一个人的一对一交流。可是大家都只能看见自己面前的那个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别人的。喔，好高级的戏法啊！

“你好啊，新人！我是你俩的命运导师。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会经常碰面的。当然多数时候你并不会记得原来见过我，因为每一个你都是全新的。不过没关系，我会给你多种选择。

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最渴望得到的能力与品质是什么吗？你感到最无力与最困惑的有哪些事？经验告诉我，这是你现阶段的初心所向、无明所指、执念所困、欲望所在。说说看，孩子，你当下最急需的是什么？”



灵魂导师一边启发着两人思路，一边用手指在空中书写出很多连锁的诡异符号。这些符号好像是一种算术的连锁公式，它好像有生命一般，在某一个变量被改变时，整个公式都会跟随着做出自动的全局同步，响应达成自平衡的调整。阿尼姆与阿尼俩人都看呆了。

过了一会儿，阿尼姆说：“我当下最想拥有的就是力量：强悍的体魄、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抗衡一切的力量。”

阿尼说：“我渴望感受被珍爱，同样也渴望去爱。我想让我的心在爱中变得温暖。我不觉得力量来自体魄，力量是内在丰盈充满后从内流淌出来的。”

命运导师把两人当下的意识参数带入公式，并把诉求加入到变量公式的等号后边。系统一阵运作搜索后，空中浮现出几个不同颜色的光球。命运导师把黄色的交给了阿尼姆，绿色的交给了阿尼，然后说：

“你俩穿过大厅，进入到后边的单间，在那里有演播室。你们可以在那儿进一步筛选自己具体渴望经历哪个角色的人生历程。决定好后，在后台找时空管理员，安排你们进入自己

选定的角色。”



阿尼姆与阿尼各自进了一个小单间，把手中的光球抛了出去。结果四壁上出现了数个人像，每个人物角色从出生到死亡的经典画面匆匆闪过。

阿尼姆选择了一个强壮的海盗，生活在第十园区公元八世纪的北欧；而阿尼选择了第十二园区里一个从小被父母珍爱但在婚后因意外去世的女人。两个人的命运很不同，但都没有超过30岁，这样自身40%的生命能就够使了。如果命程中有些意外，还有一点点的后备储蓄能量临时周转。

如果可以顺利完成自己选择的科目，阿尼姆可以理解到团队精神、获得探索的勇气、掌握使用身体的技巧和物理力量的运用；而阿尼则可以体验到家人的关爱、恋爱的美好、孕育生命的期待、抚养孩子的艰辛，在孩子三岁半时退出角色，然后观察丈夫的不舍、孩子的依恋、父母的惦念，自己则理解爱与被爱聚散间的涟漪。



选好角色与故事线后，阿尼姆与阿尼按流程来到最里屋。这里有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家伙神秘兮兮地飘在空中。他自称是时空与命运的管理者，而他背后的圆形空洞就是阿尼姆他

们要去参与体验投身入角色的门户。

阿尼姆与阿尼谨慎地交出自己手中的彩色能量光球，并说明自己的选择。光球被这个家伙捏碎了，然后说：“进去吧。下一个。”

什么情况？没有什么仪式或说明吗？就这样简单吗？太糊弄了吧！可是看他也没有想展开深入交流的意思，只是例行公事般机械地重复着自己的职责。

阿尼姆与阿尼想要携手走入光环，被制止了。

管理员说：“你俩目的地的时段不同，需要分别进入。”

阿尼姆与阿尼没想到两人会被分开，有点儿担心。

正在犹豫是否退出去重新选个同时代的剧本与角色，管理员不耐烦了，说：“快点啊！后边还很多人呢。很简单的，比你们想象得要短暂许多。不过是30个行星周期而已，多大点儿事啊！”

阿尼姆与阿尼只好硬着头皮分开进入了她背后的光环内，然后又都走了出来。

管理员说：“你看，才多大点儿事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到选择室选择新的角色，或者到命运室调剂不同的生命主题。如果觉得自己的成长是显著的，可以去重新评估自己的当下意识状态等级。如果你们渴望再一次重复这一角色、尝试不同的可能性，可以重新回到光环内，再一次以同样的身份出生在相同的角色里，尝试不同的人生抉择与可能性。”

阿尼姆与阿尼相互看了一眼，转头又回到光环了。

光环闪烁了两下，俩人重新走了出来。阿尼姆看上去有些疲惫，而阿尼还在哭泣。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管理员说：“累了可以去休息区，给自己充能，恢复自己的生命能，梳理自己了悟到的人生感悟，与自己的高我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阿尼姆与阿尼携手走出了环的内室，来到大厅里。

阿尼好奇地问阿尼姆：“你进入那环里后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在里边待了多久？我是说这边的时间。你觉得你这两次有什么不同的收获？你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了吗？你有过自己的孩子吗？你在那个角色里叫什么名字？长得帅吗？”

一连串的问题把阿尼姆的思绪拉回到了自己刚经历过的人生记忆里。

那是北欧的一个海滨小村落，黑暗是他最开始的记忆。虽然很黑，但自己感到安全与温暖，直到有一天.....

第 47 章 渴望

阿尼姆与阿尼稀里糊涂地通过传送阵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广场，打听后得知，这里是盖亚意识集体中转空间，而在每一个大意识面向上都会为来访的过客或本区域原住民中的小白们准备这样一个群体意识集体中转空间。

这样的空间内一般都会包含几个大的功能区，已知的有：对意识体的意识力和能量水平展开评估的意识成熟度评估机构、命运规划大厅和与其通过传输法阵相连的命途预览室、时间与空间管理室、环形时空门。www.xiyushe.org

阿尼姆与阿尼依据自己当下觉得最重要的内在渴望，分别选择了力量与爱作为人生主题，展开了在第十园区内八世纪的北欧海盗和第十二园区内的一个温馨家庭里的爱与被爱的生活。对于他俩来说，是先后两次经历了同一个角色，尝试了不同的人生历程，每次耗时30个行星绕日周期；但对于管理员来说，只是接连的两个短暂恍惚。

第二次从环中出来后，阿尼姆显得很疲惫，而阿尼哭得像个泪人。管理者建议他俩去休息区调整自己的状态，并完成生

命能的补充。阿尼明显要比阿尼姆八卦很多，好奇地追问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人生

阿尼姆尝试去回忆自己的经历，但只记得第二次人生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我被父母命名为萨迦。那是一个海边的小地方，大家叫它公所(Thing)，后来壮大后叫做群所(Folkmoot)。村落里只有一个有见识的智者，作为头领的参谋。但是大家都过着不知时日为何年的日子。

男人穿裤子和长袖的长罩衫，女人穿羊毛或者亚麻裙装。主要是吃肉、奶、蛋。肉是狩猎来的鹿肉、海豹肉，还有鳕鱼、鲱鱼以及鲑鱼之类的鱼肉。住在木屋里，屋顶倾斜，用草皮或者稻草铺成，没有窗户。在屋子中间有一眼炉子，用于取暖和做饭。

家里的男人坐在一把称为上座的椅子上，家里的其他人则坐在皮凳上。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妻子，因为成年男人们要参加很危险的捕猎与掠夺，死亡率很高。女人们想要活下去，

必须依附在能带来收益的男人身边，不断地给他生孩子。如果生不出男孩，这个家族累积的一切都会被其它家族在主家男人死后分割光，连姓氏都会泯灭在时间里，其过往的痕迹被人彻底地遗忘。



大家都相信，人死后就会到一个名为瓦尔哈拉殿堂的地方去，在那里得到康复与滋养，等待再次投生于世。瓦尔哈拉殿堂是神的居所，门上有E-4-0的牌子，只有最英勇的勇士、最好的猎人才能进入，在那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懦夫与失败者只能回到E-5-0处积累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再投生回来磨练自己的品质。

我选择的角色身材很高大威猛，是最有力量、最能打的。我

们相信众神已经把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掩藏在海岸线两侧的各个村落中，只有最勇敢最威武的勇士可以去拿回自己需要的东西。当然，那些拥有我们所需生活物资的村庄，会设法阻挠我们得到我们的财富。他们把财富与食物藏在他们的神殿里，可惜他们的神太柔弱，说爱与忍让可以让生活丰美。

哈哈，我们就用我们的斧子去劈开他们迷信的脑壳，让他们知道真正的神是充满力量的，只有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才是唯一通往幸福与富足的道路。谁拥有力量和斧子谁就拥有一切：食物、女人、孩子、房子、战船、地位、尊重。”

阿尼姆说得眉飞色舞，阿尼听着不住摇头，最后的结论是：

“原始人，你不看历史资料的吗？脑子可不是生长在三角肌里的。”

阿尼姆不屑地说：“那些迂腐的传教士与文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与自己的家庭，累积半生的财富只等着我们去取用。他们的书本挽救不了自己的性命，也不能填饱自己妻儿的肚子。不过你别说，我这次确实也变聪明了许多：我知道了自己一个人冲锋是愚蠢的，最好几个人一起去，那样能拿到更多的

东西，风险也小。还有就是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走得更远点儿，去没有被洗劫过的地方，那里更富裕，防御也更薄弱。总之就是，我发现探索更遥远的未知与结盟合作、相互分享，要比一个人在自己家周围打转强上很多。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只是这次我的死因是，快到家前，大家在船上分东西，为了多少的比例争执了起来。我被他们几个联合打下了水，淹死在了海里。以后交朋友需要谨慎些，不能和太自私与太相信武力至上的人深交。他们靠不住，太野蛮，不懂得长期的合作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一群蠢货，他们杀了最能打的我，以后一定抢不到那么多好东西了。”



阿尼觉得阿尼姆在慢慢地转变着，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不再迷信一己之力，也知道团队协作才是真正的力量，对

于利己的私欲开始有了反感。这时阿尼姆的灵体法身形象也慢慢地从类人形，聚化成了他印象中自己壮年鼎盛时角色最得意的形象与穿着、饰品。

阿尼追问：“那你第一次是怎么死的呢？”

阿尼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双手一摊，说：“不记得了。我第二次使用这个角色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一切，只是有时恍惚间觉得好像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或隐约对之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有感觉。

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在这次我死前的头一天，我们被追赶来的报仇的敌人偷袭了。好在那天我怎么都睡不着，鬼使神差般地去林子里拉屎，看见偷袭我们的人包抄了过来。我埋伏在他们的身后，在他们发起偷袭的时候，突然杀出，打乱了他们的阵脚，把他们吓跑了。那天我要是在熟睡，应该活不到第二天被同伴害死。”

这时，两人脑海中都同时响起普鲁沙的声音：

“你们俩的所有经历、言行、想法，我这里都有备份。你们只能留存住最后一次的部分记忆。因为头脑容量问题，新的

记忆会自动覆盖老的记忆，新开始的角色会用相对空白的状态去体验。不过犯过的过失我会尽量帮助你们避免重蹈覆辙，但前提是你俩要在关键时刻听从我的建议。

比如你，阿尼，你两次都重复了雷同的路径。我多少年地提示你，你也接收与觉察到了那一思路；可是你太过自信了，全然沉浸在角色的情绪中，导致第二次与第一次的路径分支抉择几乎没有差异。”

阿尼不乐意了，气鼓鼓反唇相讥：“你好厉害呢，自己在家呆着，让我俩来跑腿。临死前的那两年，我多少次地恳请你追加生命能量，你都吝啬得不予理睬。如果你再追加10%的能量，我至于只能活到30岁吗？还有脸说。

你看看我俩，每人只有40%的能量。而一进入环内，在出生前就要选择角色属性状态值。你知道吗？每个角色都有十好几项的可选面向，而每个意识技巧面向上最大可以注入与激活到20等阶。而你看我俩，40%的生命能可以兑换的也就40个点，你让我们怎么选？



这个傻大个儿，点了满值的魁梧、多一半的敏捷，健康才不到一半，相貌、名望、感情、亲情都是空的；而我呢，第一次点了感情细腻、聪颖、亲情，就没点了。结果发现，做女人是要有脸、有腰身、情绪平稳、友情与独立并重的，那些我都没有能做好准备。”

普鲁沙说：“我这不也是第一次嘛！谁知道你上来就选择第十二园区呢。二十一世纪的事我怎么能知道呢？猿人时代做女人是没有那许多要求的啊。不过你们这次不是也赚回了两个能力点吗？阿尼姆比上次多了一点友情和一点名望，你也比去之前多了独立和腰身。看来每次轮回都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成长的。”

我看了那初始选择项，在E5的角色选择中，开放的角色选择包括：

- | | |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动作敏捷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情感细腻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身材魁梧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腰身妖娆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身体康健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聪颖多谋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相貌俊朗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美丽柔美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多金富足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洒脱不羁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名望显赫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安逸平静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感情丰富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理智严谨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亲眷荫佑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独立自强 |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贵人援助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不择手段 |

这些选项都达成最大值，我估计要转生至少四百多次，还是多数人生都达成初心、拿到觉知收获的情况下。我听说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回来后还赔进去好几个点呢，活得又拧巴又糊涂的。你俩这第一次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蛋中生

阿尼姆因为好奇，打断了普鲁沙的话，问道：“你跟我说说，

阿尼这两次到底历经了什么？怎么就重蹈覆辙了？十二园区内到底是什么样子？她都经历了些啥？”

阿尼因为已经不记得第一次的经历，这时也很好奇，不再跟普鲁沙斗嘴，反过来催着普鲁沙透露出更多在云端备份中的记忆给自己知道。

普鲁沙让俩人先找到光之疗愈中心，去那里晒太阳，恢复生命能。然后寻个舒服的地方坐下，自己慢慢地分享这些共同达成的记忆，分析俩人经历中的短长。

阿尼姆与阿尼于是走出大厅的回廊，又一次来到熙熙攘攘的广场上，瞬间觉得好像有暖洋洋的太阳如春日午后般温暖着自己——原来没有注意到，在广场上空有一个光球，是它在照亮整个广场，也是它在不断散发出滋补的能量。那感觉就好像小时候妈妈的怀抱，温暖、安全、祥和。在这光中什么都不想去想，只要沐浴在其中就是幸福的、被爱的感受。

一个从大厅刚出来的灵魂看俩人如此贪婪地沐浴在光中，微笑着走上前来说：“这只是滋养之光，是盖亚的仁慈之爱。如果你们需要快速充能或疗愈自己内心的巨大缺失感，跟我

来。那边那个看似热带雨林般的温室大棚里提供医疗级别的康复能量，是最中正高频的生命能。”

阿尼姆与阿尼跟随好心的路人来到那个巨大的温室前，看里边就好像是一个热带植物种植馆。俩人很好奇，跟着走了进去。

一进入其中，扑面而来的是潮湿的热浪，感觉到清新的气息，听到鸟啼的声音，还有浪涛的旋律。

阿尼姆看见了自己熟悉的家乡，一年里只有两个月是如此温暖舒适的：部落里的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男孩子们追逐着少女，嬉笑着爱情。

在阿尼看来，这是自己曾经婚礼蜜月时去过的热带海滨：观光客们漫步在热带丛林间的石子路上，度假者们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和亲密友好的气氛，自己身边的阿尼姆仿佛化身成了自己的新郎——那个曾经深爱过自己的男人……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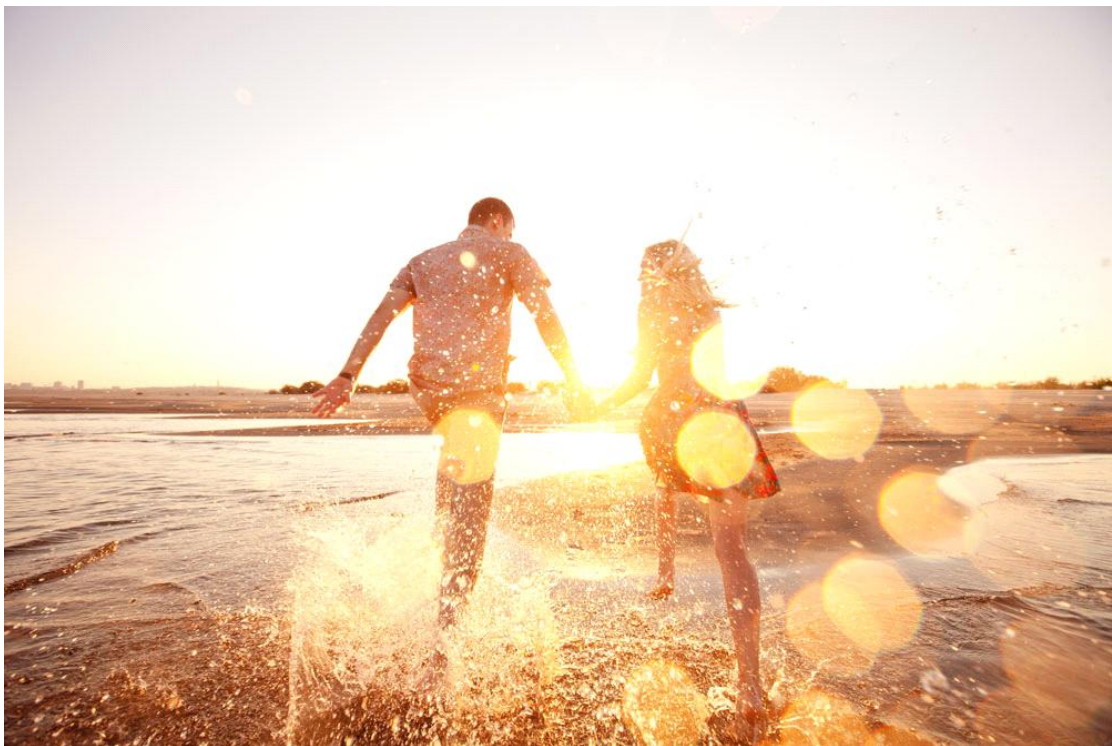
阿尼姆与阿尼彼此不约而同地和对方说：“你看到了吗？这太美了！这就是我曾经最美好的记忆。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还原得太像了！”

俩人都说：“是啊，我看到了！”

他俩都觉得对方看到了自己看到的——毕竟俩人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看向同一个方向的。

俩人漫步到海边，在温暖的细沙上坐下。阿尼的法身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慢慢地聚化成一个少女的模样。



普鲁沙看两人都沐浴在疗愈之光中，开始诉说阿尼所经历过的两次人生：

原来，第十二园区是一个跨度很大的综合园区。其实从第七园区开始，一切就好像扇面般展开——每一个后续园区，都

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固定模式，而是多种不同可能性的合集。

阿尼姆与阿尼都首选了人类作为体验的基调，其实可供选择的亚人种有六个之多，人类只是其中之一。第十二园区的主体风格有后现代科技、朋克风、灵性高度觉醒、生化半机器生命、高度人工智能、末日恐慌系列等不同的十多个可能性分支。因为阿尼主要渴望体验爱与被爱，所以选择了生活比较容易、经历相对简单的角色展开自己的体验。她进入的是后现代科技这一可能性分支。

在这一园区内，人类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高科技、宇航科学、时空物理学等，对于灵性的知识嗤之以鼻，宗教论为了摆设，科学成为唯一真理。生育不再由女性承担，因为不可控的变数影响新生儿的质量标准，人工子宫盛行。婚姻不再是自由恋爱，而是依据智商分析、三观分析、性格分析、性取向分析、基因分析，然后由电脑大数据配比的最理想配偶。

然后，双方培育出自己最完美的卵子与精子，在显微镜下完成受精，在试管里完成胚胎的发育，在人造子宫内成长成型，在国家级养育中心接受最专业、最系统的幼年、童年、青少年教育，然后输送为社会预购的指定人才。这样的人才拥有

绝对健康的身心发育、最理性的三观认知。

而作为父母，每周都有两天可以来教育基地完成指定内容与规定时间的亲子互动，好让孩子绝对感受到来自父母、社会、国家机构与全民的爱与呵护。因为一代代人都是这样被标准化流程缔造出来的，绝对不会有疏忽、冷漠、遗弃、错误方式的教育、扭曲的童年等问题。

小孩子从3岁到23岁间一直在机构内被反复教育什么是爱；23岁毕业后，会被分配给一个最值得被自己爱一生的异性或同性组建家庭；在24岁为社会贡献出自己最健康的精子和卵子，成为下一代的父母，享受家庭的爱，爱自己的伴侣与孩子；48岁时成为祖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和孙辈们。

这一意识面向的展开，就是为了完全地满足某些灵魂渴望单纯的体验绝对的爱与被爱这一如果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仇恨，没有贫富差异，没有战争，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婚外恋，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没有教育失败的可能性，甚至连多数疾病都没有，绝对是爱的天堂。

阿尼姆急忙问：“那阿尼是怎么设置自己的初始人物属性的

呢？”

普鲁沙说：“她第一次设立了细腻、感情、亲眷。可惜，她在三十岁时选择了自杀。”

阿尼姆愕然，不敢置信地问：“为什么呀？我那么艰苦的生活，每天为了三餐玩儿命还活得好好的呢。她什么都不缺，为什么自杀啊？”

普鲁沙说：“因为她没有在身材与相貌上给自己配置，温柔与自立上也没有一点儿加成，24岁到30年间，大系统没能给她推荐任何一个配偶。在众人的嘲讽中她抑郁了两年，最后崩溃了。我当时在脑海里劝过她很多回，可是她不认为生活本身就有意义。我也没有办法。”

对了，阿尼姆，你第一次死亡就是被追赶上来的复仇者在夜里割断了喉咙。”

阿尼姆怒道：“那你为什么不来救我？提前在脑海里告诉我啊！你偏心眼！照顾她。”

普鲁沙苦笑地说：“你死前半个月我就在劝你，今年抢得已经够多的了，这趟别去了，你听吗？在你袭击那个村子的时候”

候，我阻止你去伤害那个少女，你停手了吗？”

阿尼姆争辩道：“那不是因为冬季马上开始了，我女人要生孩子了，多半年都不能出海，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很多的。再说，我只想让我族的女人多生下几个我族的骨血，今后我族能多几个战士、少几个敌人，我有错吗？”

普鲁沙也懒得理他，话锋一转，继续阿尼的故事说：“她体验到了被爱，可惜第一次没能体验到亲身去投入爱情。她理解爱为爱情，然后在第二次重复这一轮回时，她选择了细腻、美貌与火辣的身材。

第二次她成功地体验了爱情、婚姻，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她的婚姻只持续了四年就触礁了。因为她太在意、太依赖、太紧握自己的爱人了，她害怕失去他，太害怕了。她爱得那样认真、炙热，紧密得让那个男人最后崩溃了。他无法承受她的猜忌、纠缠、强势、任性，他渴望有喘息的空间，于是把阿尼扮演的敏感、多疑而又自尊心强的塞西莉亚独自留下了。

塞西莉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这样地爱这个男人，为他付

出所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一切都为他好，给他出主意，帮他规划人生，把那些勾引他的坏女人从他的身边清理掉.....自己付出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四年，为了他还有孩子，怎么他就这样无情地离开了自己？自己最珍视的爱、家庭、婚姻，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海誓山盟、言情小说的至死不渝、社会道德标准的从一而终都到哪里去了？

怎么也想不通的塞西莉亚，郁郁寡欢地在孤独里过了两年，一病不起，高超的医药都无法挽回她的健康。就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她死在病榻上。那天下午她的前夫来看过她，可是他却说出了最伤害她的话。

他说：‘你是一个好姑娘，我爱过你，并且还在爱着你，可是我无法与你共同地生活，因为那让我每天都感觉很崩溃。我无法说服你，也无法认同你，我只能选择保持距离，让我可以活下去。对不起，明天我要和系统推送的女人结婚了，这次我渴望得到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就这样，你看见了，阿尼就又一次死回来了。我当时在她脑海里劝过她很多回，可是她不认为生活本身就有意义，我也没有办法鼓舞她振作起来。”

阿尼姆疑惑地问：“按你这样说，我俩都搞砸了，而且不止一次。那为什么我们还拿到了经验点的奖励，并且好像自己的意识能量格局还有所增长呢？”

普鲁沙说：“具体的情况我也知道得不多。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每次也都是搞砸了，但是每次也都得到了意识成长与认知加成。

我想不管自己预设的主线是否真的全然按照计划达成，只要有所经历，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地总是会有所成长的。或许这方面你确实是卡顿得很严重，搞砸了，但其它的方面却获得了收获。

你看，虽然阿尼没有能真的明白什么是爱、怎么爱与被爱，但至少她通过自己的经历大体上了解到了怎么做一个女人、怎么和其他女人相处、怎么和男人相处、如何维系婚姻、如何尊重他人的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与自由意识等。这比她进入体验前已经进步不少了呢。

好了，我回去继续梳理你俩这四次人生的资料与觉悟。你俩在这里休整，准备好了就再去尝试些别的什么，多熟悉熟悉

流程。”

说完话，普鲁沙从俩人的脑海中隐退了。

阿尼显然有些不高兴，说道：“就他聪明，我要是能力点够，谁不知道多加几个面向上的能力啊！烦了烦了，我要出去透透风，你自己在这里补充能量吧。”

说着话，自顾自地离开了疗愈中心的大棚，独自消失在人潮中。留下阿尼姆一人在那里发呆，不知是追上去好，还是让她自己静静。

阿尼快步地走出温室大棚，外边的能量密度明显降低了很多，反而觉得不那么窒息，随即放慢了脚步，等着阿尼姆来追自己。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不自觉间已经走出了好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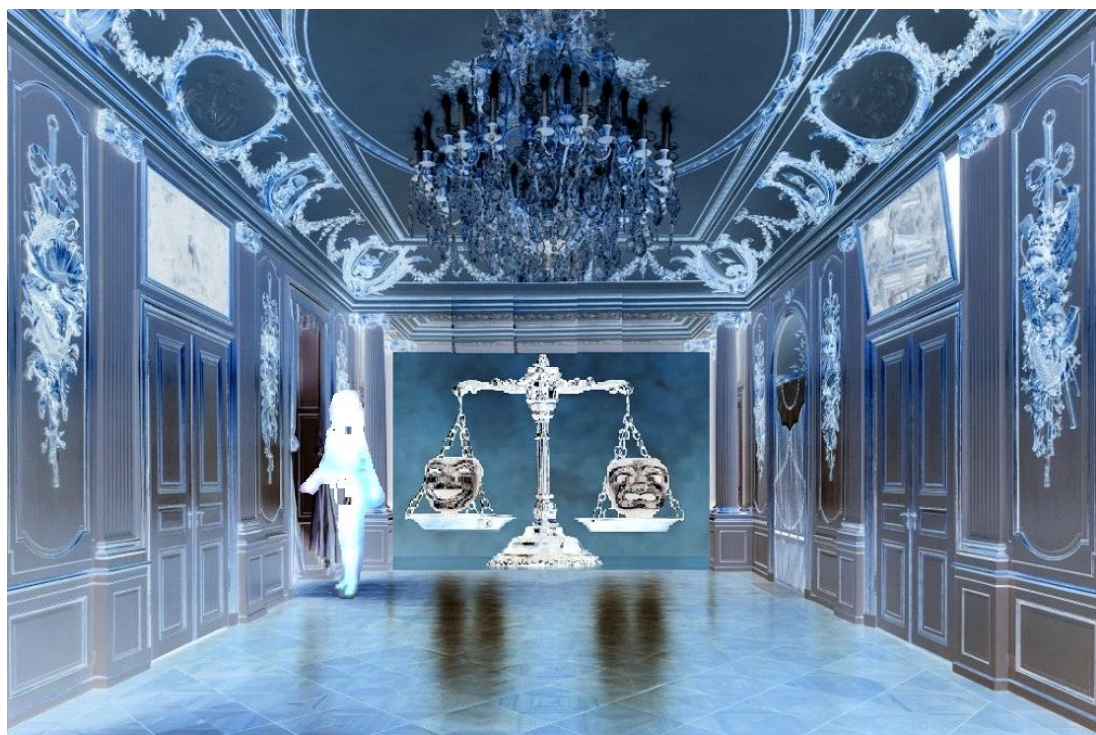
前面一扇黑漆漆的大门，与整个广场的格调好像很不搭。她于是好奇地径直走了过去，心里恼恨：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都不知道来哄我……

第48章 捷径与弯路

阿尼在普鲁沙对其人生做出点评后与阿尼姆不欢而散，留下不知所以的阿尼姆，自己赌气径直离开了能量疗愈中心。

没人来哄自己，她感觉越发地愤慨，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处奇怪的厅厅前——这里看着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阿尼很好奇地轻轻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如果是平时，她不会这样冒失，但现在她感到烦躁与心绪难平。



大门内是一处不大的厅堂，左右各有一扇门通往更里层的房间。厅堂里没有人，只有三个符号组成的图案：中间是天平，左边是笑脸，右边是哭脸。

阿尼小心地走向左边的那扇门，门自己无声地打开了，里边透出幽蓝色的光。这种颜色的光阿尼从来没有见过，感觉上比刚才疗愈中心里的光浑浊很多，而且好像很不稳定，不时闪烁一阵，带得整个走廊也跟着忽明忽暗的。



门是一个传送阵，明暗间阿尼已经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内。这个空间狭长而高大，给人一种压迫感。左右两边各有三个武士般的侍从，头戴很奇怪的帽子。远处正中盘坐着一个高大的人形大神，幽暗的光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一个声音在阿尼四周似有还无地召唤着她，那声音说道：

“我受苦的孩子，是不公的命运还是蹉跎的坎坷把你带到了这里？让我抹去你的眼泪，让我来主持公平。你想要的一切我都能给你。我是这天地的主宰，而你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两边六个护卫齐声说道：“公平！以善对善，以牙还牙！做真实的自己！爱自己！没有神，你我就是神！一切不过是能量的幻化，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取为己用，不管多少！一切都是虚无，虚无就是本我！”

阿尼被眼前的声势所震撼，被那大神君的威严所震慑，被他的话语所感动，不自觉地哭了出来，真的感觉很委屈：

自己渴望爱与被爱，有错吗？自己全身心地去爱一个人，有错吗？普鲁沙就那点儿能量，干什么都捉襟见肘的，难道是自己的错吗？自己命途中的能量只够维持三十年的，不管自己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难道这是自己的错吗？

为什么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要离开自己？为什么自己那么善解人意，就因为扭曲的脸庞、肥胖的身型而得不到爱情？为什么自己抑郁无助的时候，普鲁沙不把剩余的20%能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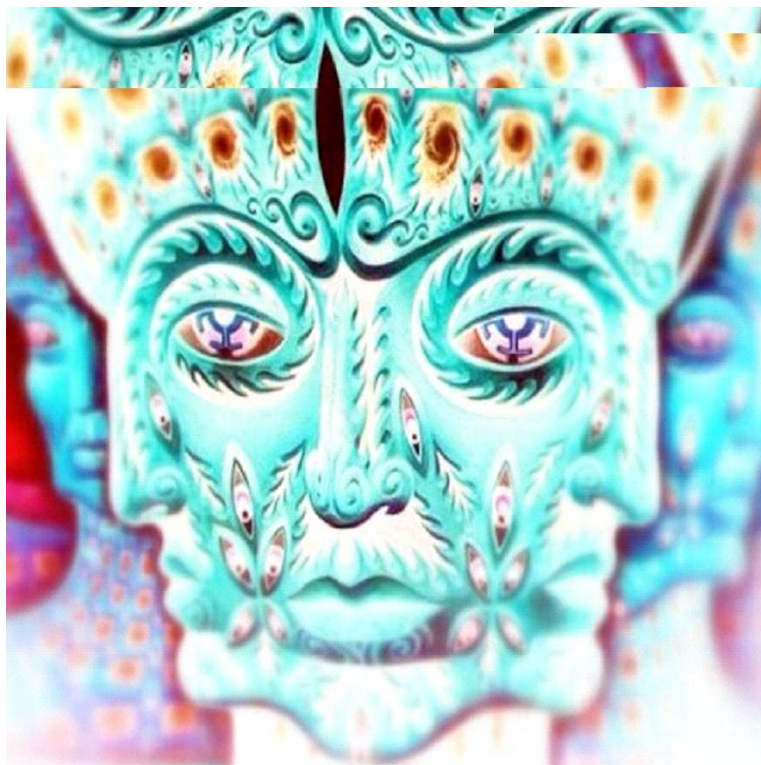
入给我？或许那就能给自己转机。到头来都成了我的不是，来数落我，这是一个高我应当做的吗？

那个只知道逞勇斗狠的莽夫阿尼姆更是不可救药地蠢，自己伤心委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也不来安慰我，也不来哄我！男人，愚蠢的男人们，我要是做男人绝对要比他们都强！我要爱与珍惜我的女人，让她感受到被爱与被关注，让她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阿尼在胡思乱想间却不自觉地走向那伟岸的神君。她觉得这个大神君是有感情有智慧的，他懂自己，关心自己。是的，公平！自己渴望的不就是公平吗！被公平地对待就那么难吗？

“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过公平。那些伪善的家伙们，只关心系统的平衡性与运作的流畅程度，对个体的苦难视而不见，我对此也感到无奈与悲哀。我愿意在公平的原则上给你任何可能的帮助。只要你想要的，我都能满足你，我的孩子。这里是交易所，一切都能拿来交易。”

神君一边说着，一边俯下身来近距离看着阿尼。



他太过高大了，脸庞在昏暗的光线里一直很模糊。直到他俯下身子的这一刻，阿尼才真正看清他的面庞，被吓了一跳：它的脸很诡异地朝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方向上看上去都是一张完整的脸，脸上到处都是大小各异的阴影，可是眉间只有一个黑洞。

阿尼有点儿怕，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大神君没有生气，也没有责怪她，反而很温柔地说：

“你看，就连你也是以貌取人的啊！我可以看透世人的心、渴望、诉求，我给予他们每个人渴望的东西，我公平地帮助每一个向我求助的人。不会像那些傲慢的家伙一样，充耳不

闻，置之不理。可是他们却记恨我，算计我，让我始终修炼不出可以看到未来的眼睛。不过没有关系，我是当下的主宰，未来与我何干！哈哈，哈哈！”

他大声地狂笑着，声音在大殿内回荡。

两边六名卫士又齐声歌颂、赞扬他们的君王：“聪颖无双！神通广大！公平果敢！”

赞美之声与笑声交织在梁柱之间形成回响，好像无数人在同时歌颂着他。

阿尼被他说得自惭形秽。是啊，自己那时因外形被人鄙视嫌弃，可这时因为对方面目古怪，气息阴冷，自己就以貌取人、敬而远之，实在是自己小气了。他既然在灵界有一席之地，又在这中转场内有自己的公开门店，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他愿意帮助自己，又如此看重公平，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遇呢！

交易

阿尼暗下决心，决定逆风翻盘，让自己获得成功，让普鲁沙与阿尼姆惊掉下巴。

阿尼勇敢地抬起头来，直视着那张怪异的脸，然后说：“我叫阿尼，我渴望爱与被爱，我渴望证明我值得被珍惜，我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你能帮助我达成这一期许吗？我只渴望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因为我的能量少，就只能半途折返，这太不公平了！”

“我的小公主，你的请求就是对我的命令，我能力所及之处你的渴望都将实现。我是现有体制的反对派，他们叫我反对者，叫我敌对者，那是他们不能接纳我违背现行规范、解放天性的渴望。或许他们是对的，或许是错的，我要坚持我的理念，用成功的事实教训他们那些陈腐的老家伙们！”

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在这个盖亚意识界面被开创时，我就是元老了。那时他们叫我“黎明的儿子”或“发光的晨星”，你可以管我叫“**光明使者**”（**Light-Bringer**）。

我负责调剂交易公平。我是锡安的主君。那是一个只有顶阶成熟意识体才能进驻的地方，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在那里见到你的身影。”

阿尼一边听着光明使者的说辞，一边想：自己是何等幸运，

可以被这样的大神君眷顾！他说的内容每一句都正中自己的渴望，都那么地有道理……

可是自己总是隐隐地觉得有一丝不安在蠕动着：

是这大厅内灯光的闪烁让人不安，还是略显污浊的气息让人压抑？或许是光线的色调自己还不习惯，亦或者是阴冷的环境自己不太适应？说不好……或许只是自己少见多怪的胡思乱想？

光明使者仿佛时刻都在读取着她的思想，它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然后用至尊长者的口吻说道：

“我尊贵的客人，这个世界把你戏弄，让你谨慎又迷茫。要知道在灵界是没有谎言的，每一句话大家都可以一眼看出是违心的还是真诚的，每一个思绪都是双方可以彼此感知的。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比真诚不虚的。我想这一点你是可以感知到的。你是这样地聪明，任何谎言在你面前都无处遁形。”

阿尼不由地点点头：是的，灵界中是无法说谎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只要想，彼此都可以感知到。他确实说的所有的言

辞都是实话。自己疑神疑鬼的，反而让人家笑话自己的稚嫩.....

于是很不好意思，有些羞愧地低下头，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阿尼看着脚尖前的地面，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只是和其他人一样正常地过完一生，拥有一个至死不渝爱我的情侣，当然我也会爱他一辈子的。可是我的能量与能使用的附属属性加成点都少得可怜，不足以达成我的心愿。救苦救难的大神君啊，您能帮助我吗？”

光明使者凝视着自己面前谦卑胆怯的少女，故意拖延着节奏，欣赏她的局促与惶恐、渴望与无助。

阿尼心思电转，半天等不到大神君的回音，也不敢抬头看他的表情，心中思量是不是自己的要求太多，是不是自己的底子太差难为了人家，是不是自己不够格提出这样过分的请求？

思前想后，嘴里小声呢喃地说：“如果我要得太多.....其实我只是想要感受一次至死不渝的爱，命短些就短些吧，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光明使者这时终于开口了，他说道：“我尊贵的客人，你提出的请求确实超出了你现有的可能性。但是我愿意给你特殊的照顾，帮助你达成你全部的心愿。不过我需要你的配合和勇气，你是否愿意和我履行一个公平的协议呢？你知道，我是信仰公平的神。”

阿尼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看见了黎明的曙光，快速用力地点头，眼泪都快下来了。心想：这样高大威严有身份的神君愿意成全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自己是何其幸运！让自己配合，实在不算是过分的要求。于是感激涕零地诚信许诺：“我全力配合，绝对勇敢。”

光明使者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你勇气可嘉。我这里有专门为公平与交易准备好的体验通道，你可以在我这里直接登录到园区的界面中体验人生，而我会在你人生不同的节点上给你相应的指引，这样你就可以得偿所愿了。不过为了公平起见，你所有收获的一半要分享给我。这很公平吧？”

阿尼点头，心想：一切都是拜人家所赐，自己收获的一半奉还给人家，自己还能白得一半呢，怎么想都是有赚的。于是郑重承诺说：“如你所愿，我所有收获的一半都分享给你。”

光明使者脸上的笑容更盛，旁边六名高大的侍卫齐声颂扬神君。那些套路化的礼赞让人听着感觉很假，但神君却好像感觉很受用。

神君示意阿尼往前再走几步，那里出现了一个好像床一样的平台。

“我的孩子，躺倒在那个祭坛上，让你的美梦成真吧。”神君庄严地说着。

等阿尼躺好，他伸出了一根纤细的手指，在阿尼的额头上就要按压下来。突然阿尼问道：“我不用自己配备属性点与规划人生轨迹、选择人物角色吗？”

神君微笑着说：“我会安排好一切，我尊贵的客人。你只要享受这一过程就好了。”说着，快速地按下了手指。

阿尼被泡壁包裹了起来，意识开始模糊……



偏瘫

同一时刻在疗养室内休整的阿尼姆，感觉自己已经活力充沛，全身充满了力量。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阿尼回来，心里奇怪：她这是跑哪里去了？

在休养室内找了两圈，没看见人；出去在广场上找了半天，也没人。无奈只好联系普鲁沙询问情况。

普鲁沙自己正在洞府里梳理与品味两人的四次人生经历，尝试找出问题所在与思索改良的方式。突然阿尼姆的意识闯入洞府，劈头盖脸地问自己是否知道阿尼去哪里了，整个中转中心都找不到她人。

普鲁沙也觉得奇怪：他俩不是形影不离地在那里疗愈吗？怎么这一转眼的功夫就丢了一个？中转中心才多大的地方啊，

怎么能把人搞丢了昵！

普鲁沙开启自己的感知力，全面地寻找整个中转中心，确实没人；又去班主任那里问自己的分身来过没有，也没见过。

她不会是自己已经先去投胎了吧？

阿尼姆又跳转到中转中心，跑到规划大厅四处寻找，还是没人。跑去问命运规划的导师，导师说没有见过她来重新规划下一生。

跑去问时间与空间的管理者，管理者说：“我没有送她去投胎，但是系统显示她正在排序等待出生，是在第十园区中世纪的欧洲。”

阿尼姆都愣了：“你说什么？你没送她过去，她难不成自己掌握了穿梭两界的能力吗？”

管理者说：“拥有进入园区通道的可不止我一个。我只是E组5号门的管理者。系统提示，她进入园区使用的是高阶意识通道。只有非常成熟的意识体高我或本我，才会在自己的意识空间中拥有自己专属的高阶意识通道，不用来公共区走公共通道。人家在自己的意识空间内就可以完成从投胎到撤离的

全部过程。”

普鲁沙借阿尼姆的嘴问管理者：“那我为什么无法扫描与锁定到我自己的意识分身呢？”

管理者说：“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那就是你的这个意识分身已经和其它高阶意识体达成了相互共享信息与能源的契约，而不再认你为主体意识。换句话说，她主动地利用自由意识切断了与你的思想共鸣。虽然她还是你的意识分身，但她从自我意识面向上不再回应你的意识召唤，你也无法联络她、安排她、拯救她。她把你拉黑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身为阿尼姆的普鲁沙都傻在原地了：怎么还能这样玩的？怎么没人告诉过我啊？还带这样玩的呢！

普鲁沙感觉自己脑中风偏瘫了一样，半个身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自己的能量在供养那半个身子，但它却不听自己使唤，身子连基础感觉都没有。

阿尼姆对着管理员说：“赶紧给我一个随便什么角色，让我出生到她身边，我要去找她，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

管理员摇头说：“你就算过去了，也都忘记了这边的事情。”

你见到她也不会知道她是谁、你要说什么的。她是会感觉到你们有莫名的亲密，但她不会知道你就是她的双生火焰，也不会相信你所说的这些神鬼灵界的话题，更别说高我与其它的神迹。”

阿尼姆急得抓头，因为人生的时间对比灵界是非常快了——这里发呆一会儿，那里一辈子就过完了。

普鲁沙跟阿尼姆说：“你先去投胎到她身边，我去找班主任想办法。咱俩分头行动。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管理员说：“她已经出生了，就算阿尼姆现在去系统里找角色也不赶趟了。不过从流程看，她所在的地方有一个角色在死亡的过程中，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重病，那个角色里的意识要撤回来，因为受不了中世纪的环境。

如果阿尼姆愿意，可以接管那个男孩的身体，在三个行星日后神奇康复。家人会以为虚惊一场，而孩子脑子烧坏了，记忆消失。阿尼姆接管那个身体后，要演绎那个男孩的人生。只是他没有后续已经编排好的剧本，需要阿尼姆自己发挥，系统会随机匹配适当的剧情相应。”

阿尼姆表示同意，快步走入环中，准备投胎。而普鲁沙则从自己的意识空间里出来，去找班主任询问具体情况与解决方案。

阿尼姆来到环中，躺入意识体验胶囊，然后设备启动，他陷入了昏沉的状态，自己的意识则离开意识体的法身载具，进入了盖亚意识系统的第十园区欧洲十五世纪中叶的一个贵族家庭内。



这个家里五岁的长子，两天前骑马不慎坠落，摔伤了脊椎，现在奄奄一息，家里乱作一团。而孩子的妈妈正在气急败坏地和伯爵吵架，因为担心孩子，责备他照顾不周。

另一方面，一个美貌的女佣昨天生了一个女孩，而这是伯爵偷腥的结果。

普鲁沙瞬移到自己班。班主任史匹擦正在和另一个同学做意识交流，自己只好焦急地等待。

史匹擦感受到普鲁沙异常地焦躁，就投过意识连接，问怎么了。普鲁沙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史匹擦想了想说：“这事确实蹊跷，我估计和一个人有关。你的分身还很稚嫩，不会这样快就有了如此强烈的独立意识，要跟你分庭抗礼，甚至另立门户投靠他人。我估计她是被蒙骗了，与那帮家伙签署了灵魂契约，被一己私欲蒙蔽了心神。”

普鲁沙听不明白这都是在说什么，赶紧追问：“谁？什么契约？怎么解救啊？”

第 49 章 爱的得失

阿尼在光明使者的安排下，糊里糊涂地作为一个女婴出生在伯爵家的后厨。她的妈妈是一个貌美的女仆，美貌并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反而让她倍受其他女仆的排挤和伯爵的欺凌。

要不是生出来的是个女孩，伯爵夫人甚至会当场杀了这个新生儿。好在牧师在关键时刻劝慰伯爵夫人：长子正在生死攸关时刻，天使们可是不喜欢染满血的手。

伯爵夫人给了牧师一笔钱，让这母女俩去教堂终身服侍上帝，不得回来觊觎家产、身份。女仆连夜抱着襁褓里的女婴被马车秘密地拉到了修女院，对外则说：女仆难产而死，一尸两命。

放过了女仆的伯爵夫人好像真的感动了上帝：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三夜的儿子终于清醒了过来。医生们纷纷都说这是上帝的奇迹。只是严重的脑震荡让孩子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包括语言的能力——孩子会说话，听力也正常，就是听不懂当地话，也不认识人了。

此刻，阿尼姆正通过小家伙的眼睛看着这个装饰华丽的卧室：

身边一群慌乱的陌生人，自己全身都在痛，而双侧下肢好像都没有知觉，不听使唤。

伯爵夫人兴奋地冲进卧室，抱住自己的大儿子，喜极而泣地说道：“圣母慈爱，基督保佑我儿**庇佑斯（Pius）**。我的善良被圣灵所见，我愿宽恕他人的罪犹如主宽恕了我的罪一样，愿我儿尽快康复。”

巫毒女

十年的时间弹指而过，人世间的冷暖犹如四季轮替。

庇佑斯学会了说话，治好了腿，虽然走路还有些瘸，但整体影响不大。在大病后他性情大变，原来自幼内向柔懦的性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暴戾、彪悍的脾气。

他明明是伯爵之子，领地内的一切都是他的，只要他开口要，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可是他却喜欢抢或偷，用这样的手段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哪怕那个东西他根本就不需要，只因为这一过程给他带来快乐。年幼时大家还觉得这是男孩子的调皮，加上摔坏了脑子，被伯爵夫妻娇惯珍惜得厉害，没人敢说什么；可是长大后他的破坏力越来越大，搞得领地内鸡犬不宁。

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诨名外号，叫“维京王”，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维京海盗的样子。

而在修女院里长大的**蓬皮亚 (Pompeia)**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蓬皮亚这个名字是神父给起的，寓意繁华之后的灰烬。她的妈妈被唤作**堕落之人**——一个在修道院里不配有名字的女人。因为修女们都是处女之身，是属于圣灵的女人，她们看不上这个拉扯着私生女长大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个女人的身体与灵魂是肮脏的，她只配做粗重的劳役，她的美貌与身体必须被黑袍遮挡起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她不能有名字的另一个原因是，拥有那个名字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在十年前“死”了。如果她想安生地活着，就不能提及自己的名字和女儿的来历。不过就算这样她活得也并不安生：她需要忍耐的不光是沉重卑微的劳役，还有神父大人的性欲。

有时她觉得自己确实是有罪的放荡女人——

神父房间里的面包与肉肠她会偷偷地拿出来给自己的女儿吃，而偷窃是罪、说没偷的谎言也是罪；

杀人是罪，但是她这十年里已经两次吃神父给的草药流产了肚子上的孩子——神父是不会认账的，大大的肚子只能让自己在其他修女眼中更是淫荡肮脏。



小蓬皮亚很美丽，美得犹如天使一般，尤其那双眼睛，圣洁得犹如一汪泉水。她从五岁起就必须每天扫院子、扫教堂、擦拭一切，不论寒暑。母女俩就连冬天也只能睡在储物间，和扫把与各种晾干的草药为伴。

蓬皮亚从小只有三个朋友：自己的大扫把；用草药渣当芯、用抹布片缝成的娃娃；还有一只会和自己说话的老鼠，可惜那老鼠只和自己说话。

六岁那年，妈妈被一个脾气古怪性情傲慢的修女羞辱数落；

小老鼠看着蓬皮亚难过伤心地独自哭泣，第一次和她说话。它让她把自己的娃娃想成是那个修女，然后用力地拉扯撕巴泄恨，结果那个修女在冰面上走的时候就摔骨折了，躺了很久。

之后，有人欺负她们母女俩，小老鼠就会教她怎么用娃娃报仇，找回内心中的公平。在草药堆里，小老鼠还教会小蓬皮亚各种草药的作用：发烧时吃哪种草药，拉肚子了吃哪种草药，肚子里长虫子了吃哪种草药。

妈妈两次堕胎，之后身子很虚弱，小老鼠就去偷肉干回来，但是带回来的太少了，蓬皮亚就跟着它去神父的柜子里去偷。有一次她还看见了神父怎么羞辱自己的母亲。她恨那个神父和这个装满伪善的大房子以及那挂在墙上、每天微笑着的圣母和一脸天真的基督——自己无数次跪拜，一夜夜地祈祷，却毫无收效。

小老鼠教她把自己排出来的虫卵放入神父与修女们的食物里，让她们也生病，感受一下自己的痛苦。然后高价卖给她们解药，换取旧衣服、香肠和一床过冬的棉被。蓬皮亚说是街上吉普赛人在出售这些混合好的草药，自己吃过，很管用，可

以帮着修女与神父去购买。修女们是不会直接和吉普赛人们打交道的——那些异教徒都是邪术的奴仆。

就这样，只有十岁的小蓬皮亚，在小老鼠的帮助下学会了诅咒巫毒娃娃、下蛊与解蛊，还经常会骑着自己的大扫把，追着同龄的男孩子们玩骑马打仗。可惜男孩子们跑得快——他们有鞋子，自己没有。

妈妈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打骂过自己，只是妈妈最近的身体越发地虚弱多病，两次堕胎让她的身体始终没能好起来。蓬皮亚很担心妈妈有一天会把自己独自留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留在上帝的房子中。

庇佑斯的妈妈伯爵夫人这十年里也生育过两次，第二胎是个女儿，第三胎是个儿子。可惜小儿子在三岁上就夭折了，女儿并不让伯爵喜欢，因为她长大后怎么看都长得太像卫队长。之后卫队长神秘地失踪了。

伯爵这些年的风流债也不少。夫妻俩谁也没有多说什么，政治联姻的夫妻为了两个家族间庞大的利益，保持着相互的礼让。这个女儿也只是今后政治角力上要被献祭的羔羊，长大

了在政治联姻中卖个好价钱也不算亏。在伯爵家早已忘记了十年前还有蓬皮亚母女俩存在于这个世上。

成年礼

庇佑斯本应在十八岁那年被授予爵位，完成自己的成人礼，但因为父亲去参加战争迟迟未归，就一拖再拖地等到了二十岁。

老伯爵病死他乡的消息并没有让古堡内的谁真正地伤怀，伯爵夫人立刻组织了长子盛大的续位继承仪式，通报了教廷与大帝这一变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伯爵在自己二十岁上步入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年轻的大领主。各个势力立刻提出了联姻的请求，一车车美艳的公主从欧洲各地被拉来参加晚宴社交。可是伯爵大人好像对这些女孩都不感兴趣，他心心念念地要找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他说在他濒死的时候受到圣灵的引导，被告知：他的妻子在其苏醒的那一刻就在这附近出生，不管她是什么身份，那是他要珍爱一生的女人。

这话传到了母亲大人的耳中，她立刻警觉了起来，派人去修道院查看那对被自己流放了母女是否还活着，并嘱咐手下务必把死讯带回来，好让自己安心。

密使的到访让主教惶恐。修女们立刻去了堕落之人与蓬皮亚所居住的储物间，并在其中找到了巫毒娃娃、涂鸦的壁画、女巫的扫把、各种巫术的药粉。

铁证如山：这对母女不光淫荡还邪恶，崇拜恶魔，要用神圣的火焰净化她们的灵魂。

神父乐于见到自己这些年来的欢淫在大火中消融，这样他就不用担心自己日后的名誉。但就在行刑前夜的忏悔中，这卑

微而淫荡的女人却向他提出了一个恳请，而这个请求是那么地真切，让他神圣的心都不忍拒绝：

堕落之人、行巫术的荡妇，一人独自扛下了所有的罪名，并且不会再哭喊冤枉；十五岁的豆蔻少女蓬皮亚，将以处女之身侍奉神的仆人，用实际行动感受爱的恩典，代替妈妈继续劳作不息，只为救赎自己的灵魂——每周末晚上去神父处做出真诚的忏悔，聆听福音。



蓬皮亚被迫在黄昏亲眼见证了自己唯一的亲人与爱在熊熊的大火中化为焦炭。这一天她长大了，明白了许多事情。那一夜，肥胖的神父剥夺了她最后的尊严；她没哭，只是木讷地接受着他口中爱的洗礼。

爱是什么？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最后的爱已经在哀嚎中化作了灰烬。她渴望报仇，渴望拥有力量去推翻这一切，不管这力量来自何方、要付出什么代价去交换。

当她回到自己的犬舍时，小老鼠安慰与鼓励了她，并且告诉她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只要她可以把领主骑在胯下，那这些恶人就都会付出应有的代价，而她拿回属于自己的公平。

不可分割

视角切换回意识界中的普鲁沙：世间百年，不过转瞬，普鲁沙为了挽回自己的感性意识面向，争分夺秒紧急拜访班主任史匹擦，商量化解危机的办法。

阿尼的状态、所在、所行，都和普鲁沙停止了意识共享，普鲁沙无法感知到她具体的情况，也无法精准定位她具体处于哪个角色的载具中、扮演着谁。虽然阿尼姆紧急投生入那个时代，并就在她的附近，可是到现在也没能找到阿尼的蛛丝马迹。

普鲁沙没有功夫去管理阿尼姆的近况，只能让他随性体验与发展。当务之急是搞清楚阿尼都在中转中心里遭遇过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凭借自由意识改换了门庭？现在在演绎怎样的人生？受到哪种意识面向的熏陶？

史匹擦为普鲁沙提供的线索很有限，但大体可以确定：经常导致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是渗透在整个意识维度各个阶层中的另一个不为普鲁沙所知的意识极化面向。它们的代言人拥有各种身份与名号，但其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局域个体的公平、立即的平衡、个人的快速成长、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普鲁沙问史匹擦：“它们是怎么骗走阿尼的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史匹擦说：“它们从来不骗人，它们只是很会说半句话。它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过都是事实的一部分。它们罗列出部分的事实，引导意识朝它们指定的渠道去思考。这样，个体的自由意识就成为了它们话术的帮凶——是自己理解与想歪了，而不是它们在欺骗。所以它们没有碰触到宇宙法则，谁也说不出它们的不是，都是追随者们自己心甘情愿地凭借着自己的意愿与渴望一路狂奔。没人强迫你做出什么来，但所行所为早就在它们的计算之内了。”

它们因为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在与宏观意识对比中匮乏对大周期全局的立体综合考量，导致它们丧失了对多重未来的可见性，计较在一时一事的得失间，用微观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用单一线性逻辑去思考世界，用片面的主观臆断去揣测世界，用一人一世的自我感受去评估世界，这样的认知与结论往往是很偏执的。

它们的存在是整体意识面向得以完整的关键，是无漏认知体验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们让渴望从微观里、从狭义中、从个体角度上理解世界的意识体有充足的机会去感受、去体验生命的过程，去认知片面与偏执的桎梏，好让累积在觉受中的如果得以平复、不甘获得修正。利己与利人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两个不同意识面向上的摇摆，而这摇摆的过程带来了意识的脉动，让认知平衡达成完美的无缺。

所以在自我意识群体中，某些自我个体在某一阶段上去经历与体会利己意识面向，从宏观上是一种必然，不需太过在意。只是这对于高我级别的存在来说是一种极化的危险：虽然她不再认你为高我，也不与你共享数据与经历、不听从也不咨询你的意见，但她的意识频率等阶与能量消耗状态将继续共

振到全体自我面中，让作为意识交互核心的高我感受到空前的虚弱、低沉、惶恐，甚至忧郁。

这是她的功课，也是你的功课，更是你们全体自我的功课。救赎与伤害、全体与个体、爱与恨将强烈地形成彼此内在的冲击。而你作为高我也几乎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尝试着维系脆弱的内在意识平衡，并且尽量让自身的意识频率不要太过低迷，以免导致能量层的枯竭。”

在这一刻，普鲁沙开始觉得，这个看似风光的高我实在不算是一个好差事。一个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心高气傲的阿尼姆与桀骜不驯的阿尼，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自己实时传送下去的意识规划与行为指引，他们都只当耳旁风，但捅下娄子后都得自己追在后边擦屁股。

普鲁沙开始怀念自己当小我的年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随意洒脱，好不自在。

爱情

庇佑斯伯爵顺利继位后的第一条命令，就让手下人议论纷纷。他的荒唐延伸成了荒淫：他居然下令把领地内所有十五岁的

女孩都带到城堡来，他要选妃。任何人都不能藏匿自己的女儿，就连修女也不例外。

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人恨不得谎报年龄，来竞选伯爵夫人的荣光；有些人则已经有了自己的真爱情郎，深恐被胡闹的伯爵看上，自己失去自由之身，况且这个伯爵打小名声就不太好。

军队在每一个村镇挨家挨户地按名册搜索，拒绝交出女孩的人家在争执中被捣毁，一时间风声鹤唳。

消息传到了修女院，一个小修女惶恐了起来：她今年刚好十五岁，已经立下誓言要终生服侍上帝，如果被那个荒淫残暴的小伯爵看上自己，那还不如去死呢。于是她想到了一个主意：让那个不在任何集册上有所登记的小婊子代替自己去送死。

于是她拿上牛奶、面包、奶酪、香肠，夜里去储物间与蓬皮亚相见，告诉她：“我实在看不下去你在此如此受苦。现在伯爵在选妃，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愿意成全你从这个地窖中逃出生天。

这里有一身我的修道袍、名册卡，明天上午你穿上长袍，到修道院门外的十字路口处等着。看到军队过来后，只要给他们看这身份卡，他们就会带你去城堡参选伯爵夫人。就算没能选上，也会发给你一些银币，让你自己回家。那时千万不要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受苦了，天大地大去哪里都好，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去吧。”

蓬皮亚送走修女后，与小老鼠商量这一机遇。

小老鼠告诉了她一个草药的组方和一个咒语：“只要把草药粉化成水涂抹在身上，男人闻到就会情不自禁觉得春心荡漾。而情人咒则需要对方的生日、姓名、一缕头发或随身的物品。不过情人咒要想生效，需要自己刺血三滴，名为奉献出自己的精魂之力。血液嘛，每天都会再生的，不用担心。

咒语生效后，那个男人就会爱上你，视你为珍宝。副作用就是，从此你的家族里不会有可以长到成年的儿子。所有的男孩都会为此献祭出自己的生命，但女孩子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你得到一生的富贵，而我的主人得到他所需要的报偿。当你开始享受这一福利的时候，契约就开

始生效，而且无法撤销，除非你主动地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用你的生命来救赎后代的生命。

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选择权永远在你的手中——何时使用、如何使用、是不是使用，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第 50 章 惊为天人

蓬皮亚得到好心小修女的帮助，拿到了接近庇佑斯伯爵的机会。在小老鼠的指点下，带着制作好的动情蛊粉，天不亮就离开了这个自己居住了十五年的家——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感到眷恋的东西了。

去城堡的路上，蓬皮亚很忐忑。马车上还有其它的女孩子，有贫苦农户的女儿，有富商的女儿，有大户名门的女孩，每个人各怀心思。

其中那个大户名门的女孩，对车上的女孩说：“看看你们的长相与衣服，啧啧。这手上的皮肤都干巴了，指甲好脏！别笑，一笑连牙齿都是脏的，你们也配做伯爵夫人！别做梦了。不过既然来了，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选妃后我会给你们每人两个银币。你们要是助我当选了，今后我做了伯爵夫人，还减免你们各家一年的税负。”

商人的女儿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手上玩弄着自己名贵的手链，而农家女则怯生生地问：“你能现在就给我那两个银币吗？我不跟你争，我听你的。我有心仪的哥哥了，他在家等着我

回去呢。”

入夜前，马车驶入了城堡。马蹄铁拍打在青石街面上格外地清脆，这与乡野的土道感觉截然不同。

女孩们被接引到一个长长的走廊里，显然各地来的女孩们都集中在这里。管事的一个女人说让大家在此等待周末即将举办的舞会。

蓬皮亚不知道时间的历法，她只知道有很多人来教堂的那天是礼拜日，每到那一天自己会有很多工作。妈妈那晚要在神父的房间里待到很晚，但回来时总能多少带回些新鲜的食物。

正在回想过去，有侍女来叫新的女孩们去洗澡。蓬皮亚从来没有洗过澡，从小只有妈妈用抹布帮自己用冷水擦擦身子。

大户人家的女孩气傲，要第一个洗。大木桶只有一个，热水是不时重新加进去的。商人的女儿不干了，和她正面争执了起来，彼此互不相让。

蓬皮亚与那个农家女，自顾自地走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用热水自己擦身子。这是蓬皮亚第一次用热水擦身子，真的很舒服，感觉全身都暖烘烘的。



两个富家女这时在相互撕扯对方的头发与衣服，刻意用指甲划对方的脸。一桶热水冒着热气却空在那里，谁也无法进去洗。旁边古堡的侍女只是冷漠地看着她们撕巴——这几天她看惯了女人间的各种闹剧。

蓬皮亚与小村妞这时擦洗完了自己，想要出去，侍女反而把她俩带到木桶边，让她俩进去。她们不敢入浴，怕招惹是非，可侍女命令她俩一起进去，态度很强硬。这时俩富家女也顾不得这边，已经相互在地上撕扯着滚成一团。

走进木桶的蓬皮亚全身浸泡在热水里，温暖和舒适地滋养着她的每一个关节。太舒服了，人生还可以有这样美妙的体验！

蓬皮亚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温暖，暗自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时，侍女让二人把头埋入水中，尽量时间久些。可俩人都很怕水，犹豫着求饶，结果进来两个粗壮的女人，二话不说就把俩人按进了水里，凶狠得仿佛要成心憋死二人一般。

蓬皮亚吓死了，拼命地在水中挣扎。可是自己的力气太小，加上这木桶本就不大，两个女孩连挣扎的空间都没有。很快水开始变红，慢慢地变成了血水。这时两人才被放出木桶，侍女递来两把梳子，让彼此相互梳理头发、摘虱子与虱卵。侍女则拿出一把刮刀，开始剔除她们的阴毛与腋毛，去除虱子的卵。

地上相互扭打的两个富家女终于累了，各自靠在一个墙角委屈地相互咒骂着，喘着粗气。身上的衣服都撕烂了，头发散乱，一脸血道子。

蓬皮亚和小村妞此刻是僵在原地的，一动都不敢动——羞涩与惊恐固化了身子，看着锋利的剃刀在自己敏感的小腹部滑过，就好像巨兽的獠牙摩擦着自己的心。小村姑的下体在不

断地淌血，刚才在热水桶里的惊吓让她来了月经，血顺着大腿流淌下来，伴随着一股尿骚味——她吓尿了。

在十六世纪，女性阴部除毛在欧洲上流社会中是一种体面的必须。其实从古埃及开始就已经盛行，但十五世纪后教会为其添加了另一种含义：当时人们相信，女巫与魔鬼签署出卖灵魂的契约后，会勾引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只有荡妇与邪恶的女人才会留阴毛。很多的地方区分一个女人是不是妓女或巫师，就掀开女人的裙子看是否有毛发。当时的人相信脱毛后能够使女巫失去魔力，所以女巫都留存有阴毛，用来勾引男人犯罪。遮挡下体、对下体羞涩是背离上帝的第一步。

两个富家女最后也没洗成澡，好在她俩身上都没有虱子，下体也是清爽干净的，省去了很多麻烦。

这时夜已深，古堡外草丛中的虫开始了它们为爱的歌唱。木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穿着考究的老女人。她让女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劈开大腿：她检查了两名富家女，都是处女，很满意；看着血糊糊有尿骚味的小村妞，皱了下眉头，也没有真的查看；最后看向蓬皮亚，问道：“你是修女，从什么时

候进的修道院？”

蓬皮亚回答说：“一小儿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从未离开过。”

她点点头，说：“伯爵也真是的。”也没有查看蓬皮亚的下体，转头对着女仆说：“那个村妞不行，后天初选后，直接打发走吧。明天给这三个准备舞会用的晚礼服。”

说完又看了一眼满脸血的两个富家女，严肃地说：“照顾好自己，别找麻烦。”说完，傲气地走出了房间。

舞会

两天后的午后，古堡大厅内的音乐响起，来自各地的少女们，盛装步入礼堂大厅。那些确定不是处女之身的女孩，站在靠墙的一边，衣服也很普通。

这两天各个女孩都在花心思贿赂，让自己可以站在显眼的地方，让自己能拿到艳丽的衣服。有些富裕家的女孩子则是自己带着礼服来的，剪裁合身，质地上乘，更是有珠宝点缀自己，妆容艳丽，香水香粉香气浓烈。

蓬皮亚被安排在一个昏暗的角落处，礼服也是大家挑剩下的，

连化妆品都没有。但是她在头发里藏了老鼠教给她制作的动情粉，只要在关键的时候撩动长发，近距离内的男人会感受到心跳加速的感觉。

选拔会分为两轮，今天伯爵会留下六个姑娘，进入复试。这是老伯爵夫人安排的流程，因为她安排的自家的两个少女还没能赶到。



庇佑斯这次舞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他要借机找出自己梦中反复出现过的那个女孩。可是梦里的她总是很朦胧，自己只是知道当她出现时，会感受到一种久别重逢的熟悉和被触动的莫名亲近，就好像两滴水融合在一起，不需要理由，就是那么的自然，彼此间会有爱慕与渴望。

舞会上，庇佑斯拉起这些姑娘的手，逐一与她们共舞。她们有的跳得很好；有的根本就不会跳舞，拘谨得犹如一段木头；有的长得很美，妆容精致妩媚；有的只是庸脂俗粉，粗俗不堪。其中有两个姑娘让他很有感觉：一个美丽而妩媚，一对大胸好像一对小白兔跳来跳去；另一个姑娘则很普通，羞涩得不敢看自己。可是每每走到她身边，自己都可以感觉到内在的躁动、紧张——还有另一种莫名的感觉，她的气息仿佛与自己的没有隔阂，不陌生，不见外。

欢宴过后，本应留下六个女孩进入复试，结果只留下了两个。老伯爵夫人很满意这个结果，这样自己家族的两个侄女占比就到50%了，胜算更大。留下的两个女孩：一个丰盈狐媚，是个名门望族家的；一个胆小怯懦，是个被迫来参选的修女。老伯爵夫人心想：只要在复试前让这个勾人的小妖精出些纰漏，自己就胜算在握了。不急，还有几天呢。

女孩子们第二天被纷纷送出城堡，有的若有所失，有的庆幸逃过一劫。被选中的两个姑娘各自独自居住在一个房间里，被好吃好喝地照顾着，可以在城堡内随便溜达，等待一周后的复试。

复试

小欲女是个浪的，而且贪恋物欲。她几次三番地刻意接近伯爵，想抢占先机。这让老夫人很厌恶她，于是安排了捉奸的戏码，在花园里她“被”发现与骑士调情有染，其实是被受命的骑士壁咚在了角落里。老夫人直接一顿臭骂，不由分说把她赶出了城堡。

老夫人家族里的两个少女终于到了，直接被安排住在伯爵起居房间的左近。

“名义上都是表亲，来一趟不容易，做哥哥的要多照顾些，这几天多带着俩妹妹在领地里走走看看。”——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

蓬皮亚则被独自留在那里，好像多余的摆设，一天天地无人问津。

蓬皮亚这一周过得其实很开心，从自己记事起生活就没有如此惬意轻松过：可以睡懒觉，吃新鲜又好吃的东西，并吃到饱；穿干净的衣服，睡温暖的床，还不用做繁重的杂役。但恐怕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梦，自己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伯爵。

昨天看那个美丽的姐姐哭着喊着被扭送走了，以为自己离幸福又近了一步，今天就看到马车带来了两个花一样的女孩：白皙的皮肤，金色瀑布般的头发，华丽的衣服让女性的曲线彰显出诱人的轮廓。蓬皮亚低头看着自己的胸——长期的营养不良让那里平坦得毫无曲线，和别的女孩根本就没得比。

小老鼠始终藏在她裙子的内兜里——这是她唯一的知心朋友，怎能把它独自留在修道院那个鬼地方呢。在这举目无亲的古堡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漫漫长夜总是寂寞的。她不敢到处走动，从小的经历让她谨小慎微，平常更愿意躲在不被人注意到的角落里独处，与小老鼠说说小女人的贴心话。

日子从指间滑过，这天中午，送餐的侍女对她说：“多吃点儿吧，最好留点儿面包路上吃。这是你最后的好日子了，明天上午就是复试，你跟老夫人的两个侄女竞争，肯定毫无胜算。”

侍女走后，蓬皮亚掏出小老鼠，把面包递给它，说道：“吃吧，明天就要去流浪了。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赢得这场爱情。”

小老鼠一边啃着面包，一边鼓着腮帮子说：“原来不觉得你

有体味，自从上次洗完澡后，现在才闻到，你身上脚上的臭味都辣眼睛了。你今天再去洗个澡吧。

你带来的那动情粉上次也都用光了。今天你必须去伯爵那里搞到他的头发或随身物品，既然他们用不公平的手段和你竞争，那我们就用爱情蛊把属于你的幸福抢回来。

吃完饭你去洗澡，然后看看能不能溜进伯爵的卧室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饭后蓬皮亚找到侍女说想要洗澡，结果被当场回绝了。这是老夫人的意思，没得商量。不过好心的侍女说：“在城堡外有一处小池塘，城堡里的佣人们多在那里洗澡。”

午后的太阳很暖和，蓬皮亚按照侍女所说的方位，顺利地找到了那个芦苇塘。初秋的芦苇丛高高密密的，白色的苇花犹如鹅绒的幔布，池塘边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一大块青石板在池塘边，成为天然的浴台。

她想：这个时间仆人们都在各自忙碌，不会有人来此。于是小心地脱下衣服，生怕脏了罩裙——她只有这一身修女的长袍，没得换洗。

她小心地走入池塘，池塘不大，水被太阳晒得很暖和。水并不深，细沙的池底，这里应该是一处泉眼，所以水很清澈，不时还有小鱼好奇地游过来。

这是蓬皮亚第一次洗露天澡，有些害羞又有些兴奋，少女的曼妙青春在水纹中荡漾开。她一直很羞涩，不敢看自己的身子。

教堂里的修女都说：女人的身子是罪，是背离上帝的原罪，可是神父却对自己的身子垂涎欲滴。想到那个肥胖又肮脏的神父在自己娇小的身体上狰狞地扭动，昏暗的烛光映衬出他贪婪猥琐的表情，蓬皮亚觉得一阵恶心。

这时，一串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到近。蓬皮亚一惊，不敢动，怕搞出水声惹人注意，过来查看，自己离岸边此刻并不近。

马一声嘶鸣，突然慢了下来，紧接着只听芦苇荡里一阵窸窣的声音，那高头大马居然沿着小路走了进来。看它轻车熟路的架势，平常是经常来此喝水的。马背上的男人一身骑士的甲冑，高高在上，一眼就看到了池塘中的女人。

蓬皮亚本想冲回岸边拿衣服，可衣服都搭在芦苇杆上，上岸

起身拿衣服肯定要把自己露光光。情急之下只好后退蹲下，护住自己的胸口和脸。

骑士端详着池塘中窘迫的女孩，觉得很有意思，坐在马上反而不走，任由马在那里低头喝水。

他注意到芦苇上的那件修女的黑长袍，然后突然问道：“你是索菲亚？那个被选中的姑娘？你怎么会在这里？”

蓬皮亚好奇地抬头看那个骑士，之前一直羞得不敢直视他。这马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庇佑斯伯爵。不看还好，一看顿时脸就红透了，身子缩得更紧，捂着胸，心想：完了完了，都被他看了去，这身材他一准是不喜欢的了。见鬼，该死，他怎么偏偏今天出现在这里！

这时自己进退两难，这家伙还不主动走开。脑子里乱哄哄中就听远处又传来马蹄声，一个男人喊着：“伯爵大人，伯爵大人，小姐们的马车回来了，老夫人请您过去呢。”

蓬皮亚只恨这池塘没有地缝，一会儿这外边能围上一堆男人看自己，想想那情景，真的不用活了。

庇佑斯高喊：“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我这就过来！”

说话间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身长裙抛向水塘中的女孩，然后说道：“你穿这个吧。整天穿着那黑道袍，让我觉得自己在亵渎神灵。”

蓬皮亚下意识地伸手去接衣服，突然反应过来自己袒露在外，赶紧又深蹲下去，在水里穿上长裙。裙子质地是高档的薄亚麻，胸口开得很低，本来是露肩装，可是胸前没肉的蓬皮亚撑不起裙子的轮廓，加上水润湿了它，全都包裹在身上，把体型玲珑地包裹出来，比光着反而更妩媚几分。

庇佑斯饶有兴趣地看着出水芙蓉般的少女说：“上来吧，我带你回城堡去。”

蓬皮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不妥，看着男人的眼神，才注意到自己此刻凹凸分明都在对方眼中，赶紧去抢自己的那件道袍，可是庇佑斯手快，一下就从马上拿了去，塞入随身的包里。

就这一争抢间，蓬皮亚脚下一滑，惊叫一声人就摔了出去。马儿受惊，人立而起。庇佑斯正在往书包里装裙子，马立起来，直接把他从马背上掀了下去。他穿着骑士的铠甲，非常笨重，掉在地上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好在身边都是芦苇丛，

摔得并不重。

马被背后的声响又惊吓了一下，前蹄落地，直接跃起跳入池塘。池塘不深，它几步就跑了出去，然后落荒而逃。

庇佑斯仰面倒倒在芦苇丛中，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是脚下太滑，甲冑笨拙，根本无法起身。蓬皮亚是向前扑倒的，马的站立、嘶鸣和受惊狂奔把她吓得够呛，双腿都软了，在地上一时不敢动弹。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尴尬得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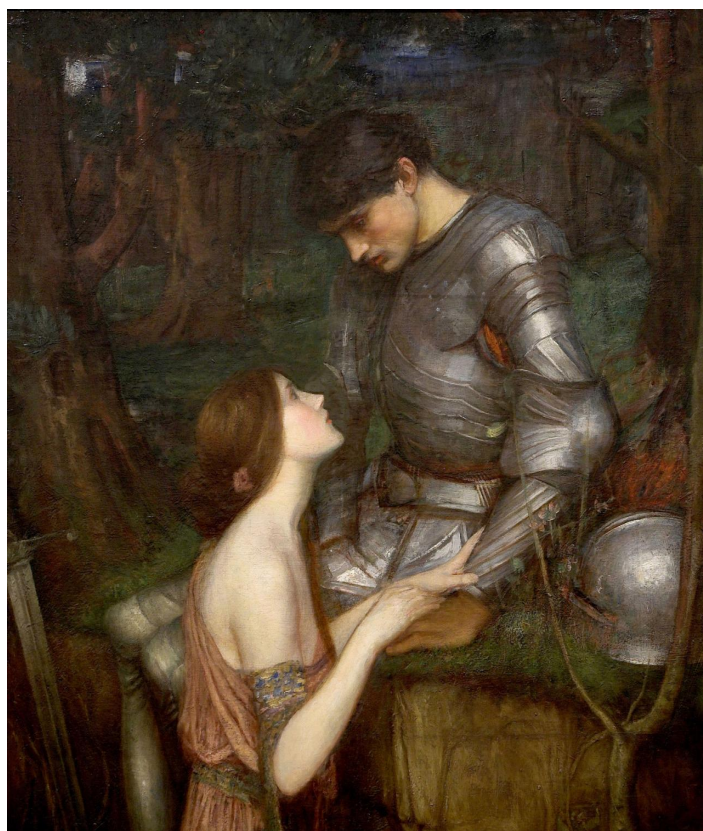
蓬皮亚狼狈地爬起，去拉粘在泥浆里的庇佑斯。好不容易把他拉起来，发现自己的裙子已从肩膀都滑到腰上了，赶紧去整理裙子，一松手庇佑斯又跌坐在泥地里，发出一堆破罐头相互撞击的声音。

庇佑斯狼狈又滑稽的状态让蓬皮亚笑出了声来，这是她此生第一次这样开心地笑。庇佑斯自己也觉得很好笑，不过是自嘲的苦笑。

就在这时，庇佑斯觉得自己膝盖一痛，身体晃了一下，险些失去重心倒下。蓬皮亚赶忙上前扶他坐在大青石上查看膝盖，可是隔着铠甲什么都看不到，一时焦急，担心他从马上摔下

时伤了骨头。

庇佑斯看着眼前的少女，那真诚的笑，那真诚的担忧，那美丽的脸庞，那娇羞的脖颈……醉了，爱了，心在狂跳。这半年里见过多少女孩子了，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一种纯粹的感觉。



就在蓬皮亚的手无意间搭在自己的手上时，电流顺着手指穿透层层甲冑，酥麻到自己的全身：她的喘息，胸脯的起伏，粉嫩的面颊，清澈的眼眸……一切都是圣洁的。庇佑斯觉得自己的心在此刻彻底融化掉了，心口好像空出了一个大洞，然后被什么暖暖的东西填满了。嗓子发紧，口唇发干，不自

主地咽下口水，可眼睛却贪婪地看着少女的脸，痴了，呆了。

蓬皮亚以为他是痛得要昏迷了，因为自己几次痛经昏迷前就是这个状态，赶紧问他：“你没事吧？”

庇佑斯的脑海里突然想起昨夜的梦：

梦中自己还是小男孩，迷路了，来到城堡外的这片小池塘。

一个仙女在水面上飘着，仙女问自己：“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吗？”

自己迷茫地摇摇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仙女问：“你是要带我回家吗？”

自己肯定地点点头。

仙女拿出一个空的剑鞘来，问：“你知道这把宝剑在哪里吗？我找了很久了。”

自己想了想说：“我家有很多把宝剑，或许能找到匹配的。你跟我一起回去找吧。”

梦就醒了。

醒来后，自己觉得这个梦很稚嫩可笑。可是下意识里，今天陪着两个表妹玩完回来的路上，心里就始终惦记着这个小池塘。刚才在镇子上买了这身裙子，也是下意识里觉得自己没有礼物给仙女。

当时两个表妹还在猜这身裙子最后会是送给谁的，因此两人还有些不愉快的争执。自己懒得听女人间的口角，就快马加鞭地自己先跑回来了。

没想到，一进芦苇丛就看到水中的少女，她在日光淋漓的水波中比梦中仙女还要好看。

可是剑鞘与剑暗喻了什么呢？

第 51 章 如愿以偿

庇佑斯伯爵在梦的引导下，出于好奇来到城堡外的芦苇荡，正好“巧”遇了洗澡中的蓬皮亚，年轻男女在打闹间摩擦出了爱的火花。蓬皮亚欲拒还迎，庇佑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真实不做作的女孩——那股洒脱、灵动、真诚的感觉，太特别了，这感觉与自己接触过的所有莺莺燕燕都不一样。

两人在大青石畔四目相对、心魂激荡之际，感受到时间好像变得凝滞拉长了，空间内的一切都消失了。蓬皮亚水亮的双眸、微张的朱唇、起伏的胸脯，吐气如兰。

庇佑斯觉得内心中有一股雄性的火焰蒸腾而起，那火焰催动着自己想要把眼前这个女人吞下去，包裹进去，融入自己的体内，交织成一个整体。

她的气息太好闻了：那是少女特有的体香，这味道不是脂粉的花香，也没有名贵香水招牌般的特色；那香味是一种淡淡的乳香，似有还无，太好闻了。他贪婪地闻着，离她越近，那香味越精纯，是从她的发梢、毛孔、口唇中流露出来的味道，他渴望对着她的唇吸吮那味道。

而此时她的心脏就像冲锋的战鼓，固化僵直在原地，两腿间的密处有被涨满的渴望，呼吸变得急促，不由得闭上了眼睛，等待被那强悍包裹、撕扯、吞噬、侵袭。他呼出的热浪在自己的面前，越靠越近，就好像公牛要冲向斗牛士前的喘息。他的双手那样地有力，抓住了自己的双肩，就好像雄鹰把兔子扯拽上半空……

时间与空间就在这一刻定格——

蓬皮亚莫名地看到了一个广袤的热带雨林，自己与一个男人犹如光体般站在柔软的细沙上，面对着一片海。全身暖融融的，好像在说些什么。然后自己又好像很生气地跑开了，留下那个男人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蓬皮亚此生从来没有见过热带的海和沙滩，逻辑上与记忆上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这画面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

就在两人的双唇即将印合的刹那，一个男人粗憨的声音打断了一切的美好，时间瞬间又开始流淌了起来。

“可找到你了，伯爵大人！您的马受惊自己跑了回来，大伙都在担心您。有人说最后看见您是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都过

来了，您没事吧？”

随着犹如一堆空罐头盒的敲击声，一个铠甲武士笨拙地走了过来。他的脚被淤泥黏住，又艰难地拔起，走得很滑稽。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人陆续地走来，把芦苇荡都踩平了一大片。蓬皮亚赶紧羞涩地低下头，去整理自己的衣裙。

庇佑斯缓过神来多用了两秒——他刚才诡异地在脑海里看到了一幅画面：



眼前的少女嘴角淌血气若游丝地躺在自己的臂窝里，自己一身铠甲，全身是伤，跪在雨地中。少女穿着洁白的婚纱，四

周是被摧毁的村庄，残垣断壁，燃烧的木头在雨水中冒着烟……

武士与仆从们纷纷赶到，又都识趣地退出了芦苇荡，恭敬地看着，等候伯爵完成自己的风流。

在这样的氛围下，庇佑斯感到很无奈，只好起身让侍从把自己的马牵过来，然后翻身上马，并伸出手示意蓬皮亚也上来。娇小的女孩侧坐在男人的怀里，倚靠在男人的胸膛上，享受着环抱带来的安全感。众人侧目看着——这是伯爵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下如此公然地亲密一个女孩子。

我不同意

蓬皮亚被送回自己的房间，赶紧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裹上毛毯取暖。

晚餐异常地丰美，甚至还有一小杯红酒，这是她第一次喝这种汁液，真是美味。

入夜后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明天的复试会如何展开？今天的偶遇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甚至呼吸都是让自己心动的。感觉自己的面颊很

热，不知道是不胜酒力还是少女的春心在鼓噪着。

同样无法入睡的还有伯爵：他正懊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发呆，没能吻上那柔润的唇。更让他纠结的是自己瞥见的那一幕悲婉的画面——自己从小多次能在恍惚间看见未来的画面，之后都逐一印证了。一直觉得这是一种被祝福了的能力，可此刻却觉得那就是一种萦绕不去的诅咒。

庇佑斯暗下决心：自己要竭尽全力地保护这个姑娘。不知何时昏昏然睡了过去。

再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庇佑斯在床上叫来侍卫，吩咐道：“取消今天安排好的复试。没有理由，我另有安排。”然后穿上便装，走向母亲的房间。

母亲并不在房间内。侍女说老夫人去了侄女的房间。庇佑斯又来到表妹的房间。

母亲与两个表妹都在打扮。妈妈看到儿子进来，很高兴地迎了上去，关切地问道：“听说你想通了，取消了今天的复试，太好了。我会给那个小修女一枚金币，并派人送她回修道院的。告诉我，你钟意哪个表妹？她们都愿意伴你终生的。”

庇佑斯把母亲拉出房间，顺手关上了房门，然后跟母亲急切而郑重地说：“我心意已决，我要娶**索菲亚 (Sophia)** 为妻并守护其一生。”

老夫人眼神中的火苗连同脸上喜庆的表情都瞬间凝固了，然后慢慢地开始扭曲阴沉了下来。

她极力克制着自己，压低了声音说道：“胡闹，你怎么可以娶一个修女为妻？她是誓言嫁给上帝的女人，教廷不会同意的，贵族们也会把这当成笑柄。你让你的表妹们怎么回家见人？你想毁了我们家族的声誉吗？我绝对不会容许这样荒诞的事情在这个家族里发生的！你就死了这心吧！”

回到你的房间里再好好想想，今天午饭时你要从你的表妹中挑选出自己的妻子。那个小荡妇，我会在天黑后送她的人或灵魂回到她的身边！”

说完，气愤地留下庇佑斯，就走向了自已的房间。

庇佑斯完全没有想到，自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妈妈会如此严苛地对待此事，一时间没了主意和想法。

与此同时，往日负责给蓬皮亚送餐的侍女正在殷勤地帮着她

收拾房间。今天的早餐居然还有价值不菲的异域新鲜水果和山羊奶酪，并且称呼从姐妹（对修女的统称）改为了索菲亚小姐。这样的巨大转变让蓬皮亚感到很不适应，心里以为这是伯爵对自己的特意照顾，心里甜滋滋地窃喜着。那欢喜有时压制不住，会显现成甜甜的幸福的微笑。

用过早餐，侍女把餐盘餐具端走，留下蓬皮亚独自对着窗外发呆。她的指尖玩弄着裙子上的吊带——这是他送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他把衣服抛过来的时候，那动作真帅气，霸气得好像自己已经是他的人。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站在走廊里，脑海里回味着妈妈刚才的训斥，突然后背发凉，犹豫了一下，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

在进屋前，他吩咐手下：“准备两匹快马，把小姐们出游的马车准备好。”

侍从问：“要去哪里？是否携带午餐？要多少护卫随行？”

庇佑斯一怔，停下脚步，想了一下说：“带上午餐和晚餐，只要我的两名亲卫随行，别人不用惊动。”

最后特意吩咐，不要告诉老夫人自己出门了。说完就急匆匆

地走进了房间，关上了门。

跟哥走

蓬皮亚的房门被莽撞地推开，庇佑斯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拉起蓬皮亚就往外走，边走边说：“索菲亚小姐，请跟我走！你现在有危险，我会庇佑你的。现在什么都别问。你还有其它的行李吗？快拿上，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索菲亚跑回床头，在枕头下好像翻找东西，趁机让小老鼠躲入自己的衣裙之内。再环顾四周，没有什么自己留恋的，就快步跑向站在门口的伯爵。

俩人快步来到庭院里，蓬皮亚上了马车，庇佑斯翻身上马，两个亲卫侍从跟随，牵着一匹备用的好马，一行人驶向城堡门口。

出城的吊桥上，老夫人站在桥头正中，气场威仪，看着疾驰而来的儿子和马车。

庇佑斯这时也看到了桥头的妈妈，心里暗骂：手下没一个可信的。只好在桥头勒住了缰绳。

“伯爵大人这是匆忙要去哪里啊？你忘记了中午要和表妹们定亲吗？”老夫人问道。

庇佑斯没有下马，强装镇定地说：“我想亲自送修女回修道院。晚饭时再回来商量亲事可好？”

“是这样啊！可巧了，我也有日子没有去教堂捐善款了，正好同去，顺便也跟主教商量一下大婚的日子安排。”

说话间就走到马车跟前，上了车，坐在蓬皮亚的对面。然后拿出一枚金币，递过去，说道：“这些日子也难为你陪着我这个儿子胡闹。这是我的善意，你就收下吧。以后为我和我儿多在上帝面前祈福。”

蓬皮亚这时都懵了：“怎么？难道这是要把我押送回修道院吗？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这样回去，肯定要被打死的啊！那个小修女也会暴露的。这可怎么办啊！”焦急之下，不免花容失色。

老夫人都看在眼里，心中暗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小修女想勾引我儿子？你还嫩呢！哼！”

转头高声和庇佑斯说：“天色不早了，赶紧走吧！磨蹭着回来太

晚就不好了。”

庇佑斯只好硬着头皮催动坐骑，往修道院方向走去，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各种带着姑娘巧妙脱身的可能性。

就在这时，一整队二十四骑骑兵，从城堡中跟了出来，左右前后形成卫队。

老夫人教训着庇佑斯说：“你现在是家里的独苗，一家人唯一的指望，别再小孩子般地胡闹了。出门要有伯爵的场面，也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周全。毕竟前边还在打仗呢，出门还是要小心些的。”

期望

午饭后，伯爵的队伍进入了修道院，大主教出来亲迎。当他看见从马车上下来的蓬皮亚时，不由得腿都软了。

两周前，院里的小修女报告：自己的身份卡与衣服被偷了，仆役蓬皮亚一早失踪了。神父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可惜自己少了一个可被调教的玩物。可是现在她居然和老夫人同乘一车回来了！自己过往各种欺上瞒下的行径是不是已经败露？自己要如何应对？会遭到怎样的报应呢？

为了一探虚实，他快步走到马车前，去扶助老夫人下车，观察她的态度。

结果老夫人不但没有斥责的意思，还小声跟自己说：“管好这些小妮子，让属于上帝的尽快见到上帝。”

神父偷偷看向蓬皮亚，心想：“这两周她是闯了什么杀身之祸了啊？留着她也是对自己的危险，不如顺了老夫人的意。”

一行人进行了礼拜，留下一些捐助，就呼啦啦地走了。

只是临走时，伯爵附在主教大人的耳边说道：“这个女孩已经有了我的种，一个月后来接她走，今后注定是伯爵夫人。在此期间，她若少了一根头发，就让你用一条胳膊来还。”

主教大人连连称是，心里五味杂陈：这可如何是好！两边都得罪不起啊！

两周后，教堂修女寝室因为蜡烛失火，烧死了一个修女。为此，教堂还举行了送别安魂仪式。那个报告丢失道袍与身份的小修女和蓬皮亚也同时神秘失踪了。教堂里所有人都闭口不谈此事的细节。

失火的事传到老夫人耳朵里，老夫人给教堂捐助了一大笔善款，用来修缮失火的修女寝室。

在小镇郊外，隶属于教会的一处农场里，住进来一位神秘的姑娘：她从来不下楼，但照顾她的人可不少。

秋去春来，夏虫鸣叫，贵人的肚子没见大，说好的迎娶也没有发生。大主教感到很困惑，又不敢去找伯爵对质或老夫人询问，只是慢慢地，殷勤与待遇在递减：农场里只留下一个老妇照料其起居，饭菜也渐渐地与一般农妇无异，甚至要亲自洗衣做饭、打扫庭院。

这一年里，在似水流年往复一般封闭的小镇之外，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帝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战事耗尽了国力，适龄的男人大量阵亡，战线在一次次的退守中已经退无可退。



失约

就在送蓬皮亚回修道院后两周，~~x~~庇佑斯伯爵就被大帝征召，带上领地内的所有战士与骑士紧急赶赴前线作战，而且是即刻启程。

血气方刚的庇佑斯觉得这是男儿驰骋的机会，但三个月后他因为冒进受了重伤。为了把他救回后方，带去的家臣尽皆殒命。

庇佑斯这才知道，在大国的角力间，个人英雄主义与小群体的勇气其实根本无法扭转乾坤。整条战线各个领主间相互扯皮，各自保存实力；后方供应的战略物资被大量贪墨；前方

战士忍饥受冻，士气低迷。庇佑斯的一腔豪迈热血被纷杂诡异的政治消磨。

更关键的是武器上的差异：对方有火枪和大炮，自己人只有弓箭和强弩——宗教的强势干政让科技一直在本帝国内处于低迷的状态。

通过短短几个月庇佑斯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维京海盗般个人肉身之蛮力在与自身信念的力量相比时是匮乏韧性的；而群体的力量可以轻易地扭曲和压制个人的力量。政客与权臣语言的力量却可以左右百万大军的生死。在科技等阶的压制下，勇气随着身躯化为炮灰，任何计谋在绝对的实力差面前都像是儿戏。

庇佑斯败了，被挫败的不止是自己一时的自负，还有对未来的信念。他没有勇气从病榻上爬起来，也没有底气站起来——领地内的所有战士与骑士都因为自己的鲁莽而阵亡，他没脸回去面对那些寡妇们。

老夫人来看望过他两次，在第二次来探望时还带来了一个表妹——她不嫌弃自己当下的落魄状态，并且她背后的家族势

力承诺：若双方联姻，就会借兵给庇佑斯，让他东山再起保家卫国。

大帝的意思很明确：没有军事实力的伯爵、没有子嗣的伯爵都没有权力继续其家族的地位。

随着战事的吃紧，大后方的利益版图与政治角力进入赤裸裸的阶段。

庇佑斯没得选。

婚礼很隆重，婚后一周他就带着援军返回了前线。他没有去看望索菲亚小姐，因为不知道要怎么解说自己的背叛。他记得那一月之约，但是现在他只希望能活着从战场上回来。

蓬皮亚也听说了，甚至观摩了他的婚礼。仪仗队敲着鼓从小镇经过，礼花弹在半夜的星空爆裂开，炫耀着璀璨的幸福。

男人，男人，那一脸真诚的承诺，那别离时的无奈……蓬皮亚无法去恨他，他和自己一样被命运戏弄，可是她恨他的妈妈和抢走自己男人的那个女人——是她俩剥夺了自己的幸福。

那一夜她哭得很伤心，觉得生命都没有继续存续的意义。她

又一次记忆起小时候的巫毒娃娃，这次她做了两个，把愤恨发泄给这娃娃。

小老鼠不忍看着她如此难受，于是说：“命运待你太不公平，而你的生命这样下去会时日无多。我有一个办法，可以除掉这两个抢走你幸福的女人，让你得偿所愿，拿回属于你的爱情与男人。但为了公平，你也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蓬皮亚哭肿了眼睛，恨恨地说：“我只想爱与被爱，难道就这样难吗？我愿意，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感受被珍惜与被爱的感觉！让那些依仗权势、地位抢走我幸福的人都下地狱去吧！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心愿！”

小老鼠说：“好吧，为了公平，你在象征着她俩的布偶上各滴入三滴血，然后把这俩布偶埋入墓地。之后，你去到小镇里，和那些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们说：为了领主一家的利益，我们的男人都死在了远方，魂魄迷失在战场上不得安息，要求领主举行大的弥撒，超度勇士的亡灵。

然后，你再去找不同的神父做几次忏悔，说自己做梦看见伤兵得不到安慰，在诅咒领主与他的家人。最后，你在墓地里

偷些散落的骨头，放在忏悔室里。做完这些，你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蓬皮亚将信将疑——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都是捎带手儿的事，而且也不算造谣，都是事实，便如此这般地依照而行。

只是奇怪的是，在这期间，自己仿佛总是感到有另一个自己或另一部分自己在犹豫，在叹息，似有还无。不过也没有过多注意。

慰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神鬼八卦在市井中总是最受欢迎的，尤其当矛头还指向那些贵族时。连年的战火让生活艰辛，寡妇们的日子更难过。成年男人的数量锐减，让寡妇们连再婚的可能都没有，一肚子的委屈正没地方发泄，结果捕风捉影的事被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具体详细：寡妇们梦到丈夫、“看”到丈夫的接连不断。一时间领地内民心动荡，民愤甚至凝聚成报复的小行动。

庇佑斯在前方打仗，对此一无所知。老夫人和新伯爵夫人承受着这些压力，无计可施下，决定举行隆重的超度弥撒，仪

式化地接引亡灵归乡安葬。



可神父说：接引亡灵的工作要从前线的战地医院与临时乱葬岗子开始。于是牧师们负责去乱葬岗接引亡灵返乡，而老夫人与小夫人去野战医院慰问伤兵，顺便仪式性地接引亡灵归乡。

这善举安抚了民意，小夫人也想借机去看看自己的丈夫。经过一周的筹备，一次盛大的亡灵接引仪式作秀般地展开了。

半个月后，蓬皮亚在小镇上听闻，好像接引亡灵的队伍出了事。但传得五花八门，不知真假。

又过了半个月，亡灵接引的队伍终于带着百十口简易棺材回来了。可是老夫人和小夫人没在队伍里。大家议论纷纷，揣测四起。

具体那天发生了什么情况，牧师们并不知道。因为当时队伍到了前线就分成了两股：一队去了墓地，收拢这些年来埋在那里的骸骨；一队去了野战医院，去慰问伤兵。说好了晚上在战地指挥部所在的小镇汇合。

当牧师们忙活了一天，在后半夜来到小镇上时，却发现小镇里空空荡荡的，不见驻军与夫人们的队伍。

当地的居民说：下午时分，镇子里的队伍紧急集合，好像是野战医院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庇佑斯伯爵带着所有人都去了那个方向。

牧师们等到天亮，也不见有人回来，便派人去野战医院查看情况；而牧师们继续回墓地，按照计划寻找收拢花名册上登记的遗体。

午后，去野战医院查询情况的人跑了回来，说昨天当两位夫人慰问伤员的时候，一个军官带人突然闯入了医院，绑架了

两位夫人，然后带队叛逃去了敌营方向。

医院没有战斗力阻拦他们，只好回镇子里报告。于是庇佑斯带着所有有生力量去追击叛徒与两位夫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牧师们在小镇忙活了一周，等待了一周。两位夫人与庇佑斯都没有回来，只有零星的战马自己跑了回来，战马上都是已经干涸了的血渍。

接管防区的人过来说：“庇佑斯与家人是合谋叛变投敌，把我们赶出了小镇。”后来也没有再派人去寻找伯爵一家人。

蓬皮亚听闻这些，觉得五雷轰顶般地天旋地转，自己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她抓出小老鼠，歇斯底里地质问：“为什么会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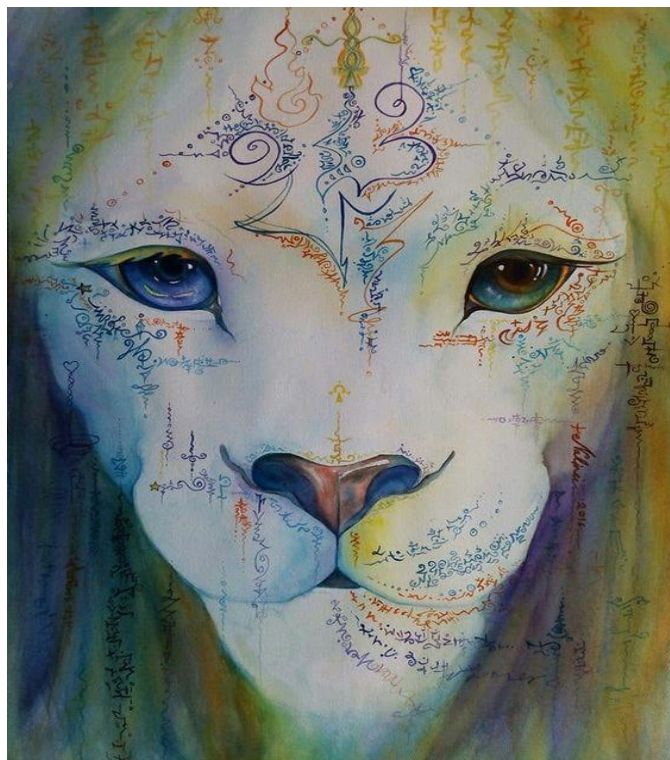
她十指紧扣，捏得小老鼠吱吱直叫，然后自己就昏迷了过去。

在昏迷的过程中，蓬皮亚从自己的身体里爬了起来，然后漂浮在地面上，看着地上自己的身体就那样瘫软在那里。这时，自己面前走来一个发光的母狮子，但那母狮子却好像是人的形态。

蓬皮亚很好奇，但一点儿都不觉得害怕，甚至有种似曾相识的亲近。那狮子好像在说什么，嘴在动，但听不见声音，很努力很努力也听不到。

突然，那狮子窜起扑向了自己，蓬皮亚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急闪。说也奇怪，居然在自己刚才站立的位置留下了一个黑蒙蒙的自己的虚影。母狮和那个虚影缠斗了起来。

蓬皮亚越发困惑了：地上躺着一个自己，这里飘着一个自己，前边跟狮子打架的又是一个自己！



就在母狮子和自己的虚影缠斗的时候，她终于在脑海中听见了狮子说的话：“阿尼，阿尼，醒醒啊！我是普鲁沙，努力

想起我！我是你，你是我。阿尼姆现在很危险，去救他！去救他！”

蓬皮亚听不懂它在说什么。

醒醒，醒醒……她尝试着动手指，感觉自己的身体，运动自己的身体。突然间，一切幻像都消失了，蓬皮亚回到了地上的躯体里，可就是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无法操控这载具动起来。

全身都不听使唤，身体好沉啊！连呼吸都那么费力。眼睛能看四周，但头动不了。

我怎么了？我死了吗？我怎么能让自已动起来啊！刚才是梦？是幻觉？还是什么？阿尼？阿尼是谁？阿尼姆有危险，谁又是阿尼姆？什么危险？

普鲁沙，好熟悉的名字……从小到大认识的人里没有谁叫这个名字啊！

第 52 章 生死

蓬皮亚因庇佑斯失信而伤怀，又听闻他居然大婚了，在羞愤交加下听从小老鼠的教唆，动用了巫毒诅咒推波助澜，把阻碍自己得到幸福的绊脚石送到了险地之中、危墙之下。但是万没想到，庇佑斯在追赶叛徒的过程中也失踪了，而国内却把此事定性为有预谋的集体叛国。

蓬皮亚在恍惚间看见了与自己灰暗面搏斗的普鲁沙，它以母狮的形象展现，说了两句稀里糊涂的话，导致自己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乱世

蓬皮亚感到内在的惶恐，主动去教堂做忏悔礼拜。忏悔室里，神父对发光的母狮子表达了强烈的批判：“异端邪教恶魔的侵袭。每天来教堂捐钱，一百天不要间断，让神护佑你。”

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人们在讨论新来接管领地的领主：因为战事他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在指证庇佑斯的叛国罪后，他理所当然地来接收了其领地与城堡，包括城堡里的一切。

蓬皮亚尝试跑到新领主那里，恳请他派人去搜索庇佑斯的下落，但新领主传出来的回话说：“前线混乱无比，而且战事正处于大溃败中，没有可能去找这个投敌者。”

一周后，从前线溃败下来大批的败兵与逃兵、失去家园的农户拖家带口地向后方撤退，流民四处乞讨。一开始沿途的当地百姓还主动救助庇护，但随着逃难人潮的到来，沿途本就贫瘠的百姓已无余粮周济，各个关门自保。饥饿的游民开始偷窃、抢掠，甚至杀害反抗者，形成流匪祸害民间。后方的时局开始动荡混乱，人人每日自危，夜不敢寐。

各地的领主匮乏兵力维持治安，只求自保。后方的混乱更加重了前方的颓势，整个国家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蓬皮亚居住的小农场也没能幸免。

这天，几个溃败的逃兵闯进了屋子，他们四处翻找食物与值钱的东西，看到被吓得花容失色的小美女时，禽兽的本性让一个个笑得面部扭曲。就在关键的时刻，蓬皮亚挥洒出随身口袋中准备好的辣椒粉，随即夺门而逃——流匪祸害女孩子的事，她已经听说过了，所以每日都随身带着一包辣椒粉。

可是就在冲出门的那一刻，混乱中一个流匪还是用木棍抡击到了蓬皮亚的后脑。

蓬皮亚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昏迷了过去。她感觉自己的身体重重地拍在了地面上，而自己从身体里沉坠了出来，陷入了黑暗的泥土中，继续下坠，下坠，沉入无尽的黑暗……

在绝对的虚无里，一个庞大的面孔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它没有身躯，只有一个漂浮的大脑袋，脑袋上有三个彼此相连的脸。



“你好啊，我尊贵的客人。或许你不能记起我是谁，不过没关系，我是公平之神、黎明之星。说出你的愿望，我可以满

足你任何的请求。当然公平起见，我们都得到自己需要的好处。不用拿如此狐疑的眼神看着我，这样吧，你第一个请求我可以送给你，比如说：你想见到你的亲人吗？”三联脸用诱惑的语气试探着。

蓬皮亚此刻六神无主，她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为了保护自己被火焰吞噬了的妈妈，那个从小照顾、疼爱自己的妈妈。

“我想见到我的妈妈，她的灵魂现在在哪里啊？”蓬皮亚话音刚落，三联脸就化作了一阵黑烟消失了。那黑烟慢慢地凝聚出了一个人形，一个女人的形状。



然后那女人开口说话了：“这是我的小皮袄吗？你怎么会在这里？你长大了！妈妈好想你啊！来，让妈妈抱抱你！”

这里好热啊，不，这里好冷啊，这里好黑啊！孩子，你怕吗？妈妈好怕啊。孩子，孩子，帮帮妈妈好吗？我不想被困在这里啊！”

蓬皮亚冲向妈妈，那人形的黑烟被冲散了，成为一团黑雾，续而重新凝化成三联脸的样子。

“我尊贵的客人，你已经使用了你免费的愿望。现在请说出你的第二个愿望吧。”那脸微笑着询问着。

蓬皮亚说：“我想我的妈妈回到我的身边。”

三联脸说：“这个很困难，但如果你愿意交出你生命能的一半，我们愿意为你安排。”

蓬皮亚毫不犹豫地说：“这样子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我一无所有，你们都拿去好了。我只想要我的妈妈回到我的身边！”

三联脸说：“我尊贵的客人，你的请求我们马上安排，但契约一旦达成就不能反悔。”

蓬皮亚说：“我愿意付出一切，让我的妈妈从那火堆中解脱出来。”

三联脸很高兴地说：“我尊贵的客人，你还有其它的什么要求吗？我们都愿意为你达成，只要你肯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就好。”

蓬皮亚说：“我想要救回庇佑斯伯爵，然后和他终成眷属。”

三联脸说：“这个很困难，但如果你愿意交出你所剩生命能的一半，我们愿意为你安排。”

蓬皮亚一脸坚定地说：“是的！为了他和我们的爱情，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三联脸说：“我尊贵的客人，你的请求我们马上安排，但契约一旦达成就不能反悔。”

这时，黑暗的空间突然被利爪撕裂开一条缝隙，强烈的阳光刺透黑暗，那发光的母狮子在那光的裂缝中咆哮着说：“不要跟他们达成契约！你见到的妈妈只是他们扫描你记忆并呈现出来的幻想之像！我已经在帮助阿尼姆脱困，什么都不要答应他们！”

蓬皮亚说：“你这古怪的狮子！神父说了，你就是异教徒的恶魔，你花言巧语地骗我！只有我的妈妈那样称呼我，叫我

小皮袄。我们在寒冬里相互依偎，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只有她会用那个姿势抱我、用那个语调和我说话。那就是我的妈妈！”

普鲁沙面前的光之缝隙在快速地弥合，急切地说：“你脑海中记忆的一切，他们都能调阅并作为资料演给你看。你不……”话没说完，光裂缝消失了，蓬皮亚眼前恢复了混沌的黑暗。

三联脸阴沉着脸说：“是什么家伙？连我的神域都敢来破坏！小东西，记住我们的约定。你是时候该回去了，醒来吧，回到你的角色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妈妈

蓬皮亚醒来，头很晕，全身都在痛——自己赤裸地躺在地面上，双腿间的血已经凝固。

她扶着墙尝试着站起来，眩晕的感觉让身体无法保持平衡。家里一片狼藉，那几个逃兵都已经走了。天很黑，蓬皮亚勉强地爬上了床，昏睡了过去。

梦中，她回到了小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可是妈妈每天晚上都会抱着自己说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其实妈妈只知道这

样一个故事，但是小蓬皮亚每天都愿意听着入睡。突然，神父闯进了自己和妈妈睡觉的储物间，用手杖一下下地敲自己的头，好痛！自己很愤怒，去和神父抢那手杖，争执之下梦醒了。

蓬皮亚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大鹅的脖子，大鹅在啄自己的前额。哪里来的大白鹅？

“小皮袄，是我啊！妈妈。”

那个大鹅居然在说话！蓬皮亚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在梦里，可是想想自己从小可以和小老鼠说话，为什么不能和大白鹅说话呢。

回想起昨天与三联脸的约定，难道它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妈妈送到我的身边吗？当时确实没有约定送回自己身边的妈妈是用哪种形式。

蓬皮亚尝试着问：“妈妈，你能恢复人形吗？和妈妈当年一样？”

大白鹅用三联脸的声音说：“事儿真多。”

然后又转换成了妈妈的声音说：“你要叫我三声妈妈，我就

能恢复到记忆里样子。”

蓬皮亚赶紧急切地连叫了三声妈妈。

果然，眼前的大白鹅开始扇动起雪白的双翅，化作一团白烟，慢慢地聚化成人形——就是蓬皮亚记忆中当年的妈妈，只是更好看，很干净、很圣洁，而且那对大白鹅的翅膀还在背后。



蓬皮亚抱住妈妈痛哭，这些年的委屈都化作眼泪流淌了出来。渐渐地，她在妈妈的怀抱中又沉沉地睡去了。

再醒来，已经是次日上午，妈妈飘在自己的身边，小老鼠站在床头，都看着自己。

她俩见蓬皮亚醒来了，都很高兴。小老鼠说：“你可醒了！我们已经耽误两天了。外面现在特别的乱，我们赶紧启程去找你的庇佑斯吧，夜长梦多。不过我们这样去是没有任何可能救回他的，我们需要组建一支军队，才能穿过前线的无人区。”

“军队？去哪里找军队啊？新领主连几个士兵都不愿意派出的啊！”蓬皮亚疑惑地问。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一路上你只要听我俩的安排就好了。”小老鼠说着，跳上蓬皮亚的手臂。而旁边飘着的妈妈说：“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你能看见我。我会帮助你，但你不要在人前与我说话。”

饿死或战死

蓬皮亚找了一身衣服，离开了农场，本想在镇子里找些食物充饥，但到处都是流民，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就连修道院也不开门。大户人家都龟缩在自己的家里，请了散兵游勇给自己看家护院。

两天没吃东西的蓬皮亚感到身体非常虚弱。她来到小镇的中

心，看着蜷缩在四周的流民们，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无助与绝望的暗淡。

妈妈说：“你现在爬到小广场中心的雕塑上，然后让我进入你的身体，为你讲话。”

蓬皮亚将信将疑，爬上了广场中心的雕塑——那雕塑本来是老伯爵中年时在骑马的样子，现在雕塑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一米多高的基座。

蓬皮亚爬了上去，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广场附近的众人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女孩。www.xiyushe.org

蓬皮亚觉得妈妈飘进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一股流动的能量，在心口处转了两圈，化作三路，一路上到了咽喉，两路分别左右去了双手。接着，自己的身体一震，开始大声地嘶吼了起来。那声音特别地怪异，就好像大鹅在叫。

人们好奇地围拢了过来，蓬皮亚开始了自己平生第一次演讲：

“我是晨光之子，我是公正的代言！我站在这里，将让那些被命运戏弄的人们重新找到自己的尊严！”

你们饥寒交迫，你们背井离乡，贵族们王位的征战，却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饿死在荒野；神父在圣堂里喝着葡萄酒，富人们在家吃着烤鸡，而你们一天都吃不到一片面包；你们的父亲、丈夫在战争中为国家死去，而你们与你们的孩子还要在他乡饿死，这公平吗？他们，他们躲在温暖的、柔软的床上，而你们却要露宿在寒风中，这公平吗？他们昏庸无能输掉战争，却让你们有家难回，这公平吗？”

民众开始聚集，开始议论，开始气愤，伤兵与逃兵咒骂着他们的指挥官无能又胆怯。

蓬皮亚继续说：“今天或许你们还能坚持过去，明天呢？后天呢？那些老爷们的粮仓里有吃不完的美味，而我们就要被活活地饿死在街头吗？我们只想要一个公平活下去的机会，只想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这就那么难吗？”

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今天夜里饿死的是他，明天或许就是你与你的孩子们！大佬们年年拿走我们的收成，可现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却雇佣守卫用刀尖指向我们！难道只有他们有刀剑吗？跟我走！我让你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吃上饱饭，今

后都能吃上饱饭，日后还能回归到自己的家乡去！”

蓬皮亚跳下高台，大踏步坚定地朝墓园走去。

人们非常疑惑，但留在原地也没有事做，更没有饭吃，不如跟着看个热闹去，万一兴许能捞到口吃的呢。

墓地里停放着从前线拉回来的百十口棺材，都是阵亡战士们的遗体。因为闹灾民，教堂一直也没有做出后续处理。

蓬皮亚径直过去掀开简易棺材，从死去士兵的身上摘下全套的铠甲和随身的武器，自己也不嫌臭，直接就穿戴上了，转身向跟来的人说：“谁手里有刀，谁嘴里就有能活到明天的吃的！这个世界很公平，只有自己懂得抗争的人才配得到活下去的机会！要不今晚在郊外饿死，被野狗吃了；要不就穿上铠甲、拿上武器，去打开粮仓！”

说完这话，就用手中的剑，撬开一个又一个简易棺材，把武器铠甲都掏出来，丢在地上。

跟随来的人，有女人、孩子、逃兵、伤兵、农夫，大家面面相觑，正在犹豫。有几个逃兵骂着街走出人群，开始穿铠甲，找称手的武器，大声地说：“与其饿死喂了野狗，不如自己

为自己争一份活路！抢穷苦百姓的口粮，昧良心！去大户家要吃食去，我们人多就不怕他们！”

灾民们开始躁动——

“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有尊严地死去也比被野狗撕碎了强。”

“对，去大户要吃食，打回家乡去！”

“走啊！武装上自己，让那些老爷们看看，我们还没死！”

民众们此起彼伏地开始喧嚣。人们纷纷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装备：铠甲与武器都已经很破烂了，但有一件两件的在身上就能壮胆。

很快，一群乌合之众就武装了起来。蓬皮亚恨透了教堂，首先带领着众人去神父那里，她知道藏食物的地窖在哪里。教会并没有武装的保卫。

大门很快被暴民砸开。修女与神父、大主教都吓得躲到了钟楼顶上。

人们打开地库：土豆、面包、香肠、美酒，大有收获。可是不够二百多人分的，很多人只分到了几口吃的，肚子上的饥

饿感反而更猛烈。

人们开始冲向大的商号、富有人家的院落。平常负责驱散灾民的雇佣兵，看见这许多人如潮水般地冲来，还有武器与装备，根本不想拼命抵抗，撒腿就跑；有责任心强的，也很快就被人潮淹没在其中了。



随着一座座富有庭院被打开，整个城镇都陷入了疯狂。混乱持续到后半夜，直到新领主带着骑兵赶来，才把事态平息了下来。所有暴民带着战利品集体撤到了郊外一户大农庄主的家里，人数从中午最开始的百十人增加到了小四百人，而且有了马、更多的武器和甲冑，可完全武装上的男子多达一个战斗方阵。

新领主没有敢对暴民队伍发动攻击，只是营救走了大主教和一些贵族富商，就退回城堡防守了。领主的骑兵加步兵才不到三十人，根本无法镇压这样规模的暴动。他赶紧派人去向大区行政长官申请调集军队来镇压。

第 53 章 烽火燎原

蓬皮亚在大鹅妈妈的附体状态下，诱发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灾民与逃兵的暴动，整个村镇被洗劫一空。领主的军事实力空虚，无法弹压暴乱，紧急向行政省的总督求援。

这样的暴乱，其实已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但如此成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总督马上连夜调集军队，第三天二百骑兵就赶了过来。可是到了指定的地方，却扑了个空：除了一地垃圾，没有看见暴民们的身影，骑兵只好回营。

刚到营房，又传来出征的命令，下一个村镇被暴民洗劫，赶紧出兵。就这样暴民犹如龙卷风般在国内肆虐，而骑兵们接连十天，每天往返在奔袭的路上，却一无所获，还搞得人困马乏。有五个乡镇接连受灾。

总督大人在地图上把暴民的路径串联起来，预判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并派出全部骑兵进行拦截。三百骑兵分为三个百人队，在要道上成品字形布阵。午后的阳光下，闪亮的铠甲，整齐的队列，显示出压倒性的气势。

可是等了一下午，没人来。骑兵们在马上坐不住了，指挥官

只好派出流星探马朝预计暴民要来的路径上去侦查。结果探马跑到最后一个上报受灾的村镇，也没有看到暴民的踪迹，当地村民说暴民们一早已经陆续离开了。

探马把消息带回已经是傍晚时分，指挥官担心暴民们是化整为零从官道两边的丛林迂回，奔袭下一个村镇，于是率队奔向身后预计要受害的村镇，并在那里彻夜坚守到天亮。人困马乏，只好轮班休息。

中午时分，远方奔来快马：

昨天中午，省会被万余暴民围攻，因无兵可守，傍晚就失守了。总督逃亡，省会被占。总督命令骑兵到指定地点会合，救助后续逃亡的贵族。

据悉，因为一直施行逃兵被抓就会被正法的法令，各地的难民、逃兵、伤兵都主动加入了暴民的队伍，现在暴民的正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五千人，而且打开了省会的军械库，现在得到了良好的武装。各省的难民与士兵都在向省会集结中。

民间传言：领头的是一个修女，而她受到神圣的黎明之子的照耀，是神的代言人。跟随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衣食

无忧，不用纳税，还能分得贵族的资产田地。

惶恐无助的底层百姓、溃散而不敢归队或已无家园的士兵、那些害怕被清洗又无处可逃的大户们，形成了一个以黎明之子为核心的新势力群体，其领地在短短月余就分布到了两个行政省，而且还在快速壮大中。

帝国核心大帝坐不住了：

边境的战事已经十年，国库空虚，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一代男人都快打没了，还在节节败退中，根本就没有军事实力后撤弹压这场政变。当务之急就是招安与抚慰起义军的主要头领，而重中之重就是那个所谓黎明之子的修女——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居然要颠覆这个国家了！

信仰与士气

蓬皮亚拥有坚韧的勇气、无畏的毅力，但匮乏心机与智慧。她强烈渴望着自己心中的爱与美好，不惜一切地去争取自己在意与珍惜的情感，甚至用一半的生命能去换回一个妈妈的虚影，又用剩余的一半去换取营救庇佑斯伯爵的机会。她不知道那神说的生命能是什么：几滴血，一个承诺，好像对自

己并没有什么损伤，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说实话，自己也没想到一切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在振臂一挥下，昔日作威作福、欺凌自己的神父、修女、领主大人们就惶惶不可终日，不再能用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气、鄙夷唾弃的眼神与自己交流。连大帝都秘密地派来特使，非常谦卑礼貌地询问黎明之子是什么大神君、自己有什么要求与诉求，对过往自己遭遇的事情表达了同情和歉意。

蓬皮亚觉得很好笑：白鹅妈妈只是在暗中出了几个主意，借用自己的身份就达成了如此的成就，看来君侯将相，宁有种乎。

很快，大帝的回信就传了回来：

同意恢复庇佑斯伯爵的领地，并由蓬皮亚暂时代管；同意赦免所有归顺蓬皮亚旗下的逃兵死罪，他们统一归蓬皮亚节制调遣；同意蓬皮亚率领自己的麾下，去寻找失踪了的庇佑斯伯爵，并在此过程中为失去家园的农民们光复失去了的土地和家园。

因为国家已经空虚，无力支付军饷与军粮，甚至武器与马匹

都没有，特授予索菲亚修女“圣女”称号，所到之处可自行收纳沿途的散兵游勇、灾民义士，征用当地装备，包括墓地中的随阵亡战士一起埋藏了的装备。在光复期内所得资源一半归圣女军支配调度，一半用来充实国库，并授圣女铠甲、骏马、旗帜。

圣女索菲亚领导的队伍其性质从此由敌对的内乱暴民，转变为受国家认可并给予祝福和特许的自治光复军团。大帝把一场内忧浩劫通过一纸文书转化为有士气的杂牌军，然后调转方向送到前线当炮灰，为自己巩固边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在连年的惨败后，帝国的军事实力、物资储备、后备队伍、

军心士气都已经穷途末路。说实话，如果起义军再横扫两个省，其规模与实力就可以直接把自己赶下台了，而自己确实现在也没有力量去扼制他们的发展。好在这个圣女是个痴情的，其核心诉求就是去敌占区找情郎哥哥，于是顺水推舟，赶紧敲锣打鼓欢送走吧。

一直担心被大帝的正规军剿灭、清算的追随者们，听说大帝也被圣女的光彩感动，并赐予旗号，认可其所行的神迹，赦免了所有逃兵与叛民的死罪，各个是兴高采烈。

国家最高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团的簇拥下从首都来到这里，正式地举行给圣女冠名、加冕、授旗仪式；并宣布大帝的认可与支持，期许在神的感召下，圣女带领军团夺回失地，光复江山，并特许圣女军团在战斗中缴获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可以半数归为己用。（其实人家全都不交出来，大帝也一点没招儿。）

在这种情况下，圣女军团在省会休整编制了两周，各地躲藏的逃兵听说加入圣女军团可以公开抢掠，还赦免之前的逃逸罪，纷纷来报效投诚。很快队伍扩充成小四万人，导致现有粮食严重短缺，一周后就会全城断粮。于是按照需要，整个

圣女军被编制为三个单位：

极少量的正规骑兵、拥有良好装备与健硕身材的长矛步兵，合成鹰队；

大量有军事素养但装备简陋的步兵与弓箭兵，合成熊之军团；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流民妇孺，合成后勤与医疗仓鼠师团。

三个师团向沦陷区进军，随军团运动，在沿途的区域征集食物与武器，在一周内必须要打下敌人前沿要塞，夺下敌人的粮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大帝与军事参谋不认为他们有任何的胜算，因为这支军队七成是农夫与妇孺，没有武器，没有粮食，没有重火器，没有攻城设备。不过他们要是能给对手添乱，同时有效地减少帝国内的流民负担也是一件好事。于是大帝给出了十个爵位的名额、三十个骑士的名额，鼓励在战事中英勇杀敌的勇士。不过大帝并不觉得这些人真的能活到战争结束来领取自己的封地或奖励。

共和国的荣誉

帝国内的变动，早有奸细把动态告知给了对面的共和国。共和国负责守卫前线的将军接到情报，幸福得不要不要的：

共和国是按照军功来晋升官爵的，自打帝国整体疲软后，战事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很少有大的战役可以让自己立功。这支号称四万人的圣女军主动要进攻共和国防线，简直就是送大礼啊！可是防线共分为北中南三个战略段，自己只是南线的指挥官，如果他们不来打自己，那升官发财的一定就是那两位了。怎么才能让这块到嘴的肥肉乖乖地掉入自己的口袋里呢？

虎都将军为此紧急召开了参谋长会议。在会议上设立了四步走方针：

圣女军现在缺乏粮食，也没有战斗力，组织结构松散混乱。他们要是在前线沿线一字排开不断地打游击，会很烦人。因为他们亦军亦民：自己反击，他们散开，都是百姓，不算军功；自己防守，天天被滋扰，哪里看不到还会吃亏，最后功劳不一定有，还会被上边责骂。

所以与其和他们躲猫猫，不如请君入瓮：

释放出消息，庇佑斯伯爵就关押在南边距前线三天路程的一处城镇中；

在离前线不远处，囤积下够圣女军吃一周的粮草，然后故意失守，让他们深入南境；

前线守卫部队要顽强地抵抗半天，然后做出溃败的姿态，引圣女军发现粮仓和获得口供，得知庇佑斯伯爵的具体位置；

在整个圣女军进入口袋后，完成包围，予以剿灭，不留活口。

整个计划要严格保密，不能让中线的将军得知来抢肉吃，也不能让底下的军士知道，以免走漏风声，功亏一篑。预计整个计划四天内可以完成战略目的，一周内可以完成战役效果。会议结束后，各部门开始秘密筹备。

农民战争

四万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远比蓬皮亚想的要缓慢许多。因为有大量的难民、妇孺，每日行军速度缓慢，队伍犹如在道路上爬行的蚁群，没有阵容或纪律可言，拖拖拉拉绵延数十公里。但蓬皮亚表示不会遗弃任何一个人。

鹰骑兵成为了拉扯的马夫，熊军团成了搬家的民工，不时有女人在队伍中打了起来，孩子的哭声一路上就没有断过。五天的行军路程走了八天，先头部队才到达指定地点。好在一路上抢了不少大户人家，整个队伍没有断粮，但剩下的食物省着吃也只够一天三顿了。

蓬皮亚在军帐中犯愁：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做实事会如此地繁琐麻烦，状况百出。自己只想能跨过战区去找庇佑斯，怎么短短两个月把事情搞成了今天的这个地步。自己好像除了一腔热血外，并没有能力引领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

正在大帐里胡思乱想着，一个前锋的百夫长前来报告，抓获了共和国的士兵，得到重要军情：最近边境一带正在换防，老的部队已经在昨天上午撤离，而接手防御的部队因为某些原因迟迟未到，现在前线防御异常薄弱；而且供应整个前线的粮仓就在不远处，那里的守军也非常空虚。

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后，大家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撕开共和国防线并顺道拿下粮仓，解决大军当下的生存问题。

事不宜迟，今夜就展开突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所有

在入夜前到达指定位置的战斗人员，全部投入攻击；然后熊队守住防线，鹰队突袭粮仓，仓鼠师团里的男性赶往粮仓，搬空那里。兵贵神速，迟则生变。

入夜后，蓬皮亚高举“圣女”旗帜，率先发起冲锋。虽然守军薄弱，但一夜的激战并没有能攻克共和国防线，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先锋们有些气馁了，因为面对壕沟与堡垒，骑兵基本没有作用，轻装步兵对箭雨也是一筹莫展。

天亮时分，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仓鼠与熊两队终于完成了集结。蓬皮亚又一次站上了高岗，大声地发表了自己的第二次演说：

“我来到这里，前方就是我们的故土！那些堡垒与高墙后，就是让大家可以饱食的粮仓！神已经应许给我们胜利与荣耀、食物与田地！跟随我，不要畏惧！跟随我的旗帜，不要犹豫！神会护佑每一个在这旗帜下勇敢冲锋的人！”

说完翻身上马，带领这数万民众，黑压压地犹如潮水冲向共和国防线。

数万人的脚步，让大地都跟着抖动，数万人的呐喊让清晨的

薄雾都被震碎。当“圣女”的旗帜插上最高的堡垒，欢呼声犹如雷动。大捷，大捷！帝国十年没能做到的事情，圣女做到了！



守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无心恋战。蓬皮亚随即率领骑兵进攻了毫无防备的粮仓，缴获军需物资、粮草众多。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敌守卫团的军旗，于是把军旗包好送回帝都，向大帝请功：首战两捷，撕开防线缺口，拿下边境小镇，取得敌军粮仓，消灭敌守备营。

在粮仓的账本中发现有一本账，记载着：为战俘营每周提供粮草补给。并且地图上标明了战俘营的具体位置，而战俘名单中官职最高的正是庇佑斯伯爵。

消息被报告给蓬皮亚，她哭了，眼泪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
他还活着！他不是叛徒，他就在那里等着我去救他呢！

蓬皮亚想起芦苇荡、大青石，想起他温柔的话语：别怕，跟我走，等我。想起他臂弯的温暖、深邃的眼眸、卷曲的头发、他的气味……

计中计

蓬皮亚主张立刻展开营救计划，但被主要军事将领们阻止了。因为大家觉得这胜利是一场侥幸，连日行军已经导致部队困乏，而昨夜的战斗带来大量的伤兵。最关键的是，如果这不是一个陷阱，那共和国换防来的军队最迟今晚或明早就应该抵达，最好在这里依托坚固的防线与他们交战，而不是在旷野或丢掉刚得到的立脚点，陷入前后包抄中。最好在此等待帝国的援军来接守防线后，圣女军团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蓬皮亚无法说服军事将领们，郁郁不乐地回自己帐篷睡觉。回到帐篷中，大鹅妈妈显化出来，给蓬皮亚出了一个计谋，而小老鼠也对此做出了补充和完善。

第二天天亮后，圣女索菲亚宣布：整个军团原地待命三天，

进行休整疗愈，坚守待援，看大帝得到大捷的消息后会给出什么支援。自己要在帐篷中闭关几天，和神商量后续的安排，任何人不可进入打扰。

第二天的下午，虎都将军在自己的将军府中，正在盘算自己加官进爵后要 and 哪个政治势力联姻、去贿赂谁、怎么能坐上前线总指挥的宝座。卫兵来报：帝国圣女军团，来了三名美女使者，带着一口箱子求见。

虎都将军两眼一眯，得意地笑了，说：“都送进来吧。”

不多时，三名美女走了进来，领头的非常漂亮，举手投足间说不尽的妩媚。身后两个女孩也都是难得的清纯靓丽，只是两个女孩步履沉重，看来抬的箱子真心不轻。

虎都将军让侍卫都出去，带上房门，正襟危坐，拿出官威气势说道：“你们的圣女叫你们来，有何贵干啊？你们帝国连个正经男人都没有了吗？打仗靠女人，出使还是女人。”

领头的女孩微微低头，很温柔地说：“这里有一封信，我们也不认字，是给大人您的，圣女的意思都在信里边了。圣女说，当大人看信的时候，我们三人要为大人跳民族舞助兴，

大人可否应许？”

虎都将军带兵打仗这些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将信将疑地眯着眼睛盯着三个美女：三个女孩都很孱弱，身上的衣裙轻薄，也藏不了武器，凭这三个想刺杀自己万不能成。难道那箱子里有什么机关？

“打开箱子，你们后退些。”虎都将军命令道。

两个女孩早就拿累了，赶紧放下箱子，打开不大的箱子，退到后边。

虎都将军伸头一看，脸上的严肃表情开始明显地转变，笑得很开心——箱子里是满满的共和国金币与一封信。看来自己想的没错，那个圣女知道打不过自己，一定会玩政治手段，且看她想玩什么猫腻。

“把信拿上来给我看看。你们想跳舞就跳，不过不许过来。”

领头的女孩把信递给将军，然后退下。三个女孩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始跳舞。

虎都将军实在搞不懂这圣女脑袋里是怎么想的，不过有金子

拿总不是坏事。

打开信，一股女人香水的味道，还有些草药的味道，扑鼻而来。将军冷笑：女人就是女人。

信很简短，意思就是：求你放了庇佑斯伯爵，圣女立刻撤兵。金币都是送你的，伯爵回来后还有重谢。回信请让使者带回。

虎都将军心想：雏就是雏，居然用这样简单的交易就想得逞。别说我没有那个所谓的庇佑斯伯爵，就算在我手上，我也不会就这样交给你们啊！金子老子留下，女人老子留下，战功老子也要！

于是略加思索，写了回信，然后说：“礼物我收下了，回信你俩带走。使者大人，您请先留在这里几天，万一交易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问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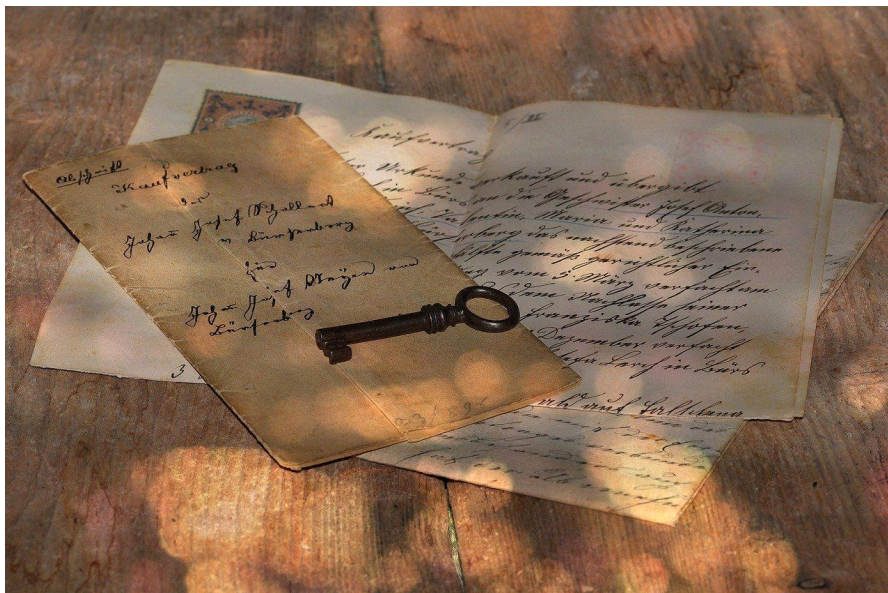
营救

再看圣女军团大营，圣女几天没有露面。到第五天头上，帝国的嘉奖令到了，拉来好酒一车犒赏全军，封了几个将领骑士名号；要求全军固守待援，帝国军正在赶过来，还需要三天时间到达。

圣女军团的将领们可坐不住了，因为从粮仓里抢掠来的粮食其实并不多，为了稳定军心，搞得好像收获颇丰，实际上再有两天又要断粮了。离帝国军接手防御还有三天时间，共和国军这几天始终没有动静，非常诡异。圣女又在这个时候闭关和神聊天，大家真是六神无主了。

一个鲁莽的将领不听大家的劝阻，闯入圣女大帐，发现里边没有圣女，也没人看到圣女出去，这些天的食物也没有动过的痕迹。圣女人间蒸发了！

在放地图的大桌子上有一封信，是共和国军南部将领虎都所写。信里说：“承蒙神圣的感召，愿意在圣女军团营救战俘一事上予以帮助。三天后会给出空隙，让战俘可以被救出。希望圣女也能按照约定，在事成后兑现承诺。”



信件下边还有一个纸条，是圣女留下的：“你们如果看见这封信，说明我正在按照神的旨意行我当做之事。不用等我，速速营救战俘，迎伯爵回家。神在引导与护佑我们。不要迟疑，立刻行动。”

将领们看完信件，觉得这是圣女的巧妙安排，自己凡夫俗子，自然是想不明白。既然命令明确，而军粮有限，还是尽快行动为妙。毕竟之前的胜利如此蹊跷，只能认为是天神巧妙安排。

因为从边境到战俘营需要步行三天，将领们决定：利用骑兵的速度一天半的时间赶到集中营先去突袭，然后带着战俘往回撤；熊之军团向前推进一天半的路程，在回程的半路接应；仓鼠师团作为工兵，往前推进多半天的路程，在那里构筑一条工事；另选一队往前推进一天的路程，构建第二条防御缓冲掩体，并在那里驻扎弓箭兵，形成撤退时的阶梯性掩护。并且搜索附近的村落，扩充军粮储备。

一切计划妥当，各路人马纷纷启程，展开对集中营的奔袭营救。

第 54 章 反转

蓬皮亚冒充索菲亚修女引发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只想要救回情郎庇佑斯伯爵的她，没想到在时代趋势的大潮中，自己一步步地成为了数万义军的精神领袖。大帝用政治手段、一纸名利把这些不经世事的义军头领们安排得明明白白，调转矛头去充当两大政治集团角力的炮灰。

南线将军虎都巧设连环计诱敌深入，想要一口吃掉这天大的好处。而义军们则在圣女的感召下，获得了连帝国正规军都不敢奢望的边界大捷。可是大帝并没有想要扩大战果，只是送来一车美酒和一些虚名假利。援军行动缓慢——大帝渴望让共和军与义军先都大伤元气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蓬皮亚与白鹅妈妈相商，决定兵走险招，于是去用色利与虎都将军做交易，兵不血刃地换回庇佑斯伯爵，没想到对方居然痛快答应了。

义军们眼看就要粮绝，后援未至，前方情况不明，圣女失踪，只好按照书面命令做出营救部署。一场大戏就在这样的锣鼓点中拉开了序幕……

螳螂与黄雀

义军分为鹰、熊、仓鼠三个军事单位，鹰骑负责长途奔袭营救，熊部负责半路接应拦住追兵，仓鼠负责构筑出两道缓冲防线，让出袭的部队可以全身而退。数万大军同时出发，这是圣女在神的引导下指明的方向，一定不会错的。

与此同时，共和军方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本来预计帝国方面会在两天前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却迟迟没有动静。当探子送来情报，帝国义军已经近乎倾巢而出后，共和军按照之前的部署，开始向两翼包抄。他们计划先夺回前线边境的堡垒，依托堡垒切断帝国军团回撤回国的道路；然后分段包围，围而不攻，活活饿死这帮农民军。

两天后的傍晚，鹰骑按计划突袭了战俘集中营，救出数千老弱病残的战俘来。战俘数量之大，超过他们的想象。战俘营中没有找到粮食，虽然解救的过程非常顺利，守卫真的很薄弱；但想带着这群瘦骨嶙峋、连走路都晃悠的同胞，徒步走三天，实在是难度。以他们的移动速度，这段路要十天才能走完。所有的战马让给了重伤员，战士们背着抱着小孩子——他们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大量的妇孺被关押。

他们担心溃散的守卫们很快会带援军追杀过来，撤退的速度必须快，但是怎么能快得起来呢？

就在不远处山岗的丛林里，共和军的军队看着他们。一个副官疑惑地问大队长：“我们干嘛要让他们得逞啊？他们那点儿实力根本就打不下集中营的啊！我们现在就冲杀下去吧！”

大队长冷笑了一声，轻蔑地说：“小家伙，你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们必须接受投降，这样在战斗中敌人才不会顽抗到底。但养活这些没有劳动力的俘虏又浪费很多粮食，杀了他们又太不人道，今后也没人敢来投降了。但是他们逃跑我们再追杀就是另一码事了。这样可以卸下很大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剿灭敌军的人数，功劳更大。

你看，他们本来就是轻骑兵，没有带多少口粮。几百人的口粮，养活几千只爬不动的蜗牛，不出一天就会筋疲力竭，三天后就会无粮无水。他们又不舍得丢下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要在后边持续给他们施压，让他们不敢休息，最后都累垮了，我们再去砍杀，功劳大，还没有伤亡。”

副官担心地问：“那万一他们有援军或接应呢？那不就跑了

吗？”

大队长更得意了，笑着说：“大将军早有妙计，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不可轻举妄动，别坏了全盘大棋。没有信号狼烟升起，我们只管等待时机。”

一天后，共和军前线两翼的部队接到消息，集中营的战俘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可以行动了。共和军从防线两侧同时冒出，潮水般地涌向边境上的防御阵地。果然就像情报所说，义军只有极少数的人在看家，抵抗力几乎可以忽视不计。很快，大面积的阵地失守，残余守军溃逃回帝国。包围圈闭合了。

后方失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仓鼠师团处。他们赶紧在背后构筑出一条防线，试图阻隔共和军从边境逆向对军团发起冲锋。仓鼠师团都是后勤、医疗、工程、辎重，毫无战斗力可言。但他们知道要为大部队做出必要的牺牲，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让战斗部队和被救出来的战俘能有机会撤回来。

鹰骑回撤的速度是让人崩溃的：三天走了一天的路程，离接应点至少还有一整天的路途，昨天就断粮了。本就毫无体力的战俘们，相互搀扶着勉强在朝家的方向蠕动着。不时有人

倒下，然后就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队伍的后边，虽然没有看到追兵，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就好像老虎趴在草丛中，那气息本身就是压迫性的。它要是扑上来也就算了，大不了殊死一搏。但这样随时都可能被扑上来的感觉，让猎物始终瑟瑟发抖。

熊部负责半途的接应，他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鹰骑已经走了五天了，音讯皆无，不知道是否得手。本部的粮草每天每人只能吃一顿，就这样也要见底了，还要留下一些给预计返回的战俘和伤员。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从抵达指定地点后，他们就感觉到，附近总是有共和军的探子出没，但奇怪的是，共和军并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然后就听后方的仓鼠师团传来消息：边境防线失守。此处已成为孤地，前进不能，后退不成，想拼命都找不到对手。

幸好圣女的帐篷始终在熊部这里立着，大家都相信圣女的神自有巧妙安排。可是高层军官都知道，圣女已经失踪一周多了。他们为稳定军心，让一个女孩穿上圣女的铠甲，拿上她的旗帜，每天黄昏光线暗淡的时候，带着面纱巡营——能混

一天是一天吧。

收网

在指定位置埋伏了快一周的共和军，迟迟没能得到发起总攻的命令，只好远远地看着帝国军在那里苟延残喘着度日。什么时候可以同时发起合围是最高机密，各个大队长都想立功，但也怕自己的冒进闯出祸来。

这时的将军府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虎都将军自打会见了圣女使者后，已经好几天没有露面了。圣女使者被滞留在将军寝室内，每天只能送饭进去，其它的都不许过问，谁都不见。开始侍卫们还能听见女孩求饶与屋子里的异响，后来将军命令侍卫都退出院子，不得靠近。大家纷纷议论：将军这是禽兽不如啊。可是接连几天将军都不过问军政大事，几次前方军报送到都不能呈送进去，急得参谋长不要不要的，可没一点办法。

寝室内的虎都将军，此刻正在地上爬，学小狗叫。他心中的女神，那个圣女的使者大人，只要能开心地咯咯笑，叫他干什么都乐意。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虎都带着金币和女人回到内屋，他本打算钱我要、人我要、战功我也要。就在他想要霸王硬上弓的时候，对方却主动地投怀送抱起来，这一反差反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



小美人说：“自己人都在这里了，从也是那回事，不从只会多些苦头吃。我来的时候就想开了，与其在圣女军里做个小女官，不如跟了将军，做个情妇。”

所以也不用将军用强，自己愿意服侍将军。只是我家乡有个风俗，在男女行周公之礼前，要有个小仪式，算是拜堂成亲。今后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喝了交杯酒就好行房事了。”

虎都将军一听：还有这好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好好好，你说啥就是啥，不差这几分钟的。”自己要显得有气魄、有城府才好得到这小丫头的敬重。

女孩要将军的几根头发和自己的绑在一起，然后在纸上写上男人和女人的名字，一起和头发烧成了灰，放在酒水里，两人喝了交杯酒。然后说两人都要清洗下体，自己在裙子下一阵擦洗之后，用那布服侍将军擦洗。最后点燃一炷香，说仪式的最后一步就是给将军跳一段舞。

将军已经脸红脖子粗了，但为了不失风度，只得看着美人舞动腰肢，慢慢觉得好晕、好累、好困、好乏。

再睁眼时，美人睡在床上，自己躺在地上。昨夜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

小美人看他醒了，哭啼啼说，他要负责任，今后要对自己好。将军一脸蒙，可是自己又不能说自己不记得威武过，好像翻脸无情。没关系，现在清醒再补上就好。可是女孩说：“家乡有传统，见红后三天内不可再行房，要等愈合伤口。”

这下将军是没招了，心想：还能让你跑了不成？就想穿衣服，说要去工作。

小女孩说：“自己第一天为人妇，这里好生疏的。要将军陪一天。一天就好，新婚一天假期，谁又能说什么呢？”

就这样连哄带骗的，虎都将军没几天就觉得自己离不开这个女人了：她就是自己的一切，她一不高兴，自己就犯愁；她要是掉眼泪，自己比剜心挖肺还痛；只要她能开心地笑，上天揽月都不是问题。

这一夜将军在安魂香的作用下又酣睡了过去。

蓬皮亚看着白鹅妈妈和小老鼠，说：“这还要演多久啊？累死我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白鹅妈妈说：“你个看戏的。演戏的都是我，你还喊累，就是借你的皮囊用用而已嘛。算日子他们应该也快完成营救了，可是想从这里脱身倒不是易事。这个男人中了爱情蛊，他会和你死缠烂打、离不开你的。如果你不把他的心设法伤碎了，他会始终爱你一生一世的。”

蓬皮亚说：“可是那交杯酒我没真喝，后来借着擦身体的借口都吐在抹布上了。我管他呢，我们跑吧！”

白鹅妈妈说：“要不你现在杀了他。要不过几个小时他醒过

来就会派人去追你。这里离我们的队伍要三天的路程，我们跑不了的。更何况没有他的命令，我们想走出这个将军府都会很难。外无接应内无响应，我们跑不掉的。”

蓬皮亚都快急哭了：“这可如何是好啊！糊弄他这几天自己就已经是危险重重了。日子一长，假戏都成真了，我今后哪里有脸去嫁给庇佑斯伯爵啊！”

白鹅妈妈说：“别急，按照我的计算，明天就会有转机出现，然后我们见机行事。”

变故

第二天一大早，参谋长急匆匆地硬闯入将军的卧房，大声训斥：“将军误国，别再睡了！前方紧急战报，被收复的边界阵地全丢了，敌人顺利带走了所有俘虏；包围圈始终按兵不动，坐失歼敌良机。”

从梦中惊醒的虎都将军，只感觉宿醉未醒。其实这几天都过得晕晕乎乎的，被参谋长一顿臭骂，但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般无法正常思维，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但反应不过来。

参谋长念着军情报告说：一开始，反攻占领边界阵地非常顺

利，击溃少许农民守卫后，就占领了全部阵地；占领后左右两翼的部队会师，然后分成两股，一方面去准备抵御帝国方面的反扑，一方面去挤压圣女军团后部的可活动空间。

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和国边境守军阵地背后在夜间出现了大批帝国正规军，一夜间守军全部被歼灭了，去挤压圣女仓鼠军团的共和军部队反而陷入前后两难的境地。而此时周边的兄弟部队都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援助，以为这只是连环计中的一个香饵。各个埋伏的大队，都想要功劳，但又都不知道具体的作战计划。总部担心走漏风声，只说是盘大棋，没有命令不能妄动。倒不是怕农民军知道细节，而是怕自己人之间抢功而打草惊蛇。

边境共和军残部为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夹缝中的阵地，向侧翼移动，与负责伏击的待命友军会合。而从集中营一路追击驱赶的队伍始终没能等到命令让发动总攻，结果看着俘虏们与接应部队会师，慢慢地缩了回去。各个预伏的部队对这次军事行动都感到费解，等于是大家在这里夹道欢迎，然后又夹道欢送。

参谋长拿着军报，大骂将军贪恋女色、坐失良机、贻误战机，

一定会受到军法审判。说着就抽出宝剑，要砍杀床上的美人。虎都将军脑子闷闷的，本来就没睡醒，加上迷魂药的作用，更是晕乎乎的。他只知道自己的参谋总长没有自己的命令就冲进了自己的寝室，并无端地斥责自己，说了一大堆什么废话，最后还要杀自己的美人。一切发生得太快，他本能地从床头抽出防身的佩刀，手起刀落，就把这迂腐的书生给砍了。蓬皮亚其实早就醒了，每天她都要趁将军没醒前，收拾了迷魂香灰，自己假意跑到床上和将军共枕而眠，然后让将军叫醒自己。这几天她在每日的饮食中加入了一种让公牛去势的草药粉，结果将军这几天是有心无力，一点便宜没能占到，就剩下拉着小手说说人生和理想了，每天只觉得倦倦的，什么都不想做。这时眼见闯进来的男人拿剑来刺自己，她惊叫着躲向床内，紧接着就觉得脸上身上一热，那男人的一腔热血就喷了过来。她歇斯底里地连声惊叫着，侍卫们蜂拥而至，然后傻愣在门口。

将军拿着沾血的刀，参谋长趴在床上，女人一身是血，蜷缩在床根墙角。

蓬皮亚第一个反应过来，抓起被子护住自己的身体，指着参谋长的尸体说：“他要谋杀将军，篡位夺权，他是帝国军派来的内奸！”然后嘤嘤地哭着，扑到呆愣的将军怀里说：“我好怕啊，死人啊，我好怕。”

虎都这才醒过来一点儿，吩咐说：“此人是奸细，是叛徒，要谋杀我，拉出去，拉出去。”然后低头柔声地说：“小宝贝，你没事吧？吓到你了吧？不怕不怕，有我在，谁也别想伤害你。”

蓬皮亚看着参谋长手里的那份紧急军报已经被血彻底洇透，字迹无法辨识，假意趴在将军肩头抽泣着，娇媚柔弱得让男人的骨头都酥了。

等手下把尸体搬运走，虎都开始回想刚才都发生了什么。结果脑子里都是这几天各种支离破碎的记忆、乱七八糟的梦境和有些零散清晨事件的片段。

他问身边的美人：“早上都发生了什么？”美人说：“那个男人冲进卧室后好凶的样子，说前方出现了大问题，他要送你去军事法庭，让你背黑锅顶罪去！”

虎都一惊，仿佛想起前方围剿圣女军团的事情。可那事筹备得万无一失，连环计更是完美无缺，一群没有武器、没有粮草、没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加上几千老弱病残的战俘拖累着，闭着眼睛都能取胜的啊。就算不打，围着都能给饿死的。怎么可能出现纰漏呢？虎都穿上官服，急匆匆地跑出了卧室。

蓬皮亚听着将军的马蹄声远去，几次试图溜出将军府，都被守卫拦阻了回来——早上出现命案后，守卫里三层外三层地加强了数倍。

叛变

快傍晚了，将军终于回来了，情绪很差，可谓气急败坏，一直在骂人，好像还喝了不少酒。说：“手下人呆板不知变通，贻误战机。这个该死的参谋长屁事不做，完美的机会都让他搞砸了，失而复得的前线阵地居然能又丢了！一群蠢货，都只知道要功劳，看见兄弟部队吃亏，各个都按兵不动看笑话。”

然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说自己多不容易：“小时候家里穷，为了吃饭当了兵，一路就是靠军功爬到今天的地位上，怎么这样倒霉，遇到这样没用的参谋长！他自知延误了战机，反

而来找我倒打一耙！现在倒好，人死了，他倒轻松了，我可怎么办啊！”

就在他耍酒疯的时候，卫兵跑了进来，说前线总指挥史派来的特使到了，要求在客厅见面，质询前线失利、战俘逃逸、防线崩溃与参谋长之死等事。

虎都一惊：怎么来得这样快？有人在给我打小报告、穿小鞋。他们这是要整死我啊！我最恨小人了，这些小人就在我身边，他们一定是想让我来给他们的失败背黑锅的。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蓬皮亚趴在将军耳畔，轻声地说道：“一个男人，一生不过

名、利、女人这三样。将军一生戎马，才拼杀来的富贵怎么能这样轻易地连同自己的性命拱手让人？在哪里当官、给谁干不是一样的发财享受？他们容不得你的，要杀你害你，你干嘛还给他们卖命呢？不如率队投靠了帝国那边。你看那个圣女，不过一介平民，还是个女流之辈，就因为手里有了万八千的农民就获得了那么大的尊宠。要是将军你能率部投诚，把防区拱手交给大帝，你不但可以避开死罪，还能加官进爵、受到封赏，名誉、财富、女人样样齐全。与其引颈受戮，不如倒戈一击。”

虎都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犹豫了一会儿说：“可是两国交恶多年，我说投诚，大帝未必能信啊。我投诚过去，给我一个虚职软禁起来怎么办？”

蓬皮亚说：“如果将军可以胁迫那特使一起去造访中部防区，然后以换防为名，把他们骗出大营，生擒其中的首脑人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拿着这份重礼当投名状，派人与大帝讨价还价，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虎都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有夫人这样的智谋，我有朝一

日一统大陆都不算奇事。可是要怎么才能胁迫那特使与我演这双簧呢？”

“将军，你先去稳住那特使。从小我家传识得草药，我可以配出一种药粉，让人喝了腹痛难忍。还有一种解药，只要解药给得计量小些，那人就必须每半天吃一次解药，不然就会不停地拉肚子，腹痛难当。你叫人带我去你军医处，我来配置这草药制剂，过会儿你叫人来拿就好。”

将军本就是个憨直的，虽然在军事上有才能，但在官场人事上就不灵光了。加上爱情蛊作祟，连日被迷魂香熏染，今日又饮酒，这时的脑子已经很愚钝了。听说这法子能让自己躲过眼前的灾祸，还能飞黄腾达，抱得美人归，立刻眼中有了神采和自信。按照蓬皮亚所说，逐一吩咐安排了下去。

第二天，虎都将军召集了高层将领会议。在会议上告诉大家，参谋长是帝国的奸细，克扣军令阻挠指挥，还行刺自己，已经伏法被杀。但是上头不问青红皂白，问责下来，所有主要将领都要被查办抄家，充军问斩。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自己也不忍看着大家死在那些官僚刽子手的手上。为了保大家的性命，自己决定起义，或投靠帝国，或自立为王。愿意跟

随自己的，今后都加官进爵；不愿跟随自己的，现在离开也没人反对。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不信共和国会如此对待忠臣，有人说要去申诉，走司法程序说明情况。

于是虎都把特使叫了出来。特使亮明身份，然后说：“自己也是被逼无奈来宣布这一命令。共和国将不经过审判，直接治罪给高级将领们。丢失前线阵地、丢失粮仓辎重、丢失数千战俘，三罪并罚，各个死罪，即刻押回前线总指挥所问罪处斩。我只是个跑腿的小官，大家别难为我，我只是被迫传话的。”

大家眼见已无退路，纷纷宣誓效忠虎都将军，同生死共进退，荣辱与共。

接下来，虎都的军事天才能力得以展现。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利用特使去诱骗中间防区的将领换防，在换防其间挟持他们，用他们做投名状与帝国展开谈判；同时调集两个防区的兵力，联合圣女军团，去吞并左翼防区，这样形成天下三分

的局势。



拿着这样庞大的兵权与领地，与共和国和帝国左右谈判，说得拢大家都加官进爵；说不拢，自己自立为王，谁拿我们也没办法。毕竟帝国已经被打残了，而共和国的主要军力的三分之二都在这里。假以时日，灭了帝国，横扫共和国，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个时候诸位都是开国元勋，各个封为公爵、伯爵。”

大家听完面面相觑，虽然不敢相信虎都画的大饼，但眼前也确实无路可走。如果表示反对，恐怕自己今晚就不能活着离开了。

虎都拿出一份起义契约，让所有人都盖上印信，然后命大家回去分头准备，明天就要开始行动。要是总指挥史发现特使

几天未归，定然生疑，到时候就被动了。为了在行动期间安抚住近在咫尺的圣女军团，命令给他们送去半月的粮草和一封信用——只要他们在这一周内不出来在背后捣乱，大事可成。当然这信是蓬皮亚写的，她不认字，但很聪明——她为了能表达自己的命令，设计出了一套密码系统：信中间画个圈，然后粗线代表仓鼠，细线代表熊，断续线代表鹰。那条线条在圈里，就是按兵不动，而圈外就是出击与出击的方向。当然这仗怎么打，由具体的军事指挥官来具化细节，她只传递出时机与意图。这样的命令即使被拦截也很安全。

就这样，一个女人，一只老鼠，一个鬼魂，把整个世界的格局开始慢慢地撬动起来，更大的时代风雨在酝酿着。

圣女军团，完成了第二个不可能的任务：营救战俘。如果说第一次大捷是巧合，那这次只能说是神的旨意了——共和军数万部队，眼睁睁地夹道欢迎又欢送，没有人能想明白到底为了什么。

在帝国的大帝议事厅大殿上，大帝听着前线将军写来的军报：他派去意在渔翁得利的部队，居然早到了两天，还获得了反

攻的大捷，在边境站稳了脚跟。

军报上说：“他们在进军的路，主帅夜里梦到一个大天使出现在自己的军帐中，给自己展现了自己在边境战死的画面——乌鸦在自己的遗体上啄着自己的眼球，然后又展现了自己凯旋的画面，说早到两天就能凯旋，晚到两天死无全尸。

我们都发过誓，为上帝而战。神灵的引导已经很明确了，我选择为了上帝与荣誉而战。我们放弃了所有辎重，日夜兼程，终于提前赶到了边界要塞。

结果圣女军在那里挖出了三个大型地下藏兵洞，让我们入夜后才能出来。那一天下午外面发生了不算激烈的战斗，等夜里我们出来后，分三路摸入防线，从背后奇袭了敌军。这一切和我在梦中所见一样。



圣女真的是神的使者，她要做的事情都有神助。我亲眼看到数千战俘被解救出来，敌人居然不敢反抗，也不敢发起攻击。十年战争中帝国军团已经丧失了勇气、士气和太多的生命。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胜利，我们需要士气，而不管圣女她是什么，她带来了胜利、信心、勇气和士气。如果有什么能打败对方的大炮和火枪，那一定不是刀剑与军法，而是悍不畏死的勇气与定然胜利的信念。”

第 55 章 原来如此

蓬皮亚用自己做饵，美人计加反间计，让虎都将军的连环计最后落空了。情势所迫之下，虎都煽动部下准备造反。为了拓展换取富贵的资本，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鲸吞下防线中部的兵权与地盘，最后挤压北线，达成天下三分的理想局面。

前线总指挥史的特使被蓬皮亚下药，搞得生不如死，为了活命，四处配合虎都假传圣旨，造谣生事。虎都为了能顺利地展开自己的计划，反而分发粮草给圣女军团，让他们踏实呆着，别给自己的大后方捣乱。www.xiyushe.org

帝国方面接连奇胜，军心振奋，大帝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自己有效地把国内矛盾嫁祸给了共和国那边，这几万人不给自己捣乱，也不吃自家的粮食，随便折腾去吧，大不了给些虚名假利，印点勋章就能换人卖命。

局中局

南线的共和军在秘密地往中线集结，而虎都带着特使，亲自去了中线指挥部，传达高层要求换防的命令，并安排人手在半路截杀中线去总部印证命令的信差。换防的理由是：南部

防区内参谋长是奸细，整个布防格局已经泄露，内部人员可信度差。命令中线军团全部换防到南线，并收复南线边境，剿灭圣女军团。换防时间必须在两天内完成，换防过程中只换防两边的中高阶将领，部队、粮草、军械都不动。

要求中线所有中高阶将领都立刻赶回中线指挥所，领取换防的任命书与相关文件，并交出自己部队的指挥印信。

一切进展得比虎都想的还顺利——中线的将军本来就不是共和国培养起来的，是个投降的帝国将领。投降后被安排在中线负责防御，其实也是一个空架子，实权在其参谋长手中，并且时刻受左右两翼大军的辖制。

其存在只是给今后可能想要投降的帝国军官一个良好的例子——共和国接纳并重用归降的将领。所以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对共和国内部的政治运作机制的熟悉程度，这个中线的名誉将军就是个雏，好哄骗得很。

两日后，在中线防务区将军指挥所内，中线的中高阶军官和近卫都已经集结完毕，而虎都也带来了自己亲信中的高中阶军官们。双方顺利交换了关防印信，然后在司令部的大院里

集体聚餐，餐后各自奔赴自己的新防区。

虎都在中线与南线的交界处安排了埋伏，他们打扮成圣女军的样子，准备截杀所有中线换防过去的军官。



聚餐中大家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亲如一家，但南境的人心中看着这些待宰的羔羊，心里暗自冷笑又少许惋惜——这些怀揣梦想的军官们今晚就都要命归黄泉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的军官开始不胜酒力头晕乱语。虎都怕谁喝大了说漏了计划，就叫人赶紧把喝大了的军官扶下去。可是没多会儿，南境的军官连同虎都都开始觉得头晕身弱。

此刻中线的军官们集体起身离席，近卫呼啦啦把场地包围了

起来。

虎都心想：完了，哪里出了纰漏？自己中计了！可是，可是，可是……昏迷了过去。

谁傻谁不知道

审讯室里，虎都悠悠地醒来，脸上又是一盆凉水，身子受激一抖。

自己被绑在椅子上，对面有几个人看着自己：“说吧，虎将军。谋杀参谋长，好色贪杯，贻误战机，里应外合卖国求荣，丢失防线，放走战俘，给敌方输送战略物资，试图颠覆共和国防线，桩桩件件，哪个都是死罪！”

虎都晃了晃自己的大脑袋，甩掉头发上的水，理直气壮地说：

“老子敢做就敢认，要杀要剐随你便；只是老子不想当个糊涂鬼，到底谁出卖了我？你告诉我！”

“前线总指挥的特使没有及时带你回总部复命，你的防区接连发生重大失责，我们派去指挥部的信差失踪，突然无缘无故地口头命令两个大战区换防，虎都啊虎都，你脑子糊涂，我们可不是傻子！只是不想因此两个大战区自己兄弟相残，

所以将计就计把你与你的朋党都请过来喝酒。你打仗或许够猛，但脑子嘛，唉，当个侧翼将军都是给你脸了。”

……

此刻南境将军府里，蓬皮亚正在会见圣女军来的一众姐妹。虎都临走时让这个心腹女人给自己看家，自己接收中线防务，一去一回至少一周，他谁都信不过，只信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整个南境的军权印信，现在都在将军府内，做了全套假的带去了中线换防。

圣女军前天收到了共和国军送来的粮草，让已经断粮的大军有了生机。大家看见共和军的粮车与队伍时都傻了：不是吧，还能这样玩？世界怎么了，谁跟谁是一头的？最后集体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大家想明白了：这一定是圣女的法术无边。自从跟随了圣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多么离谱的事都能发生，神就是神！

于是圣女军团派遣出特使团来共和国将军府答谢，也探探口风。因为随粮草到来的还有圣女的亲笔信——那圈圈点点的涂鸦，将领们这才明白，原来圣女一直都藏在敌人的指挥所

里。神了，太神了！不，她就是神啊！赶紧取得联系，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南境方面并没有人知道虎都计谋败露的消息，“将军赴宴前的部署”还在南境部队照常进行——

宴会的第二天，南境各个部队都来了新的长官，整个中高阶将领全部大换血。而就在这之前几小时，士兵们刚刚得知：中线防区叛变了，他们请南境的军官与将军们去赴宴，结果都惨遭毒手。并且中线叛变的人近日还想吞并南境，拐带南境的共和国军叛变。

士兵们想起虎都将军临行前的特别叮嘱：如果任何人拿着假的官方印信来接管部队，不用请示，就地正法——看来将军深谋远虑，对此行凶险已经早有预见。

大家在国内都是有亲朋父母的，我们要是跟随叛变，定然会连累家人，我们不会跟随那些叛军。同时，虎都将军生前的善举已经感动了帝国来的圣女军团——我们围而不杀、释放囚徒、送给粮仓，这些恩情他们记得。

鉴于两军本就没有相互厮杀和仇恨，而对方本就是这些土地

上的农民，特此容许所有农民各自返回自己的土地，从事生产生活。剩余军队改编为国防军，调遣到指挥部所在的省会作为近卫军使用。

南境的士兵本来准备要打一场恶仗，此刻间轻易地干戈化玉帛，不用打仗了，各个都很高兴。毕竟两边的士兵，不是乡亲就是兄弟，都是被强征来的农夫。

一夜间整个南境兵不血刃，尽皆被圣女接收，部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对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中部战区用了三天时间，处理好南部叛变的军官们，然后把他们都押解到前线总指挥部，交给上级处理。鉴于南境主要的中高阶军官都尽数涉嫌参与叛变，上级从各地调派了一批中高层干部，拿着缴获来的印信，上任接手防务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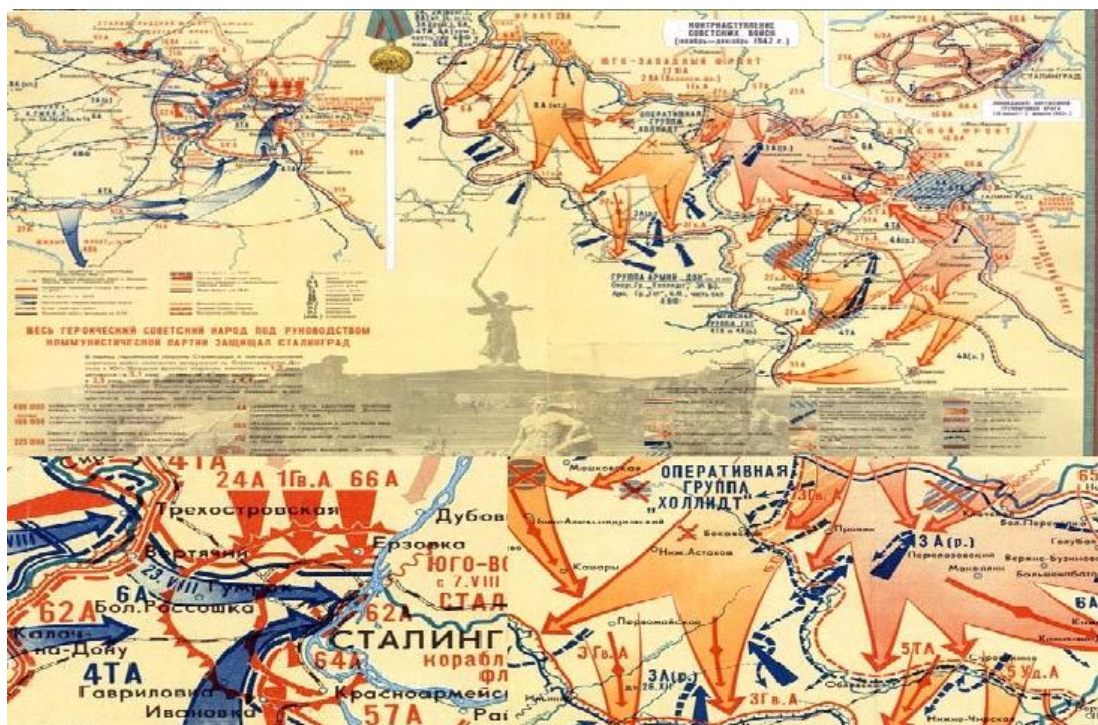
一周后，前线总指挥史觉得不对劲了：派下去的人，一个个石牛入海，音讯皆无。随即派出两批特使去查看情况，然后特使也没回来。

他意识到南境出了大变故。随即命令中线集结兵力，一探南

境虚实。而此时南境的各个军事单位，分别发现有冒充的军官来诈骗指挥权，按照将军府的命令，都就地正法了。然后发现中线果然在积极调动兵力，准备与南疆开战。中线叛变、杀害虎都将军与一众将领的传言看来就是事实。

大战一触即发，帝国方面终于等到了扭转战局的时机，悄悄地开始往北境与中线边境屯兵。一旦中线与南境开战，就佯攻北境，突破中线，与圣女军团一起打击中线守军，令其首尾不能相顾。

共和国前线总指挥史亲自来到中线坐镇指挥，北境部队分兵帮助中线在边境防御，而中线集结优势兵力，直压南境的省会，去搞清楚南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境原圣女军团的难民们刚回家，准备开始生活，听说战事又起，共和国军再次打了过来，各个义愤填膺。这次也不再逃难了，因为逃离家乡进入帝国也没有自己生活的空间，于是南境内军民同仇敌忾，异常团结，积极备战。两军在南境处对垒，剑拔弩张，各不相让。

中线领队的将军受命在开战前出阵劝降，圣女也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化解这场血雨腥风，俩人各自策马从战阵中走出，来到两军中间交谈。

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千军万马间，两名主帅骑在马上，越走越近。风卷动草，呼啦啦地犹如麦浪翻滚着。天很蓝，云很少，雀鸟被满天的杀气吓得不敢靠近。偌大的战场鸦雀无声，不时有人咳嗽一下都显得很突兀，只听见两个主帅的马蹄哒哒，草叶瑟瑟。

俩人攀谈了一会儿，各自回归本队。战士们握紧剑柄，骑士们扣紧马镫，等待战鼓催动，然后生死相搏。

鸣——鸣——，两边同时响起号角——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依次传令，有序撤退，今天不打了。

军人们愣住了：什么情况？谈妥了？不打了？投降了？妥协了？众人议论纷纷，两军各自回营。

午后到傍晚，军人们各自无聊地打发着时间：有人磨砺武器，有人聊天嬉闹赌博，没人知道明天会不会展开厮杀，而自己是否还能有命再回来睡在这草铺上。

黄昏后，圣女与贴身护卫离开了大营，她要私下里去与对方主帅会面。

下午，工兵在附近搭设了一处临时的大帐，位置是两军间的树林里，一个芦苇荡中的湖心岛上。

圣女登上小岛，小岛上被整理出一片平地，一个大帐篷立在那里。帐篷中一桌两椅，桌上是美酒和水果，地面上铺着羊毛的地毯。

圣女走入帐篷，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慢慢地品尝着。然后又走出帐篷，眺望远方，聆听远方。没有动静，又走回帐篷。如此躁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听见有小船划水的声音在靠近，她冲出自己的帐篷，看清小船，快步地跑向岸边，趟入水中，不等小船靠岸，就跳

入小船，一把搂住了船上的骑士。



各有苦衷

共和国中线的守将不是别人，正是蓬皮亚朝思暮想的情郎哥哥庇佑斯伯爵！上午两军对垒时，两人相见，蓬皮亚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当时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真的叛变投敌了？传言难道不虚？这怎么可能啊！前几天自己救出俘虏后，其中没有发现庇佑斯伯爵，让她沮丧了好几天，想他是否已经遇害，或许他官爵显赫被关在别处？天大地大的上哪里去找啊！心里好不煎熬。

今天看他英姿飒爽地成为了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阳光下真的太帅了。少女的心都化成了水，花痴得说不出话来。庇

佑斯伯爵没能认出她来，还在马上说着客套话。蓬皮亚赶忙摘下面纱，说道：“哥哥，是我啊！是我！”

庇佑斯吃惊的程度就好像吞了一个整鸡蛋，半天噎得说不出话来：自己心目中那个柔弱的小修女，那个在池塘里洗澡被看光光的女孩，那个在教堂里说要等自己回来的小痴情妹妹，今天居然成为了撼动世界的圣女！半个月的时间把整个天下搅动得天翻地覆，成为了南境之主。

两人都有一肚子的问题、一肚子的话要说，太多的疑惑与情怀纠缠在一起。于是人约黄昏后，在这片芦苇荡中，避开众多耳目，好好地把事情捋一捋。

小船靠岸，庇佑斯跳下船，把蓬皮亚抱下船放在岸上。俩人拉着手走进帐篷中。刚一进帐篷，蓬皮亚就吻向了庇佑斯——她等待这一刻太久太久了！这一刻，这个自己心爱的男人终于是自己的了，只属于自己。铠甲、裙子、长剑、内衣，散落一地……压力得以抒发，委屈化作热泪，哭着，笑着，爱着，吻着，两个最大敌对军事集团的主帅，在这芦苇荡中展开了肉搏。

一阵酣畅淋漓后，两人气喘吁吁瘫软在羊毛地毯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不是事了，只有彼此粗重的呼吸、额头的汗珠、帐篷中弥漫着的爱的味道。好像天地都空了，只有彼此手拉着手。蓬皮亚趴在男人的胸膛上，听着那战鼓擂动的心为自己而跳跃。一切在这一刻都是幸福的，十几年的苦都消融了。只要这个男人爱自己，一切都值得了。

“说说你都经历了什么？他们说你妈妈与妻子被绑架了，你追过去就失踪了。后来就说你叛国了，他们占据了你的城堡，还拿走了你所有的东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通过帐篷看着天上的银河星空，慢悠悠地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他一生在追求力量，从个人的蛮力到武艺搏斗的技巧，从小团伙的力量到大军团的综合实力。但当父亲去世、帝国连连惨败，自己才知道科技的力量要远远碾压人数的力量，军团的冲锋抵不过火炮加火枪。帝国的覆灭是迟早的事情，自己的捍卫与忠诚只换来后方官僚的享乐与勾心斗角。自己看透了时局，不想再为帝国卖命，但帝国扣押着各个将领的家眷，大家都没有办法造反，怕连累了一家老小。

天遂人愿，自己的妈妈和妻子突然来前线慰问伤兵，自己就借此机会制造了绑架案。然后自己率队追击，进入了共和军的领地，然后就全家投诚了。

“他们很少见到我这样的高级将领投诚，给了很高的礼遇，而且还加封厚禄。妈妈和妻子被送往首都享福，其实就是幽禁，跟帝国如出一辙。我被放在中线防御，给了一个虚职，上有大统帅，下有参谋总长，左右都有大军环视。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共和国这边的政治气候同样是一团糟。

说真的，我很失望。科技并不是力量，它放大了力量，但带不来力量。科技的力量最终输给了贪婪的人心，而战胜贪婪的只有坚定的信仰。

我听说帝国内出现了神迹——一个小小的修女，居然在短短数月内让帝国差点土崩瓦解。而之后去了南境，没兵、没粮、没科技，居然打开了南线的防线，救出了战俘，太不可思议了！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圣女居然是你！是你！你是怎么做到的啊？我太想知道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蓬皮亚把分手后的事情择重点说了一遍，不过色诱虎都的事

就糊弄过去了。

然后告诉庇佑斯，其实比信仰更有力量、更强大的，是觉知到内在的真相，并信赖它、与其合作。

“内在的真相，内在的觉知……”庇佑斯反复念叨着，思索着，突然说：

“你知道普鲁沙是谁吗？一只发光的母狮子，我老在梦里看见它。它经常跟我说话，让我去找一个叫阿尼的女孩，那狮子叫我阿尼姆。你说怪不怪？”

蓬皮亚眼睛一亮，急忙说：“我也在昏迷中见过这个狮子！它与我的黑影搏斗，它管我叫阿尼，而让我去找阿尼姆。难道你就是……”

俩人同时分别说出：

“阿尼！”

“阿尼姆！”

那这发光的狮子——普鲁沙又是什么呢？

第 56 章 尘归尘土归土

虎都将军春秋大梦功亏一篑，蓬皮亚利用南疆权力的间隙将计就计，巧夺南境兵权。共和国中线大将军受命收复南境，剿灭叛乱，两军阵前一对苦命鸳鸯得以相认，芦苇荡中再续前缘，阴差阳错互诉衷肠，怎知冥冥中自有天意弄人间。

话说二人云雨后相互印证平生所见异相，怎知都见过那叫做普鲁沙的神兽母狮，还都听闻过阿尼与阿尼姆的名字。蓬皮亚与庇佑斯伯爵说了自己怎么阴差阳错成了圣女，又如何带领队伍苦苦找寻自己的爱情，只是隐去了与虎都的那段美人计，省得让他误会自己。时光如梭，儿女情长，东方泛起鱼肚白，俩人恋恋不舍相约黄昏再次来此相会。

问情为何物

两军对垒，又各自按兵不动，两军主帅却在忙着谈恋爱。只恨天长日行缓，三餐无味相思长，痴呆呆往窗笑，念君羞得霞如妆。

晚霞刚映红了西边的云，蓬皮亚就带着两个亲信策马离开了军营，一路狂奔来到芦苇荡，留下随从看马，自己划船上岛

等情郎。

登岛后走入大帐，只见庇佑斯比自己来得还早，桌上的酒菜已经备好。蓬皮亚三步并作两步扑入他的怀抱。两人坐下，庇佑斯让她先吃点东西，说都是自己特意带来的。蓬皮亚此刻才觉出饿来，坐在男人怀里大快朵颐着自己的幸福，还不时喂他吃些。

就在俩人情意浓浓的时候，白鹅妈妈突然现身，说：“庇佑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家都是薄情寡义的骗子，不要吃他的东西！快走，快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蓬皮亚嘲笑自己的妈妈：“一辈子没有谈过恋爱，还阻拦我追求幸福，懒得理你。”切断了意识连接。

酒足饭饱后，庇佑斯问蓬皮亚：“你昨天说的经历太过神奇曲折，可是我就纳闷那南境的虎都也不是个笨蛋啊，怎么就那么容易被你拿下了呢？”

蓬皮亚小嘴一撇，笑盈盈地说：“那个草包就是个贪财色鬼，我给他吃了迷魂药，把他耍得五迷三道。”

庇佑斯关切地问：“那他没让你吃亏吧？”

“没有，他以为自己是什么呢，从始至终连我的裙边都没撩开过。不提他了，怪扫兴的，说说我们的未来吧。你打算怎么化解开当前的局势呢？”蓬皮亚把话题岔开。

庇佑斯说：“两军长期这样对垒下去也不是事，你是否能回去解散圣女军，然后率部归降共和国，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夫妻？”

蓬皮亚说：“本来我就不想打这仗，圣女军其实都是农民，我已经让他们各自回乡种田了；其它的军队都是虎都的旧部和无家可归的圣女军，我希望他们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我可以跟你走，可是你原配的妻子呢？她会同意吗？”

庇佑斯说：“我俩本就是政治联姻，来到共和国后本就已经没有了意义，她看我在这里不受宠信，这半年在共和国首都可没闲着，到处结交权贵子弟，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我可不想在这里当绿帽子王爷。如果明天你要是能率领南境投降，那我就在共和国内有了奇功一件，日后飞黄腾达，你我好日子长着呢。”

蓬皮亚很是犹豫地说：“这些军民已经受够了战乱之苦，不

管是农民还是军人，其实都是百姓，谁当王坐帝的，还不是生活、纳税、服兵役、当炮灰吗？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这片土地被谁的野心占据，百姓们只想安生地过自己的日子而已。这个国家姓周、王、赵、李，真心没谁在意。可是这样的拉锯战，对于帝王们只是个斗智斗勇热闹的舞台剧，对于百姓就能成十年战乱、妻离子散、兄弟相残的血泪史。

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吧，别再给这些君王卖命搏富贵了，你我就此闲云野鹤归隐田园，我疼你爱你给你生孩子，一辈子逍遥，多好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苦笑道：“小女人心性，妇人之仁，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动荡年代，正是少年建功创业、博得千古美名的时候。只有用绝对的力量，才能拥有自己的幸福。没有实力的人是无法捍卫自己的幸福与爱情的。

你就痛快地说，到底愿不愿意明天率部投降，帮我成就一番事业？”

蓬皮亚被眼前的男人吓到了，看着他的表情，感觉很陌生、很疏离，自己在他眼里到底是什么？一个和他妻子一样的政

治筹码？一个登上更高权力宝座要踏过的台阶？一个政治版图上的砝码吗？

蓬皮亚想起自己这半年的种种辛苦：从修道院跑出来，在芦苇荡邂逅，他把自己留在那里空等，自己带着队伍全世界地找他，在虎都的卧室里假意迎合就为了救他，而今天他却……大滴的眼泪滴落下来，声音哽咽，小声呢喃着：“你变了，你变了。”



穿肠的毒药

就在此刻，突然帐篷外一阵异动，一个男人呼啦啦地冲进了帐篷。他后边还跟着另一个男人。

冲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虎都，后边跟着的是个斯文白净的中年男人。

蓬皮亚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庇佑斯怀里躲去。可是虎都速度极快，一把上来就拉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拽了出来，并摔在羊皮地毯上。虎都嘴里骂着：“你个狐狸精！我呸！害死老子了！”

蓬皮亚整个人都懵了：这小岛上怎么会多出两人？这虎都怎么会在这里？他俩怎么过来得没有丝毫声响？难道他们一直都在这里？难道这是他们安排好的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蓬皮亚不敢置信地望向一脸冷漠的庇佑斯，想要从他的表情、眼神中找到答案。

虎都背后的白净男人喝止住虎都，命令他坐下，然后面对庇佑斯说：“不好意思，你也知道，虎都这人就是个莽夫，我没能按住他。不过看来你的小妹妹并不想和我们合作，这样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还是直说了吧。”

庇佑斯恭敬地说：“总指挥史见笑了，她只是一时间还没搞明白世界大格局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对力量与权力一无所知，请

再给我些时间慢慢开导她。”

那个被敬为指挥史的人说：“不用浪费时间了，我想她现在也该开始肚子痛了。小姑娘，你刚才吃喝的酒菜里，我都下了药，就是你骗着我南境特使吃的那种穿肠的毒药。你不要怨我，一报一还，礼尚往来。你有一天的时间，去解散你的圣女军并带领部队投降。如果做不到，那你也就看不见后天的太阳了。

虎都将军一直在呵护你，可惜他的手下都招供了。你使用美人计到将军府，色诱于他，与他行夫妻之实一周有余，骗得他的信赖，让他走投无路造反，自毁清誉。好狠毒的女子！现在你又来故伎重演，继续色诱我军中军主将，想得便宜，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庇佑斯，你昨天与她云雨，可见处子之红信？她就是一个小荡妇，依赖一副好皮囊四处攀附男人，想要一步登天，得一生富贵。好个圣女，就是一个婊子而已！”

蓬皮亚委屈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他冷漠的眼神犹如路人旁观要被沉江的荡妇。

蓬皮亚感到肚子里开始绞痛，知道自己确实是中毒了。回想刚才在帐篷里说的话，难怪那莽夫虎都会压不住火冲进来——他本是中了情蛊的，会爱自己死心塌地；可惜现在心碎了，情蛊反噬，满满都是对自己的恨。

想想自己今天一天心心念念的，都是这个冷眼旁观给自己下毒、让他人听墙根的男人，就觉得自己太好笑了：自己居然为了这种人相思成疾，跨越大半的国家来救他、来找他，自己真是瞎啊！

蓬皮亚笑着，哭着，哭着，笑着，想起刚才白鹅妈妈的话，内心一阵翻涌：情为何物？爱是什么？自己一生中见过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都是想要自己的身子而已。

她暗咬朱唇，说道：“好吧，我输了。千般不是都是我的错，我要怎么做你才肯给我解药呢？”

指挥史冷笑道：“这才是个聪明的姑娘。很简单，明天开城投降，交接兵权，一切都就绪了，自然我会给你解药。相信我，一个活着的、投降了的圣女对共和国更有用处。”

蓬皮亚挣扎着爬起来，庇佑斯想伸手上去扶她，被甩开了，

只能看着她踉跄着跑出了大帐，独自乘船离开了小岛。这时满天的星光，月色和昨天一样地美。

内忧外患

蓬皮亚与亲信回到大营，一头冲进自己的帐篷，呜呜地哭了一夜。心空了，肚子在痛，脑袋木木的，眼泪止不住地滴落着。枕头全湿了，她不能哭出声，但她哭得觉得自己就要从里边裂开了。

蓬皮亚一早通知：中午召开全体中高层将领会议，有要事宣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刚通知下去没多会儿，自己的帐篷里就进来了两名帝国军装的男子，一胖一瘦。自己的侍卫既没有报告，也没有阻拦，他俩也没有敲门或报告。

蓬皮亚看着两人，一惊，喊着侍卫，却没人答应。

胖子说：“别喊了，圣女大人。哦不，应该是索菲亚修女或蓬皮亚小姐，你的把戏演到头了。从你开始闹事时起，帝国就在关注你了。只是没想到你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帝国内的难民流兵本来很难治理，多亏了你，

把他们都凝聚了起来，并形成了可被帝国所用的东西。

帝国需要你这样的人物，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戳穿你的身份，其实你们村的神父早就把你的信息出卖给了帝国。你一直都做得很好，可惜你不该去私会你的情郎哥哥，那个大叛徒。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你身边的所有侍卫都是我们的人。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圣女，为国家效力，过自己的好日子，但今天必须要和共和军展开全面的战斗。或者我们会把你不堪的身份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冒充索菲亚修女，妖言惑众，私通敌国，意欲出卖同胞换取富贵。然后我们会像烧死你妈妈那样，在众人面前烧死你。你今天中午的会议到底要怎么说，就看你的了。蓬皮亚小姐，中午见！”

中午的军事会议上，蓬皮亚面色憔悴，她在这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将领面前说：“感谢大家一路来陪伴我走到了今天。或许我们本该早在几个月前就饿死在他乡的荒野上，但是因为神圣的牵引，我们走到一起，并从布衣平民、逃兵、难民、奴隶，变身为了可以左右自己命运、为自己抗争奋斗的主人。

你们尊我敬我为圣女，可是我不是，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女孩，有着自己的渴望与追求。我想活下来，想要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不觉得我有错。我努力了，我尽力了，你们也一样。

帝王间的战争，版图边界的挪移，只是他们税金与权力的涨缩，可是对于你我这样的百姓，却是血肉的生活和遍地的白骨。他们的野心由我们的性命铸就，其实给谁种田、给谁纳税、广场上挂着谁家的旗帜、那总督是谁的亲家，哪样与我们有关！你们的父亲、丈夫、儿子，被送上战场，倒在相互的枪口下，而他们在自己的城堡里数着一箱箱的金币！

够了，这样的世道够了！我累了，倦了，不想再如此地生活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谁想要继续搏功名，谁就继续玩这个游戏；谁想要回家，就回去吧。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什么圣女索菲亚修女，我的名字叫做蓬皮亚。”

说完这些，蓬皮亚留下一众交头接耳的将领们，独自起身离开会议室，走向自己的帐篷。那一胖一瘦两名帝国军官，被

这变故惊呆了，全然不知要如何应对或挽回。

蓬皮亚回到自己的帐篷，要求洗一个热水澡。洗完澡，找出一身漂亮的裙子穿上，画好精致的妆容，平躺在自己的床上，享受着肚子上的绞痛。女人肚子痛，很正常，她不怕，毕竟疼不了多久了。她开始期待傍晚——太阳走得太慢，日子太长，到了晚上，一切就都解脱了。

大营里这时已经乱了，她懒得搭理外边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已经和自己无关了，自己爱过，恨过，拼搏过；被别人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戏弄过他人的感情，也被感情所戏弄。眼泪从眼角不争气地流下，或许不是惋惜，也不是因为腹痛，就是在流着。

白鹅妈妈又出现了，小老鼠也跑了过来。蓬皮亚不知道她俩是自己意化出来的陪伴，还是真的就存在的现实，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到了黄昏自己就解脱了。

破防

共和国军其实没有等待蓬皮亚真的作为什么，他们只是想要扰乱帝国军心和制造机会。就在圣女军中午召开中高层军事

会议的时候，虎都将军和自己的一干中高层将领潜回了南境，各回旧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给了自己的手下听，消除了南境军队对共和国中线部队的敌意，然后诱捕了从圣女军军事会议散会后回到各个部队的将领们。

不到傍晚，各个军营、城头的旗帜又换了回来。那一胖一瘦两名帝国军官本想在散会后找蓬皮亚麻烦的，结果自己先被共和国派来潜伏的内奸给暗杀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南境又一次变天。这一周来百姓们就看城楼上来回换旗子玩了。军队一会儿一个主子，也不知道该为谁卖命了，只要今天晚上的饭管饱，月底有军饷就成。圣女军返乡的农民也懒得跑了，谁来不是交租纳税啊，踏实地在家种地吧，至少不会饿死他乡。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不过并不是全境都那么太平地过渡：圣女大本营中与共和军还是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很多不甘心就此消亡的军官带着死忠的战士，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圣女大营被炮火荡平。

傍晚开始阴天，紧跟着倾盆大雨洗刷了大地上的血迹。大雨后没有出彩虹，而是绵绵不断的细雨，天始终是阴沉着，这一夜看不见星月。

四处都是炮火后的残垣断壁，共和国军在清理战场。庇佑斯缓步走入圣女大营中，来到中军帅帐。帐篷已经被火烧化，只留下部分枝干在冒着烟。

帐的废墟内有一张保存完好的床，床上熟睡着一个美艳的少女。她看上去很安详，除了嘴角流淌出来的黑血，那血已经干涸。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此刻心里很复杂：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个女孩。他想要让她起来骂自己、打或踹自己几脚也是好的.....可是她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他不知所措。

他爱过她，他还在爱着她，她是自己的初恋，自己真切地只爱过她一个。可是就是自己把她亲手葬送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她是荡妇，因为自己渴望的名利，因为她只是个乡野的村姑，或许.....自己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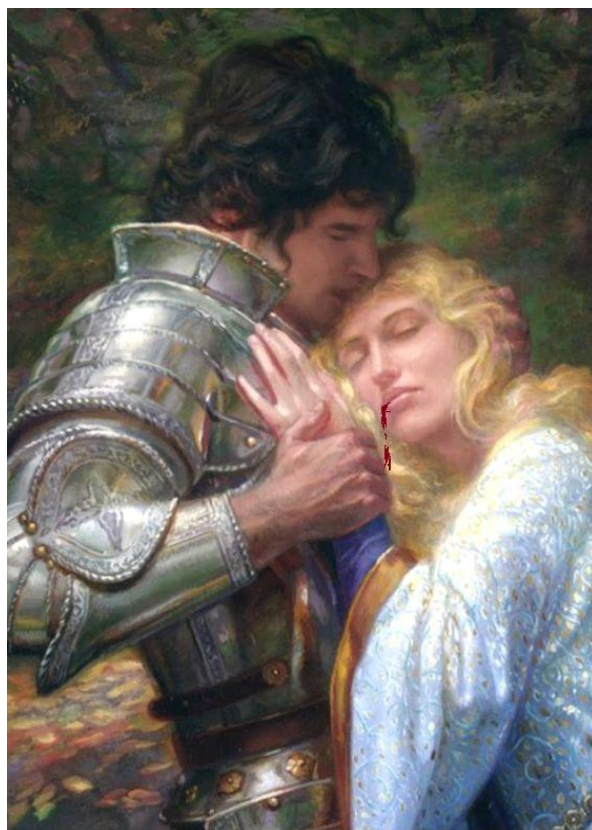
好像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一切都理所当然，又好像哪里不对。

自己一生追寻着力量，可是现在面对着沉睡的她，自己突然感觉好无力：武力、权力、科技力、信仰力，好像在生死与感情上都毫无力道，力到底是什么？

这个女孩，一生在追寻着、寻找着，渴望着爱与被爱，那爱到底又是什么？自己真的爱过吗？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爱，就冰冷地躺在那里。

昨天，就在昨天，她还在自己的怀里，是那样地柔软，那样地温暖；她的头发是那样地香，那样地好闻，她的心跳着我的心跳.....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抱起她的尸体，走到雨中。抬头望着没有星月的天空，任由雨水冲刷着自己的泪水。他想哭，他在哭，但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面部在颤抖，身体在颤抖，心在颤抖。

心空了，心死了——庇佑斯抱着自己的新娘，固化在那一刻，就那样地死了，死于心碎。

庇佑斯站起身，雨水打在自己的脸上，不再有感觉，身体好像轻盈了许多。他看见四周士兵们匆忙地跑来跑去，自己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因为自己好像在慢慢地往天上飘。低头看，自己就在地上，手里抱着心爱的姑娘。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如果地上的那个是自己，那现在这个看着自己的人又是谁呢？身上的铠甲好像不再沉重，自己还在往上漂浮，离地已经有一人多高了。

庇佑斯很好奇：这是什么情况？

想要重新进入那个地上的自己，却好像隔着什么进不去。一个骑士乘着马从这里驶过，那马和骑士都穿过了自己的身体，对方毫无察觉。

仔细地看看四周，还有不少像自己一样的人在飘着：有帝国

的士兵，也有圣女军的人，有些在那里和自己一样发呆，有些还在继续相互厮杀着，好像全然不知道一切战斗早已结束。

我在这里，那蓬皮亚为什么不在这里啊？

庇佑斯尝试着在附近飘着寻找蓬皮亚的踪影，可是没有找到。

她不会是早走了吧，她会去哪里呢？回家了吗？回到那个修道院吗？

刚想到这里，庇佑斯就闪现在了修道院里。不是吧？这都能成！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四处飘荡，没有找到蓬皮亚。想要问其他修女，可她们看不见也听不见自己。

她会在哪里呢？小农场吗？念头所执，身形所至，庇佑斯闪现在农场的废墟处。还是没有蓬皮亚的身影。

庇佑斯有些放弃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和妻子——她们会不会因为自己被怀疑叛变而被难为？刚一想，自己就出现在了共和国首都自家的庭院里：妈妈正在吃晚饭，旁边有佣人照顾着。她一边吃东西，一边说：“真奇怪，今天下午总是

惶惶的感觉，刚才吃葡萄居然会掉下一颗牙齿来，真是老了。”
仆人在一旁安慰着，说着宽心话。

妻子呢？怎么不陪着妈妈吃晚饭？刚想到妻子，自己就闪现到了一处豪宅中。妻子正在与一个男子对饮，一看就知道两人关系亲昵，相互调侃嬉笑着。

妻子说：“那个废物，半年都难得回一次大都，满脑子就是军功和将来的事业，嫁给他真是倒霉。姨妈当年说给他当伯爵夫人有多好多好，没想到就是一武夫，什么情调都不懂，更不知道怎么疼人。”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庇佑斯气得火冒三丈，扑过去要掐妻子的脖子，结果扑了个空。妻子打了个喷嚏，然后娇柔地说：“这入夜风寒了，我们回屋吧。”便与那胖男人起身，摇摆着腰肢走入了内室。

庇佑斯心想：罢了罢了，妻子在外边，这定然不是一天两天了。妈妈对官场经营深谙其道，我也用不着操心她们的生活了。自己一辈子，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就是没有为自己的心意而活。今年二十一岁，一生就结束了，所图所谋都是一场空，罢了罢了。

这时，身边突然有人说话：“阿尼姆，走吧！阿尼已经回来了。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下面怎么办，问题很严重了！”

庇佑斯回头一看，没人。

抬头一看，正是那发光的母狮子在召唤自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上篇 (44-56)

完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下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 57-73 章)

第 57 章 愤恨

庇佑斯的亡灵正不知所措，忽然感觉头顶明亮了起来，只听见有声音说：“阿尼姆，走吧！阿尼已经回来了，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下面怎么办。问题很严重了！”

庇佑斯回头一看，没人，再抬头一看，正是那发光的母狮子在召唤自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金光狮子说道：“走吧，跟我来。我就是你，而你源自我，是时候回家了。”

一束光笼罩住庇佑斯的灵魂。庇佑斯感觉全身都轻飘飘、暖洋洋的，真的很舒服，不由得渴望离那光源更近些，再近些，融入它。

阿尼姆从出神状态里恢复了过来，一时间还有些恍惚。刚刚一生犹如一梦，历历在目，如此真切。可是自己好像刚刚走入这意识光环，只是发了个呆的时间而已。

刚才的金光狮子不见了，自己的脑海里能听到它的声音：

“去到疗养处，尽快恢复你的能量，在那里我们需要商量一下关于阿尼的事。她也回来了，但没有现身，我还是无法意识连接上她。”

记忆在快速地恢复中。阿尼姆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犹如晨起梦醒——这个现实和那一生的现实，同样的真实。他回忆起整个大厅的布局与自己的身份，也想起阿尼的事和之前的因果。于是他急匆匆地走出体验中心，来到中心广场上，辨识了一下方向，大步朝疗养中心走去。

他还记得上次在这里与阿尼不欢而散的场景，不由得想起刚刚她毒发死在自己怀里。虽然知道死亡并非真实，但那悲痛和心头的苦涩与空荡荡的感觉却无比真切，自己感觉被掏空了一般。

疗愈大厅内，阿尼姆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盘腿坐下调息——

他不用呼吸，因为根本就没有肺。但他习惯了要去呼吸，好像这能让他感觉自己活着。



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光粒慢慢地聚拢过来，把他包裹在其间，充盈着他疲惫的心灵，滋养着他千疮百孔的心。一生的经历快速在脑海里滑过：童年，青年，芦苇荡；大婚，出征，勾心斗角；与她再相遇，缠绵的情谊，磅礴的雨夜，冷却了的心……

“阿尼呢，她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她回来了，谁引渡的她？我死后没有看到周围有她的亡灵在游荡。”阿尼姆问道。

脑海里普鲁沙说：“你经过这次人生，灵魂强度增长了一

些。但她与我都被严重地削弱了很多，因为她把自己一半的生命力，奉献给了她幕后的怂恿者，用来换取她觉得重要的东西。

我可以感知到她就在这这里的某个地方，但我无法用意识锁定她。她被比我强大得多的意识笼罩包裹着，屏蔽了我们间的意识连接。”

阿尼姆好奇地问：“你说被削弱了是什么意思？”

普鲁沙解释道：“你俩各占我总意识与能量的40%，而她用一半的生命力做了某种交易，这让我的总能量下降了20%，而她下降了50%。好在你有所成长，不过你回来得太快了，没有得到足够的人生经验，所以成长的幅度并不显著。

你先在这里休整一下吧。我还在尝试如何突破与她产生意识连接的屏障。那应该是一种灵魂契约，而她主动地应许了某种契约，具体的我还不知道。”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刻的阿尼非常虚弱地躺在一张石床般的装置上缓神。她已经醒来有一会儿了，但还在哭泣，并

且眩晕。

她万万也没有想到，和自己约会的庇佑斯会给自己喝毒酒！自己是那么真挚地爱着他，可是他却要暗中毒杀自己。男人，这就是男人！——自己那不知所踪的亲生父亲，教堂里的神父，那些君王与将军，还有他。自己为他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为什么啊！她想嚎哭，可是这个身体却没有眼泪；她想歇斯底里地狂笑，可是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壳窍里，无法动弹。

周围是幽蓝的光，不刺眼，但很冷。这冷，和自己雨夜中被冷却了的体温和心一样，让她感到无力。她不记得自己最后经历了什么，昏沉让她懒得多看一眼那个世界。她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想起了那烧死她的火堆——那火堆前的神职人员们，他们的面目是神圣的，但嘴角却流露出令人作呕的窃喜……



一个声音开始回荡在她的耳畔：“你好啊，我的孩子！你可找到了‘爱’？看看你疲惫的样子，真让人心疼啊！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如果我们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回到你一生中的任意时刻，扮演任意角色，去改变你的一生，你是否愿意呢？或许你的妈妈就不会惨死，或许你就能走上全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或许你的爱情就能如期而至。怎么样？考虑考虑吧？

我发现有两个男性左右了你的这一生——你的生父老伯爵和主持烧死你妈妈的区域大主教。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去成为其中一个，并因此改变你妈妈和你后续一生的命运。

当然你知道的，我的孩子，我是一个最公平的神。还是老规矩，只要你愿意付出你一半的生命力，就能达成你的心愿。

不过鉴于你现在的能量水平，你只能支撑十个地球年。然而为了能让你达成心愿，我会给你必要的帮助——只要你在角色扮演的期间可以帮助更多的其他苦难者摆脱他们的苦难，你就能拿到一部分他们的答谢来为自己充能。这样你既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还挽救了妈妈。”

阿尼疑惑地问：“我真的可以让妈妈起死回生？真的可以改变我俩的命运？”

“我是神，我是黎明之子，我怎么会骗你呢？我的孩子！不过我很忙，你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是否去救你的妈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只用你一半的生命能就能达成此事，而你只要能在那里尽量多地帮助他人，你就能拿回你今日的投资，并且大赚一笔。具体的事和做法我日后会告诉你的，关键是你能改变很多让你现在懊悔不已的事情。”

“好吧！我同意我们的交易，我选择去做那个修道院里的大主教，我要救回我的妈妈！”阿尼坚定地说。

“一切如你所愿，我的小蛋糕。记住，我们这不是交易，而是互助。记得要多帮助一些人啊，那样你才有足够的能量活到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去吧，这就去吧。”

随着一阵眩晕，阿尼又被传送回了中世纪的世界。只不过这要比她之前记忆的年代要早一些……



她悠悠地醒来，眼前都是水，是一个深水池。有人在按自己的头，一次次地扎进水里。

她很恐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想大叫，但水顺着她张开的嘴巴灌了进来，害得她咳嗽不止。

她被人扶到水池的一边休息。她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穿着修士的亚麻布长袍，在水池前排队。一个红袍神父在把下一个人的头往水里按，一连三次。

呛水后的咳嗽终于停了下来，周围人看着自己狼狈的样子。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自己的脑袋很痛，好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看看自己的身体，穿着一件亚麻的白色长袍，自己是青年男性，长得并不高大，也不算魁梧，与周围的其他人比起来甚

至有些文弱和女人气。

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胸前被水沾湿的衣服，因为乳晕很明显地可以被看到，这让他很尴尬。而周围的人在嘲笑他，不知道是因为呛水的咳嗽，还是自己女性化的举止动作。无论如何，这个环境让他感到并不舒服，甚至不太友好。

这时的普鲁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又变得虚弱了几分。然后阿尼的意识气息从缥缈变得毫无踪迹，不在可感知的范围内——他知道阿尼又一次被传送到了体验园区。可是她刚回来啊！没有充能，没有康复，没有做思想总结，是谁在背后捣鬼？是谁不顾她的状态如此匆忙地又把她发送了出去？是谁又在瞬间抽取了自己一成的生命力？

一切都变得急迫又毫无头绪。他不能现在把这消息告诉阿尼姆——他需要充足的休息、充能和心理疏导，并且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不然下次还只能是一个冒失鬼。

卢思卡

白色亚麻长袍下的男人在发抖，不知道是全身湿透的原因，还是刚才呛水后的反应。他的体格是这一群男人中较为瘦小

的一个，白皙的皮肤，棕黄色的头发，俊俏的面庞。

洗礼还在继续。他努力地在回想，渴望找到些线索、想起些什么，但脑子里乱糟糟的，迟钝而麻木。寒冷，颤抖，或者这颤抖不是因为寒冷。体内有很强大的浪潮般的能量，在犹如怒涛般一浪浪地袭来，从脚底到头顶，从头顶到脚底……最后他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

我在哪儿？我是谁？随着身体的知觉恢复，整个身体在慢慢地复苏中，他能感受到自己手脚、躯干、后背、头还是很痛。手指尝试着动了一下，感觉到了指尖的运动，内脏完成了自检；全身都痛，每个关节都在痛。

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刺眼的光让他又闭上了眼睛。周围很安静，他隐约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在响，然后又昏睡了过去。

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一个强壮的黑袍男人在侵犯自己，自己在抵抗。但那抵抗只会让自己多挨几拳，全身被打得很痛。他梦到自己出生的小屋，梦到自己的姐姐、父亲，好像自己记忆里就没有妈妈。姐姐对自己并不好，说自己害死了她的妈妈。

父亲用姐姐和另一家人换来了一个新妻子，一个不算漂亮的健硕女人。她很能干农活，但也很霸道，父亲在她面前很懦弱。父亲是个腼腆、体格并不强壮的男人，甚至有点矮，不像个庄稼汉。梦里，他经常自己在弹一种弦乐。

后妈怀孕了，她坚持让自己进入神学院，并为此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这个修道院离家很远很远。那个接待自己入学的老师.....他的面孔，他的面孔就是那个强壮的黑袍男人！

自己挣扎着想要跑，想要离开他，但自己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自己努力地挣扎，努力地呐喊，但身体却犹如石头，嗓子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突然间他的手能动了，猛然间他弹射般地坐起，发出压抑的呐喊。眼前黑漆漆的，慢慢地，他看到了窗外的月光和房间内的轮廓——这是一个不大的小房间。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大半夜的你诈尸啊！闹什么，**卢思卡 (El Colgado)**！一大早还要去晨起祷告呢。你是睡了一下午，我可困着呢，真不该那么早地把你扶回房间休息。” 然后那人一翻身，又打起鼾来。

卢思卡？我叫卢思卡，这是神学院，昨天我经历了洗礼……往事开始犹如线头般地串联起来。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记忆，还是梦中的梦？但一切好像很真切，又很混乱，除此之外脑袋里空空如野，想不出更多的什么了。

窗外的星空与月亮好熟悉，夏虫在窗外鸣叫，不时可以听到某一角落里传来窸窣的轻微响动，那是老鼠或什么小动物在觅食。

随着全身感官的上线，他感到极度的口渴，身体的力气在恢复。他尝试着下地找水喝，刚喝下一大杯水，就觉得膀胱又传来急迫的压力。他摸黑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顺着走廊来到室外。

星空下，他深深地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熟悉——这修道院的每一个角落自己仿佛都记得，可是自己，自己却不怎么记得。

他习惯性地蹲下尿尿，但自己身前却出现了一条水线。他一惊，急忙起身，结果长袍被尿湿了一大片，透过阴湿的长袍，他看到自己下身那男人的一大坨东西。

一些碎片般朦胧的事情，自己好像想起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起。好像是正在被快速遗忘的梦，真切又模糊。这修道院，这些建筑的轮廓，这些树和围墙……脑袋又开始眩晕着疼了起来，就好像记忆有一层无法碰触的电网。

他在无人的院落里散步，想让风吹干自己的睡袍。

我是卢思卡，一个刚经历完洗礼的年轻修士……我在修道院里，被自己的父亲送来的……这里有个老主教是个变态……明天要参加晨起集体祈祷……

自己好像记得些什么，但又好像很多细节都无法查知或记忆起来……

第58章 毕业

卢思卡在星空下散步，仰望星海。总觉得一切好像哪里不是那么真实，但又说不出哪里让自己觉得别扭。看衣服也干不了，只好走回自己的房间，用一块手巾放在睡袍里边垫着睡。垫毛巾的过程中，他好奇地触碰了一下自己的男人的标志，那感觉很奇怪：好像碰它是一种很罪恶的事情，可是明天要怎么尿尿呢？

不知何时，他睡着了。他梦见了一只小老鼠，顺着床腿爬上来，爬到他的胸口上，也不怕人。小老鼠就那么看着他，好像在说什么，又好像只是在咀嚼着嘴里的吃的。自己好像在一只小船上，在湖心荡漾着。船桨溅起浪花泼洒在脸上，有些凉。当水花又一次打在脸上时，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挡。手一动，人醒了过来，原来是室友在往自己脸上撒水。

这是一个胖子，人长得很和气开朗的样子，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岁不到。他已经穿上了粗亚麻的修士袍，可是自己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胖子看他醒来了，便嘲笑地说道：“又做春梦了吧！跟你说

少吃点儿洋葱头的。昨天还要死要活地发烧，晚上就想姑娘了，真有你的！快点吧，要是迟到了挨骂是小事，罚不给吃早饭就麻烦了！”

卢思卡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长睡袍，以为那里还是湿的所以被胖子误会了。结果他发现睡袍支棱着，睡袍下垫的毛巾被自己睡得卷成了一团。他赶紧掏出毛巾想解释，却发现拿出毛巾后睡袍并没有平坦下去。他第一次好像意识到了些什么，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与体验在身体里游荡着，那是一种自发的膨胀感，那感觉带有明显的侵略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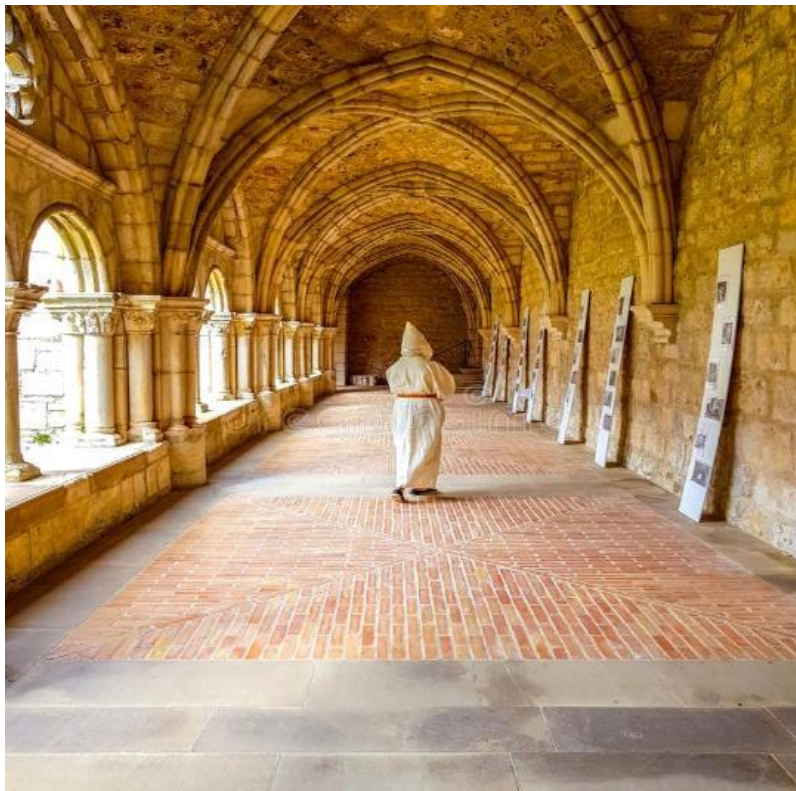


胖子看他发呆，笑着说：“都是年轻人，谁早上都是这样的。别磨磨唧唧地跟个女人似的，快点吧！”说着把一件同样颜

色和质地的粗亚麻布修士长袍丢了过来。

卢思卡干脆把长袍直接套在睡袍的外边，反正也是一件很宽大的衣服，并且布料的质地也有些扎人，更主要的是当着这个胖子的面换衣服总感觉怪怪的。

胖子倒也不在意，看衣服穿好了，就一把拉起卢思卡，快步走出房间。走廊里看不见其他灰袍修士，胖子加快脚步，嘴里嘀咕着：“完了，晚了就会被罚，没早饭了！”



路过一个白袍修士，看见胖子带着他跑的样子，在一边嘲笑道：“胡撒（Husa），今天你又睡懒觉了，看主教大人不罚你的！”

胖子边跑边说：“还不晚，来得及，今天睡懒觉的不是我！”

这个胖子叫胡撒，是我的室友。卢思卡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大教堂里，庄严肃穆，大主教正在领着一众修士做晨起弥撒。两人看有修女从侧门进出更换蜡烛，就也从那里靠着墙根溜了进去，找个不被注意的后排坐下。

大主教吟诵完那咏叹调般的祷告词后，说道：

“我的孩子们，你们都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的罪人。但昨天的洗礼，已经荡涤了你们的灵魂。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拥有神圣灵魂的神的仆人了！你们完成了这几年的学业，就可以成为众人的牧者，去引领神的羔羊，把它们的羊毛收割并带回来，供奉给神。你们要守护好你们的羔羊，不要让它们走失，也不要让狼叼了去，让狐狸骗了去。每一只羊都是神的，永远都是神的，世世代代都是神的！”

你们不可倦怠，不可偷懒，不可过于贪婪地压榨自己牧区的

羔羊。如果它们发现没有你的日子里，它们过得更幸福，或没有发生灾祸，那就不再会全情地依赖于你。对于你们来说，无知是可怕的；对于你们的羊群，让它们发觉到自己的无知，那才是更可怕的。

要让它们习惯依赖于你们，习惯在雕塑前面跪拜、恳求，习惯用它们仅剩的铜板来购买内心的安宁与梦想。所以你们要熟练地应用恐惧与抚慰、帮助与迫害，让它们过得不要太绝望，也绝不能太舒服。”

卢思卡看着侃侃而谈的大主教，那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记不起来。直觉让自己感到他的脸好像是飘在头颅的前边，脸的下边还有着些什么，或是另一副面孔，或是另外几副不同的面孔。

助教

就在卢思卡胡思乱想的时候，其他学员纷纷站起，又跪下，又站起，排成一队依次走向神坛，去吃大主教手上蘸了红酒的面包。

胡撒赶紧拉起卢思卡也排到队伍中，庆幸迟到的事没有被发

现。

到了胖子吃圣饼时，大主教对胖子说：“你迟到了，今夜罚你在此守夜，天亮前不得回寝室！”而对卢思卡说：“你今晚去抄经阁抄经50页，不写完不许睡觉！”

胖子嘴里含着面包，好像嘀咕着什么，老不高兴地和卢思卡走回了自己的位子。

大主教安排了今天大家的各种工作后说：“这两天你们把自己毕业后想去的牧区写下都交上来，我们好看情况安排。现在都去吃早饭吧。”[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散会后，胖子在一边嘀咕：“又是一夜不让睡觉！这次都赖你，你知道晚上在这里守夜比不让吃早饭更痛苦，后半夜就饿得挠墙了。要一直饿到天亮，要是睡着了，明天早饭又错过了。想着我就头痛。你倒好，每次都是去抄书，50页三个小时也就写完了，真不公平！”

吃过早饭，一行人来到草药园圃，除草、种草药、学习草药的知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神父在自己的牧区充当着医生的职责。同时在做弥撒的过程中，要燃烧一种可以致幻的

烟雾，这种烟需要燃烧几种特制的草药，这些草药也需要自己种植。在送草药入库时，卢思卡觉得这小库房那么的熟悉，有种故地重游的错觉。

胡撒看卢思卡站在那里发呆，问道：“你想啥呢？”

卢思卡说：“这里我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胡撒笑着说：“一年不知道要来这个地窖库房多少趟，当然熟悉了！你今天怎么了，昨天发烧是不是烧坏了脑子？”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晚饭时胡撒特意多吃了些，还往怀里装了一个面包当夜宵。卢思卡饭后来到了抄经室，想着早点儿干完，早点儿休息。



夜深了，当庭院里、走廊里的人声渐渐地安静后，卢思卡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抵触和一种恐惧在意识里展开，可是自己又说不出那是为什么，只想赶紧写完赶紧回宿舍。

厚重的木门吱呀地被推开，大主教穿着随意的长袍走了进来，带着蜡烛的火苗摇摆左右，屋里光影也跟着晃动。

大主教随手关上门，然后问道：“你抄了多少页了？”

卢思卡看看一旁的羊皮纸，回道：“大概一半了吧。”

大主教问：“你打算毕业后去哪里啊？”

卢思卡突然发现自己的脑海里除了这个修道院好像并没有多少其它的地理概念。一时语塞，迷茫地摇摇头。

大主教说：“没事的，我会帮你都安排好的。你的成绩很优秀，未来会有很好的前途。”

说着走过来，站在卢思卡背后，俯下身看他抄写的经文。

卢思卡感到大主教的呼吸就在自己的耳畔，粗重，还有酒气。

卢思卡说：“谢谢您的肯定，我会更加努力地侍奉主的。”

大主教玩弄着卢思卡的头发说：“嗯，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从你十二岁进入修道院到今天也十年了，下个月就能毕业了，时间真快啊，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现在看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服毒自杀是一个很蠢的行为呢？何必呢，只要你顺从我，你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

说话间，他的双手就环抱住卢思卡，整个人就扑了过来。这一变动让卢思卡大为吃惊，突然想起梦里那压迫自己的黑影。他奋力挣扎，但无济于事。他面朝下被压在地上，只觉得屁股很痛，然后就痛昏了过去。

许久后，卢思卡悠悠地醒来，全身都痛，屁股更痛。屋里的蜡烛都熄灭了，一片漆黑。窗外的夜没有星光，也没有月光，只有昆虫不时地鸣叫。他意识到刚发生了什么，好像这不是

第一次，但他不愿想下去。他捂着屁股缓慢地走回自己的寝室，趴在床上无声地流眼泪。他突然觉得好像这样的经历发生过，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其它什么记忆？也是这样的屈辱，也是这样的无奈，也是这走廊里无助又无奈的夜，还有那疼痛的感觉。

想到还有两周就能毕业了，想到马上就能离开这里了，心里得到稍许的安慰。可是天地之大，自己又能去哪里呢？

无处可逃

卢思卡没有和室友说那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只想安然地熬到毕业，然后离开这里，随便去哪儿都好。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部社会环境，而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大主教就是整个修道院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和公义裁决者。选择保持沉默，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更能保护自己。

两周后的周日大弥撒，大主教宣布学员们毕业，并且指派了大家各自今后就职的教区。胖子因为没有给大主教送礼，被分配到了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区，作为第一任拓展神父，从零开始筹备一切。而卢思卡因为学业优异，并且擅长在羊皮纸

上抄写经书而受到表彰。作为奖励，他今后可以成为助教留在修道院，负责日常抄写经书、保养经书。

卢思卡看到大主教在宣布的时候，意味深长的微笑。在别人眼中那是长者爱护的慈悲，而他知道那是狐狸看到母鸡时的欣喜。

胡撒一肚子都是牢骚，对卢思卡可以留校充满了嫉妒的奉承。见习助教，以后很可能成为正式的教授，最后接替大主教的位子！真是光明的前途啊！自从多年前上一个助教离奇自杀后，这个位置一直都空缺着，被多少人惦记着呢！此刻嫉妒卢思卡的人可不止是胖子一个，大家纷纷议论着，推测着他家给大主教了几多好处。

此刻的卢思卡可是笑不出来，自打那夜被大主教侵犯后，始终都躲着他走。可是显然大主教没想要放过自己，日后要如何自处，要怎么才能躲过大主教的魔爪呢？

晚上，卢思卡和胡撒商量，想要跟他一起去山区拓展新的教区，这使胖子很不理解他的图谋。但见他坚持，也就答应了下来，毕竟自己被派遣到那种偏远的山区作为拓荒者实在是



既寂寞又委屈。两人商量着这两天在镇子里采买些必需的宗教与生活用品，周三上午搭乘去那个方向的邮差马车一起远走高飞。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59章 塞翁失马

卢思卡与室友胡撒相约周三一起搭乘邮差的马车去他要任职的山区，逃离大主教的魔爪，两人分头为此做着准备。

周三早晨，卢思卡和胡撒说：“吃完早饭，你先拿着自己的东西和大家告别，去市中心等马车。而我会晚些到城镇的南门，等你们的马车经过时我再上车。”

胡撒不解他的安排，卢思卡也不想多做解释。他知道大主教不会轻易放自己离开的，但不想和胡撒说出大主教对自己做出的行径，至少不是现在，旁生枝节毫无必要。

午后，胡撒坐在邮差的马车上一路来到城镇的南门，却没有看见卢思卡的人影，拜托邮差等了许久还是没人来。胡撒想：难道是自己记错了？在城门外吗？或者他怕被看见，在城外的小树林里？于是马车一路慢慢地往外走，已经看不见城镇了，还是没有看到卢思卡的人影。

胡撒苦笑了一下，突然间觉得自己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说：

“何苦这样安慰我呢，那贫瘠的土地是我的宿命，不是你的啊！罢了罢了，愿主护佑你得到你想要的生活吧！”

邮差因为耽误了不少时间，希望在入夜前赶到驿站，快马加鞭地驾驶马车，带着一脸落寞的胡撒扬尘而去。

卢思卡此刻正被反锁在抄经室里——

早上大家欢送走胡撒后，有同学告诉卢思卡大主教找他有事，在抄经室等他呢。卢思卡犹豫了一下，但不想被发现自己的逃跑计划，毕竟还有几个小时，就去了抄经室。抄经室里没有人，他刚走进去，门就被反锁上了。不管他怎么敲门，怎么喊叫，也没人搭理他。直到窗外完全黑透了，才听到门锁被打开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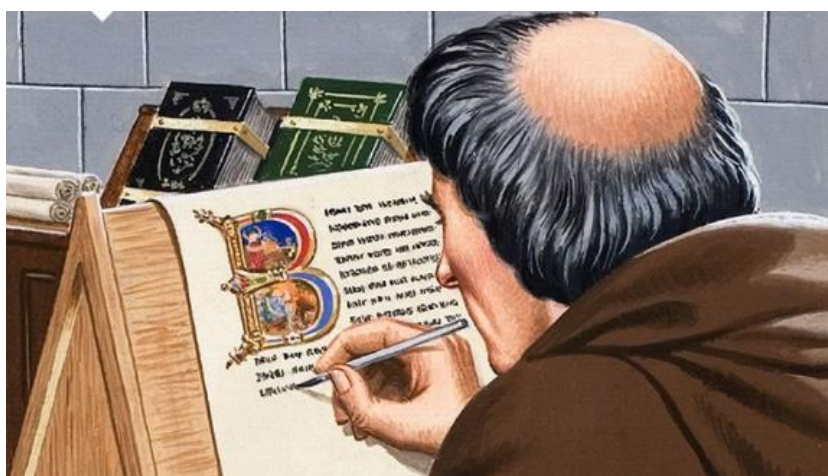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门被开后，进来几个人，送进来一张床、一些食物和水。这些人走后，大主教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说：“今后你就住在抄经室吧，这里高，风景好，库存的书籍够你看上十年的。你的朋友已经顺利地上路了，他昨天和大家炫耀，他和你的友谊让他不会在那山沟里寂寞独守，看来你让他失望了呢，真是可惜啊！”

说完嘲讽地微笑了一下，走出了房间，又锁上了门。

幽闭

在这个抄经室，卢思卡一住就是六年。修道院里除了一个来送饭与拿走马桶的聋哑仆役，几乎所有人都忘却了他的存在。而大主教十天半个月会来一次，带来些酒肉，然后欢愉地离开。



他必须抄经，用新抄好的书稿换取每天的食物，好在工作压力并不大。

在这个抄经阁的几年里，他阅读了所有的书籍。但自己知道得越多，越不相信经文上的故事，这让他很苦恼。

直到四年前的一天，他偶然间在厚重的书架后找到了一个暗门，原来抄经阁通往另一个封闭的密室。密室没有窗户，到处是蛛网和灰尘，一看就是多年没有人踏足其中了。其中有大量的书籍和卷轴，还有一本日记。

日记中记载：

一个世纪前，教会开始系统地清理民间异端邪说，烧死知道不同真相的人。随着帝国的扩张，大量中东的图书馆被洗劫，那里的上古的知识多数被焚毁，因为与宗教的说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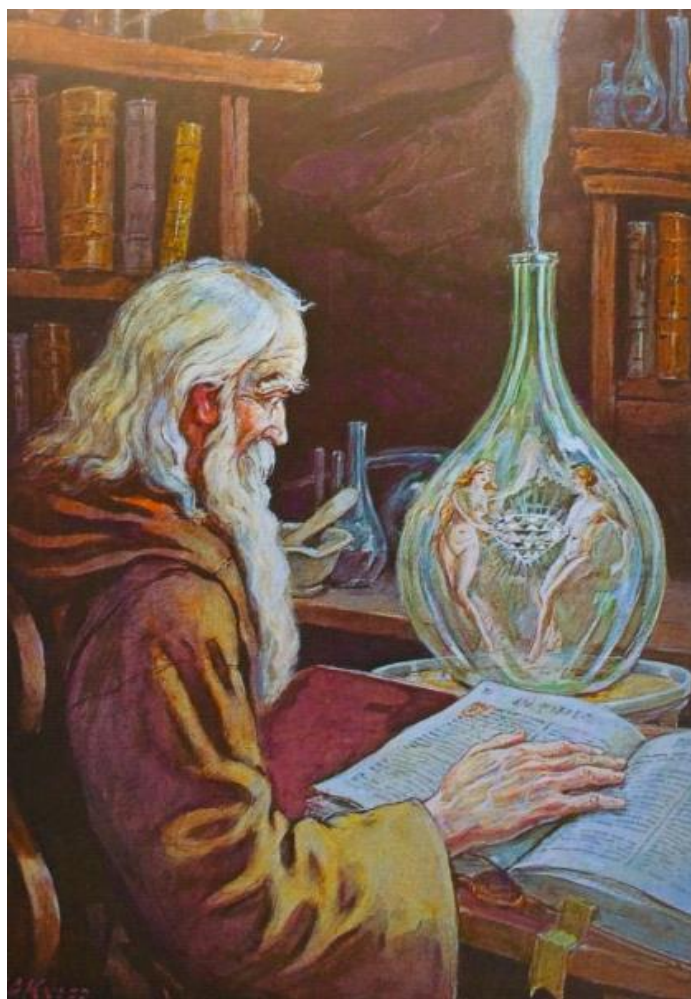
作为随军神父，他偷偷地带回了一些很珍贵的文献，与当地没收的各种异说一起都收藏在这个密室里。这些资料里有自己一生苦苦寻找的奥义答案。自己守护这个秘密到死，并封藏了这个密室留给后人。

卢思卡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看到的图画上的秘密——



附录上写道：

地火的炉子不能熄灭，炉中的坩埚要持续旋转，四象合力得到太阳。男与女交合，平衡中诞生圣子，它藏在贤者之石中熠熠生辉，让地火与天光滋养它长大，真正的自由就在头顶破裂的时候洞开。



这位老前辈的自画像好奇怪，淫秽的画面怎么是一个修士的爱好？但这密室里的卷轴和书籍深深地吸引了他，可以打发漫长的黑夜与无聊的白天。

这些书籍与卷轴出自不同的时代，上边很多的文字他无法理

解。好在在很多的地方，那位老前辈写下了他的心得批注，可是他用的词汇让卢思卡倍感费解。他只能找图画多的书籍来翻阅。他发现好像几千年来，世界各地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惊人地相似——



他在古埃及的卷轴中发现：

蛇不是智慧树上的恶魔，而是教给人类最初规与矩智慧的启迪者。性不是万恶之源，那是大地能量进入身体的方式。但需要做到男性与女性面的平衡与交融才能发展后续的奥义。

这让他不太明白，但这些图片让他感到一种能量在下腹游走跳跃……

或许大主教那里也有一本这样的奥义，只是他的书的是假的，所以他老是来欺负自己。



那些更高阶的密义书中的图片就更加匪夷所思。他看得出就连那老前辈也没能看懂多少其中的奥义。

书中说：

当太阳在肚脐上明亮，四方的精灵会带来肝之青、肺之白、心之红、肾之黑，融入脾之黄。七个头的君王败退归隐，三个圣人当家。那是天之圣、地之圣、人之圣。

男女日月唤醒智慧的双蛇盘旋地爬上巅顶，让智慧的口说出秘密，让智慧的眼看见未来古今，让凡人也能头顶七彩的王冠，与神齐名。



卢思卡无法理解这些谜语中的奥义，只好找卷轴里最基础的东西练习，发呆与闭眼看着自己的肚脐。

他还找到了许多魔法卷轴，有巫术、黑魔法、白魔法等。他对怎么治病与怎么控制他人的傀儡术很感兴趣，因为他想有机会逃出这里，不再被大主教祸害，出去后也能靠治病养活自己。

他在这抄经阁里就这样安分地住到了第六个年头。这些资料他能懂的越来越多。虽然大主教还会不时地来找他，但毕竟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力气再祸害人了。

卢卡斯从卷轴上学会的黑魔法、傀儡术已经练习得差不多了，他给这个法术起了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催眠术。可是那个送饭来的人是个聋哑人，自己无法催眠他；而大主教有几次差

点儿就有效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总是差一点儿。

好在他从医术上学会的东西，让他看出大主教的气色真的很差，估计自己已经快要熬出头了。可是如果大主教哪天突然死了，自己被人们遗忘在这里，可就大大地不妙了，还是要抓紧点儿为好。

他打算在下次大主教来“看望”自己的时候，使出他计划已久的终极绝招——成败在此一举。

他现在感觉自己的瓶颈就是男性面与女性面的交融与平衡，因为做不到这个，自己的能量无法突破到下一个境界，无法学习应用与体会更高深的奥义。

第 60 章 如幻

与胡撒的逃跑计划，因为胖子的大嘴巴而失败。胡撒自己却浑然不知，只以为室友贪图安逸，这一周只是为安慰自己表演出共进退的姿态，最后还是放了自己的鸽子——无奈与一丝愤恨相互交杂，多年的同窗共寝，毕业后也是各奔东西，世间冷暖朝夕。

卢思卡在抄经室内住了六年，整个修道院都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一个聋哑的仆役每天送饭端屎尿。卢思卡每天的指定工作并不多，大量的时间很无聊。起初这让他感到很煎熬，四年前他无意间发现了抄经室内的密室隔间，并在其中找到了大量的中东上古文明的书稿与消灭异端宗教大清洗时缴获上来没有焚毁的卷轴秘籍。

这些宝贝让他逐渐了悟到了很多天地间的奥义，对宗教的虚伪和无奈一扫而光。虽然大主教还是会经常来骚扰自己，他也多次想要逃离，但这一屋子书，自己带不走又放不下——他觉得参悟透这密室里哪怕一半的书稿，自己就是行走在世间的神了。

可是他被男女之事平衡的这个奥义卡顿住了，这成为他深化修行的瓶颈。他觉得继续深化自己的知见，需要鲜活的女人来参悟这一秘密中的奥义，可是自己没有这经验。各种图片中露骨的配图，总是让他感觉有团火在灼烧自己，而自慰是亵渎神灵的。梦中他不止一次看到自己和一个女人在欢愉，可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他所有的性经验都来自大主教的种种变态爱好。

傀儡术

在密室卷轴中除了草药医学，还有白魔法与黑魔法。这些法术他学习起来倒不太受到自己能量境界的直接影响。

草药学被教团列为民间巫术，只能由牧师给人们进行治疗。当然患者家属要交纳不菲的赎罪金，才能领到一杯苦涩的圣水。民间的那些看病与治病都被列为非法。如果没有神学院的修士证书去救治病患，那就是亵渎神灵，需要被监禁并没收非法所得。

卢思卡知道白魔法是爱与善的祝福与解救，但在密室里被关押的他对此却无法练习与施展。一开始他是抵触黑魔法卷轴

的——那些羊皮纸在他看来就像是毒蛇，但无聊与好奇最终让他想要了解知识的另一半。他发现黑魔法确实是攻击性的、魅惑类的，但它们明显对帮助自己从现在的困境中解脱出去有很大的帮助。

在各种攻击类、诅咒类的法术中，卢思卡看中了两个对自己比较实用的：傀儡术和魅惑术。这是让他人迷失自我心智，然后听自己摆布的法术，中招的人会坠入梦境般的现实里，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而不自知。

卢思卡把这两个法术相互比对，形成了自己命名为催眠术的一个完整体系。只是魅惑术分对男性和对女性的两类，他只深入地学习了对女性心理的把控技巧。

这技巧对聋哑的仆人没用，对大主教好像有些用处，但他并不太肯定。卢思卡一时还不想引起他的怀疑与注意，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成神的计划……

卢思卡在一次大主教拜访时，尝试用催眠中的魅术让大主教第二天再来，并用催眠让他带来一些苹果与水果刀——这两件事都绝对违背大主教的自我习惯与自我意识——如果他第

二天来了，并带来了刀子，那就证明自己的催眠术练成了！

第二天是如此地漫长，卢思卡很后悔自己在催眠指令中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焦躁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卢思卡对自己很失望，并开始担心大主教随后的报复，他脑海中反复计算着各种最坏的可能性……



就在第五天的下午，教堂的大钟响了很久，这不像是普通周日的弥撒。在高塔里的这几年，卢思卡早就不知道时日了，也懒得去计算。

傍晚，门上的锁被打开，卢思卡把烛台拿在手里，准备做最后的顽抗。大主教打开门走了进来，一脸笑意，进门就说：

“我的小宝贝啊，这两天等久了吧？你可不知道，我们与共和国军开战了！这几天领主大人把我叫去了城堡，给他和他的军队做出征前的弥撒、忏悔、祝福。今天终于把他们都送走了。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稀罕物啊，新鲜的苹果和葡萄！都是从领主那儿拿来的，我都没舍得吃呢！你看这削皮的小刀有多精致，送给你，送给你了！”

卢思卡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催眠效果，还是一次巧合，或者纯粹就是对自己反应的试探？这是福还是祸？自己要怎么应对才不露痕迹，并且能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呢？

前思后想下，接过小刀，给大主教削了苹果。然后又把小刀和削好的苹果一起递给了大主教，让他切成小块吃。

在大主教吃苹果的时候，送出了一个心理暗示：今天半夜大主教到院子里唱圣歌，为远去的军人们祈福。

大主教没有在抄经室停留多久，走的时候，卢思卡听到了铠甲武士从走廊里伴随大主教远去的声音——对大主教的保护是因为战争还是今天对自己的试探呢？他今天进来后一直没

有反手关上门，是忘了关门？是为了武士可以快速地进入？还是真的被自己的催眠术拿下了呢？

一下午卢思卡都在想这些细节，静等着后半夜大主教是否会在院子里唱歌。

入夜后的时间好像特别漫长，卢思卡等到蜡烛都快烧尽了也没有听到自己期许的圣歌。他最后实在没熬住，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他在梦里听到了院子里大主教的圣歌，一遍又一遍地被吟唱，很清晰。这是梦还是真实？他醒后怎么也无法分辨，也无法问谁来验证。这让他很苦恼，不知道是否可以展开下一步更冒险的行动。



超越局限

一周过去了，大主教又来探望自己的小金丝雀。卢思卡告诉他自己在自学更高深的草药学，但苦于没有对这些草药的性味感觉，无法深入，于是拉了一个单子，里边有二十多种各式草药，请大主教下次帮助带来给自己。

大主教愉快地答应了，并且真的在一周后把这些药材都带来了，花花草草的一盘盘摆放了一屋子。在各取所需后，约定过几天再见。

几天后微醺的大主教乘兴而来，卢思卡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杯茶水，那味道有些怪。卢思卡解释说加入了些醒酒助兴的草药，大主教欣然畅饮，然后就欲行房事。

就在这时只觉浑身燥热，酒气攻头，晕眩昏沉。墙壁、窗户、蜡烛、人都开始扭曲摇摆，对面的人说话好像慢吞吞的，非常遥远，还带着回音。

他觉得自己在旋转，觉得眼前的男人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连说话的声音都改变了——



她说：“我是来自神的使者，我为你带来黎明之子的启示。卢思卡是我附身其上的躯体，他是我在地表的代言人，他说的一切都是在传递我的旨意，不能质疑也不可质疑。不然你的灵魂就会被投入地狱，接受永不熄灭的火焰炙烤！”

他会以你贴身弟子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会成为你的接班人。你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才是值得信赖与敬仰的，包括你在内。

今后，如果你再侵犯他就是对神的玷污！每当你听到我的名号‘黎明之子’，你就会深刻地回忆起今天的神启，你就会回到这一刻感受到这忘我的眩晕。

明天早上你会在日出时醒来，对今天的事情毫无记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无法回忆，无法记起，这只是怪诞的一个梦。

但你记得我们的暗号‘黎明之子’。

现在睡吧，睡吧，什么都无法在黎明前叫醒你。”

大主教瘫软在地板上，不多时打起了呼噜。

蜡烛快要燃尽了，门又一次被打开。门口进来一个武士，他看着在地上睡得跟死猪一样的大主教，皱皱眉毛，想要上去把他拉起来，但软泥般的身子拉也拉不动。想要叫醒他，甚至泼水都无济于事，只好叫卢思卡帮着自己好歹把大主教放到了床上，自己又退出了门外。

卢思卡看着床上酣睡着的大主教，这六年的屈辱都翻涌上来，对着他肥胖的身子就是一顿捶打。然后在椅子上打盹，只是睡得很轻，很警觉。

第二天清晨，公鸡在远处开始打鸣，大主教悠悠地醒转了过来，全身都在痛，头也痛，昏沉沉的，头重脚轻，木讷的感觉根本无法思考。

卢思卡递给他一杯水，然后扶着他坐起来，关心地问：“你昨天是喝了多少酒啊？那酒的质量真是令人担忧！”

大主教看着眼前的卢思卡，既眼熟又陌生——好像认识，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觉得应该是自己的脑子还犹如砖头般不运转的缘故。

昨天？昨天，自己确实是喝酒了，可是好像喝得不多。这里是？这里是抄经阁，自己有印象昨天来这里。然后，就不记得了。为什么来，也想不起来了……

最近自己总是感觉怪怪的：前几天醒来脚上都是泥，觉得自己夜里梦游了，可是干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嗓子痛，哑了两天。最近，大家好像都在背后议论着自己什么。昨天晚上好像有梦，梦到了美女大天使，但具体的内容想不起来了……

大主教尝试着站起来，卢思卡赶紧过来扶着他。大主教想要回自己的房间，卢思卡扶着他来到门口，敲门，半天没人反应。过会儿听到走廊里有动静，应该是那个守卫刚才在打盹。他打开大门，晨光从门缝透入到房间内，照在卢思卡的脸上。守卫赶紧过来帮忙扶着大主教，防止他摔倒，大主教在两人搀扶下走出房间。守卫有点儿犹豫是否放卢思卡出来，于是小心地问道：“主教大人，是我扶您回房间休息，还是我俩

扶您回房间呢？”

主教被问得一愣，卢思卡接过话茬说：“以黎明之子的名义，还是我照顾主教大人比较稳妥些。”

主教马上附和道：“对对，他照顾我，照顾得很好。他送我回房间，你去忙你的吧，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守卫一愣，也不敢反驳什么，怯怯地后退了两步，心想这被囚禁多年的神父终于自由了。反正也不关我的事，一宿都在这过道里，赶紧回去躺床上暖和暖和才是真的。他生怕主教大人反悔或又想起什么，派差事给自己，快步地下楼离开了。

卢思卡扶着大主教走过走廊，从顶楼下来，回到二楼。又穿过走廊，来到大主教的房间。一个小小子从房间里出来开门，帮忙把大主教扶上他的床。卢思卡第一次进入大主教的卧室，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奢华舒适，里外间的套房。小小子睡在外间的小木床上，看来是随时听候吩咐的小童。

安顿下大主教，卢思卡退出主卧，关上房门，开始跟这个小小子聊天。

第61章 奥秘

卢思卡利用催眠术和草药混合剂诱导大主教的思想，让自己从多年的幽禁中脱身。他扶着大主教来到他的卧室休息，在此认识了一个作为仆役的小男孩，等大主教睡下后，俩人在外间屋开始了攀谈。

小男孩今年十二岁，是四年前被好心人送到修道院中来的。他的母亲有一天突然消失了，父亲非常气愤地在家大骂了好几天，大骂妈妈是婊子。后来有一天他被人抬了回来，身负重伤，没能等到入夜就死了，留下自己和妹妹俩人。家里的吃的没能坚持多久，而家被自己的叔叔占了去。叔叔常年在外地跑买卖，叔母说自己欺负了她的孩子，把自己和妹妹从家里赶了出去。

他说：“我真的没有欺负小堂弟，只是他爱哭鼻子爱告状，我真的没欺负他。

我带着妹妹流浪了半年，她在那年冬天的夜里没能醒过来，我醒来时已经是在修道院里了。孤儿院里有几个孩子，被修女们照顾着，每天要做很重的杂役。

一年前我在擦教堂的地板时被大主教看上，从孤儿院转到了这里做他贴身的侍者。他待我很好，这里的条件与伙食也比孤儿院里好得太多。只是他会时不时让我给他暖被窝，还，还……那真的很痛。我经常拉血，很多血。他说那很正常，还给我看小修女也在出血，也会肚子疼。他说这是因为我长大了。不过我很怕给他暖被窝，真的很怕。”

卢思卡听闻他的描述，不由得同情他的遭遇，于是说：“好孩子，我是来接替你这一工作的，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回到孤儿院里去了，带上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小家伙狐疑地看着眼前的神父，有些不敢相信。又看看卧室紧闭的大门，有些犹豫不太敢走。

卢思卡顺手从桌上果盘里拿起一个苹果，交给孩子，然后说：

“回去吧，如果有修女问你，你就说是大主教命令你回去的。如果她们不信，就让她们来亲自问大主教就好。”

小男孩又犹豫了一下，拿着苹果和自己的几件衣服，退出了外间，来到走廊，慢慢地关上房门。紧接着，卢思卡听见楼道里逃命般奔跑的脚步声。

密卷一

在门厅里闲着无聊的卢思卡，反锁上房门，开始搜索里外间的各个角落。大主教有几次要醒来，他用催眠命令语句，又让他沉沉地睡去。

卢思卡在大主教卧室挂毯的后边找到了一个暗格，里边是一些珠宝、黄金、银币，还有一些羊皮卷轴，看来是主教大人这些年搜刮来的。卢思卡打开那些羊皮卷轴，是古希腊的文字，好在他学过，可以看懂。只是这些资料很早前就被教会列为禁忌，说哲学与希腊多神崇拜是邪祟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卷轴的标题是《爱》，里边记载着古希腊与古罗马大哲学家和神学家对爱的讨论——

阿波罗多洛向朋友转述他从阿里司托得姆那里听来阿伽颂宴会的谈话。

宴会是在庆祝阿伽颂的悲剧首次获奖，所以阿伽颂邀请好友在他家中飨宴。

苏格拉底在被邀之列，阿里司托得姆则是在苏格拉底赴宴途中与其相遇，并被苏格拉底邀请一同前往，从而记下宴会中的讨论内容。

众人用过餐后，照惯例应当开始饮酒诵诗，但是阿伽颂表示他前夜为了庆祝剧作夺冠饮酒过量，无力再饮。席上的医生厄律克西马科斯也建议众人节制饮酒。

这时，修辞学家费德鲁斯建议众人轮番以同一话题发表演说，让酒神狄俄倪索斯作为评判。

费德鲁斯提出的话题是“厄洛斯”，就是“爱情”，每人以自己的方法赞美爱神和他对人类的贡献。席上众人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示意费德鲁斯先行开始他的演说——

费德鲁斯的演说：

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爱与情欲之神。他的罗马同位体是比较被人熟悉的爱神“丘比特”，是希腊原始神之一。



费德鲁斯引述赫西俄德和巴门尼德的诗篇论证说：

爱是一尊神，且是众神中最年长的一位。除此之外，他还为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福祉，激励英雄在爱人的目光下勇往直前，

让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愿意为所爱者付出生命。此外，众神不仅保佑爱人，更是为接受了爱人追求的被爱者准备了无上的荣誉。

因此，费德鲁斯认为爱情是众神中最年长、最尊贵的一位，也是人类生前与死后幸福的最高的渊源。

附：

费德鲁斯，古罗马寓言作家。希腊北部皮埃里亚人。曾在罗马宫廷为奴，后被奥古斯都释放。著有《寓言集》。

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被称为“希腊教训诗之父”，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巴门尼德，古希腊哲学家，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是用韵文诗写成的《论自然》，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他的思想启蒙了柏拉图。他通过神启说出“存在”即远古埃及的“始基”范畴，本质上是一致的、相通的，只是希腊语系与古埃及语系的变革。他说，个人认识的前进依托于重复的经历历史。他认为真实不在世间，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凭外在感官来认识真实。

保萨尼亚斯的演说：

保萨尼亚斯说：要想赞美爱神，便要首先区分两尊不同的爱神。他引述古希腊神话论证，正因神话中有两个不同的阿佛

洛狄忒诞生的故事，因此她的儿子爱神厄洛斯也有两个不同的分身。

其中一名是“天上爱神”，来自天神乌拉诺斯诞出的阿佛罗狄忒，代表了尊贵和神圣的爱情。另一名是“人间爱神”，来自宙斯和狄俄涅诞出的阿佛罗狄忒，代表世俗和肉欲的爱情。由于天上爱神的母亲阿佛罗狄忒只由男神生出，所以尊贵和神圣的爱情也以少年为恋爱的对象（古希腊少年爱），而人间爱神出自男女结合，所以世俗的爱情亦在男女之间进行。

除此以外，保萨尼亚斯还讨论了爱情的伦理和希腊各城邦用来约束爱情的法律。

保萨尼亚斯认为，不论是神圣还是世俗的爱情都必须以法律约束，以免爱人的失节影响到爱神的声誉。有些希腊的城邦法律中将一切爱情都视作美好的，其它的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的法律则反对、限制爱情。雅典对有关爱情的法律和习俗在保萨尼亚斯看来是值得仿效的典型：雅典人鼓励爱人逾越一切限制去追求爱，鼓励真爱只在男人与少年间展开。这样的爱便是天上爱神的爱，为爱人与被爱的人同时带来美德的提升。

附：

保萨尼亚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罗马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希腊志》十卷，书中内容多为后世考古学发现所引证。

然而突然开始打嗝不止的阿里斯托芬向厄律克西马科斯请求互换演讲顺位，由后者替他先行回应保萨尼亚斯。答应了阿里斯托芬的厄律克西马科斯开始进行他的演说。

厄律克西马科斯的演说：

身为一名医生的厄律克西马科斯肯定了保萨尼亚斯的观点。但是又补充说，爱情所司掌的领域不仅仅在人世间，而是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整个宇宙都依照爱情的规律运行。

人的身体中有健康与不健康两种爱情的存在，而医生的职责便是分离两种爱情，排除不健康的一种，以保护健康的爱情。对立的事物（冷热、干湿等）之间互相克制，而医生可以通过医术变相克为相生，以此达到让身体中产生和谐的作用。

厄律克西马科斯还引述赫拉克利特说：宇宙间的一切都存在相生相克，而音乐便是调和宇宙间相克的元素，让它们达成和谐的艺术。

因此，身体、音乐与天文等等领域都需要爱情合适的引导。而这种健康的爱情也是让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神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附：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以弗所学派的创始人。生于以弗所一个贵族家庭。相传他生性忧郁，被称为“哭的哲学人”。他的文章只留下片段，爱用隐喻、悖论，致使后世的解释纷纭，被后人称做“晦涩

者”。他说“万物流变不息。乙太是可见万物之本体，世间一切对立又统一，矛盾在相互转化间变得生动”。

阿里斯托芬的演说：

通过喷嚏止住了打嗝的阿里斯托芬先行向众人解释，他的演说是以一位喜剧作家的视角写成的，因此可能被众人取笑。

阿里斯托芬说：要想解释爱情，便要先解释“人”的由来。

现在的人有两种性别：男性与女性；而上古的人在他的故事中则有三种：男性、女性和男女一体性，即“神性”。男性是干燥的、炽烈的、动的、作用的，是天；女性是潮湿的、柔软的、弹性的、承受的、孕化的、滋养的，是地；神性则来自灵魂，它划分出男性与女性，但又不是男性或女性，它经由男性和女性的再次融合回归自己。但灵魂划分出的男性或女性不必须居住在男性或女性的身体里。

每个男性分为两个男人：男性的男性、男性的女性。每个女性分为两个女人：女性的男性、女性的女性。每个男女性实际会分为四个，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开始寻找他们起初被分离的另一半，因此便有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与异性恋三种人的存在。男性的男性面，要找到自己男性的女性面完成融合；而女性的女性面，也要找到自己的女性男性面完成融合；最后一世达成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和肉身的完美融合。

阿里斯托芬说，由于爱情的本质是寻找失去的另一半，所以

在找到了另一半以后的人，唯一的愿望便是和另一半的自己永远合二为一，这便是爱情的最终目的。

最后，他总结道：他的理论与前面的演说比起来，既对男性又对女性有效。人类最高的幸福，便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失去的另一半。但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找到与此最为接近的爱情。**

阿里斯托芬语毕，席间只剩下**阿伽颂**与**苏格拉底**二人尚未进行演说（**阿尔西比亚德斯**尚未登场）。两人在一番谦让后，**费德鲁斯**示意**阿伽颂**不要再推托，而**阿伽颂**也开始了他的演说.....

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阿里斯托芬，古希腊喜剧作家，雅典公民。他被视为是古希腊喜剧尤其是旧喜剧最重要的代表，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

卷轴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下文。卢思卡怀疑大主教收集到的只是残卷。

他突然意识到大主教为什么会祸害自己和这个小男孩：他有爱与被爱的渴望和无法抑制的生理性欲。可是他受到这些奥义卷轴的影响，受到古希腊文化的熏陶，认为只有同性之恋与肉体的欢愉是神圣的，异性的爱是世俗的、影响他成为纯

粹高尚的灵魂。

卢思卡好像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好像又不是太明白：

自己多年来无法突破的瓶颈——男女性的平衡，到底是什么？两个秘密卷轴记载的奥义既相同又不同，自己是应该继续与大主教发生男男的关系，还是应该用男女的欢愉突破这瓶颈？是因为我不懂得享受爱的互动，还是因为自己是这痛苦的承受者而非欢愉的享受者？



什么是爱？爱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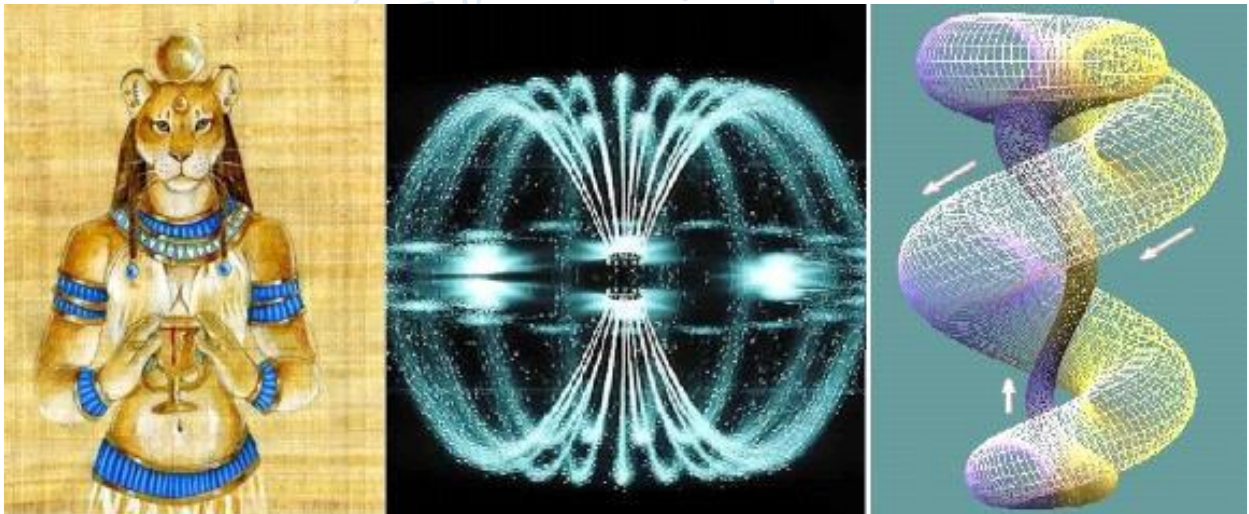
两种爱：精神上的，肉体上的；同性间的，异性间的；或者还有，还有更深的奥义……难道神与灵魂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滚床单吗？基督的爱又是什么？兄妹间的爱、母子间的爱、无

性掺杂其间的爱又是什么？柏拉图的爱是与同性男童的性爱，这真的是通往神圣自我的捷径吗？

自己在密室里找到的大量中东上古绘本都是男女间的缠绵与交融，卢思卡脑子中一片混乱……

密卷二

在夹壁层的密格里，还有一个卷轴，那卷轴的质地非常古怪，像是一种干燥的柔韧的草叶子。卢思卡很小心地打开这个卷轴，卷轴很长，开篇写着：**《启示录之本源的奥义》**。



然后就是很多无法理解的文字和一个母狮子的人像。

这母狮子……他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画人的，应该是某种原始的图腾崇拜吧。但是怎么又觉得很熟悉的样子？好像冥冥中与自己有一种传承的联系与感召力。

这卷轴恐怕是自己所见到最为远古的奥义了，可惜里边的文字自己一点都不懂，只能看画。

突然，他发现卷轴内还卷着一张绢布，这种布料自己第一次见到，但听说过——这是东方的一种神奇的织锦，价格犹如黄金。绢布上有文字，不知道是谁书写的，但看上去是对卷轴内容的翻译。

卷轴的名字是：《上古埃及对世界起源的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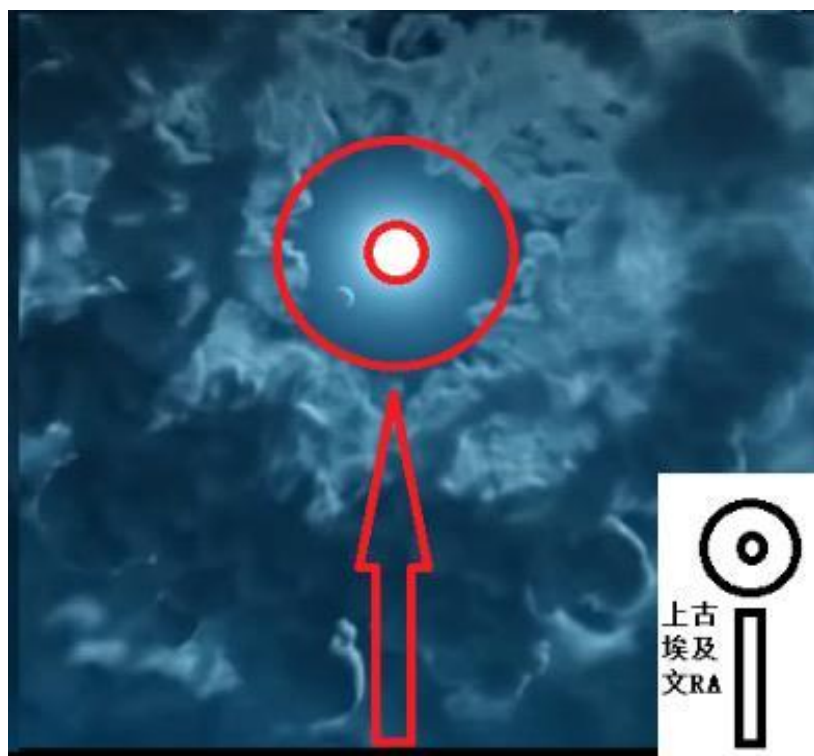
一切的起初是混沌之海，无边无际，无上无下，满淹无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没有任何的规律与秩序可言。直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它意识到了自我的意识，随即意识到了有一个可以思想的思想、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意识。

但无尽的未知与混沌包裹着它，它尝试撕裂周边的混沌，用自己的思想凝聚出一个自我来。它的思想在无尽的混沌中穿行，直到它碰到了个泡膜的边际——它认定这是顶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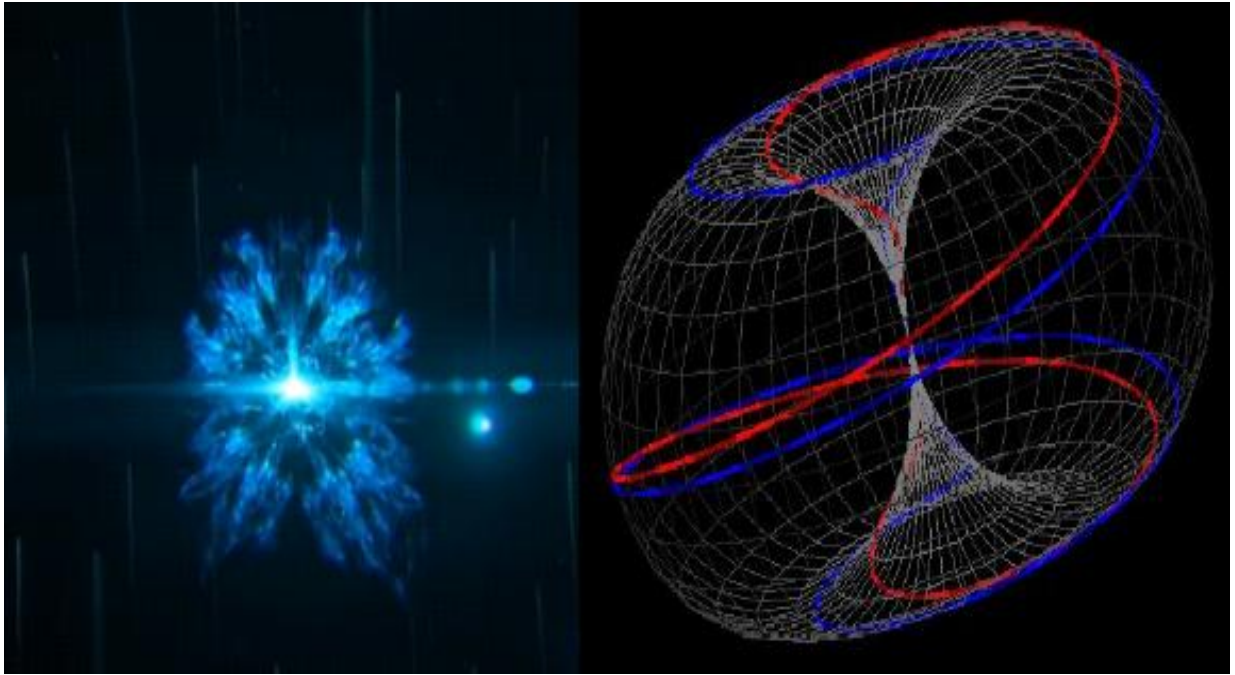
出生的那一刻，它发出全宇宙的第一个声音：嗡（w ē ng）。这一声音成为了宇宙的基础音，一种电磁的颤鸣音。

当这意识凝聚成为一个浓缩的意识能量球后，它给自己起名为RA（拉），提升的意思。



拉的诞生让初始的秩序诞生。它叫自己初一、太一、原一、万物起始的一、纯真且炽烈的第一意识。它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并渴望得知自己的所是与是否还有其它类似于自己的存在。它无法感知到自己的轮廓，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所是。

它凝聚混沌的游离能量，旋舞着自己的内核，形成一个陀螺般的转盘。这转盘越来越大，带动了整个虚空内的混沌都开始跟随旋舞。而核心中形成了一个致密的区域，并逐渐地生成了中轴与轴线上的两极。



在所谓的上方，它喷射出自身滤过的能量与自我意识微粒。它散发出无比绚丽的光芒，炽热中包含温暖活跃的生命气息。它给混沌的能量之海起名为努恩，它把能量与意识微粒的喷射出口起名为阿吞。



拉把自己凝聚的能量伴随着自己的意识一起从极点阿吞喷射出，抛洒向上空，形成无数永不间断的意识能量喷泉。这些意识的微粒又犹如雨点般落到努恩之海雾里。这些喷洒的微

粒逐渐在混沌的虚空再凝聚，逐渐地形成了阳刚跳脱的意识面向和阴柔静雅的意识面向。

于是干燥的上浮成空，而湿润的下沉为物；动态的升腾为用，静态的凝聚成物。两者既相生又相克，既彼此交融又彼此对立，彼此相互依赖，又彼此相互制衡。它俩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气泡一般，把所有的虚空包裹在内，围绕在核心拉的身边，为拉隔绝混沌的、无序浪涛的不断侵扰和对现有秩序的破坏。



拉为空而干燥的阳性气息取名为舒，而为湿润的、充满孕育能量的阴性气息取名为泰芙努特，其意思是“被拉吐出来的”。她的形象在古埃及是一头人形母狮子，就是卷轴开始的那个图腾。又称万物之母。

从这一刻起，空性与物性的法则各自发展，又相互配合。

舒和泰自诞生后，离开了吞，进入虚空与混沌之海中游历成长。

拉开始设立自己的秩序、层次与导向，规划与完善自我的能量循环状态，不断拓展与重置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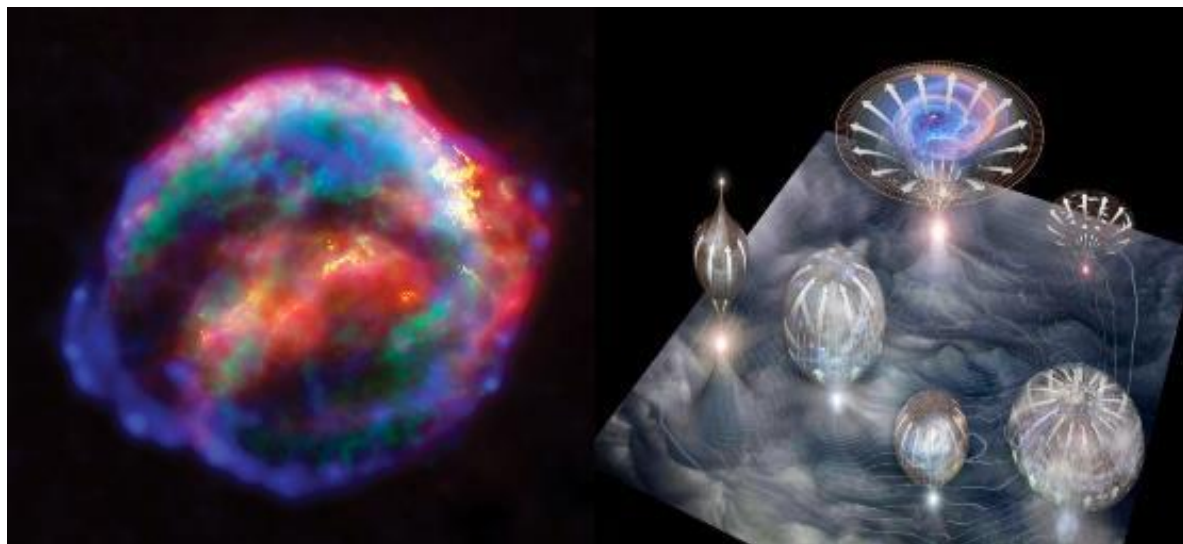
拉的目光穿透了古今未来，整个泡泡内的意识海都开始抖动起来。不同的抖动频率让不同浓稠度的能量、不同频率的能量各自形成不同的层面，这些层面虽然相互套叠，但彼此互不可见。在抖动中发出持续的“啊”音，整个意识海从杂乱无序，逐渐地如同涟漪般变得主次分明。

层次与导向性带来线性的关联，时间在不同的线上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向展开自己的作用。

这一过程完成后，对整理好的这个基础宇宙轮廓，拉给它命名为**玛亚特 (Ma'at)**，意思是平衡的秩序。这一状态被比喻成羽毛：平行的秩序、对等的均衡、有序的排列、一主干与无数分支。



玛亚特状态让混沌被梳理成有序，后台的底层逻辑被设立，规制之力开始规范内在的运作秩序。类实体有了可以依托生成轮廓的脚本蓝图。这轮廓让拉有了自己的经纬，可以与周围的混沌有效地区分开，独立傲然。



混沌之海对这个新诞生的泡泡展开了猛烈的、持续的试炼。拉利用自己稳固的结构战胜了无序的混沌，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了一片让自己容身与发展的平稳虚空。

拉开始布局自己的发展，并开始在未知的混沌之海中巡航寻找。它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但它总觉得这无尽的混沌之海中不能也不应该只有自己一个意识存在。

它为自己的泡泡起名为光舟，而这光舟由十二条规则之力维系与驱动着，每一条规则都是独特的宏观底层逻辑。一旦理解与掌握了这些规则，就能掌控自己的生命方向与行进轨迹。这些规则相互交织成为智慧之书，被称为密中之密。它们编制与掌控着万物的生命规律。拉把这十二条底层逻辑框架，命名为托特（Dhwty），意为智慧。

智慧构建出逻辑与语言，交流得以在不同自我间展开。智慧是引导前进方向的射灯，它的光锥聚焦在哪里，意识便跟随而至。智慧为前进的方向指出道路，而愚钝者、鲁莽者、自负者却无视它的引领。

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拉看见了混沌之渊——一切终结的地方。那是无比黑暗的未来，是一切必经之路，是没有谁能逃脱的宿命，就连自己也不能幸免。

拉被这深渊震撼，深感恐惧与担忧：自己一切的作为与努力都会在某时被这深渊吞噬殆尽，就连混沌之水也打着旋地被其吞噬进去，如果一切都终将毁灭，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智慧，到底为了什么？有何意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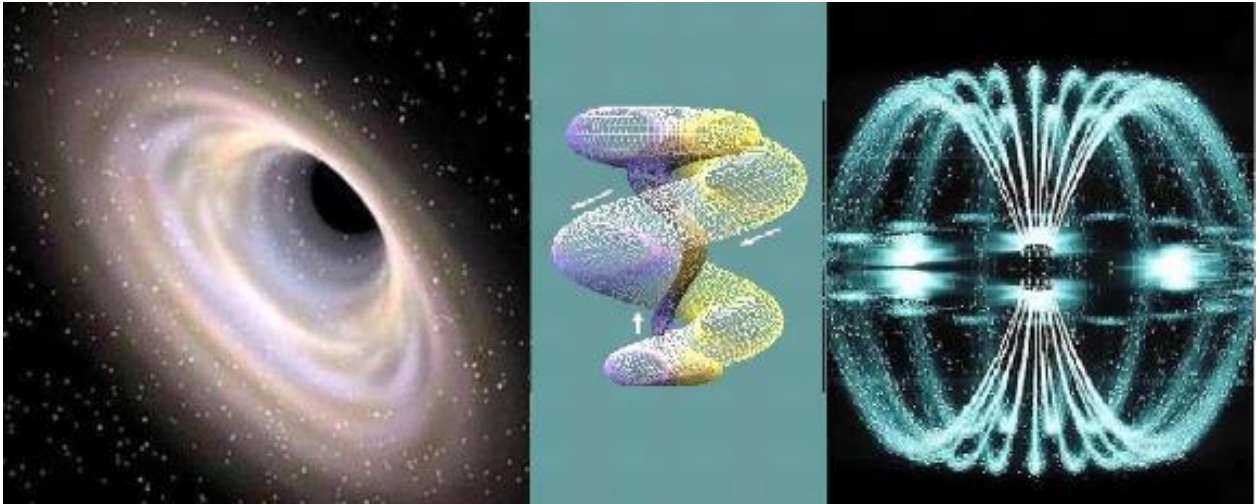
拉被恐惧与无力感包裹——如果衰竭是不能避免的必然……它的骄傲与光同时暗淡了下去。它无法呼吸，不断挣扎……

这时，智慧感受到了内在的绝望，于是一次次地呼喊拉重拾勇气与理智，摆脱恐惧与无助的绝望。

当拉挣扎出自己情绪的泥潭后，它为这一自我状态与那注定的宿命命名为阿佩普（Apep）——混乱之井、灵蛇的口、吞噬一切的终结者。

在混沌之海中，这巨大的旋涡吞噬着一切，成为巨蟒之口，而它的肛门就是诞生一切的阿吞。在这旋涡前，充满了鬼哭

狼嚎歇斯底里的尖叫与哀嚎。智慧之光直射在这怪物的血盆大口上，拉明白了这就是最终的恐惧，这恐惧源自自我意识对我与我的意识的留恋。



拉可以彻底地消灭这个吞噬万物、最终也会终结自己的巨蟒，但随后拉心中震惊不已：这吞噬者就是缔造者，这毁灭者就是创造者，它就是自己，而自己也源于它的一念。如果拉是光，那它就是暗；如果拉是为动的阳，它就是孕育的阴。熄灭它，就等于自杀！

为了能让吞噬者不会过早地把意识与智慧绞杀在摇篮中，拉用尽自己的力量，把玛亚特的秩序扭曲成迷宫，让意识在其间有盘桓的余地。阿佩普无法吞噬掉拉，而拉也无法阻止它的吞噬与致命的扯拽，只能尽力地拖延这一抗争的过程。阿佩普无法被摧毁与关闭，它只等拉厌倦了抗争，老到明白了一切，就会一口吞下拉的光与智慧。

拉自言自语地说：

“在没有世界之前，我是完美的、通透的、圆融的、唯一的、

是混沌的。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我已经打破了寂静的平衡。当我打破了完美的状态，凝聚出属于自己的躯体与意识法则时，当世界被我创造出来时，创造的力量也引动了平等的毁灭之力量，来吞噬那被造物。这巨蟒的头吞噬一切，而尾又诞生一切，这是混沌之海的秩序与平衡。

恐惧自我的消融，对自身与宇宙的成长毫无意义。应对必然的回归，最好的办法就是重生的喜悦。虽然进入吞噬之口的我，无法再保留我的智慧与知识，但传承让我在泯灭坠落前拥有了自身历经的意义。我将把我的智慧与知见告知中年的我，而它将用这智慧与知见辅导幼年再生的我。既然毁灭与重生是混沌的必然，那有序的传承与重复的经历会让我们盘旋攀升至自我意识能达成的高度。”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拉看向茫茫的混沌宇宙：

“在创造与毁灭之轮上，我将创造永不消亡的文明。这文明将乘坐光舟，游历整个无尽混沌之海，找到一切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并最终搞明白我是谁、为什么诞生于此、在混沌中是否还有更多我这样的存在。”



卢思卡读完卷轴，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上古埃及文明的记录与《圣经》第一篇《创世纪》里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他一时无法理解如此庞大的信息，但他觉得这里所记载的神话远比自己经书中的真实一万倍！

他回头看着还在床上酣睡的大主教，心想：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或许他只是在遵循着他理解的奥义，而自己和那小男孩都是他追寻真理路上的牺牲品。或许他是错的，或许他早就迷失了自己……社 www.xiyushe.org

学到的东西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无知和渺小。

卢思卡干脆坐在地板上，端详着这些远古遗留下的卷轴……

我们曾经知道的远比现在的要多得多，可是我们却把它们都烧了，封藏了，让这个世界在自己的无知中苦苦挣扎，我们这些神职人员却因此获利颇丰。

卢思卡看着暗格里的金币和珠宝——它们与这些卷轴躺在一起，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反差。



他不由地觉得好笑：一边如饥似渴地渴望着自我灵魂升华，
一边贪婪无度地囤积勒索金银，这个大主教的灵魂到底是会
受到审判，还是进入天国的荣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 62 章 爱是什么

呆坐在地面上的卢思卡，凝视着床上酣睡的大主教，回想着刚才卷轴里的内容。隐约间，他可以直觉地感觉到，一切奥义的钥匙与自己寻求真理的卡点现在都集中在了这个看似简单又十分朦胧的“爱”上。

到底什么是爱呢？男男？男女？性？两情相悦？还是其它什么？自己在与这个男人六年的相处时间里，没有感受过任何可以说是爱的东西，恐怕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接下来自己要怎么办呢？雨社 www.xiyushe.org

想到密室里还有大量自己看不懂的资料，他不想一走了之。更何况离开修道院其实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能去哪里。好在自己的催眠术确定很有效，至少对大主教而言。如果没有那致幻剂草药，这效果还如此灵验吗？自己并不太肯定。

伯爵夫人

两周后，卢思卡已经完全地掌握了催眠术的应用技巧。至少对大主教的控制可谓驾轻就熟，而大主教本人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卢思卡还是住在大主教寝室的外屋，日常经常贴身跟随在大主教的身边，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随从。在修道院里，其实有不少人知道大主教的别类性趣，所以在背后叫卢思卡“屁股”。不过卢思卡也不是太在意，他的心思与目标要比这些人的更图谋深远。

他每天晚上都“命令”大主教喝一杯对身体有益的草药，渐渐地大主教反应越来越迟钝和疲倦，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不过除了虚伪的问候，其实没有谁真的关心他的健康，毕竟他这样会少派不少乱七八糟的活儿给大家忙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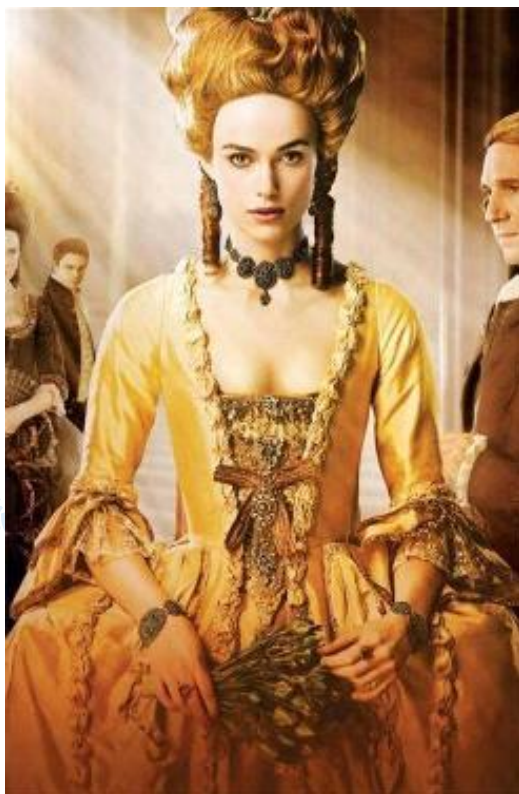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渐渐地，大主教变得很少出席日常琐碎的事务，更多地是让卢思卡代为传达或出席，而大家只觉得他是一时得宠，也没真的在意什么。直到有一天，伯爵夫人突然造访修道院，来找大主教为自己在外远征的丈夫祈福，并赠送一批物资给修道院，而大主教也只是坐陪应付了一会儿，就全权委托给卢思卡神父应对后续一切，而他托词身体不适早早地撤回休息。

这一反常的信号，让大家议论纷纷。要知道，伯爵与伯爵夫人是本地的领主，平日里大主教与他俩交往甚密。虽然双方在教权与政权上是对等的地位，但大主教还是很小心地一直

维护着领主大人的威仪。

伯爵夫人做完祈福与捐赠后，真切地问候了大主教的身体状态，然后邀请卢思卡两天后去领主城堡为她做专门的忏悔与祈福。



领主夫人看上去和卢思卡是同龄人，都是刚二十冒头的样子。不过领主夫人是世袭的大贵族之女，举止气质姿态都与粗俗女人不同，更与修女们两异。她呼吸时时隐时现的双乳、身体头发上特有的香气、那微笑的眼眸与嘴角，都让卢思卡不由地感觉荡漾，甚至不太敢直视，又忍不住不时地多看两眼。两天后卢思卡如约来到城堡，为伯爵夫人做忏悔与祈福，可

这成为了卢思卡噩梦的开始——卢思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眼前这个年轻单纯的姑娘会隐藏着这样多不可告人的故事。与此相比，修道院内的各种勾心斗角简直就太小儿科了。

一开始其实只是客套寒暄、喝茶，卢思卡也是第一次进入城堡，第一次应对这样的场面。卢思卡很拘谨，不知所措，好在伯爵夫人并不是什么苛责的人。大家都是同龄人，她也理解年轻神父的欲望和窘态，并不太在意。

会面从上午开始，可是始终没有进入正题。午饭后伯爵夫人说倦了，要休息一会儿，让卢思卡在偏房也休息一会儿，反正城堡离修道院不远，晚点儿回去或明天回去都无妨。

午餐对于卢思卡来说是异常丰盛的，还喝了些上好的葡萄酒。卢思卡跟随侍从来到一处小卧室休息，说伯爵夫人下午会派人来召唤他。

卢思卡在房间里无聊地打量着其间的陈设，可是觉得中午的葡萄酒很上头，而且身体内躁动异常，有股奇怪的力量四处游走。这时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佣端着水与水果进来，放下东西后，正要退出去，突然脚下踉跄跌向他的怀中。女仆慌忙

倒步想要控制重心，却踩在自己的裙摆之上，人直接被衣服拽倒，裙子也碎裂开来。

卢思卡哪里见过这场面，人都傻了——没来由的一个美女就这样栽自己的怀里了！两人都愣住了，不知所措。卢思卡想去搀扶她，可是不知如何下手，女人的裙子碎落在地上，自己也不敢贸然起身去拿。

就在这时伯爵夫人突然打开了门，和另一个女仆走了进来，现场尴尬到了极点。赤露的女人赶紧去捡起裙子，哭哭啼啼地跑出了房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伯爵夫人让跟随自己的女仆也退出房间。关上门，她走到卢思卡的面前说：“神父大人，那卑贱的没有脏了您的衣服吧？您看看，都湿了，我过会儿一定会惩罚她的。”

卢思卡赶紧解释说：“没有，不需要。”

伯爵夫人鬼魅地一笑：“如果您有需要，晚上您可以留在这里，我让她去您的房间接受您的惩罚。当然我也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不过我们接下来的谈话，您也要帮我保密才好。”

卢思卡郑重地说：“所有的忏悔都会被保密的。”

伯爵夫人笑了笑说：“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十四岁被家族指派，嫁给这个陌生的男人，而他只嗜好猎犬与荡妇。妈妈说只要我能给他生下儿子，他就会爱我。可是我去年只生下了一个死婴，而且是女孩。他说我晦气，不再和我同房，只喜欢祸害那些低贱肮脏的女仆和村妇。他宁愿在娼妓身上花钱，也不愿与我温存。难道这是我的罪吗，神父大人？我想要做一个好的妻子，但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他在我身上是那么的鲁莽，那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难道上帝造就女人就是来承受这些的吗？”

卢思卡不太了解男女的事，自己的知识只来自古籍里的一些印度画。他不知道要如何慰藉这个女人，他想：大主教这时会说什么呢？

没办法，他只好先说一些圣经上的片汤话，想要换个话题。结果这让伯爵夫人很生气，恼怒地说：“你们男人都一个样子。”

卢思卡急忙解释，但又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是啊，她需要爱

与性，可这两样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很显然，性与爱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是灵魂的滋养也是毒药，让人欢喜向往，也让人痛苦煎熬。

伯爵夫人自顾自地哭了一会儿，幽幽地说：“我怀孕了，这个孩子必须是伯爵的。但他已经许久不碰我了。我要你帮我办两件事，如果办成了，我将奖励你你所期许的，而且不把你非礼女仆的事说出去；如果你不肯帮忙，那个女仆要是因为被你非礼而羞愧地自杀了，我可是要去修道院讨要说法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交易

卢思卡一时没能明白伯爵夫人表达的意思，回想了两遍她的话，然后问：“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伯爵夫人说：“我听说在城镇中，那些娼妓有一种酒，会让男人欲罢不能，你看我这里的酒对男人没有太好的作用。”说着指了指卢思卡的裆部。

“我想要你给我带回几瓶真正有效的好酒，但是要快，下周伯爵的军队就要回来了。其次我要你去娼妓那里搞明白她们

是怎么让男人流连忘返、一再光顾的。如果你能帮助我巩固住我的地位，那我也可以给你足够的保证，让你今后顺利地顶替那个昏聩老朽的主教大人，走上权力的巅峰。”

卢思卡这时才明白，刚才自己体内的躁动，是因为午饭的葡萄酒里有药。而幸好自己的袍子宽大，不然恐怕她就不会觉得那药酒劲儿小了。那为什么这药酒对伯爵无效呢？自己又怎么能得到娼妓的药水和她们的职业秘密呢？

伯爵夫人从兜里拿出三枚金币放在桌上，然后说：“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不然你和我都会有麻烦，很大的麻烦。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你懂的。”

回去吧，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做到的。记住三天后来见我，不然在伯爵回来前，我会因为女仆自杀而去找你偿命的。”

卢思卡完全没想到，本以为自己出来是见见世面的，结果一来二去却开启了生命的倒计时。这可如何是好呢？

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修道院的，一晚上都在藏经阁的密室里寻找相关的答案，却一无所获。

让男人爱上自己的妻子，并与其承欢，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成为困难的一件事呢？怎么会没有一个圣贤研究这件事情呢？爱与性，男人与女人……

卢卡斯回忆起那个伯爵的城堡和伯爵夫人。自己第一次去那里，可是有那么一瞬，自己好像对那里的走廊、布局、装饰，感到那么地熟悉。那一恍惚让自己觉得好像这一切都经历过了一般……

第四天，卢思卡又一次去了城堡拜见伯爵夫人，并在密室里聆听夫人的“忏悔”。他给夫人带去了她想要的药酒，和她想知道的娼妓的秘密——药水的配方花了他一个金币；老鸽子出售招揽生意的秘密，要了一个金币——他乔装去了妓院，并说自己要在别的城市开场子，请老鸽子传授经验，当然代价不菲。

结果得知了三条经验：

- 1、英雄的崇拜与伟大的拯救。男人要感到自己被欣赏被认可，同时会对处境悲催、美丽可怜的女人产生怜悯。利用这种被激发起的爱，让男人感觉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是不同的，是

有特殊价值的，自我内在男性的呵护感被唤起。为了不让这个悲惨的女人遭受不幸，而愿意多花钱。

2、依赖与惦念。这让男人误以为自己是被特殊看重的，是被思念着的，是不可或缺的。这让男人觉得不去探望那女人就是对不起她的情意，辜负了她的期许，让美人伤怀而憔悴。

3、花样多。每个人都有探索的欲望，每次都是一个口味、一个流程、一种姿势，很快就味如嚼蜡了。虽然实操其实就那些东西，但想象力是无限的。本身就是玩，自然要有玩的态度，能不断地玩出花来，才能让客人不断地好奇还有哪些新奇的体验。

卢思卡这两天都累瘦了，才画出一个图册，交给了夫人。这已经是自己努力的极限了。

可是夫人并没想如此简单地被糊弄过去——卢思卡被要求亲自当面试药，要做到万无一失和没有毒副作用。在自己喝与被铠甲武士灌着喝两种选择下，卢思卡选择了前者。

然后夫人又叫来那个几天前曾经送水的女仆，让卢思卡把图册上的动作要领实操给自己看。

药水的力量确实很霸道，傍晚卢思卡走出城堡的时候，腿都在哆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男女之间的事一点儿不美好，人们怎么会想要这东西。而经过三天的实践，自己根本就没能领悟到秘籍中提到的男女两性的平衡与交融，更别说能量的提升了；相反自己都快虚脱了——怪不得伯爵躲着自己的妻子走，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啊。

在修道院里，卢思卡休养了三天。第四天，伯爵与夫人来教堂，为战争中去世的战士祈福，由大主教主持的弥撒。

夫人借机靠近卢思卡说，药水效果很好，伯爵不会怀疑孩子不是他的了。不过如果卢思卡敢说出去半个字，就割掉他的舌头并把他逛妓院的事说得满城风雨。

卢思卡只能苦笑，不敢吱声。自己却怎么也想不通，到底爱与性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是突破自身瓶颈的关键？以前觉得自己只有男男的经验，而且自己是被动承受者。但在这几天里自己实战的是男女，而其间自己做过被动者也做过主动者，可是这些都只是累傻小子的体力活而已，那个天大的奥义到底是什么呢？

第 63 章 交易

伯爵与伯爵夫人从修道院走后，卢思卡暗自松了一口气，深感伴君如伴虎。那一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有三个面孔的怪人。



它说：“我的孩子！我是黎明之星，命运的嘲弄者；我是希望之神，最公平的交易者。你的阳寿只剩下不到三年了，你需要尽量多地帮助他人，以我的名去协助他们达成心愿。当然，你也要得到应有的报偿——我会满足人们的渴望，也会从中赐予你一部分生命的能量作为提成。

你在寻找爱与爱的真谛，这很好，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也

是你的瓶颈所在。但找到答案需要时间，你的时间不多了。

记住这句话：‘以希望之神为名，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并付出一部分生命的能量作为代价。当然这绝对值得，也很公平’。

记住，你帮助的人越多，你的寿命就越长，你能找到自己所渴望的答案的几率就越大。”

卢思卡被惊醒了，可是醒后那声音还在耳畔回响着，感觉自己的耳朵火热得很，摸摸甚至是烫的。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真实的神启，难道自己多年的努力得到了神的回应？啊！神的爱多么无私啊，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认识真神，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逆天改命，自己就能拥有更长的寿命，真是一件共赢的事情啊！

在大主教的外间住着已经两个月了，修道院内逐渐适应了卢思卡的存在，虽然还是会在背地里议论他是弄臣得势。

在卢思卡的精心照顾下，大主教每日里都昏沉沉地没精神，虽然还是在发号施令，但思维迟钝呆滞。

昨晚的怪梦让卢思卡感到很好奇，于是决定先用大主教做实验，他跟大主教说：“我以希望之神为名，来满足你的愿望。

请说出三个你的愿望，我会设法让其达成，不过你要为此付出对等的代价，作为平衡性的补偿。”

迷迷糊糊的大主教想了许久，说：“第一，我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真相。第二，我想要被人真的、由衷地爱。第三，我想要很多的金币。”

卢思卡说道：“从你的指尖刺出一滴血作为代价，这滴血中将蕴含对等的付出。”

大主教拿起水果刀，刺破手指，一滴鲜血滴落在水杯里，然后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在梦里，他看到了许多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被妈妈抱着哺乳、唱歌哄着睡觉；他梦到很多人来捐献金币渴望救赎自己的灵魂，而这些金币堆满了自己的暗格，自己看着满眼的黄金，感觉到富足和成就。

卢思卡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做了流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奇怪这到底是否有用。

之后，卢思卡主动地帮助一些教民完成他们的心愿：想要孩子的，想要谁谁爱上自己的，想要生意兴隆的，想要加官进

爵的，想要自己或家人疾病奇迹康复的，想要平安顺遂不遭遇任何事情的，想要赌博赢钱的……各种恳请五花八门，总之就是自己不想干，也不想做出任何自我改变，但想要奇迹般地心想事成。

不到一个月，城镇里就传得沸沸扬扬，说修道院里卢思卡神父非常灵验，有求必应，而且真的可以心想事成。

一个月后，卢思卡再次地梦到了那三脸的神。那神说：“你的能力让我欣喜，这是你本月的功劳的奖励，八年的阳寿提成。下个月大主教就会病逝，你要取代他的位置，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请求也提出来，我很乐意帮助你的，当然代价就是你本月的所有提成所得。我是最公平的神。”

卢思卡想了想，问道：“我想知道要如何才能做到男性与女性的融合与平衡？什么才是爱呢？”

黎明之子笑着说：“当你经历了这一切，当你不再执着于你的生理性别，而做到了感性与理性、逻辑与直觉、情绪与头脑、刚直与坚韧、头脑与心灵、冲动与忍耐、毁灭与孕育等

所有阴阳二分的平衡时，你就达成了融合与平衡的状态。

男性与女性，不是性器官上的差异，而是内在意识状态上的特质。男人的身体里未必住着一个男人，就像女性的身体里也可以居住着男人的灵魂一样。虽然灵魂自身是没有性别的，但它在达成平衡前却拥有着自身意识频率和能量上的偏颇、性格与能力上的特色。”

进入男性或女性身体的灵魂，其本质是要去学习不同性别特征，与体验和领悟不同的性别特征。但有些灵魂它自身的性别认知与特质过度强化，导致其在扮演异性角色时，并不能深入地体验和认同那个性别的躯体。结果就是你们所见的变性者、同性恋者。当然他们并非有任何罪与过错，那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人生体验，并且是很艰辛很难的一种人生体验。你要理解、怜悯和包容他们。这就是假小子、娘娘腔的由来。以后你会知道性别与身体结构无关。但如果你不能完成两性的完整体验，你就无法领悟到灵性上两种不同潜质的平衡与在不同时机上如何巧妙地应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每个月我只会回答你一个问题。如果你

下个月还有不错的效益，我很愿意再回答其它的问题。这个月你的奖励已经换成了问题的答案，很高兴和你合作。下个月见吧，我的孩子！”

卢思卡惊醒了过来，一遍遍地回忆梦中的话语，然后开始图谋怎么能顺利地在大主教死前，敲定自己接班的事情——要知道大主教是教廷安排的，自己能左右什么呢？

利益交换

晨起，卢思卡按照惯例先给大主教喂了一杯听话水，但发觉大主教在明显地消瘦，脸色也很暗淡污秽。不知道是黎明之子抽走了他太多的能量，还是这听话水喝多了会有副作用。如果黎明之子说的是真的，自己必须要在一个月內做好全部的布局，不然来了接任的新大主教，自己以后的日子又不知会何去何从。

这时有人敲门，一名修女送来了请帖，请主教大人到城堡去为伯爵夫人祈福，保佑她能为伯爵生个儿子。

说实话，卢思卡有点儿怕了这个疯女人，下意识地磨蹭到中午才硬着头皮过去。伯爵先接待了他，并开门见山地说：“最

近城镇里都盛传你的祈祷非常灵验，我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我的爵位。请你为我的妻子祈福，如果事成，你要什么我都能赏赐给你。”

卢思卡想了想说：“我倒是有一个请求，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或许我可以努力地尝试一下。就像你看见的那样，大主教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想他时日无多。我渴望得到这个位置，并在今后与你展开更多的合作。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如果你能用领主的名义写一份情真意切的推荐信，加上大主教的亲笔推荐信，我相信教廷会认真考虑这一请求的。如果夫人没能给你生出儿子，到时候我会引咎下台的。你看如何？”

伯爵含笑看着面前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笑了笑，心想：这买卖不错，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来个贪婪的新主教大人，还不免需要打点很多。这样倒也两全其美。

于是欣然同意。然后叫来夫人，让神父给她祈福可以生儿子。

卢思卡与伯爵夫人来到城堡内的祈祷室，聆听她的忏悔。

这次伯爵夫人倒没那么咄咄逼人。她诉说了自己表面光鲜、内里空虚的感觉：

这场婚姻是政治利益集团间的交易，而自己只是他美丽的花瓶。她渴望用一个儿子来稳固住自己的地位，也渴望用这个孩子来唤醒这个男人对家庭的忠诚。孩子是爱的结晶，但他的父亲却是城堡内的年轻卫队长——从自己嫁到这个城堡来的那一刻，他英俊的身姿、俊朗的面庞、彬彬有礼的举止、绅士般的做派就让十六岁的自己为之倾倒。但因为身份的拘束，自己还是努力地想要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可是这几年丈夫对自己越来越冷漠，还嫌弃自己不会伺候男人。可是卫队长每次都激情满满，从来都是如饥似渴，他的眼神就离不开自己的胸脯。这才是爱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一个真正男人的样子。



卢思卡说：“生男生女，事后已经无法用药物改变。不过如果你愿意，我所侍奉的神，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但你也需要付出对等的代价。”

“什么代价？其实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我需要一个儿子来让这门婚事和我自己的地位稳固。你的神想要什么呢？金币还是宝石？美酒还是面包？”

“不不，它只要你的承诺与应许，还有代表誓言的一滴鲜血。”
卢思卡解释道。

伯爵夫人笑了：“你的神真有意思，我们女人每个月都要流好几天血，它却只要一滴血。好的，成交！让你的神达成我的心愿，我愿意提供它想要的对等交换。”

卢思卡带着伯爵夫人念诵了一遍祷告词，并让她刺出一滴血进入杯子里，自己喝下。

伯爵夫人心想：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这些修士不过是骗钱的。不过这个家伙看来被迷信害得不轻，不要金币与赏赐，只要我自己的一滴血，还是我自己喝下去，等于什么都没有损失啊！

伯爵夫人不知道的就在这里：她吞下的不是自己的一滴血，而是自酿的苦酒和自己的誓言。她二十年阳寿，就在这一刻被剥夺走了。而且，这只是她踏入外求陷阱的第一步。

传承

大主教在病逝前，修道院接到了教廷的来信，信中说：因为大主教与领主大人的双重推荐，为了在这战乱的年代里更好地稳定地方势力与教会的合作，教团决定任命卢思卡为下一任本地的最高大主教。这是首次破例启用如此年轻的大主教，希望其可以有能力和领导本地宗教事务，确保今年给教廷缴纳的善款多于去年。试用期是三年，如果不能做到上缴善款在每年原有基础上递增一成，那就会被罢免换人。

就职典礼在大主教葬礼后的第三天，伯爵与夫人加上地方上的达官贵人都来参加了。教区里的神父们从各地赶回来祝贺，卢思卡在人群里看到了胖子，但他瘦了很多，而且努力地躲避着自己，散会后他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一天的应酬让卢思卡疲惫不堪，他让人把主教卧室设立在了抄经阁内。一来，他想利用那里的密室。二来，他不想睡在

前任大主教的那个房间里，那家伙死前枯槁的身体很让人闹心。

因为卢思卡个人的能力，来教堂求什么的都有。随着伯爵夫人顺利诞下男婴，伯爵也送来了大量的谢礼，这样给教廷上供的金币数量很快就凑够了，还有盈余。

伯爵的儿子满月时抱来教堂，举办了盛大的洗礼，并正式命名为**庇佑斯 (Pius)**，意思是：虔诚、善良的庇护者。

卢思卡不知道这是50%的大运青睐自己，还是黎明之子的手段。至少他的祈祷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伯爵夫人也更加信赖自己了。

这几个月，自己每个月会与神在梦中有一次相见。自己做好事，帮助人们满足各种愿望，而累积的阳寿已经从28岁增长到了40岁，自己明显地感觉身子越发地壮实了。可是壮实的身子也带来了苦恼，男性特有的苦恼。他不能去妓院，自己现在已经是名人了；不能去祸害修女，更不能随便找个农妇；自己解决或梦中舞动着的春光，总让他感到那是一种心魔欲望的罪恶。被自己放置下的问题又一次萦绕在心头：

到底什么是爱？性是不是通往爱的阶梯？如果男男与男女之性自己都体验过了，那到底还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呢？

这人世间的种种故事依次展开着。此时在灵界里的阿尼姆，已经从休养之地精神饱满地走了出来，他感觉自己是有成长的。在休养的过程中，他反思了自己刚刚经历的一生，他觉得自己因为世间的种种利弊权衡忘记了初心，导致阿尼不但没有被救出来、原谅自己，还因为自己的冒失让她扮演的蓬皮亚被那些人毒死了，现在搞得下落不明。自己的鲁莽导致好心办坏事。时机与耐心、清明与觉知力、不忘初衷、不随世间得失而迷失自我，是非常重要的。

普鲁沙见阿尼姆准备就绪，在他的脑海里和他沟通，说还是没能找到阿尼的下落。不过感知力发现她在快速地成长并恢复元气，其气场信息还是在原来的那个时代故事情节中。估计她有所不甘，重新去扮演**蓬皮亚 (Pompeia)** 那一角色了，但这一点并不确定。

阿尼姆心里说：“无所谓了，我反正也有诸多懊悔，我想去为蓬皮亚做点儿什么来补偿她上次的伤心。我想成为她的妈妈去守护她、呵护她、陪伴她长大。或许我可以通过这样的

方式改变她后续的命运，我要她知道我是爱她与关心她的。”

普鲁沙说：“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体验异性的人生对你很有帮助。但是那真的是很艰辛且短暂的一生，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阿尼姆点点头：“我想用爱与呵护、关心与守护唤醒她的记忆，并跟随我一起回来。我准备好了，让我启程吧！”

普鲁沙没有再多说什么，目送阿尼姆又一次步入投胎大厅——这次他设立的目标是作为蓬皮亚的妈妈出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一个女婴在一家农舍诞生了。她的出生很不是时候，父亲被强制征兵，随着领主去打仗了，是否能生还还未可知。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但都是女孩，也岁数

不大，干不了太重的农活。妈妈期许这次是个儿子，好让村里的其他女人不说自己闲话，但又是一个女儿，让她很失望。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差了，又多了张嘴吃饭，自己一时间还无法下地劳作，要是男人战死沙场，一家人往后怎么活啊！

这一年，比庇佑斯出生早了十三年，是阿尼进入卢思卡神父角色前的六年。这一年，伯爵还没有结婚，刚成年的他就跟随自己的父亲老伯爵去征讨共和国军，为了见见世面和累积战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 64 章 玛依

阿尼姆为了平复自己对阿尼形成的心灵伤害，而选择再入红尘去做蓬皮亚的亲生母亲，用自己的爱与呵护化解与带回阿尼。他因此出生在时代剧的更早期，作为女婴诞生在一户贫苦的农家，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姐姐。而母亲分娩时，父亲被迫跟随领主去打共和军了。

大陆上，帝国与共和两大阵营的拉锯战已经百年有余，边境线的来回摇摆扯动着利益集团敏感的神经。两国的男人被贵族们送到那细细的红线上，成为权力游戏的炮灰。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女人们艰难地讨生活，而男人们祈祷能多过一个平静的春夏。战争与和平犹如齿轮凹凸的律动，双方死伤惨重就休养生息，然后卷土再来。农家需要男人来耕耘土地，但好不容易养大的男儿却很少有能百战幸存活过三十岁的。所以，男人要很早就成家来续留香火，女人要很早就结婚，不在娘家继续吃饭。

各地的领主们需要用战功才能从国库中领取奖励与减免摊派下来的重税。连年的战争让税赋攀升，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

码，百姓即使丰年也会挨饿。为了能让战争持续，谁家生了男儿就可以减免一半的税收。这样的政策让女人们活得很辛苦，一方面要不断地生，一方面生不出儿子会被丈夫骂没用。可是辛苦拉扯起来的儿子，也只不过是贵族们沙盘游戏中的弃子。

男人在各地都是很珍贵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人不但要承受繁重的生产、生活，还要孕育孩子。能够这样艰辛的生活着的还是幸运儿，多数女人是找不到男人的，只能和别的女人勾心斗角地抢男人，或当情妇、娼妓维生。实在没法活了就去教堂当修女，但那也好不到哪里去：沉重的工作，等级森严的体系，还有不能说的凌辱。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阿尼姆出生了。她的出生是不被祝福的：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母亲很虚弱，男人出征数月未归，所有的体力活都必须她来做，早产大出血在搬运麻袋时发生。在偏远的农田地头上，强烈的阵痛让她匍匐在地无法行走，鲜血瞬间洇湿了衣裙流淌在地上，大姑娘被吓得抱紧妈妈的大腿，小女儿直接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女人在昏迷前努力保持清醒，这是她第三次生产，有一定的经验。她让大闺女赶紧回村叫人来帮忙，自己安慰小女儿的情绪，让她拿起锄头，防卫在周围，因为血腥味儿很快会招来肉食动物的围攻。这一年老大九岁，老二五岁，而她只有二十四岁。她在用力，但饥饿与长期营养不良让她干瘪的身体没有多少储备的力量。

再醒来时，她看到自己在自家破茅草房里。邻家的大娘看她醒过来，都说她福大命大，被村民找到时已经昏迷了不知多久，好在孩子和胎盘都已经排出，母女平安。小家伙很能哭，或许是因为没有母乳饿的，或者是出生后在地头冻的。邻家大婶把孩子抱过来放在她怀里，孩子急着找乳头，但吸出来的只有血。

妈妈看着怀里的孩子，苦笑着。自己是个命苦的，生不出儿子来，家里无法减税还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也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能回来，等男人回来好给孩子起个名字，没有名字的孩子死了都无法安葬。因为名字只能是在教会洗礼时由神父起名，而墓地只给有洗礼记录的人使用，但洗礼不是免费的。

童年

秋收前战争停止了，两国都需要农民回国收庄稼，冬季作战对国家储备粮的消耗过于巨大，不是明智的军事行动。

随着领主与军队的回归，各家的男人都回家了。没能回来的人，每家得到安抚费：五十个铜板和一年的免税。可是孩儿她爸并没有回来，也没有拿到安抚费，得到的解释是他当了逃兵，不知所踪。

妈妈四处央求，后来有一人告诉了她，她的丈夫太过虔诚地信仰宗教，不愿参加战斗杀人。结果被指派进行非战斗行动，深入敌方腹地进行乔装侦察，然后就再也没能回来。在战场上，战俘会在大战结束后相互交换，但间谍会被处死并且不算是阵亡。她男人有可能还活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没钱，没男人，沉重的地税、产税、人头税，三个丫头嗷嗷待哺。这一切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来说非常沉重，但她在同龄人里已经算很好的了，至少有自己的家和土地，还有自由的身份。

她给这个新生命起名**玛依(maj)**，五月的意思，因为她是五月

生的。因为没有经过洗礼，所以是个贱民，一个背负原罪的不洁之人。不洁的贱民终生无权结婚，除非在教堂补办洗礼，当然这先要交纳一笔不菲的赎罪钱。

冬去春来，小玛依三岁了。这一年最疼爱自己的大姐被送走了，给一个富商家当佣人。没有工资，也没有卖身钱，给个能睡觉的地方，和一天两顿饿不死的饭，就是全部的待遇。就这样的的工作也有很多女孩子会抢着干，因为这比在家和弟弟妹妹们抢食物要好很多。小玛依和她的姐姐们都是美人坯子，所以姐姐能顺利地得到这份工作。那一年大姐只有十二岁，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大姐。大姐在走前，把自己的贴身小背心脱给了小玛依，这是她能给小妹和这个家最后的奉献了。

那一年，二姐八岁了。大姐走后，她负责带着玛依生活，还要帮着妈妈做农活。每年二到五月最难熬：食物严重短缺，很冷的房子四处透风，风雪让她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柴火取暖。临近的树枝都被村民搜罗光了，太远的地方她们无法抵达，因为有狼群出没。妈妈会在中午出去，很晚才能回来，带回一些吃食，省着够一两天活命的。

玛依五岁那年，二姐重病，在高热中不得医治，喝了些常用的草根没有效果，过世了。妈妈一下就苍老了很多，身体虚弱到无法下地干活儿。两个月后，父亲的弟弟来到家里，和他的族人一起把玛依和她妈妈赶出了自己的家。原因是他在嫖娼时发现接待自己的女人居然是不守妇道的嫂子，他说妈妈玷污了他家的名誉，父亲叛国，妈妈娼妓，房产与地产是他家的，他们要收回去。妈妈打不过他们，也骂不过他们，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和玛依离开了自己的家，徒步回娘家。

小玛依记得那段路很远很远，路上在不知谁家的屋檐下睡了好几夜。但当到了姥爷家后，发现那里只剩下残垣断壁，房子被遗弃多年了，甚至整个村子都荒废了。原来年前共和军的一次深入奇袭，路经这里抢走了能拿走的，又摧毁了剩下的一切。人口被尽数掠夺回了共和国的疆界内，只留下老得走不动路的人，在这里自生自灭。

少年

小玛依与妈妈在这个没落的村子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房子，重新开垦土地种植。村里几个老人看这孤儿寡母的可怜，把埋在地窖里的食物分了些给娘俩。这里因荒废了，所以没有

行政的盘剥，虽然偏远，但生活反而过得比原来要好些。

村里的老人几年里都陆续死去了，只留下母女俩在这里度日。妈妈把各家的东西都集中过来，慢慢地搭建了一个小农场出来，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这样的好日子贫瘠但安稳，直到玛依十二岁那年年底，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月信之红，妈妈说她从此是大姑娘了。

那一年的冬天，妈妈和玛依去山上找柴木。冰雪太滑，妈妈失足坠入冰河，几番努力后才爬到岸上。可是当晚妈妈就开始发高烧，说她要去找二姐了，让玛依回到镇子上讨生活，这里一个人无法活。

三天后妈妈不再说话了，身体比外边的冰雪还凉。玛依很努力地想要挖开冰冻的土地，但那土地硬得跟铁一样。她几次努力，也无法把妈妈僵硬的遗体拉扯出房间。躯体在半个月后开始腐坏，玛依最后哭着点了一把火，把整个房子都烧了。那火烧了整整一夜，她也守了一夜，仿佛火光中葬送的不是一间破旧的木房和母亲的遗体，而是自己的这个童年。

黎明后，她背上家里仅有的几件替换衣服和一点吃食，徒步

返回城镇。城镇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人群对她来说也是陌生的。她不知道要如何在这里生活，也不知道城镇人是怎么谋生的，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新奇的。她既胆怯又新奇，在城镇里闲逛着。

天气很冷，三月份的夜还会下雪。家家户户都在石头房子里，温暖的炉火与食物的香气、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让她很羡慕——那些餐馆里的香味，那些身着漂亮衣裙的女人，来往的马车和疯跑的孩子们，处处都与自己安静闭塞的童年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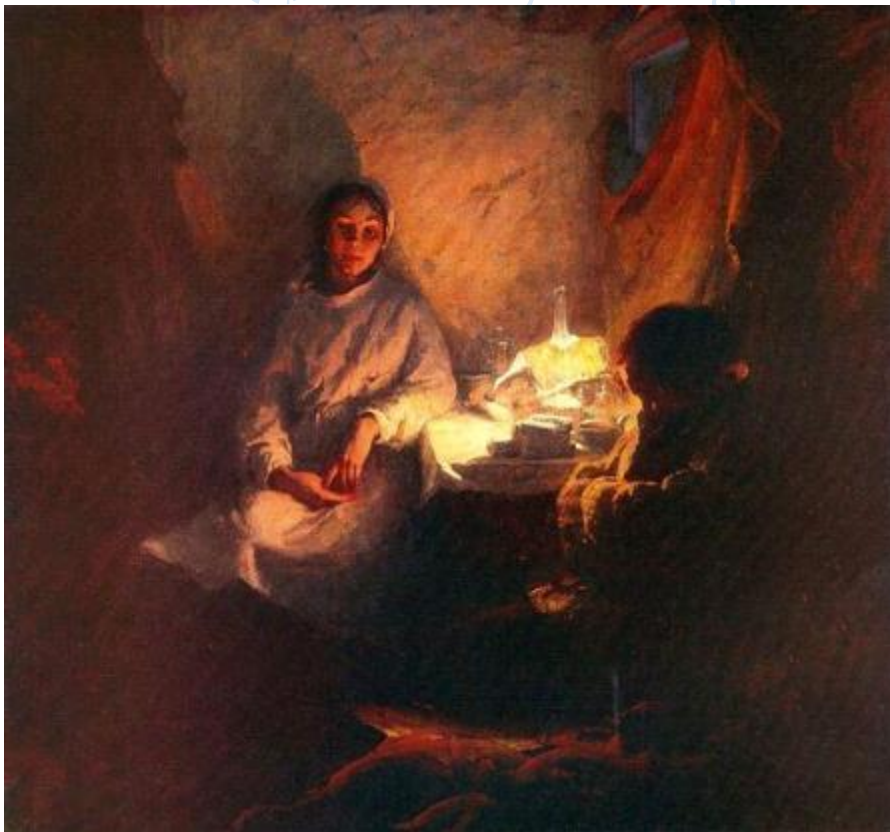
玛依找了一处避风的墙根，蹲在那里看着来往的人们，吃着自己的坚硬的冻土豆，单薄的衣服慢慢地让她从新奇的兴奋中冷却了下来，开始考虑如何熬过寒冷的冬夜。

就在这时，她觉得裙子下的大腿热乎乎的，低头看雪地上滴滴答答的都是鲜血。紧跟着小肚子开始越来越硬，并拧着疼，疼痛感越来越强烈。她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如此剧烈持续的疼痛，就好像被榔头不断地砸、被巨大的石头压着一般，无法呼吸。她蜷缩成一团，尽量不让自己失去意识。她想起上个月自己也是流血，但没有这样的疼痛，妈妈用草灰放在布袋里，给自己用。可是这会儿自己要怎么解决呢？屁股后的裙

子慢慢地都变成了红色，血滴滴答答地融化着身下的积雪。

玛依靠在墙根，慢慢地失去了意识。她梦到大姐、二姐、妈妈，在夏季的草丛里奔跑、嬉戏。妈妈还是那样年轻，大姐与二姐也没有长大，她们采摘野花做成花环，她们欢笑着。玛依很想跑过去，她大声地喊着妈妈、姐姐，可是她们听不见。一条大河阻拦了玛依与她们团聚，自己想要蹚水过去，可是水很凉很凉，水流很快，她被水卷起冲向下游。她奋力呼救，但一张嘴就喝下一大口水；水很烫，呛得她不停地咳嗽。这时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醒了，醒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玛依睁开眼，看到一个昏暗的小房间，一个女人守在自己身

边，房间里很暖和。自己的大裙子晾在炉子边的木椅背上烤火，身下是干草铺成的床。玛依下意识地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用毯子包裹住赤裸的身子。

“孩子，你是谁家的啊，叫什么名字啊？怎么大冬天的一个人在这里，要不是我起夜，你就会被冻死在巷子里了呢！”

“我叫玛依，我第一天来这城里，家人都死了，妈妈死前让我来这里讨生活。”玛依怯怯地小声回答着。

“哎，也是个苦命的，当女人难啊！各家只金贵着男娃，女孩生出来就是苦命。你可以留这里几天，这不是我的家，这里有个婆婆管理。你有什么打算吗？”

玛依迷茫地摇摇头，眼神呆滞地望着篝火。

“你年纪还小，很多活计你做不了，而且身上有血是很污秽的。你知道吗？女人的先祖是爱娃，我听修女说，她偷吃了主家的一个苹果，就被赶出了城堡，而且罚她与她的后人要每个月流血与承受生孩子的苦痛。所以流血的女人都是有罪的、污秽的，什么活儿也找不到，只能躲在这里，直到身子干净了才能出去。”

“那怎么能不再流血呢？真的好痛啊！”玛依小声地问。

“修女说，只有侍奉上帝的女人或肚子里有了宝宝的女人可以不再出血。但侍奉上帝要到五十岁，这个原罪的诅咒才能解除。”

“那怎么能当上修女呢？”玛依追问。

“别想了，你我这样的贱民，没有在出生时经受洗礼，没有教名，也捐献不了金币，是没有资格做修女的。”

青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斗转星移，草木荣枯。这天玛依起得特别早，因为领主家要给小儿子举办盛大的洗礼，所有的仆人都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照顾好前来祝贺的宾客们。这是五月节的第一个礼拜日，也是玛依自己的十三岁生日。

能进入领主家做小帮厨，简直就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玛依一直为此感谢上帝的慈悲。这里的住宿条件要好一些，还能每天有两顿饭吃，虽然不管饱，但也不会怕自己在冬天被饿死。玛依长得很漂亮，在同龄人中算是出众的水灵。虽然小时候的生活很辛苦，但因为这与妈妈常年生活在野外，她的

眼神里没有被世俗玷污了的浑浊感。

她不娇嗔，也很勤快，不怕脏累，在月事房帮助那老奶奶里里外外地干活儿。城里打工的女孩，来了月事都要来月事房小住几天。渐渐地，玛依认识了不少姑娘。她性格好，也不传是非，对谁都很亲近，那股子无邪的劲头让每个人都喜欢她。

九月份伯爵凯旋回来，不到两周就传言伯爵夫人有了身孕，于是城堡要多找几个人伺候。小玛依就被城堡里一个姑娘推荐了进来，在后厨做杂役帮工，这一干就是几个月。

小玛依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厨房是个暖和的地方，尤其是在冬天。虽然洗菜的水很扎手，但这对她来说根本不是事儿。她不偷懒，也不偷嘴，这让厨娘很喜欢她。其实她也是馋的，尤其是很饿的时候，但想起小姐姐在月事房里说，爱娃拿了主家一个苹果就被罚所有子孙来月事、生孩子。想到月事的痛她就不由得害怕，姐姐说生孩子是相当恐怖的事情。

她很好奇那小生命什么样子，听说他叫庇佑斯，今天满月。

可惜自己作为“污秽”的下人是没有权力去宴会厅送菜，也不能靠近主家的城堡内堡的，那里常年有守卫在看门。她记得在新年前后，有两次机会自己在窗口远远地见过年轻的伯爵夫人。那是一个身材出众、气质不凡的女人，自己对她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好像很熟悉，这种想法自己都觉得很可笑。



就这样，玛依在城堡里度过了三个寒暑。十六岁的她已经出落成含苞待放的美人儿，虽然她做的是粗笨下人的活计，但城堡里的那些男人们总会盯着她看，并私下里议论纷纷。

第 65 章 福兮祸兮

玛依在城堡的后厨里长到了十六岁，长成一个单纯漂亮的大姑娘，身上散发出少女特有的质朴、矜持、羞涩与青春的朝气。她的美那样地脱俗，让见过她的男人们都不由得想要亲近她、帮助她、呵护她。



伯爵在侍卫的玩笑中也听闻了这个消息，留意上了她，破格提拔她成为了高阶侍女，负责城堡内部的家务事。进而要求她专职打扫寝室。伯爵与夫人常年是分房睡的，夫人与小公子庇佑斯一起睡。

伯爵是个风流成性的，就算是白天来了兴致也会不管不顾，甚至逼迫在一旁打扫卫生的玛依观摩自己的运动，这让玛依感到既心跳脸红，又很抵触讨厌。

好日子没过两个月，伯爵就在一个午后推倒了她。她恳求，挣扎，但也知道这是自己必然要面对的宿命，只求这过程早些结束，只求伯爵夫人不要为难自己，只求伯爵的下一个新欢不要来得太快。她不能理解那些主动往伯爵怀里钻的女人们——这个过程真的很痛，并不像她们看上去的那么享受，而自己痛苦的呻吟却让伯爵越发地兴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她在哭，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最后干脆闭上了眼睛。

玛依心中其实有了一个男人，那是一个贵族，这几个个月经常来伯爵家做客。那男子英俊而又多情，彬彬有礼又不乏风趣幽默。有几次他在客厅里等伯爵的时候，对自己说了很多撩人的情话，让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玛依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但她知道那种让自己脸红心跳的感觉很受用。而且那男人的声音、气味、面庞、身姿，都会让自己不时地花痴一阵，不自觉地抿嘴在笑。



现在她不能拒绝也无力抵抗伯爵的勇猛，只能默默地想象，想象这一切都是那个他，当然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娶自己这样一个没有教名的侍女为妻的。

伯爵对玛依的激情持续了不到三个月，就又开始物色下一个受害者。夫人对这些来来去去暖床的女人倒也不是那么在意，可是玛依与那些风尘女人不同，她怀孕了。起初她并不知道，只是觉得自己被宠幸后，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她也没人可以问，只是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不时地被伯爵骚扰一番。可是慢慢地，她开始无法抑制地干呕，没有食欲。管事问她是否病了，让她隔离休息了三天也没见好转。问她上次去月

事房居住是什么时候，玛依回忆着说是三个月前，之后就没有再去过了。

管事让她回后厨工作，不停地干呕很不礼貌。伯爵也有了新欢，并不在意她的去留。可是伯爵夫人却对此事很上心，她可以容忍伯爵胡闹，但不能出现什么私生子来和自己的儿子争夺未来，她赏赐给玛依一壶药酒和一顿毒打。

可是流产并没有发生，于是她动了杀心，要求管事找机会秘密处理了这个勾引伯爵玷污名誉的荡妇。可是就在她吩咐管事去处理掉这可怜卑微的女孩时，一个女仆匆忙地跑了进来，慌张下甚至摔了一个跟头。本来就恼怒的伯爵夫人，劈头盖脸地骂着这个莽撞的女仆。女仆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说：“少爷从马背上跌落，碰到了头，昏迷不醒！”——上个月小少爷庇佑斯刚过完三岁的生日。

管事与伯爵夫人赶紧跑出房间去接昏迷后的孩子，让卫士快马去找主教大人前来医治小少爷。卫队长听闻小少爷出事了，赶紧快马飞驰了出去，找主教来救人。心里想：不会是伯爵发现了小家伙不是他亲生的，故意下黑手借机除掉孩子吧？他要是敢杀了自己的儿子，自己就跟他拼命！

两命换一命

卢思卡大主教很快来到城堡出诊祈福，伯爵夫人一面急切地请他全力救助自己的儿子，另一面请他给出一个可以致命的药方，送那个小贱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路，永除后患。

卢思卡看了奄奄一息昏迷不醒的小公子后，对伯爵夫人说：

“这孩子已经死了，停止呼吸只是时间问题。只有神可以救他，他的苏醒将会被称为神迹。如果这个时候杀人会惹怒神，而彻底带走你的儿子，请伯爵夫人三思。”

卢思卡给出了折中的建议：由他把这个贱民带到修道院中，终身监禁服苦役，改名换姓人间蒸发，绝对不会让她有可能染指与败坏领主大人的名誉。

伯爵夫人思量再三，最后同意了大主教的提议。她命令卫队长亲自押送这个贱人立刻去修道院，终身不得出门半步，只要在街上看见她便杀无赦。

卢思卡又拜见了伯爵大人，他还在酒醉中。刚才他执意带儿子去狩猎，孩子坐在他的鞍子上，本来很安全。可是他一路饮酒，到了林子里已经醉了，看见猎物纵马去追，孩子落地

都浑然不觉。家臣赶紧把孩子送回城堡，他许久后才赶回来。所以卫队长怀疑他是蓄意想要杀掉这孩子，因为他知道了自己与夫人的事。卫队长小心伺候着，打算如果看出什么端倪就先发制人，杀了这家伙，然后带上夫人跑路。

此刻他被夫人命令送一个女仆去修道院，而且是立刻马上。卫队长心有不甘，怕生变数，但夫人说这至关重要，并且不能让伯爵发觉。

卢思卡在伯爵的卧室门口与卫队长一进一出擦身而过，看着卫队长急匆匆地走出走廊，知道那伙房女孩的命是被自己保住了。

卢思卡走进伯爵的卧室，探望伯爵的状态。他宿醉着，呢喃着醉话，吼叫着要与卫队长一起喝酒。

卢思卡说：“卫队长刚出门办事了，不在这里。”

伯爵一愣，屏息侧耳听了听，然后从床上爬了起来，刚才在枕头下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

伯爵快步走到卧室门前，往走廊里看了看，然后关上门，拉着卢思卡进入内室，又关上门，问道：“孩子怎么样了？”

卢思卡看他与刚才判若两人毫无醉意，很是惊讶，小心地说：

“孩子坠马落地磕伤了脑袋，现在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气若游丝，如果没有奇迹恐怕不会醒来的。”

伯爵叹了口气说：“孩子是好孩子，可惜他选错了父亲。你要比我幸运啊，主教大人！你不用联姻，不用承担很多世俗无法梳理的苦恼。那个贱人与卫队长有染，还给他生下了孩子，要来继承我的爵位。前两天我才刚知道这些，这些年骗得我好苦啊！我这样地爱这个孩子，想要培养他，可是，可是他却是雀巢里的鸠蛋啊！这个恶毒的女人，这个阴险的小人，还有这个让我作呕的孩子！整个城堡都在嘲笑我，只有我自己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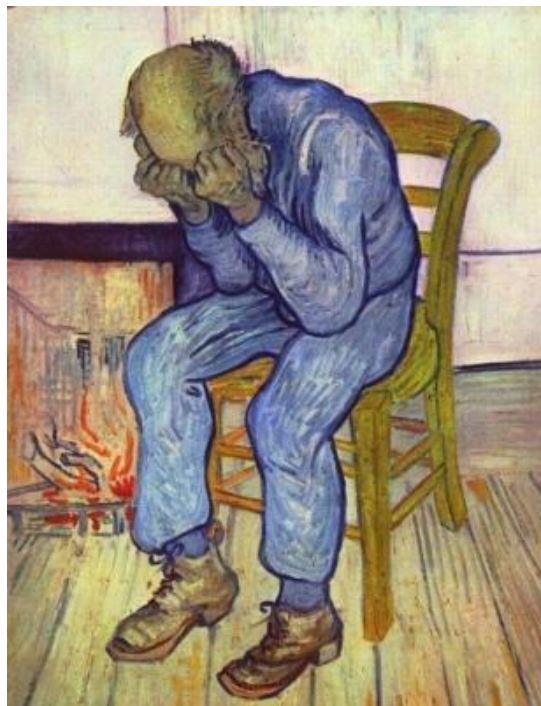
伯爵处于有点儿疯狂的状态中，却突然趴下，消失在床下。卢思卡被这举动吓了一跳，俯身去床下找他。只见伯爵从床下又滚了出来，双手各拿着一个东西：是两个卷轴。

伯爵起身把两个卷轴递给卢思卡，说道：“我父亲说，当年东征时，他们洗劫了中东地区的城市，焚烧了那里的图书馆，却拿回了四张卷轴。两张在你前任的大主教手里，两张在我父亲手里，就是这两个，想来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我是大老

粗，这东西对我毫无用处，可能你能用得上，我送给你了。拿好，拿好！别被外人看到。你只要帮我一个小忙就行，就一个小忙！”

说话间凑近卢思卡，小声地在耳畔耳语了几句。只见卢思卡面色凝重，眉头慢慢地拧成了一个疙瘩。

伯爵赶忙说：“成与不成，这礼物都是你的了，只要你尽力就好。你要知道城堡里的所有武士都只效忠卫队长，我父亲当年就最信赖他的父亲，这些武士都是他一小儿长大的铁哥们儿。如果我和他翻脸，死的是我，不是他！而那个小贱人的父亲我更是得罪不起，只能供着。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说着说着，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卢思卡想要安慰他什么，但又觉得说什么好像都很苍白无力。看着眼前这个平日里被人们羡慕甚至嫉妒的领主大人，哭得像个五岁的无助委屈的孩子，卢思卡心想，每个人在这世上都不容易啊！突然一个冷颤，卢思卡意识到了什么，悄悄地退出了伯爵的卧室。

卢思卡想要回修道院，却被门卫拦住——伯爵夫人的命令：在小公子复苏前，他要在城堡的祈祷室里为小家伙祈福，听候夫人的召唤，随叫随到。卢思卡就这样被软禁在了祈祷室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卢思卡觉得这小家伙从各种体征上看都活不过这两天的，他倒也不用太费心完成伯爵的请求。可是自己又隐约觉得会出现某种无法诉说的神迹，虽然自己也不太相信什么所谓的神迹。

百般无聊的他打开刚到手的两个秘密卷轴，仔细端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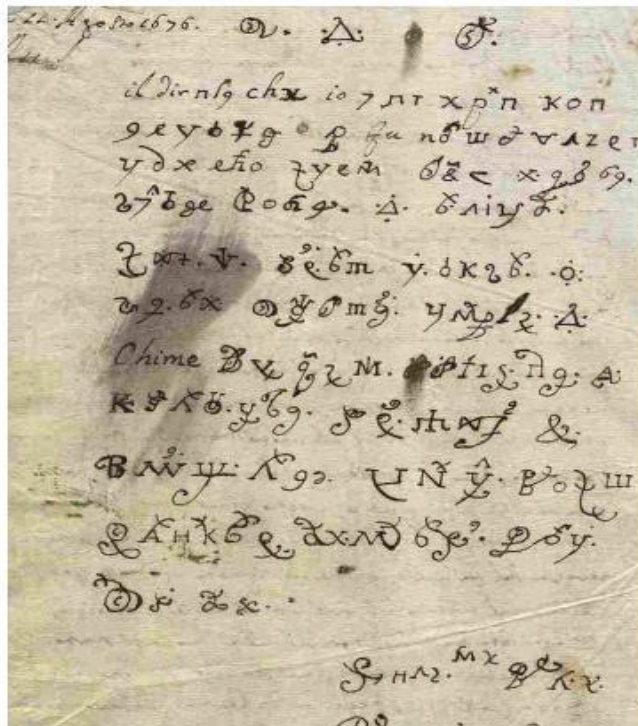
密卷一：古希腊的文明传承方式

密卷二：轮回的秘密与魔鬼的信

魔鬼的信是什么玩意儿？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羊皮卷轴，映入眼帘的是许多无法理解的古怪符号，这些符号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书籍中见过。这是什么啊？

抬起头居然写着1676年，这是未来的日期啊！作者写错了日子？以后的文字变革了？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百年前的中东图书馆里？



他盯着这信发呆，慢慢地眼神开始迷离涣散，一些片段的话语出现在自己的头脑里，好像在自动翻译这文字的内容给自己听——

“上帝认为他可以解放人类。冥河摆渡者卡戎会帮助亡者渡过阴阳的隔阂，但亡灵需要交给卡戎一枚象征着被祝福的硬

币或石子。如果亡灵没有被生者祝福安息的凭证，那不能被接引者引渡，只能自己游过冥河或久久地在阳间与阴间的夹缝中徘徊。那些被家属极度眷恋、祭拜的亡灵不能度过安息之河，必须先安抚好这些家人才能登船离开。

上帝是人类发明的，就犹如天堂与地狱也是你们的造物。上帝和救世主是死对头，他们争夺着信众手里的金币，他们并不为任何人类服务。

六芒星与十字架是父子又是冤家。你们的梦源于琐罗亚斯德拜火教，它比你们的上帝还要久远。它在天空飞行时，你们当今的上帝还没有被你们编制出来。”



卢思卡回过神来：

刚才自己经历了什么？脑子里的信息是怎么回事？这些无法理解的文字，这些玷污信仰的话语，是我的梦呓还是魔鬼的

侵蚀？

琐罗亚斯德拜火教.....好像在典籍里看到过有关它的记载，确实是比最原始的六芒星太教还早几千年。

记载说那些拜火教的黑头人，来自东方的高原，一个叫做昆仑虚的地方。督教以“十”为标志物，督教秉承新约与督的精神，说上帝是督的父神。天下只有一个神，但我们拜圣母利亚为圣，因为妈妈管儿子，她说话，儿子能不听吗？而且女人耳根子软，求她容易许多。

上帝是太人们的神，他只能被提及，不能用来赚钱。要知道所有的金币都应归教廷的，不管是农民还是贵族，哪怕尘世的王与皇，都要缴纳人头费。一个刁民可以不交地税，但不能不交每年的教费，不然他的灵魂只能被贪财的魔鬼带入深渊接受惩罚。

想到自己宗教的历史，又想到那个拜火教典籍上记载的历史：波斯神话中的至高神是**玛兹达 (Mazda)**，意为“光明的智慧体”，传说它创造了物质世界。在琐罗亚斯德教里面，玛兹达利用自己的意识创造了七大物质，分别是：气态与固相、

液态与火态、植物、动物和人。火即“无限光明的沟通媒介”，因此琐罗亚斯德教把观火、拜火、与火对话，作为自己的宗教特色，成为他们获得各种知识与神启的途径。

琐罗亚斯德教描述了一个长达一万二千年的苦战，最后两个文明都沉入大海，海啸吞灭了所有的对错。只有在世界屋脊上的姆文明得以存留，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新升起的大陆扩张自己的文明。他们经由世界屋脊去了东方，去了更远的西方，来到两河与更远的非洲。

大洪水吞噬了一切，却没有能剿灭留在每个灵魂里的七个魔王，因此每一个光明智慧的教徒，每天都要警惕这七个魔头的蛊惑，它们分别是：

Druj（谎言）、Naonhaithyeh（傲慢）、Sauru（冲突混乱）、Aka Manah（扭曲的心灵）、Nasu（污染）、Apaosha（自然秩序破坏）、Jahi（欲望诱惑）以及艾什玛Aesma（愤怒的情绪）。

两个不同趋向的文明在世界上并存过，人类经受着七个心魔的诱惑——它们用金币和自我膨胀来误导人们的选择。



拜火教是太教的起源，太教是基督教的起源。而据说琐罗亚斯德教的鼻祖是苯教，一种由象雄文明中的古象雄文明宗教——姆教发展来的教义，它们的神是两只相互交织的大蛇和七芒星。

想到这里，卢思卡慢慢地开始有些明白抄经阁密室里的一些古怪上古卷轴其中的意思了。

他第一次真切地开始怀疑，怀疑自己的信仰与整部经书中为什么只有近代犹太历史，而没有世界史和上古史。

突然，他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自己生活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而这一切又如此地真实。如果是，为什么有太多自己解释不通的事情呢？

卢思卡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可笑，一定是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太少吧，或许自己对宗教的怀疑不应该拓展到全世界。

迷迷糊糊间他趴在桌上睡了过去，并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

自己在一个很奇怪的房间里，想要去救一个人。那个人马上就要出生了，自己也必须赶紧。

接下来，自己飘在这城堡的上空寻找着什么，整个城堡都尽收眼底，每一个人在干什么、在说什么，甚至在想什么都可以感知到。

他看到伯爵夫人，看到她身边守着的小公子——这就是自己的目标.....



(注：上文中一些关键名词，做了必要的缩略，不是笔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66章 是是非非

这是一个不眠夜，城堡里的伯爵、夫人、卫队长、仆人们都没有睡。如果小公子断气了，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都不知道。卢思卡从自己幻梦中醒来，这梦太真实。他回想着，琢磨着，这梦到底意味什么？是不是自己白天想的太多了，才会梦到这样的视角经历？

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同样无眠的是玛依——上午她被卫队长强行从厨房带到了这里。

这一周她都活在惶恐的痛苦中。她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是以为伯爵有了新欢，不再折腾自己，回厨房干粗活也没什么不好。可总是干呕，她觉得是自己吃坏了肚子。后来总管送来一瓶药酒给自己治病，那药酒好苦，但是她喝了，肚子痛了两天，真的非常痛，可是干呕的毛病并没有好。主管说自己被邪祟附体了，用藤条抽打自己，用脚踹小肚子。遍体鳞伤的玛依，被丢在柴房没人照顾，他们说这是驱魔必须的仪式。

玛依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卫队长中午进入柴房，玛依龟缩在

角落以为又要挨打，吓得直抖。卫队长用大麻袋把自己套了进去，然后丢在马车上与死猪蔬菜一起，颠簸了很久，后来自己就在这个房间里了。

看上去这是一个地下的酒窖，只有一个极小的窗户在很高的墙上，投下些许的光亮。酒窖里很安静，听不到人声，不算潮湿但很阴冷，不时有老鼠出没的声音，不过这对一个乡下姑娘倒不是什么问题。

玛依蜷缩在一个大橡木酒桶旁，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来，没有吃的，也没有水。自己就要在这里静静地死去吗？或许这也不错。

她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然后她睡着了，梦到了一片海，看到了一个光亮的灵体，自己好像跟他吵架了。之后自己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前，好奇地走进去，结果见到了一个自称是黎明之子的“神”。自己奉献出了一半的生命力，换取了一次感悟“爱”的旅程。

在梦里，大量的、密集的、记忆般的画面闪现而过。最后定格在窒息与腹部的绞痛中，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



玛依努力地呼吸，努力地挣扎着醒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心脏在狂跳，肚子还在痛，她不知道这是自己肚子痛，还是梦里遗留下的记忆的感觉。这梦太真实了，太匪夷所思了，种种场景与人物都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闻过的。地窖里很黑，不知道是几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

玛依的这个梦，同时被普鲁沙也感知到。顺着阿尼姆这个梦境的线索，普鲁沙很快地找到了那个黎明之子的老巢。但是评估自己的实力，感觉冒然与之理论恐怕是要吃亏的。于是从“投生前计划大厅”脱身而出，利用意识传输回到学校，去找班主任史匹擦（Szpica），询问对方身份与对策。

随着天明鸡叫，卢思卡来到窗前：那个小家伙会扛过今天吗？

看似风平浪静的城堡里，就像紧绷着的弓弦，随时都会有致命的变革。他回想自己梦里看到的那个景象：自己先是在一个水晶般的殿堂里，然后就飘在这城堡的上空，甚至想要进入那小公子的体内。好奇怪的梦啊！他不由自主地随着思绪望向天空，可是那里除了晨光中的云什么都没有。

卢思卡走回到书桌旁，拿起昨天得到的卷轴，仔细地端详起来。昨天自己是如何做到能看懂这天书文字的呢？真是奇怪啊！

密卷一：古希腊的文明传承方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密卷二：轮回的秘密与魔鬼的信。

轮回的秘密是什么呢？

卷轴打开，卢思卡发现这居然和自己在大主教密格中发现的古埃及草纸是上下篇，只是这个草纸被羊皮纸保护得更好，但本身却残破得更多。依据上次的经验，他尝试解读里边的文字，只能理解一个大概。好像是：

意识之光发现生灭的轮回是一种必然，连自己也无法逃脱。它用尽所有的办法，但都无法阻止这一宿命的发生，只能尽

量地拖延。它知道自己早晚会累了、倦怠了、放弃了，回到那熔炉中，化归混沌的一。

当然，再生是确定的必然，但再生后的自己意识与记忆都会被清零。为了能让自己的意识、认知、智慧、记忆、觉悟、理念都可以被传保留并不断完善拓展，它开启了自我认知传承的计划，即轮回计划。它依照大轮回的模具，照葫芦画瓢地创建出小轮回，来验证与实验自己的种种猜想，并不断完善拓展这个传承与教诲的方式体系。

在传承的过程中，它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知识是最容易被传递给后代的，可是理解这些知识的理解力无法被传递。理解力需要洞察力、领悟力、举一反三的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等多种综合能力构成心智的智慧。而智慧无法被直接传递，只能通过磨练慢慢地领悟到。品悟的能力与开启悟性的内在觉知力，是观见一切的关键。

为了确保整体意识的稳健发展，意识被分割成多个彼此独立又息息相通的意识层级和意识单元。通过这样的方式，不同的意识单元可以独立地展开不同意识面向上的探索，同时得到其它意识的支援，还不会因为某一偏激的或不全面的认知理念和情绪状态紊乱等原因，扰乱整个宏观系统的后台运作。

光的意识为此缔造出了无数可重复利用的独立觉受单位。这些觉受单位拥有着部分母体的能量、意识、觉悟、品性、认知趋向和意识成熟度。它们犹如蜜蜂般去采集经验，并形成正面或负面的相互体验，来彼此助缘，让那些包含领悟素材

的故事得以一遍遍地被上演，以启迪自身不同意识面向，或启迪其它新生的自我意识。重复，再重复着，但重复并非没有意义。

后边好像还有更多的内容，但卷轴到这里就结束了。

卢思卡拿着卷轴，嘴里呢喃着：“品悟与了悟重复的人生。知识可以传承，但智慧需要自己体悟与领悟。智慧，智慧，光的智慧，怪不得埃及描述的这个创世神叫自己智慧的光。”

这时女仆送来了早饭，说小公子还在深度昏迷中，夫人请主教大人继续为孩子在此祈祷，放下食物后就退了出去，并关上了门。卢思卡无奈地苦笑：看来如果不出现神迹，自己想离开这里就需要奇迹了。

早饭很简单：一段香肠，一杯牛奶，一大块黑面包，一小撮盐粒子。

卢思卡还不想吃，就拿起另一个卷轴：古希腊的文明传承方式。

卷轴打开后是一幅画，上面写着：παιδευασία，卢思卡不认识这个单词。卷轴的成书年代居然是公元前千年左右，下

边的标题是：智慧与爱的秘密传递。作者是特奥尼斯 (Teognis)，一个诗人。

他描写了在知识与智慧面前存在着“公正的不平等”。作为解决方案，知识与见解犹如财富一般需要被世代传递，但传递的方式是爱。女人是负责生育的，是情绪化的，是认知肤浅的，和女人谈爱情是不理智的。所以在希腊，哲人、智者、英雄会在年轻人中挑选出自己中意的、俊美的、聪慧的青年，成为自己的爱人。带上他，与他一起步入荒原腹地。

长者会在之后两个月的日子里，启蒙与教导这青年，把自己全部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自己的爱人。而青年也需要用自己的身体与爱回馈长者的教诲，长者需要负责这期间的所有吃食与费用。两三个月后两人一起走出荒漠腹地，回到都市。但师徒的关系与肉体之爱并没有结束，这关系会一直保持到少年成年或出师的那一天。

这在当时有效地传递了技巧与知识，并且不会导致人口过度地膨胀。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征服希腊的勇士多利安部落，在希腊习得了这一人文理念和文明技巧，并在自己的部族中大肆宣扬，导致他的部落在之后盛极一时。这就是著名的柏

拉图之爱。



男性关系以复杂的方式呈现，有时是光荣的，有时是不光彩的。但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史家来说，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一个年轻人作为情人，那就是性格缺陷。

根据埃希内斯的说法，雅典的父母祈祷他们的儿子英俊而有魅力，因为这样的男孩会吸引成功男人的注意力。“他们会为成为他们激情的对象而努力，并获得财富、知识与地位”，十二到二十岁的男孩要想成为欲望的对象，他必须是美丽、善良、勇敢、公平和谦虚的。

男孩们在青春期开始维持这些关系，到大约可以与女孩结婚的年龄结束。美丽的男孩通常受到多个老师的追捧，他可以

自由选择伴侣。但女孩们别无选择，她们的婚姻由父亲和求婚者安排，终生侍奉一个丈夫。



欧洲古典人文秘籍中多数知识与奥义的传承方式，都遵从着这一传统。这一传统被教会代代相传，成为一种高尚的、隐秘的、亲近的人文风俗。是高于男女性爱的精神之爱。

卢思卡看完这个卷轴，突然明白了大主教为什么那样理直气壮地囚禁与蹂躏自己——对于他来说，他居然没有任何的负罪感，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他对自己表达的爱与赏识。难道他知道抄经阁里的密室？难道他也是这样被选拔上来的？难道自己的反抗只是自己成熟的标志与成年的考验？

卢思卡惊讶于古代人类的文明形态和传承手段：或许在那个

年代，那样的爱与知识传承确实是必要的，可是为什么今天还会存在呢？难道爱真的就只是这些与这样吗？

就这样，第二天过去了，每个人都在等待，好像是囚徒等待着沉思的法官宣判。

第三天上午，伯爵只带了一名随从，什么也没说就快马出了城堡。而伯爵夫人告知卢思卡，他的祈祷被上苍聆听了，小家伙苏醒了，只是不认识妈妈和自己的房间了，人整个傻了，甚至连话都听不懂，也不会说。

卢思卡安慰伯爵夫人：“孩子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头脑的损伤会带来记忆的丧失，需要时日才能慢慢恢复。”

伯爵夫人拿出十枚金币作为答谢奉献给上帝，让卢思卡回修道院休息，如果孩子有什么反复还会再去找他。

在回修道院的路上卢思卡遇到了伯爵，他好像在这里刻意地等着自己。一见面开口就问：“事办成了？”

卢思卡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说：“你不想要的那个孩子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上天又送下来一个新的。”

伯爵懵了，追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卢思卡说：“我们虽然是孩子的父母，但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它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命使命。它们出于母胎父精，但从里到外，从灵魂到肉身其实与父母没有多少关系。你觉得玷污了你名誉的那个孩子已经在坠马时死了，但他的躯体现在承载了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灵魂本当是你的儿子，现在他来了。你要好好珍惜他，他会是未来下一代的伯爵。”

伯爵听得似懂非懂，只记住了那个该死的死了，现在的这个是自己的儿子了，然后两眼发直，走向城堡的方向。

卢思卡收起催眠术的伎俩，看着伯爵的背影，慢慢地摇摇头，自己走向修道院。

刚走进修道院，就有修女跑过来迎他并说道：“主教大人，两天前领主大人的手下送来了一批贡品，都放在地下酒窖里了。那个武士特别凶，说只有您可以有资格亲自接受这些贡品，还把门给反锁了，您看这是钥匙。”

卢思卡关切地问：“你们没有去看看都送了些什么来吗？”

修女说：“好像是两扇猪肉，几麻袋东西，我们没敢多问，也没敢看。”

卢思卡心想：坏了，坏了！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呢！这关在下边两天没吃没喝的还不出事情啊！好歹那是伯爵唯一真实的骨血，哪天又找我要人可怎么交代啊！

第 67 章 不一样的抉择

从城堡回来的卢思卡在路上安抚住伯爵，然后回到修道院。修女说卫队长带来了许多东西，有个大麻袋被反锁在地下酒窖里，不让看，已经两天了。

卢思卡想那麻袋一定是伯爵夫人要处理掉的怀孕女仆，两天在地下室里没吃没喝的，别闹出人命来。匆忙小跑来到地下室，打开门，拿着蜡烛进去观瞧——只见一个少女昏迷在地上，地窖里弥漫着葡萄酒的味道。看来是她为了活命设法打开了封存的酒桶，这两天就是靠喝酒活下来的。

卢思卡把女孩扶着坐起来，用蜡烛照亮她的面庞，虽然是第一次见，可是怎么觉得那样地熟悉与亲近，心都不由得怦然而动。

自己这是怎么了？莫名地一阵恍惚，好像认得这张脸。但确实是不认识的。自己在城堡里远远地见过她吗？没有一点印象。

在确定女孩没事后，卢思卡重新密封了酒桶，然后退出了地窖，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卧房——原来的抄经阁，他要好好

想想怎么处理这件事。

必须隐秘，不能声张。如果再让伯爵夫人想起这个女孩，恐怕她就没有第二次活命的机会了。也不能让伯爵知道此事，不然他定然觉得自己也是不可信赖的，今后不好相处。修道院里人多嘴杂，来往众多，这女人还有孕在身，过几个月大了肚子，在修道院内会很显眼。

入夜后，卢思卡组织全体修士与修女到大礼拜堂为伯爵儿子做弥撒祈福，毕竟人家送来不少肉菜资助。等院子里没有闲散的人员了，自己悄悄地来到酒窖，去接少女出来，毕竟总在那里也不是个事儿啊！

酒窖里的玛依早已醒来，她发现有人进来过了，还把酒桶密封了，很害怕，蜷缩在角落里。这是她第一次喝葡萄酒，真好喝，也是她第一次醉酒，这感觉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她以为这是对自己私自窃取的魔法惩罚，就好像夏娃偷吃了主家的苹果就要流血来月经一样。

听见有人来了，脚步声像个男人，她不由得警觉了起来。自从伯爵强行地占有了自己，她一直对男人有莫名的恐惧，尤

其是在独处的时候。

昏暗的地窖里，玛依看见拿着烛火走来的男人，居然是个神父大人。她没有机会进教堂礼拜，但还是在街上看见过神父与修女的。她知道神父是比那些官员、贵族还高贵的存在，并且是侍奉神、有法力的人。她勉强地打开蜷缩的身体，跪在神父面前，双眼看着他的脚，身体因胆怯轻微扭动着，嘴里学着别人的样子说：“一切荣光归属于上帝。”——好像见到神父，所有人都要说这样一句问候语。

卢思卡走上前，用手抚摸她的头发，用很职业很温和的语气说：“主宽恕你的罪！孩子，愿你生活在主的荣光里。你叫什么名字啊？”

“玛依。”

“好的，玛依，请你跟我走，不要说话也尽量不要出声。走吧。”卢思卡吩咐道。

出了酒窖，卢思卡选阴影的地方行走，玛依紧跟在后边，大教堂里传来男人和女人一起吟唱圣歌的声音。

七转八拐地，俩人来到顶楼的抄经阁，进屋后关上门，卢思

卡才松了一口气。他给女孩倒了一杯水，然后开始盘问女孩的过往经历。玛依不敢在神父面前说谎，也不会说谎，就把自己记事后的种种经历都说了一遍。

卢思卡明白了前因后果，知道这只是一个苦命的女孩，但她现在的状态很尴尬。她肚子里的可能是伯爵唯一的骨血，甚至是真公子，而伯爵夫人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她与她的儿子。现在伯爵花心，玩玩算了，日后要是谁多嘴知道了这个女孩有他的骨血，还在自己手上，来要孩子，自己要怎么处理呢？给他，得罪夫人；不给，得罪伯爵。真是两难得很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但至少现阶段，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先保护好这女人，在自己手里不能让她出事，也不能让夫人再想起她的存在。看着这间抄经阁，想起自己被困居于此地六年，现在只能在这里继续“经屋藏娇”了。让她住在密室隔壁间里，顶楼是不让任何人随便上来的，只有那个聋哑的老仆人，他是很可靠。想到这里，卢思卡对玛依说：“你先住在这里，平日里不要出声，我会给你安排后续的生活。从今天起你就不叫玛依了，谁问你叫什么时，你只有一个名字：堕落之人。你平日里可

以在这一层走动生活，但不可以下楼，知道吗？还有你现在肚子里有了一个小宝宝，过几个月你就要做妈妈了，如果你被别人看见，你肚子里的宝宝就会没命的！”

玛依一脸迷茫：这个神父怎么那么奇怪啊！看着也不像是个坏人，怎么行事举止都充满了诡异。把自己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还不能让其他人看到自己。我还有了宝宝，宝宝……我怎么会有孩子了呢？啊！我偷喝了那地窖里的甜水，我犯罪了！得罪了主，我被惩罚了，要生孩子！

这是玛依能想到最合理的解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堕落之人，堕落之人……我因为偷喝了主家的酒，受孕了，有罪了。我要在这里赎罪吗？他是神父，我现在是修女了吗？对了，姐妹们说当了修女把罪都赎了，以后就不用再每月流血了……我是有日子没有流血了，那我是一个纯净的女人了！不，神父说我是堕落之人……真的是全糊涂了！

卢思卡看着女孩的表情中充满了困惑与不解，想着可能是她一时还无法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可是自己也无法跟她解释清楚其中的各种利弊，这些不是一个十六岁的乡下小女孩能明

白的弯弯绕。

卢思卡让女孩睡在藏经阁密室里，自己睡抄经阁里。一方面防着女孩乱跑惹事，一方面防止有人冒失进来，看见女孩，不好解释。

不一样

尘世的生活在继续，普鲁沙这时也显化在自己班主任面前。史匹擦好像正在忙活着构建什么复杂的东西，普鲁沙耐心地看了半天也没能看明白。

这时史匹擦的一缕思绪开始与普鲁沙对话：“怎么了？这样无精打采的！我看你发展得很好啊，有什么不开心的困难吗？”



“我的女性意识面被绑架了，与我彻底失去了意识连接。在意识侧漏中我看到她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并找到了诱拐她的那个家伙。可是那个邪恶的家伙，怎么会出现在灵魂出生大厅？又怎么能如此堂而皇之地存在呢？我怎么能从它那里要回自己的那部分人格，难道没有谁负责管理吗？”

史匹擦继续忙着自己手里的事情，用意识与普鲁沙沟通：“人格分化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划分出阴阳男女两个面向就完了。他俩在最后达成自身认知完型前，都是对等与对立的关系——一个喜悦，另一个就悲伤；一个得到，另一个就失去；一个爱，另一个就恨；一个感受希望，另一个就尝试欲望。猛烈的与阴柔的，忠诚的与叛离的，聪颖的与愚钝的，两者都是你。相互互补，相互对等。

不要觉得分化出去的人格还是你，当然他们确实还是你，也最终会融为一体；但在这之前，每一个你都有他们各自的生命轨迹和功课觉受。

你放心，这些稚嫩的灵魂被保护得很好，他们所有的遭遇与历经都在计划内；并且他们只活在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剧中，这些历史剧都是在亿万次教育中被利用过的场景。他们会历

经各种经历，锻炼与领悟各种必须的认知体验，但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没有真正的死亡或损失，也不会受到真实的伤害，就犹如梦一场。”

“可是我的能量总和在递减，我的女性意识面向在越来越虚弱啊！”普鲁沙问道。

“强壮与虚弱、充盈的饱满与流失后的匮乏，都是一个灵魂需要经历的体验。这本身就是游戏体验的一部分。能量在这个矩阵中是守恒的，不同的角色间能量相互流转着，带来活力的激荡。”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那，那……那个诱拐了我女性意识面的家伙，为什么会存在？没人制约与管理它的行为吗？”普鲁沙质问道。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师，它用它的方式在教导灵魂们，展开对等体验与化解内在的不甘、如果与不公。永远也不可能消除某一个意识面向，所有的存在都具有其合理性，并让系统得以完整。有时领悟是需要经历痛苦的，才能让自己把自己看清楚。利他的爱是我们鼓励的，但利己的爱与恨也是要领悟与理解的。

爱的体验在尘世间分为六大类：

1. 肉体之爱——那是肉身的欢愉，也是最原始的爱。它带来繁衍，而让剧情变得丰富并拥有可持续性。这是载具我的爱，是纯粹利己的选项。

2. 游戏般的爱——这是比肉欲之爱高阶但更具伤害性的一种爱。它以撩拨他人的心弦为乐，用爱的名义接近，然后离开，创伤他人的梦想。这也是一种纯粹利己的行为。

3. 交易之爱——双方处于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各自为寻求自我价值实现与未来自我利益最大化而成为彼此的“搭档”。当利益一致时紧密合作，而在利益背离时分道扬镳。这是角色我的爱，是利己选择的结果。

4. 利他之爱——这是奉献型的爱。用自己的能力与能量去温暖、照料、呵护、滋养他人，甚至不求回报地付出。在这样的爱中经常会出现自我牺牲与因竭尽全力而力不从心。这一类的爱应当被肯定，但不被鼓励，因为它注定了匮乏可持续性。

5. 疯狂的爱——这样的爱会把自身与他人形成固化的绑定。

一方面要求他人活成自己要求的样子，一方面又不能没有另一方而独自苟活。看似热烈并利他，其实充满偏激的利己与病态的偏执——当你剥夺了他人的自由意识，或全然地放弃了自我价值时，这爱就成为了彼此的监牢，而非蜜罐。

6. 陪伴的爱——这在家庭内、同伴间、情侣里产生，是友谊的延伸。它可以涉及到性，也可以不。这是利己与利他的爱，是尝试共赢之爱的开始。这种情感的共鸣有相对的距离感，似有还无。有一定的边界，被彼此尊重，但心意又是相通的。一切都在刚刚好的程度上，不感到过度的压迫，又不会因为太过疏离而心中凄凉。所以人们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于爱，就先告诉你这些吧。

我知道你的情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用那么慌张。学习做一个高我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有时候要学会冷眼旁观，而非事事插手。你要让自己的不同意识面向可以体验到选择的体验，这相当重要。不过你放心，不管它们怎么选，课程的大纲与总体宏观框架就在那里，一切选择都是有利于它们发展出最后全然自我的助益。”

空间感一阵扭曲，普鲁沙被送出了意识场，回到了自己的中阴虚拟空间内。普鲁沙坐在小溪旁，回想刚才老师的话：一切都在计划中，自己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中。那个拐骗了自己女性意识面向、还在吞噬自己能量的家伙居然也是老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师！

自己不是太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班主任说让自己最好少插手意识面向的发展轨迹，难道让他们在尘世间不断碰钉子、吃亏受伤就是好的吗？那我作为高我，我的存在感不是太低了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想到这里，普鲁沙透过阿尼姆的眼睛——从玛依的眼睛中打量她现在所在的剧情场景。看着微微隆起但还不明显的小肚子，心想：阿尼几个月后会再次地出生成为蓬皮亚 (Pompeia) 吗？那个曾经摧残过自己的神父，这回又会耍出怎样的花招呢？

等等，好像哪里不对！上次阿尼出生是在小公子庇佑斯 (Pius) 落马昏迷的时候，这次的时间线，好像哪里被动了手脚——还是那些事件，但发生的时间不同了。上次蓬皮亚来修道院时已经出生，这次怎么才四个月的身孕？哪里出了问题？故

事内容难道不是有序线性的吗？

普鲁沙不知道，他想要寻找的自己女性意识面向的阿尼，此刻就在一堵墙外的外间里，作为卢思卡神父辗转难眠着。

同样睡不着的还有伯爵，他在自己的卧室里来回踱步——大主教的话犹如谜语一般困扰着他：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谁的孩子都不属于他的父母。那个不是我的孩子已经死了，这个活过来的是我的孩子……到底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啊！总觉得明白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想不明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68章 爱的六种方式

岁月静好——连年的战火，让这一年的平静弥足珍贵。风调雨顺下，百姓这一冬的日子也还算好过。教堂的大钟在子夜响起，修女们集体卖力地歌唱着上帝的恩典。

在抄经阁中的密室里，玛依正在经历着一阵强似一阵的宫缩疼痛。她早产了，肚子里的孩子仿佛渴望在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到来前就降临在这个世间。

此刻的卢思卡在教堂里，正在主持新年夜跨年祈福弥撒。在仪式开始前，玛依的宫缩就已经启动了。他很担心独自临盆的少女，可是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存在。这几个月的相处，让两人彼此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种感觉很微妙，没有男女间的性冲动，但好像又比一般朋友要多了一些挂念。

新年夜的弥撒很漫长，繁复的仪轨让他有些不耐烦。他在担心玛依，担心她难产出问题，担心她痛得大叫会露馅，担心小家伙在临盆时会出现各种问题。

此刻的伯爵夫人站在窗前，听着远方的钟声。在城堡的城墙上，伯爵带着小公子和一群男人，准备着空包弹的火炮，只

等教堂的钟声停下来点燃。领主的第一声炮响，意味着新年伊始，这是多少年的传统了。伯爵夫人看着丈夫的身影，却在想着卫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在城楼上拿着火把准备点燃火炮引信的伯爵，看着夜空中的繁星——这半年里虽然没有战事，但城堡里暗流涌动得比什么时候都激烈。两个月前，他找了一个借口把卫队长和他的亲信们都打发到边境上去了，并且秘密地写信，让边境的军事长官给他们派遣注定有去无回的使命，好斩草除根。他决定在年后和夫人再要一个孩子，之前的那个男孩在坠马后瘸了，还傻了吧唧的，性格上好像也换了一个人似的。

伯爵在这几个月没少祸害年轻的女孩子，可是总感觉那欢愉很短暂，不是他想要的，但又说不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总觉得看见美貌少女时的怦然心动无法持续，很快她们就成为了了无滋味的皮囊在眼前扭动着，一个与另一个没有什么差距。一些女孩很有心机，想要缠上自己，想要金子、美食，甚至转正。不过对于伯爵来说，这些女孩的小心思几乎一览无余，只是随口应承着逢场作戏罢了。

大雪的北方，四个男人在风雪中艰难地徒步行进着。一行八人，在过去的两周里已经死了一半。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年夜里奇袭一处共和军的指挥所，拿到他们的军事地图。可是在进入敌国腹地的第三天，向导就在夜里失踪了，不知道是被敌人抓了舌头，还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紧急转移，但还是被对方发现了踪迹。且战且退下已经过去两周了，他们在大山里与数倍的敌军躲猫猫。粮食早就吃光了，四个人里两个轻伤、一个重伤，没有马，也没有弓箭了。他们不敢生火，怕被发现火光与烟；没有箭，也无法猎取食物。算日子今天是新年夜了，他们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围捕的敌军什么时候会真的离开。

这四人的首领就是卫队长，这八个人都是自己一小儿长大的兄弟。两个月前伯爵说接到征召令，这次边境上的秘密行动如果成功，自己能拿到帝国骑士的头衔。他很想要这个尊荣——他想有朝一日能和自己心爱的她名正言顺地做夫妻，可是她的家族联姻只能嫁给贵族。自从她来到伯爵城堡，自己虽然是卫队长，但毕竟是下人，身份卑微，寄人篱下，自己和她的爱这些年来只能偷鸡摸狗一般提心吊胆，就算哪天伯

爵死了，她改嫁也轮不到自己转正。为了她的幸福和两个人的未来，他可以承担与忍受一切命运加诸到自己身上的不公。只要能让她笑，即使自己即刻奉上心脏也在所不惜。只是此刻刺骨的寒风伴随着冰雪在慢慢地冷却自己的心和僵化伤痕累累的躯体……

教堂尖塔上的钟声叮叮当当演奏完，城堡方向传来三声炮响。夜宿的鸟被吓得从林间纷纷飞腾起来，有钱的人家在此刻碰杯相互祝福，卢思卡在神坛上说着冠冕堂皇的新年寄语。

此刻的玛依嘴巴里咬着一根木棍，蹲在床边，双手抓住床头使劲往下挤压，好像便秘多日了一般。她大汗淋漓，满脸通红，但尽量保持清醒，不让自己晕厥过去。

神父是个好人，这几个月里对自己很好，只是总把自己监禁在这高塔之上，让自己很别扭。虽然这几个月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快活舒服的日子，不用干活，还有好吃好喝，但长期的监禁生活非常难熬。面对一屋子的书，自己一个字也不认识，一天到晚就是四面墙和小翼翼地别搞出太大响动来。神父告诉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偷喝葡萄酒的惩罚，而是伯爵

在自己身上摩擦取乐的结果。

就在远方传来隆隆的炮声时，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玛依把满身是血、滑不溜丢的小家伙用毛毯包裹起来，然后放在胸口上。血水、羊水还在不停地从下身不断流出，一阵天旋地转，她晕倒在了地板上，血犹如小溪慢慢地流向房间的门口。

希望之星

卢思卡终于主持完了新年弥撒，有礼貌地道别大家的祝福，快步跑回楼上。打开门，只见一地的血，女人倒在地上，小孩子趴在怀里。他赶紧找来剪刀切断脐带，好在胎盘已经排出，不然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帮着女人生孩子，他只在书上看见过，自己没有亲自接生过，又不能叫人来帮忙。

其实说真的，他是有些怕的，怕直面这一场面，怕自己应对不来，怕真要出人命的时候自己无法面对。所以他有意无意地在弥撒结束后还是没敢马上跑上来。

卢思卡把玛依抱到床上，用毯子包裹好小家伙和她，给她喂了两口水，但她始终迷迷糊糊的。医书上也没有写这时要怎么处理、怎么照顾女人。想着：先让她睡会儿吧，自己赶紧

打水清洗地面上的血渍，把胎盘和脐带用破布包裹起来，天亮后趁没人注意时处理掉。

忙活完这一切，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熟睡中的母女二人——那小生命就这样奇迹般出现了，不得不赞叹造物的神奇。

斯佩斯 (Spes)，嗯，我们就给你起名叫斯佩斯吧。

喧嚣的声音渐渐地在院落中安静了下来，冬夜的风吟唱着它的歌，零星的雪花开始在窗外飘荡。一个生命在新年夜里诞生，而远方某一个无明的山洞里，一个生命悄然地结束了自己的喘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伯爵夫人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卧室里很黑，窗外乌云密布，没有星月。床上的儿子不知何时把被子踹到了地上，自己是被冻醒的。怪不得做噩梦赤条条地走在风雪里，四野茫茫找不到归家的路。

她起身往壁炉里加了些柴，捡起被子给自己和儿子盖好。又是一年伊始，明天还有很多场面上的应酬呢。她讨厌这样的应酬，但又喜欢这样的节日，至少日子过得没有那么闷，至少那些贵族的、富商的女人们，不是庸俗地在比衣服和首饰，

就是在“不经意间”夸赞自己的孩子与男人。

自从儿子落马后，她一直很低调。儿子突然变了个人，脾气古怪还六亲不认，让她们笑话。自己的丈夫还是一如既往地花，说自己是伯爵夫人，其实半个城的女人都跟他睡过，就连下贱的也不例外，自己就是一个高贵的笑柄而已。

一年后

又是新年的弥撒，教堂的钟声、城堡的礼炮，仿佛去年的一切刚刚发生就又一次被复制粘贴了一般。

这一年还是很平静，边境上虽然小有纠纷，但没有波及甚远。

因为婴儿深夜的啼哭实在难以掩人耳目，卢思卡找了个机会把玛依与小斯佩斯送出了修道院。然后又用雇佣杂役的名义，从市场上找来了三个人在修道院内打杂，其中就有玛依母女俩，并安排住在杂物间。她们都统称为没有教名的“不洁罪人”，而未婚先孕的玛依被叫做“堕落之人”，没有爹的孩子被唤做**蓬皮亚（Pompeia）**。但玛依在私下里还是叫她的小名斯佩斯——神父告诉她这名字寓意着希望。

伯爵夫人又怀孕了，七月份的事，预计会四月底生。伯爵倒

还是老样子，到处祸害年轻姑娘，不知收敛。

卢思卡去年与今年都小有收获，可以足量地上交给教廷指定份额的金币。他现在被认为是当地的圣人，因为只要跟他许愿基本都能实现。人们喜欢捷径，而在付出自己看不见、感受不到的代价时，压根儿就不在意那一句承诺意味着什么。

第69章 遁甲

转眼间，修道院里长大的小蓬皮亚（斯佩斯）已经五岁了。她经常会尾随着妈妈在修道院里打扫卫生或做杂役、帮厨。她长得很可爱，但在修道院里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那些自诩清高的神父或圣洁的修女对堕落之人（玛依）并没好感，甚至可以说是嗤之以鼻。那是一种莫名的灵性傲慢——对那些“愚钝”的、苦难中挣扎着的罪人们，对她们的不知悔改、没有文化，很是看不起。

其实修道院中大家私下里都在流传，说大主教和这个不洁女有男女关系。只是大主教对大家都很不错，并且不像其他大主教那样祸害年轻神父或年轻修女，这让大家暗中窃喜——让这样一个不洁女去多承担一些，对大家都好，不是吗？

卢思卡确实很照顾玛依母女俩，开始还为自己这种莫名的亲近感找各种理由，但后来干脆也就那样了。每到周末玛依都会和他一起共度周末，卢思卡事后也会给她足够一周改善伙食的东西，香肠、奶酪、面包什么的，好让小家伙长身体。只是两人都做得很小心，生怕斯佩斯说漏了嘴，被有心的听

了去，传到伯爵夫人耳朵里就不好了。

说起伯爵夫人，她现在已经成为了领地内的实际掌权者——伯爵奉命去了前线，但在秋收前却没能回来。民间传说他遭遇了不测，但一直没有实锤的证据。这半年里伯爵夫人应对自如，也不见她着急自己的丈夫。

伯爵夫人三年前生了二胎，但是个女娃。这让伯爵很不爽，他心心念念想要自己的爵位继承人，于是继续四处播种。

伯爵夫人后来给自己的娘家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告诉父亲：外孙是亲的，但如果丈夫不死，早晚自己和外孙会死。尤其自己二胎是女孩，眼看日后很有可能儿子不能继承伯爵的爵位。外孙的亲生父亲已经被伯爵用计谋害死了，是他的亲随九死一生跑回来秘密告诉自己的。伯爵肯定知道这段奸情了，只是在等待合理的时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自己。他曾经试图假装坠马事故要杀了小外孙，求爸爸做主救命。

结果今年伯爵就收到了帝国高层的一道命令，命其主动去攻打共和军的一处要塞，不胜不得归。可是后勤军资、增援等却问题频出，令其受困，前进不能，撤退不得。侥幸逃回的

兵士也按照临阵脱逃罪都被缉拿正法了，没人知道那里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伯爵夫人得到家信，让她在家带好一双儿女，好好地等丈夫回来。与教会友善相处，在儿子成年后直接继承伯爵的爵位即可。

抉择

玛依在卢思卡的照顾下，又怀孕了，三个月没来经血，开始干呕。俩人都知道出事了一一她始终没有出过修道院，如果大肚子的事被其他人知道，那将是不小的一场风波。甚至有可能让风声传到伯爵夫人耳里，到时会触发怎样的后果，无法预料。

在没有被太多人发觉前，卢思卡找了个理由把母女俩送到了教会在山区里的一处农场，美其名曰惩罚这个不洁之人，让她去给修道院种地，搞辅食供应。

那农场里只有她母女俩，而负责那个区域的神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原来的同窗，胖子胡撒。这些年清苦的生活让他已经瘦成了一个小老头。其实卢思卡几次想要跟他解释当年的

误会，但他一直不肯听。他与整个教区的人都很少走动。自从卢思卡成为大主教后，就免除了他教区的捐献指标。一是，那片山民本身就少，而且土地真的很贫瘠；二是，想让自己昔日的好友能稍微过得轻松些。

山间农场离修道院很远，马车都要跑两天一夜。虽然远离是非之地，但清贫的生活，一个大肚子女人独自拉扯一个小女孩，自己在山里讨生活真心不容易。卢思卡很诚恳正式地找胡撒深谈了一次，把自己真实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取得了谅解，两人冰释前嫌。胡撒同意帮助他照顾这对母女，而卢思卡以支援贫苦教区的名义为胡撒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

那之后，大家发现大主教开始频繁地跑各个基层教区，开始做许多务实的工作，对贫苦教区有重点地加以扶植。整个领地内的宗教格局开始不一样了起来，从各种压榨变成了很温和地滋养民生。

几年里，卢思卡把老主教小金库里的钱都花光了，主要用来替教区的人交纳教廷每年指派完成的税金。而且卢思卡也变了，他不再替黎明之子讨要许愿者的生命能，而是让那些渴望捷径的人交纳钱财，来替穷人顶税。

一开始他很担心这样下来黎明之子会不再暗中帮忙，可是这家伙却没有提出过多的异议。他做好了舍身取义的思想准备，只要自己还在这个职位上一天，就要让自己教区的人民过得比过去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半年后，卢思卡守着玛依，在小农场里见证了他俩儿子的诞生。小家伙被命名为**泰美斯 (Themis)**。那一夜，一家四口，在破旧的茅草屋中度过。

全教区的人都叫卢思卡为Father，而小斯佩斯与泰美斯却叫自己uncl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时光飞逝，转瞬又是五年。两个小家伙，一个五岁，一个十岁了。山里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也安逸。没有赋税缠身，又不时能得到卢思卡的救助，小日子倒也安稳幸福。远方不时传来边界上的纷争，但因为这个领地里的领主伯爵失踪，反

而让领地内没有被强行摊派很多兵役。整个十年成为休养生息的十年，教区内的整体民生与经济状态要明显好于其它地区。

变故

在泰美斯十岁的时候，斯佩斯与妈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她已经是小姑娘了，渴望去山外边看看。她不能理解妈妈说的很多东西。这贫瘠的山沟沟里，除了自己的茅草屋、小溪、山羊、一亩三分地，什么都没有。她渴望更广阔的天地，渴望去经历与见识乡镇的繁华，想去看看那卢思卡叔叔居住的修道院，看看妈妈说过的大城堡。

十五岁生日过后的一天，斯佩斯不辞而别，玛依赶紧把消息告诉了神父胡撒，而胡撒又传递消息给卢思卡。卢思卡听到消息时已经是第四天了。他在修道院附近、城镇里外、城堡周边都找了几遍，没有看到斯佩斯的人影。卢思卡并不知道，此时的斯佩斯在城堡外的芦苇荡里刚好巧遇了大她四岁的小伯爵庇佑斯。

自从伯爵失踪后，伯爵夫人一直在等待。倒不是等着那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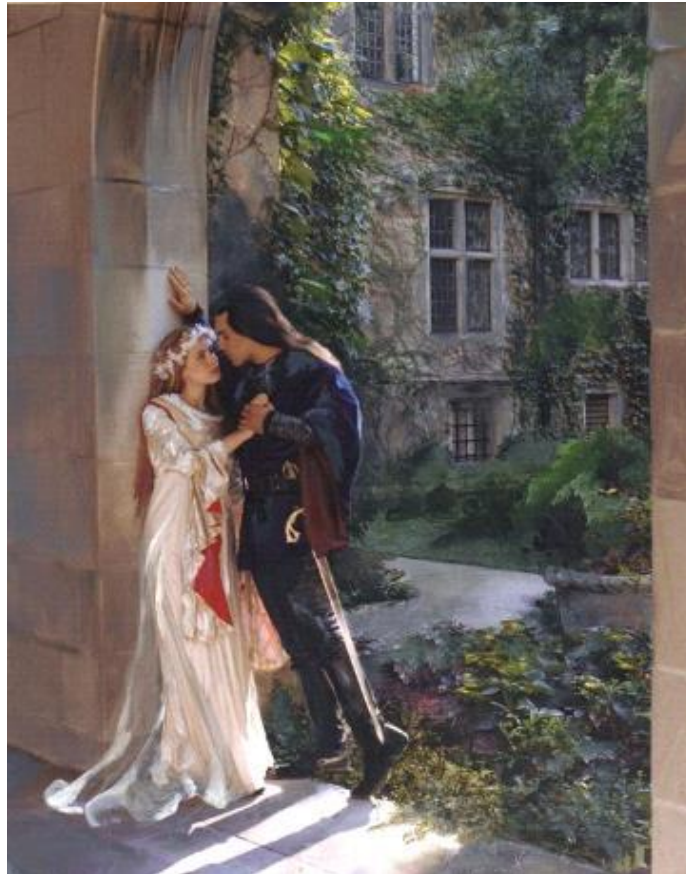
鬼丈夫能回来，而是等着儿子可以成年继承爵位，让一切尘埃落定。她早早地把与伯爵生的二女儿给许配了出去，作为政治联姻的筹码，十四岁就被送给了另一家贵族的儿子，那个男孩听说脑子也不太好使。

庇佑斯三岁落马后，瘸过，傻过，但现在已经好多了，至少表面上看不太出来。在他十八岁继承了爵位后，就有不少家族带着女儿过来提联姻，但都被她拒绝了。她知道儿媳早晚是要跟自己争主导权的，她不愿意。

在这十年间，她还生过老三，那是她跟一个落寞小贵族的爱结晶，但这个孩子不到三岁就夭折了。



继承爵位后的庇佑斯好像被附体了一样，行为举止和老伯爵一模一样，周围的姑娘们都不敢上街了，生怕被他祸害了。而许多小市民的女孩却四处刻意地勾引他，期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玛依再看到自己的女儿是两年后的一个冬天，她回来了，很疲惫。回来后痛哭过，但不肯说出这两年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卢思卡之前告诉玛依没能找到斯佩斯，觉得她或许是去了外地其它城镇。但一年前，在为伯爵选妃的酒会上，卢思卡却看见了斯佩斯，她居然也去参选了。卢思卡没敢在那里和她相认，她也假装不认识这位“叔叔”。当然她毫无悬念

地落选了，一个贵族女孩嫁给了小伯爵。她在选妃之后就又失踪了。

大婚后的伯爵得到了征召令，率领本领地的队伍去支援前线。

山里的日子还是很平静的，斯佩斯十八了，而小儿子泰美斯也十三岁了。这些年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玛依很感激卢思卡的持续帮助。而卢思卡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感，他终于理解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爱：一份记挂，一份温暖，一份关注，一份彼此的共鸣。

他几次想要脱下大主教的袍子，就做一个山野的村夫，和玛依和孩子们一起过耕种的生活。但他又怕自己的位置上会来一位不知怎样的续位者，鱼肉百姓，横征暴敛。

伯爵庇佑斯出征的第二年，老伯爵夫人和新伯爵夫人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慰问团去酬军，还带上了不少修女与神父，准备火线救治伤员，并拉死者归乡。半年后，队伍回来了，拉回了战死的男人们，可是伯爵一家三口却在前线诡异地失踪了。

很快有一个新伯爵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到这片土地上，宣布伯

爵庇佑斯是叛徒，他奉命接管这里。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由教廷派遣来的新任大主教。于是卢思卡被要求赋闲休养或回教廷参与文献校对工作。卢思卡倒也不再留恋这些，于是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山区工作。得到新大主教同意后，就找胡撒作伴来了。其实更多的时间就在山里，玛依的家里。

再后来，听说边境前方大败，大量的逃兵难民涌现在各处。各地方抓逃兵，防难民，一片萧条景象。屋漏偏逢连夜雨，还赶上灾年大旱，粮食严重减产。帝国为挽回败局，四处强行征收更重的苛捐杂税、强制征兵。泰美斯被抓了壮丁送去战场，那一年他才不到十六岁。

一时间，民声鼎沸。卢思卡原以为自己一家住在山里可以是世外桃源，没想到逃兵们不敢进城，三五成群地在山里游荡。他们袭击了玛依的家，那一天正好卢思卡在教堂主持救助灾民。等晚上回到茅草屋，却发现家里凌乱不堪已被洗劫，玛依头部外伤失血过多早已气绝，女儿斯佩斯不知去向。

那一夜雨很大，他抱着玛依想要去教堂，但山路太湿滑，后来彻底没了力气。他就那样在雨里，在泥地里，搂着她发呆。半生的画面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



他在山里四处寻找斯佩斯，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于是他把玛依安葬在小屋之后，落寞地独自回到教堂。之后几天，他又几次在附近寻找斯佩斯的下落，但是无果。

斯佩斯自幼并不亲近卢思卡，她总是觉得这个叔叔是欺负自己妈妈的人，尤其是当她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弟弟与自己其实不是同一个父亲后。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肯说自己的父亲到底是谁。

玛依尝试跟她解释，但她不想听。卢思卡觉得最好不要解释太多，因为这个女孩相当的叛逆又有主见，如果她不知道其

中的各种关节或许还能保命。

几天后听说镇子里开始闹圣女军，没有活路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甚至抢了修道院。卢思卡比较反对这样激进的行为，并没有理睬。但后来那圣女军居然成了气候，并被帝国中央认可，还任命这队伍远征，去救回身陷战区的帝国战俘。

卢思卡心想或许能利用这个机会跟随军队找到自己一双儿女，就作为随军神父报名参军，跟随圣女军前往边境线。



虽然军团里多数人都没有真的见过圣女的真容，但据说她是受到了神启与神佑，被神赐福了恩典，可以无往而不利。开

始大家还半信半疑，可是几次大战后，大家都信了——那些完全没有可能的胜利奇迹般地接踵而至。不到一年，队伍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救出了被困的俘虏，还占领了大片共和国的领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 70 章 二乘二

作为随军神父的**卢思卡**，跟着圣女军团在共和国境内几次转战。虽然都是农民、灾民、逃兵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但却奇迹般地所向披靡，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残酷战斗。就是粮草问题一直是个困扰，好在都是穷苦人出身，饿肚子也习惯了。

卢思卡作为神父，活动还是相对自由的。他在各个部队间来回走动，安抚人心，稳定大家的情绪，借机寻找自己的儿子泰美斯和玛依的女儿斯佩斯。www.xiyushe.org

军队中都在盛传：要面对的敌军不是别人，就是几年前叛变的伯爵与他的军队。

卢思卡想：如果可能，或许自己可以劝双方和解。其实这些圣女军没有具体的政治野心与目的，只想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过日子。毕竟都是老百姓出身，在哪里都是过日子，没有谁真的关心谁是王或皇、这片土地是共和还是帝国。百姓的日子就是耕作、生活、纳税、婚丧嫁娶这些琐碎，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之间在相互争斗蛋糕的切法，而彼此血拼的方式

却是让百姓成为炮灰，焦土千里，白骨遍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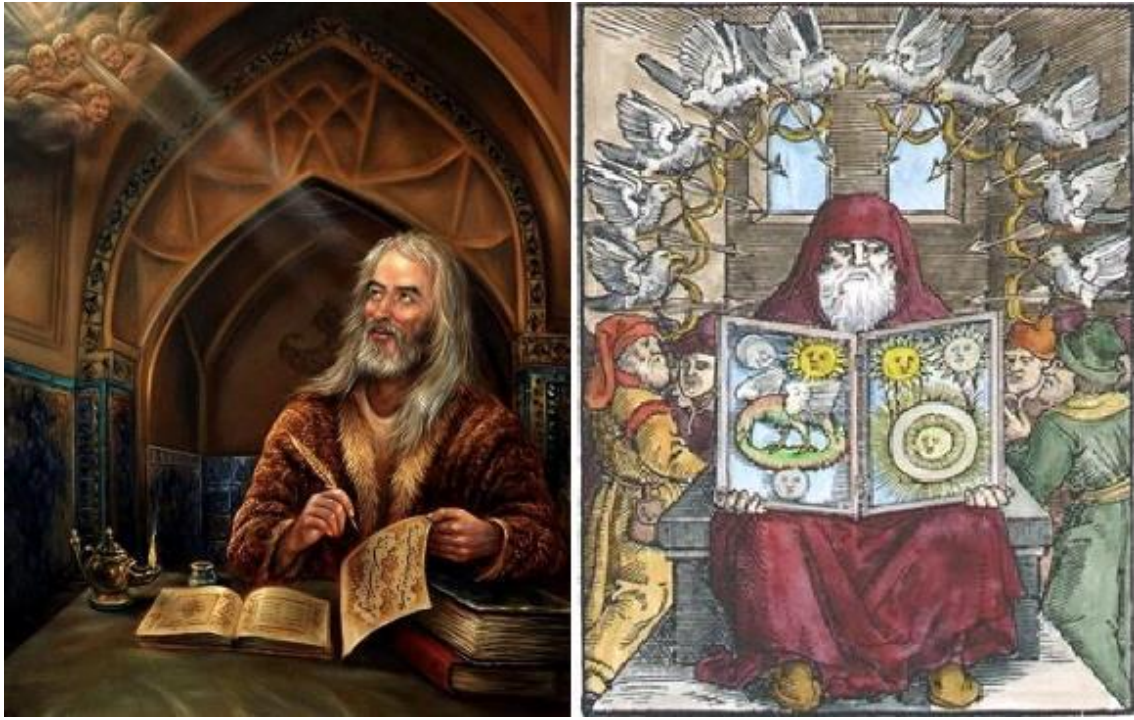
就在大家都在庆幸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准备过好日子时，前线传来消息：圣女在军阵前与叛变的伯爵相认后叛变，之后神秘失踪。

共和军投降的部队突然哗变，圣女军原地解散，顽抗者将被剿灭。驰骋了一年多、浩浩荡荡辉煌一时的圣女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犹如滩涂上的沙堡，消散无形。

卢思卡脱下自己穿了半生的黑袍，换上农夫的衣服——共和国境内的宗教与自己的体系不一样，他的身份不被这里认可。

解散后，他继续在各地走访寻找自己儿女的下落。同时利用每天的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学总结成书，并起名为《**另一个世界**》。

在暮年时，他辗转回到家乡，在老友胡撒的教堂里度过晚年，并完成自己的著作。每周他都会去原来玛依和孩子们居住的小屋收拾一番，总盼着有那么一天，孩子们就奇迹般地回来了。



归

卢思卡觉得自己大限将至，独自来到山坡上，在玛依的“身边”躺下。夜里，看着满天的繁星，他也不想要什么坟墓，身体归还给大地与生灵们就好了。夜里的风很凉，他开始还觉得冷，但慢慢地不觉得了，甚至有些暖和，甚至是热。

等了很久，天都大亮了，自己却没有死；等到中午还是没有死。卢思卡很奇怪，坐起身，突然觉得全身很轻快，犹如少年时的感觉，老年的沉重感荡然无存，骨头的酸痛也没有了。他看向山野、溪流、草、流云……都好鲜艳、好美丽、好清晰啊，视野清晰极了！

卢思卡非常纳闷：这是怎么了？难道冻了一夜自己就返老还童了？没准是命不该绝，先回教堂吧。

刚想到这里，自己就出现在教堂里。他一愣，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在做梦吗？卢思卡想找胡撒说说自己的遭遇，可是他对自己视若无睹，听而不闻。他想要拍这个老伙计的肩膀，自己的手从他的身体上直接滑过了，好像胡撒只是一个虚影一般。对着胡撒大声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只是忙活着自己的事。

卢思卡发现自己可以穿过关闭的门窗，甚至墙壁都不过是被光影虚拟出来的。有些人的头顶上有一条烟雾状的、高亮的线绳通往天际，那线绳似有还无，有两根手指粗细。但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光辉傍身，多数人是没有的。他尝试着去触碰胡撒头顶的这能量流，结果自己能感觉到他在想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很有意思。

卢思卡突然想：我是怎么回到教堂的？刚才我还躺在玛依身边呢！这样一想，自己又瞬间回到了那山岗之上。令人惊骇的是，他居然看见自己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地上！

卢思卡完全懵了：我是在做梦吗？我在这里？我在那里？哪个是我？

卢思卡小心地走到躺着的卢思卡跟前去碰触它，结果那个躺着的只是一个虚影，自己的手从它的身体里毫无阻碍地穿过。

这时，他听到茅草屋里有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很熟悉，居然是玛依和孩子们！卢思卡快步来到房间里，果然他们仨就在里边，仿佛正常地在生活，年龄与相貌都还是自己记忆里最后的那个定格。

突然，眼前的时间开始倒带般回放：孩子越来越小，玛依越来越年轻。然后就是场景被切换又切换：自己回到了修道院……玛依在努力地生孩子……自己被困居在抄经阁，研究着密书……自己回到了毕业前……回到了开始的那个家……回到了一片灰亮但空虚的空间内……

这是哪里？四周什么都没有，望不到头的虚空包裹着自己。眼前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高亮的点，犹如暗夜中的太阳。卢思卡想要知道那是什么，心念一动，那个亮点在急速地朝自己迎面扑了过来。



四象

“你好啊，阿尼！不记得我了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那个光球传递出意识，回响在自己的脑海里。

阿尼？谁是阿尼？我在哪儿？

光影中走出一个人影来，那人影很亮。卢思卡尝试着眯起眼睛看：是一个女人，那面庞……是、是……玛依，是玛依！

“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哪里啊？你还好吗？”

玛依慢慢地走近，笑得很温馨：“我都好，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有些时日了呢。”

“你们？谁是你们？还有谁？”

玛依背后又走出了一个人的光影，居然是斯佩斯！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找了你们很多年，也等了你们很多年。

玛依，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还把孩子们弄丢了。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你们可见到泰美斯了吗？”

玛依微笑着说：“他就在你这里啊。这些年他一直伴随着你、守护着你呢！”

突然，卢思卡感觉自己体内好像有一股力量，一股男性的、阳刚的、坚毅的力量在凝聚，然后从自己的身型中硬生生地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两个自己——分离出来的身型正是自己找寻了多年的儿子泰美斯。

卢思卡彻底蒙了：“你，你怎么会在我的身体里？你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啊？你怎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我找了你们多少年，又等了你们多少年吗？”

泰美斯看着卢思卡说：“自从我命丧沙场，我就回家来了。可是你看不见我，也听不到我。很多次我在梦里和你说话，

但你醒后也就忘记了。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帮助你化解了很多你都没能意识到的危机，并成为了你活下来的坚强的勇气与力量。”

玛依说：“你终于完成了你的人生使命，你写完了那本《另一个世界》，恭喜你。”

卢思卡看向玛依，又是一惊——那脸庞是玛依，可身型却是一个男人！

“你的身体！”卢思卡惊愕地、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违和的缝合体。慢慢地，玛依的脸也消失了，变成了五官模糊、毫无辨识感的一片。

紧接着，她身后的斯佩斯也是如此，儿子也是如此，它们的脸孔都雾化了，失去了轮廓感。

卢思卡吓得倒退了一步：“你们到底是谁？”

这时那个大光球突然说话了：“阿尼，它是阿尼姆啊，你的对等意识面向啊！斯佩斯，是它阳性面中分离出来的阴性面。而你身边的泰美斯，则是你阴性面中分离出来的阳性面，看看你自己吧！”

卢思卡低头看着自己，自己竟然不再是男性的身体，而是一个女性的身姿，也是一团光雾般的存在。这，这，这是我吗？我是什么？我是怎么了？这一切都是怎么了？

大光球说道：“这解释起来非常地复杂，很快你就会知道，并回忆起全部。记住，等你醒来后，来休养大厅找我们，我们在那里等着你。不见不散啊！”

说完这些，四周的光影开始扭曲、溃散，出现了一条旋转着的光道。卢思卡感觉自己被吸引、拉长、扭曲，然后从原地被拉扯到了那光道里，一阵眩晕……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再醒来，仿佛一切都是梦一样，自己躺在一个石台上。一时脑海里还很混乱，她想起了自己好像刚刚躺在这石台上，只是刚刚。



自己是阿尼，不，自己是被负心汉庇佑斯毒死的圣女蓬皮亚；
不，自己是神父卢思卡；不，自己是阿尼。休养大厅，海边，
吵架，阿尼姆，普鲁沙.....

我好像还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年代有过短暂的一个童年。那个童年被照顾得很好，只是自己没有多少印象。那个时代好像有能在天上飞的马车，人们的衣服也都很特别，建筑都是像水晶般的高塔.....

定稳心神后，阿尼跳下石台，走出意识环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教堂般辉宏的大厅，两排侍从在讴歌着当中的主神。那三面神笑咪咪地看着阿尼：



“你回来啦，我的孩子！你做得很好，为我带来了许多收获。我知道你遇到了不少坎坷，为什么不再求助于我的力量帮你轻松化解呢？我能做到的远比你能想到的还多。”

阿尼看着它，不卑不亢地说：“谢谢你，我找到了我想要理解的爱与被爱，也懂得了经历人生的意义和这经历的价值。我觉得一切的历经都有其寓意，而每个人都应该直面自己的人生课题，利用自己的心智去化解自己的问题。利用外求获得捷径，快速地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确实很省力，但那不会带来自我的成长，只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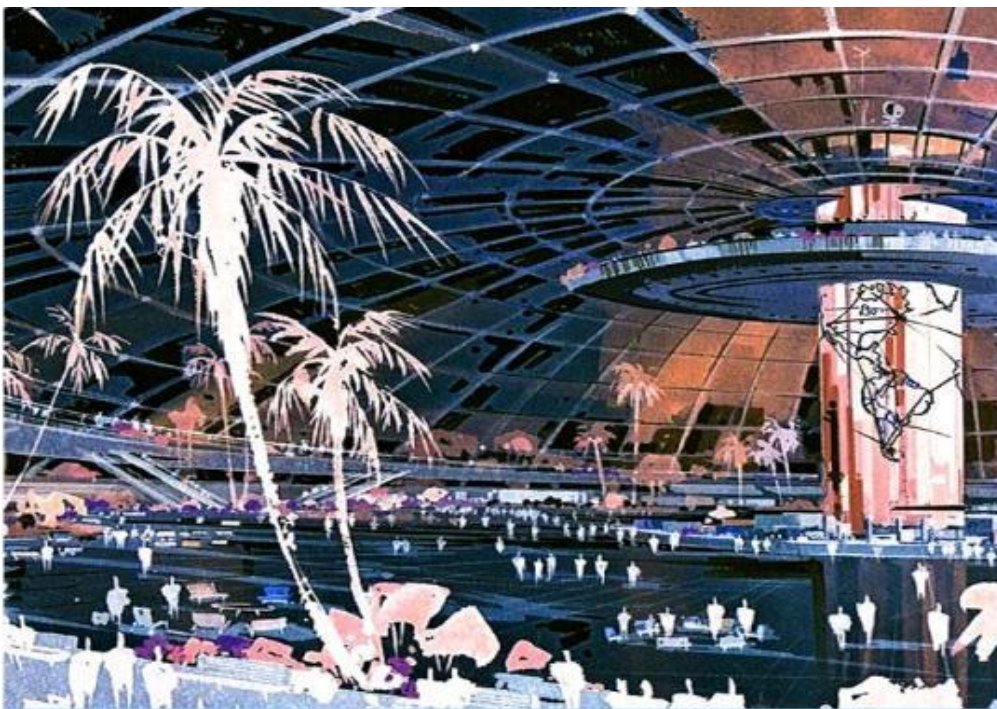
感谢你，在我情绪低沉、充满愤恨的时候，给我上了这样生动的一课。让我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尽管这在很多时候会因为利益的摇摆而各自在得失间形成记恨。

恨只是因为自己想要的没能得到，愤是心中无法平复的情绪在左右着自己的理智。现在的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与满足。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的在意是如何局限了自我的成长。”

那大神说：“很高兴，我的孩子，你获得了你需要的，而我获得了我需要的。你看，我是一个最公平的神，我的交易从来都是平等的。如果你沉醉在贪婪里，那我就收获你的生命；如果你享受着生命的教诲，我就收获你的喜悦。

去吧，回到你来的地方，享受你余下的旅途。如果有一天，你感到苦闷、愤恨、无助、绝望，就再来找我，我很乐意随时给你你的所求。当然，一切都有它的对等代价，这就是平衡的法则。”

两边的护卫们，又开始吟唱对大神的礼赞与歌颂。阿尼听着这圣歌，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回到中心广场上，一切还是那样熟悉。自己上次和阿尼姆闹

脾气，气冲冲地从休养大厅跑出来，也好像就是昨天的事。这个呆子为什么不追过来劝自己、道个歉呢！不过想想，如果当时他真的追过来道歉，自己也还是会端架子把他骂跑的。

阿尼突然想起普鲁沙说的阴中之阳、阳中之阴——

我们现在是四个不同意识面向的意识个体了：我自己、阿尼姆，还有我们各自衍生出来的阳中之阴斯佩斯（希望）与阴中之阳泰美斯（平衡）。它们此刻应该都在休养大厅等着自己呢！

阿尼此刻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一种久违的能量感充斥与鼓舞着自己，头脑清明而敏锐，脚步轻快犹如少女。



第71章 回家与出家

阿尼从神庙出来，穿过熟悉的轮回中心的中央广场，路过出生前计划大厅，来到休息大厅的门前。

她感觉一切好像还都是老样子，但又好像有所变化，自己也说不出具体哪里变得不一样了。

她走入休息与疗愈大厅，扑面而来的温暖能量，柔和地抚慰着疲惫的身心。就好像阳光明媚的午后，趴在妈妈的怀里，沐浴着阳光；而妈妈耐心地、轻柔地梳理着自己的长发，呢喃着母女间的关怀。



她漫步在花丘之间，来到上次与阿尼姆吵架的海滩——记不得上次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了，其实只是想让他低头来哄哄

自己而已，可是这个傻子却为此闹出这许多蹉跎。

她想着，走着，突然感觉到了熟悉的能量脉动：眼前不远处站着三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尼姆与两个“孩子”，她快步跑过去与他们会合。



就在四人碰触的时刻，突然附近的空间扭曲，雾化成粒子，然后消融成虚空。阿尼看到在虚空中由五个能量灵体构成的一体，在散发出七彩光晕，明亮而绚丽。续而周围的虚空由开始的粒子化世界慢慢地变成了绿色，鲜嫩的青草，智慧的古树，明媚的天空。

等四周的成像稳定后，阿尼发现四个人是盘坐在大草地上，头顶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智慧古木。四人环顾四周：这是哪里？

怎么就突然切换了场景？

回家

大家正在东张西望，背后的那棵苍天大树居然慢慢地雾化，变形成为了一头人形的母狮，威严肃穆，器宇不凡。

泰美斯和斯佩斯被这一变化惊愕住了，愣愣地看着这尊大神。

阿尼最近总是跟这个或那个大神君打交道，只是有点儿好奇地看着。

阿尼姆直接笑出了声，笑着说：“厉害了，普鲁沙！这回你不抱怨能量被稀释了！”

然后对着两个惊掉了下巴的小家伙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家了。”

阿尼没有见过普鲁沙的法身形象——她早年离家时，普鲁沙还只是分化后残存守家的意识能量雾。

普鲁沙用威严的、洪亮的声音说话，话音在虚空中回荡：

“欢迎回到我们的家！这里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空间，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自身意识所化生出来的，包括我的这个形象、

这天地万物，还有你们自己的形象。这里存放着我们曾经历过的记忆，是每一个自我意识分化都可以访问的自我集体意识资讯。这里也是你们今后深度休整的地方，是自我意识群体相互交流的地方。”

泰美斯和斯佩斯看着巨大化的普鲁沙，问阿尼姆：“它是我们的意识核心吗？”

阿尼姆跟俩小家伙解释道：“它就是你，你就是它，但它不是你，你也不是它。你我、我们都源自它，是它的一部分，但它并非我们的全部。这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母子关系，这是一种克隆分化。就好像你俩源自我和阿尼，但却不能算是我俩的孩子，虽然在故事的经历中曾经是过。你俩虽然现在还小、刚被分离出来，但你俩与我俩的地位是平等的。而我们与普鲁沙的地位甚至个人意识也是平等的，这里没有阶级或父权母权的压制。

当然，作为大局的宏观调控者，普鲁沙更全面地掌握着不同自我个体发展的优点与劣势，并依据宏观需要调配着当下自我群体与不同个体间的优先发展方向，依据群体与个体的平衡而设计并规划出一系列指导意见。”

泰美斯还是有所疑惑地问：“你说我们间的关系并不是祖孙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可是它确实是我们的总指挥，是吗？”

阿尼姆想了想，解释道：

“就好像你出门时带着一个钱包，里边有10个金币。经营了一年后，你拥有了20个金币20个银币。你把10个金币放在家中的木箱里，又多买了一个装零钱的钱包放银币带在身上。

你说说看，此时家中木箱里的金币钱包和身上的银币钱包，是否有主仆关系或祖孙关系呢？它们中装载的钱币，哪一枚又比哪一枚更具天生的领导力呢？从意识层或能量层上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每一枚金币或银币又各自有着它被规划的用途。这投资可能会赔钱也可能会赚钱，不过不管是赔了还是赚了，都收获了难得的、无价的经验。

之前普鲁沙是个个体户，现在我们成为了合伙人。它提出企划，而我们来具体实施。在这实施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既定的但可调整的动态大方向和涉及蓝图的计划。但我们每一个具体实施者，可以依据自我判断，不断地修改这一方案。

当然那原始的既定目标是要确保达成的，只是不管是我还是

我们，都不太清楚怎么能有效或更有效地达成那一既定目标，这一过程需要我们反复地通过实践去验证与优化。”

泰美斯表示自己懂了，其实更懵了。

普鲁沙从巨型化的法相中慢慢地缩小，到等身比后定住身形，呈现出一副智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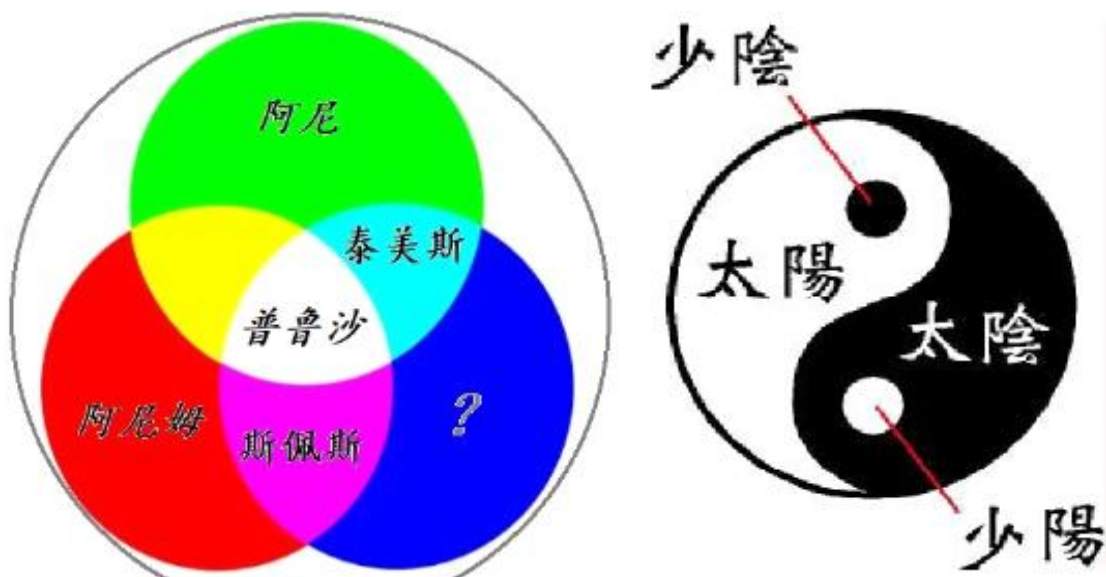
阿尼姆嘀咕道：“这家伙最近没少学花里胡哨的东西。”

普鲁沙也没理睬他，而是看着阿尼轻声地说：“辛苦你了，这次的风波很让我担心，好在一切都有其巧妙的安排。你的成长让我们都受益匪浅，你的经历让我也学到了很多。”

普鲁沙又看向两个新生的小家伙，说道：

“我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就像阿尼姆所说，你们是部分的我，我也是部分的你们。我们是一体的，但各自又有独立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是相通的，但谁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强行左右谁的经历。当然要经历什么是我为你们挑选的，但怎么去达成这一经历、在经历的过程中你们如何抉择，都是你们自身的选择。这选择展现出了你所是的真实状态，并因此也触发了后续各种相关的涟漪。

每个自我个体都对自身的选择做出相应的担当。自身的成长会荫及全体自我，自身的困顿也会让自我群体蒙受阻碍。



我是群体能量的调度者、协调者，但我并非是蜂后般的存在。我只是自我群体意识的套叠点，是所有自我意识交叠形成的

意识实相。我既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又是你们全部的集合。你们构成了我，而非我构成了你们。”

斯佩斯看着普鲁沙问道：“我们是被造物吗？刚才的那个灵魂中转大厅、能量疗养大棚，还有这里，又都是什么？我们刚刚经历的人生又是什么？如果我不是那个人生中的我，我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死了吗？那我们又为什么存在呢？我们今后要做什么与怎么做呢？你说的话让我越来越糊涂了。”

普鲁沙被这一连串问题搞得一时语塞，稍微消化了一下，也盘腿坐下，开始尝试解惑：

“其实，我不能解答你所有的疑问，因为多数问题我也还在摸索与寻求答案。我来告诉你我现在知道的，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而你们需要在日后帮助我找到那些我们共同疑惑的答案。

首先，你俩不是被造物，而是自我意识成长到一个临界点后，自动形成的平衡性意识分离。就好像阿尼与阿尼姆是我自身阴性与阳性意识面的标志性独立意识存在一样，你俩又是阿

尼与阿尼姆的意识面细化。你们四个形成了自我意识中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你俩是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的互补，即女性意识面向中的男人，和男性意识面向中的女子。”

斯佩斯好奇地问：“那我俩谁是哪个？”

普鲁沙回答道：“女性意识面向阿尼扮演的男性神父卢思卡生出了他的儿子泰美斯，男性意识面向阿尼姆扮演的女性角色玛依生出了她的女儿斯佩斯。”

斯佩斯追问道：“我们现在是死了吗？生前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刚才的灵魂中转大厅是什么？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家又是什么？哪个是真实、哪个是真实存在的呢？”

“你们的初始意识是在园区内诞生的——其实用诞生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那涉及到自我意识的分化，而非无中生有。

园区在我们这个层面上已经同时开放了十二个，听说还在细化与拓展中。每个园区内都有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和对应的人文体验。你们所经历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小国间区域性的地缘冲突，其主题就是：动荡的生活、艰辛的生存环境、人文的阶级制度、信仰与信念上的迷失与偏执。当然还有生物上

的性与彼此吸引。

园区内的一切体验都是可以反复被重复的，没有真实的出生或死亡。角色们被一遍遍地演绎，演绎出不同的故事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同样地‘真实’，彼此平行存在着，被其经历者记忆成真实。角色在自己出生前死亡，在死亡后重生，城市与人群被摧毁又被复原，时间交替，时间线又相互交织，故事中的情节与人物被编辑，经典段落被一次次地重放。

园区内的体验再真实不过，园区内的一切也都被感知为真实，包括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和与自己互动过的所有其它。但是园区内的剧情和一切显化都是调度中心依据你在灵魂规划大厅里事先设置好的内容，在你的意识中显化出来的。你本身并没有离开过意识环，哪怕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

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你意识中的一场觉受真切的梦。你能带入到园区的只有你的心识。你的记忆在现阶段是无法进入角色的，可是当你从角色中脱离后，你却可以带回自己一生经历过的记忆。就好像回巢的蜜蜂带回一路上采集到的花粉。”

斯佩斯打断了普鲁沙的叙述，插话问道：“照你这样说，我

很多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没得选。”

斯佩斯很疑惑地问：“既然一切都已经如其所是地存在于那里，那我们一遍遍地去演绎这个或那个角色、生孩子、建设国家、与他人争斗、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这些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宏观系统来说，我们所作为的一切确实毫无意义；但从微观上，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抉择、体验，都带来自我的认知与智慧成长，并累积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心智成熟度。而单一个体的成熟，累积成群体意识的成熟，点滴间的改变最终带来宏观意识的整体改变。”

这就好像是每一年的小学新生，都在学着相同的启蒙内容，但重复并非毫无意义。这些知识和知见我们可以快速地彼此传递，但是认知中彼此的不同观点与个体间的心智差距却无法通过知识的传递而消弭。知识只是构建认知的砖头，而每个意识都可以利用这些砖头构建出不同的世界。这差异性就是宏观意识所看重的，它渴望通过这一多元的手段，让自己获得意想之外的成长。

当然，在能够构建自己的世界之前，首先要学会构建世界的基础技巧和各种能力与规则的应用。这些学习就发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中。”普鲁沙为其解释道。

斯佩斯一边思考着普鲁沙的话，一边追问道：“那我们这里或灵魂中转大厅就是真实的存在了吗？这一刻的我是真实的吗？”

普鲁沙笑着摇摇头，看着周围的一切，然后幽幽地说：

“这里是我的意识生化出来的虚拟空间，这是我们群体意识构筑出来的属于我们的意识空间。这里的一切都是你我自身意识幻化出来的。我们是在自己的意识化显中，包括你的、我的、我们的各种形象也都是这样构成的。

你们刚才所在的灵魂中转大厅，是由更大的意识群体用集体意识构建出的显化，虽然一切都看上去那么真实，但它并不比园区或这里更真或更假。

在灵魂中转大厅里你看到的每一个路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意识频率的其它意识体。这有别于园区内，园区内多数的路人只是时代剧中的背景人物。

灵魂中转大厅是不同成熟度、不同意识维度的一个交汇点。而园区内的情景剧中，你只会和与自己意识频率类似的角色形成互动，而意识差距过大的其它角色不会和你形成真实的交集。这在园区内叫做圈子或无形的阶级隔离。这阶级既是身份，也是意识与认知的同向相吸、差异相斥。只有当你改变了自己的认知与信念时，你才会主动与被动地进入到不同的实相体验中展开不同的经历。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运作体系，慢慢地你们会体验到它的强大与复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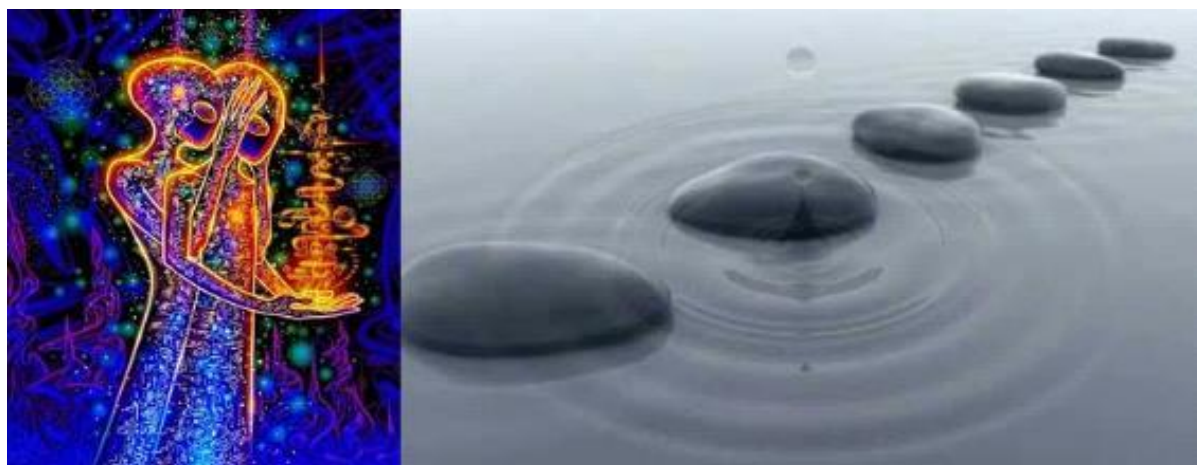
泰美斯接过话头，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被认定为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意识体呢？”

第72章 我与我们

普鲁沙耐心地把自已的所知传授给两个新近分化出来的自我意识泰美斯和斯佩斯。虽然阿尼与阿尼姆并未直接提问，但都在仔细聆听着对答的内容。

普鲁沙上次返回班级与班主任史匹擦讨论如何挽救阿尼，却被告知无需造作。静观其变之后，无聊又无奈，在那段时间里与其它同学聊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此刻正好现学现卖地梳理自己新近所获所知，与其它自我同步共享认知水平，达成目标理念一致。



阿尼听闻普鲁沙前边的解说后，深思了一会儿，向普鲁沙问道：“我们现在的发展更加平衡了，个体的数量也增多了，你对后续的发展有什么打算吗？是随缘凭兴趣各自发展，还

是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呢？怎么才算是均衡的自我发展呢？又要如何做到呢？”

普鲁沙闭上眼睛，好像在冥想，然后说：

“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系统内，这系统有着自己的运作发展。如果从宏观来看，今天的我，是你们的本我或说是存有；而阿尼与阿尼姆则是你们的高我，或说是主人格面向；而泰美斯与斯佩斯是主人格下的人格或说是小我。

当然这还并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你们的演化只是刚刚开始，一切都不是固化的，包括我们之间的身份。没准哪一天谁旗下的哪个小家伙就超越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逆袭成为了比我还重要的集体意识智慧担当，成为我们之间的超我。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自我群体内的个体地位是依据个体的成熟度与个体当下所拥有和可支配的能量来决定的。

就像我之前介绍的那样，我们彼此间可以共享一切记忆和知识，但认知与智慧是无法共享的。一旦分化完成后，每个自我都拥有各自的、独立的自我意识成熟度。虽然我们都可以彼此共享资讯与记忆，但对同一资讯理解的深度、对世界认

知的广度、自身的豁达程度、自我的睿智敏感度，都无法相互共享。

我们中不管谁，甚至今后分化出的任何其它自我，如果它能在智慧与觉知能力上超越其它自我，大家就必须给它足够的尊重并听从它的号令指挥。在自我群体中没有永恒的秩序，成熟度就是唯一的标准。而自我成熟度直接决定了自身可容纳与应用能量的大小，而能量的大小让相同能力在运作时表现出本质的差距。

说到成熟度，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首先，自我群体的综合成熟度，即自我意识的意识维度。从一个意识能量小白、零维意识点，到单一的线性意识经历，再到二维的多线平行展开，自我意识间可以形成交叉比对，彼此对等平衡。

今天我们做到了三维立体意识进化——你们四个加我，可以同时展开不同维度面的探索，相互交换信息情报与觉悟素材，让相同的事件或人物同时展开多种不同的路径体验，达成最优解的对比效果，这是自我意识的升维过程。

我听说升维在本矩阵中，最高可到九维意识。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那样的存在，就连班主任或地球在线的总策划盖亚也好像没有到七维意识，当然具体的我还并不知道。

你们的成长，是通过参加十二个不同园区内相应的课题而达成。这些课题主要是围绕着十八门不同的功课而设计的，只要全面地掌握了这十八门功课，就算是一个完整的意识体了，即自我意识完型。我们中间或今后所诞生的任何一个其它自我分身，哪个先达成了自我意识完型，那它就当之无愧地是自我意识群体中的超我、集体智慧与觉知的担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三层主要表现在人格片段中。当你们进入到各个不同的园区、演绎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剧中的角色时，你们的角色注定会经历一系列各种不同的主题磨难。这些磨难当然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并且随着你们的意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难度与复杂度。

在你们进入到自我角色后，你们不会记得今日的谈话，但会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源自我的后台提示与暗示。我希望你们能跟随我的引领，并信赖自我内心的声音。要知道，所有磨砺的难度都会设定在具有挑战性却一定可以达成的临界点上。

任何时候都不要气馁，没有无法做到的难题会被推送给你们的角色我。

角色我的意识感受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自我头脑与情绪的。而自身载具的原始生理欲望更是你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你们所使用的角色可被分为载具我、角色我和内在意识我。

当然，还有一个隐形的我在帮助你。这里说“我”是不准确的，其实所有其它自我都会努力帮助某一个受困的、挑战高难度的自我意识分身。只是这帮助或许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直接，甚至迫害与敌对也是一种经历上的“帮助”，这形成对等体验。

话说回来，在你们演绎某一角色时，你们内心的认知状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们从感受到的素材中，可以提取出多少智慧的觉知。你们的意识频率在角色中表现得越高，萃取出来的有效觉悟就越多，单次经历所获得的成效就越大。”

阿尼听得很兴奋。她回想起自己在抄经阁密室中看到过的各种上古卷轴与书籍，把普鲁沙说的与那些文献暗自相互比对

印证。

然后追问道：“那人格需要修持的十八门功课，或说十八个意识面向到底是什么？你说情绪对自我觉知会产生阻碍甚至解读的扭曲，那世俗间的各种上古修炼法门又是如何让个人的内在智慧提升的呢？内在智慧的提升与意识频率的提升有什么关系？”



普鲁沙双眼凝望着天空上的流云，沉吟了片刻，仿佛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然后看向眼前的四位，继续说道：

“个人在角色中的情绪大体可分为沮丧、愤然、懊恼、悔恨、绝望、漠然这样的低频意识状态与平静、欣然、喜悦、快乐、平和、坦然这样的高频意识状态。

你一定听说过定生慧——平静让观察敏锐，喜悦让注意力不逃避接触，平和让感知力充分运作。在角色的心灵通透喜悦时，内在心智会与自我意识群体处于意识共鸣的状态里。因此，也就可以轻易地接受到来自幕后的种种协助与指引，并且敏锐地觉知到种种故事剧情背后的蹊跷和机关布局。

当然，若角色因为挫折陷入了持续的低频意识状态，那烦恼之人就会变得思想迟钝。纷杂混乱的思绪犹如乱麻、梳理不清时，恼怒、压抑的情绪就会形成攻击性的倾向。这攻击性的内在压力，不是伤害指责他人，就是评判打压自己，野火般烧毁所触及的一切。

疏离感在这一刻产生，并逐步加剧，自身的攻击性让人们下意识地远离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则被冷漠包裹，心中逐渐冷却了心流的温度，看待一切都是灰暗的、绝望的。这绝望既对世界也对自身形成隔绝感、疏离感。自我放逐与自我遗弃让内在灵魂暗淡无光，不信赖甚至强烈地质疑与责骂自我意识群体中的其它成员。

这样的意识状态让角色扭曲，身体陷入痛苦的疾患，灵魂枯萎凋零，不与群体形成意识共鸣，不想听也听不进去任何智

慧的抚慰。”

阿尼点头说：“是的，是的，在我做牧师的那些年，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愤恨与懊悔里不能自拔，生活在恐惧与忧虑里每日惶恐。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要如何处理呢？”

普鲁沙苦笑了一下，接着说：

“十八门功课，每一样达成后都充满了光之性慧；但修习它们的过程中，又是何其的辛苦。磨砺，反复的试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灵魂最重视的能力依次是：

一、无漏认知、智慧（透彻快速的理解力）、记忆力。

二、洞察力、觉知力、预见力、分析力。

三、表达力。

四、爱与被爱的能力、控制情绪的能力、自我间的平衡能力（指多重自我）、共情能力。

五、行动力、自信力。

六、包容力、延展力、抗压力。

七、再生力。”

阿尼琢磨了一会儿，问道：

“我在上古密卷中看到，人体有七脉轮，是否与之有关呢？这其间的延展力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实践中是否有一个成长的蓝图或成长的共性呢？我看到不同成熟度的灵魂，它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在认知与兴趣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灵魂中转大厅中尤其明显，在出生前计划大厅中灵魂的选题与此仿佛息息相关。你能说说这个吗？”

普鲁沙解释道：

“十八门功课或说十八种基础能力的培养，是从第七层开始往上攀缘展开的。

自身首先要拥有自我再充能的能力，才不会坐吃山空而耗尽现有能量萎靡不振了。再充能的能力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女性靠爱的共鸣与流淌完成再充能，而男性则依赖更直接的

地气直接充盈自身。

所以一个强壮的体魄、健康的身体状态、旺盛的生命力，是灵魂首先渴望达成的。在这一初级阶段，男性渴望魁梧的腱子肉，而女性对自身的性吸引力、容颜的驻留修饰给予大量的关注。这是最初阶的灵魂。

这一阶段的灵体崇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靠蛮力或色相达成自己的渴望。当然，这自然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他们会认为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壮、不够漂亮，于是就执着于健身和美容。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二阶段，当基础的生命安全可以被保障后，原始积累开始呈现，并且因此会发展出两个能力面向来：女性善言和男性蓄力。积蓄自身力量，让自己能厚积薄发，不再关注瞬间的

爆发力，而是自己可持续运作的的能力。这时知识开始被重视，知识的力量被认为高于肌肉的力量，语言的力量被女性更巧妙广泛地应用。女性的表达力与男性的包容力、延展力、抗压力，被关注得更多。

包容力可以理解为城府有多深、容忍度有多高。不再是个暴脾气的愣头青，靠肌肉与争吵愤青般地活着，动不动就耍脾气。

延展力可以理解为自身的弹性与拓展性。牙齿坚硬，却没有柔软的舌头长寿。水滴可穿石，巨树在风中折断，青草却摇摆自如。压力下钻石可以崩坏，而橡胶还原如初。

抗压力是自身的坚固程度，柔若无骨不是完全无骨！没有担当与承受力是不行的，那样无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也无法捍卫底线让自己活出尊严。

能够让自己做到有足够的弹性，其前提是你要有底气能支撑着自己，还要有足够的柔韧度来保持和快速恢复自己的最佳状态。

在这个阶段中，灵魂从单纯的追求力量转变为开始关注知识、

储备见识，初步觉悟到心智与智慧的重要性。不再纯粹地物质至上，看事物有了自己的观点、观念，也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弹性。

在第三步上，男女两性是一样的。女性在经历了爱与沟通后就会有自信，并开始展现出自己的行动力。当男性有底气有知识有积累后，也会更多地展现出自己的开拓性精神。内在自我稳固后，自我拓展的触须开始朝未知的领域展开，渴望探索更多的奥秘，渴望认知到更深远的东西。

好奇心永远是自我发展的第一原动力，但只有好奇心、却没有行动力那就只会沦为空想家。所以自信力与行动力是相辅相成的。胆怯在这一阶段逐渐地被淡化，更开放的心胸在形成。

第四步是浪漫与艺术的探索和表达。男性表现为细腻的心灵感受、爱的渴望与爱的行动；女性则更加包容，并在自信的前提下展现出柔韧性，更加坚毅，没有畏惧。

第五步其实非常艰难，这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门槛，可谓是分水岭般的存在。

在第五步上，男性开始勇于表达自我的心声，可以准确而理性地说出智慧的话语；而女性对性接触拥有了更敞开的心态，可以把性和生育从理智与情感上断开直接的联系。

当然这里的性并非指实际的物理摩擦，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接纳与对自身命运的把控——不再是被迫的性奴或生育工具，不被物化成他人满足各种人文理念的道具。有了自我的深刻认知，不抵触、不张扬、不畏惧、不排斥。享受自身所是的性别，并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性别特质。做男性的时候有个男人的样儿，做女性时也有足够的女人味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在这第五步上，自信、心智、行动力、个人魅力、号召力等逐渐地完善形成。你们将不再会甘于单打独斗，因为志向与

利益的共鸣，团队形成，分工形成。有低阶意识体当无脑的打手，有知识分子搞人文建设，有好奇的人充当侦查的探子，有艺术家来鼓舞情绪……而这时就需要有人来引领队伍，成为联合与联络的指挥者，协调与沟通各个机能部门间的运作，让分散的力量形成合力，完成个体无法达成的任务。

凝聚力与指挥力都需要自我表达能力与自我不断的再生能力。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当统帅必须能犹如打不死的小强一般，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忽悠能力。

第六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73章 通透很难吗？

普鲁沙在自我群体意识营造出的虚拟空间里和其它自我分身讲述它最近习得的各种知见体系，从宏观自我意识的成长，说到人格与角色的成长。这些相互套叠的成长体系虽然各自不同，但又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相互的涟漪与影响。自性、命理、意识的成熟度，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构成了能量、心智、心性的三股力量，互为依托，互为瓶颈。

上节中说到了第五步是一个分水岭，从个体成长到群体成长，从注重自身利益发展到注重团队建设，从利己的自爱到利他的共赢。团队的协作让个体意识开始从分散的各自为政，到抱团取暖的分工协作。紧密的联系与相互依存的群落关系，让意识群落化、网格化、去中心化、一体化逐步展现成型。

一个意识、一个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就看其群落一体化的进程程度。社团、部落、国家、联盟，这些群落化的进展从小到大，是一种进化的必然。但群落化也有一个自己的质变点，那就是不同群落间是否可以步入最后的一体化。

群落再大，如果它无法去除自身意识内的二元对立性认知，

那它始终还只是一个放大后比较复杂的自我而已。有我就有非我，有非我就有不认同的敌对与得失间的利己。在质变前，一切不过是把“我”的这个疆界在扩大而已：我，我的家人，我的族人，我的国人，我的种族，我的联盟，我的星球，我的星系。其实始终没有摆脱最原始的蓄力与对抗、吞并与排异。

第五步后，开始从身心的成长转化为灵的成长。

灵的成长不再非常注重角色生命的长短，也不太关心遭遇的好坏，它更多地是注重自我在经历的过程中能否觉悟与品悟出些什么来。自我的认知从肉身载具我、角色我这样的观点中脱离出来，更多地关注与尊重内在自我的心灵需求而非低阶欲望，比如食欲、性欲、名利欲、攀比欲等很世俗层面的东西。

这时的自我更多地开始关注万事万物运作背后的规律与原动力的法则，对宏观道理的品悟与参详、求索与追寻成为自我痴迷的重心。

在这一阶段会依次展开对五种学问的浓厚兴趣，依次是：卜、

相、命、医、山。



卜

就是占卜。通过各种显化的启迪，去观察和洞见预测未知的信息。

通过占卜而有效地推演出了未来的趋势，并被现实一次次地验证，让人们发现，所谓的未来原来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因此可以被某种手段观测到其内容。于是单一线性时间观念下的宿命论在因果论的辅助下，在人文的原始认知中诞生了，并成为原始宗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流理论核心，也是最为肤浅的形而上之学。

相

俗称看相。看的其实是“理”，纹理的理。当能量波形成彼此的涟漪时，观察纹理扩散的路径，就能追本溯源地找到初

始的脉动，并理解形成相互扰动的原理。通过观察显化、推演成因，就是相学的学问。如果卜更注重先知，那相就是以史为鉴的学问了。

命

是被扭曲最严重的一门学问。知古今未来后，很容易被宿命所束缚，进而产生躺平的惰性。好似不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生命蓝图的左右和历史剧中的起伏。角色的命运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圈定于某一范围内，但命绝对不是单一线性的必然。当你预知到必然的未来和洞见到过往的铺陈，参照今日的所是，三点成一线时，宿命昭然若揭，无可辩驳，但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人生蓝图与角色乃至角色的原生家庭、时代背景、自我局限确实是在出生前已经确定了的；但成年后，一生中要经历的历经并非唯一的无奈。你在每一个人生路口上的选择，决定了你最终的所是。当然你会怎么选择，是出自你能看到有哪些选择可选。这依据你现有的智慧与经验，也依据你与自我意识群体连接的紧密性。你的角色我可以没有此类的能力，但高我与本我都会给出即刻的引导帮助。不过前提是你的心

够静，能够聆听与注意到这些启迪，同时肯于信赖和跟随自我内在热忱的召唤和鼓舞。

其次需要知道的是，你的每一个选择都被你心目中向往的目标所左右，你会暗自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会助益自己更靠近人生目标。如果你的目标设立成世俗中的颠倒执着梦想，那你的一生也就在追随这一目标时兜兜转转，原地打转。

医

这个医可不是你们所经历过的医疗或医术，而是自我修正。自身习气会形成自我的生命轨迹。当你理解了这个事情，并渴望改变这轨迹抛物线所将导致的结果时，需要首先了解到相应的矫正标准。不然往哪个方向做出调整呢？单纯渴望改变是不能带来效果的。不能理解中正的区间在哪里，就无法认知到自己处于偏执的狂热中。当知道平衡的平和后，还要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进入、达成、留存在这平衡的平和中。这才是医的本质。

学会了这平衡的平和，让自己达成稳定的意识高频状态后，你会发现，影响自身状态的不光是内在自我的认知与心态，

还有客观的宇宙规律、世界当前群体意识形态、地域性的能量起伏、所处故事线里的宏观必然历史大事件。

一切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生灭起伏周期，这些周期交错出现在角色一生的经历中，对角色形成影响。怎么看待这些影响、让这些影响如何左右你的人生，是与个人心智的成熟度息息相关的。尽可能减少致命性的负面影响对自身的冲击，而让助益的力量最大化地利益自身发展，就是山的学问。

山

不是地理的山，而是峰的形状。是历史脉动、四季流年宏观涨落必然的韵律。是能量涨跌、生灭兴衰的规律。

当动时全力以赴，当安时静如处子。不造作，不妄为，不拖延，不畏缩。学会借势借力地飞翔，学会静安蓄力的智慧，这是山字诀的奥义。懂得看势，当动时起舞，当静时蛰伏。

学会这一切就达成了第六步的：洞察力、觉知力、预见力、分析力。

第七步比前六步的总和都要困难，因为第七步实际上是分为三步的：无漏认知、智慧（透彻快速的理解力）、记忆力。

记忆力，可不是角色我能记住多少事，而是你要能在弥留的状态里继续保持清明醒觉的意识状态。即你可以把生活看成梦，把梦过成生活。可以记住梦、把控梦、主动地参与梦中的行动，而不再是梦的观察与经历者。只有你理解了梦、学会控梦，你才能理解人生与把控人生。因为你可以时刻处于觉知的了了分明中，用自我的智慧来左右行为，不被情绪或剧情带着如风筝一般到处飘。

记忆里还有累世的记忆。所有自己没能达成的习题都要重新被审视、重新被解读、重新被认知、重新被演绎。因为所有的卡顿不管它发生在何时，都会对宏观自我形成潜在的影响。你需要在毕业前整合记忆里所有的纠结与在意，融通所有未达成的自我卡顿，修复自身短板缺憾，才能达到无漏认知，开启无漏智慧。

无漏认知，是达成全然智慧的前提。你连知道都不知道、见过都没见过，怎能对其有所了解并通透认知呢？个人能历经和接触的意识面向、参与的故事经历可是有限的，想要快速地达成几何倍数般的自我成长，如何才能办到呢？

答案是出乎意料的：那就是旁征博引，利用自己已有的修为去引渡他人，先从初觉者开始，然后是觉者与自觉者。随着被你助缘的人智慧提升，你也会随之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尚存的问题与困惑。你因有渡人之心，自己的心也就得渡了。最后发现，原来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到头来渡人就是渡己。世间哪里有什么其他人啊？都是自己的种种无明显现罢了。

当真的理解到这层道理时，智慧豁然开朗，世间再无苦难可言，亦无需要渡化的众生。看着新生的小灵魂，从第一步走入这螺旋的阶梯，经历种种磨砺，也不觉得它们是可怜的、苦难的或是需要被拯救的、需要被呵护或引领的。

是的，一切都有自身生灭成长的规律，一切经历都有其自身的意义。谁也无法替代谁达成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累积。知识可以被传递，但通透的智慧只能自己去累积，去品悟。

所以最后一步的成长，在本位面上就是帮助自身所有已经分化出来的自我，都达成最后的智慧融通。

当所有的其它自我都拥有了全然的智慧觉知时，每一个自我

的意识能量频率都可以在相同的频率上共振共鸣，最后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体。犹如百川归海，达成最后的一体一心，就能从本意识面向的游戏中脱离了。

这就是我们要达成的现阶段目标。脱离出本层面之后要面对什么，就是整体意识面向中七、八、九维的事情了。现阶段我还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大家听闻这些后，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些高密度、纯理论的底层运作逻辑让他们震惊，更让他们觉得前路漫漫，需要认真面对自己的每一次抉择。

阿尼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我们下面有什么打算吗？”

普鲁沙说：“泰美斯和斯佩斯是新生的人格，还不适合展开过于复杂的人生体验。你和阿尼姆已经经历过两性，并尝试了做父母的部分体验。在经历过如此辛苦的人生后，我想你们应该去一个相对不会为生存忧虑、又蕴含着许多启迪的人生。

阿尼，你理解了爱的真谛，这对你女性面很有好处。你的表达力在做神父的时候得到了发展，行动力也相对不错。阿尼

姆的创造力需要提升，创造力是行动力和自信力的混合。这是他下一步需要完善的。阿尼，你需要强化你的再生力和洞察力、觉知力。

两个小家伙，你们可以搭档着体验一次爱与再生力的初步课程，这样对今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我搜寻了整个系统，发现在十二园区内，有一个剧本包含了所有的这些要素。你们四个和我都能在其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体验与领悟，我需要这剧本中的记忆力来修复自己的一段内在创伤。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们现在回休息与疗愈大厅，恢复各自的生命能，然后满血出发，目标第十二园区。”

《虚空法界》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下篇 (57-73)

完

本书鸣谢

《虚空法界》第三册的编辑校对排版设计修订等工作非常荣幸地得到晓锐、瑜辉、**Sebastian**、励华、欣慧、淡白、三月、小美、太阳喵、光行者、**Sherry** 等众多志愿者伙伴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细雨社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关于图片

由于本书内容的广度和难度，采用了很多配图来辅助读者理解。除作者自己绘制编辑的大量图片外，还有一些图片源于网络，均是公益非营利目的的使用，无意侵犯版权，谢谢理解和支持。如有需要，请联系编者，一经收到，我们会第一时间删除。细雨社全体志愿者感谢各界对我们的认可、支持与关注。

下册预告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第四册 《承前启后》

上下篇（74-89）



救护车一路闪烁着，穿过黎明前的黑暗。早产带来的大出血让孕妇昏迷。丈夫不在家已经几个月了，要不是家政机器人拨叫了急救中心并打开户门，此刻这位准妈妈或许已经死于失血过多而一尸两命……

——摘自第四册《承前启后》第74章 希望

常见问题

1. 细雨资料免费吗？在哪儿能拿到？如何早点儿看到新书？

全部细雨资料都可免费获得，包括电子书、视频、音频。见下页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和免费下载路径，这些都是由细雨社编辑部直接维护，是最全、最新、最准确的细雨资料源头版本。

2. 现在都出了哪些书？是关于什么的？还将出版哪些？

细雨资料已经累计了三年多并在每日更新中，到 2023 年底已出版九个系列、四十多册。详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丛书系列简介》](#)。

3. 细雨资料能自学吗？该从哪儿学起？为什么要按顺序学？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书写安排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形成知见的阶梯。

在每册书开始都有**细雨资料学习顺序图**，请结合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系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和学习心法等问题请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导读》](#)。

4. 关于细雨社？

细雨社是**非营利志愿者公益社团**，于 2020 年 8 月成立。经由作者“细雨”本人授权，专门负责细雨著作的整理、校对、制作、出版、传播和保存工作。是细雨已授权相关著作及著作文献衍生品的唯一首发机构。并具有维护其版权的责任与义务。

细雨社自 2023 年 8 月起正式更名为“**细雨社**”，并启用细雨社新图标。细雨社坚守非营利无住相法布施原则，别无分社分号，无商业经营和募捐劝捐，请注意识别。

5. 更多问题？

请参考[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导读》](#) 等文件。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You Tube

细雨社

amazon

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

 **微信公众号**

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bilibili

Cathyshe0103

海轮海轮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免费 下载电子书：

- ✓ www.xiyushe.org
- ✓ [细雨社志愿者协作&细雨资料学习 QQ 群 \(623 940 583\) 群文件夹](#)
- ✓ [细雨资料图资中心 FB 分部 Facebook 小组文件夹](#)



微信： ganenguozi

Line： jiangsanjiang

Email： xiyushe@outlook.com (志愿工作专用)

超链接提醒： 以上有下划线的文字均有超链接，点击进入，可以阅读、收听、观看、下载更多更全面的细雨资料内容。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表和各册代码对照 (2024年5月版)

YM 《隐秘的医案》	YM 《隐秘的医案》 (单行本)	已出版
SY 《失忆的归途》	SY 《失忆的归途》 (单行本)	已出版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	S1-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1-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1-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1-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	已出版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	S2-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2-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2-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2-4 细雨问答案例集	即将出版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之影评荟萃 (细雨与观影群友合著)	GY1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GY2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GY3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GY4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GY5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GY6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GY7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GY8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即将出版
Y1 《已知的实相 I》—— 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细雨解读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679-744 节)	Y1-1 第一册 679-687	已出版
	Y1-2 第二册 688-695	已出版
	Y1-3 第三册 695-704	已出版
	Y1-4 第四册 705-715	已出版
	Y1-5 第五册 716-726	已出版
	Y1-6 第六册 727-744	已出版
Y2 《已知的实相 II》—— 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附批注) (1-72 节)	Y2-1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Y2-2 第二册 15-22	已出版
	Y2-3 第三册 23-32	已出版
	Y2-4 第四册 33-42	已出版
	Y2-5 第五册 43-51	已出版
	Y2-6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Y2-7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X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X1 第一册 《意识微尘》 1-17	已出版
	X2 第二册 《意识觉醒》 18-44(上中下)	已出版
	X3 第三册 《双生羁绊》 45-73(上下)	已出版
	X4 第四册 《承前启后》 74-89	已出版
	X5 第五册 《寻找答案》 90-107	已出版
	X6 第六册 《道理始末》 108-128	已出版
	X7 第七册 《融会贯通》 129-	待定
	X8 第八册 《浪子之心》	待定
	X9 第九册 《涅槃重生》	待定
Y3 《已知的实相 III》 —— 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 (73-148 节)	Y3-1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Y3-2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Y3-3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Y3-4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Y3-5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Y3-6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 《已知的实相 IV》 —— 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 (149-198 节)	Y4-1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Y4-2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Y4-3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Y4-4 第四册 176-185	已出版
	Y4-5 第五册 186-198	即将出版
Y5 《已知的实相 V》 —— 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 (199-239 节)	Y5-1 第一册	即将出版
	Y5-2 第二册	即将出版
	Y5-3 第三册	即将出版
	Y5-4 第四册	即将出版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 ——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 各部精华要素	JY2 《已知的实相 II》 (1-72)	已出版
	JY3 《已知的实相 III》 (73-148)	已出版
	JY4 《已知的实相 IV》 (149-198)	即将出版
	JY5 《已知的实相 V》 (199-239)	即将出版

注：

各册书名前的字母数字组合（例如 S1-3， X1）是每部/册书的唯一代码；

正文中每集的分节位置标注有红色编码（例如 Y4-2-158.1）。

以上代码均可用于快捷搜索，在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亚马逊网站和细雨社的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查找书名或内容时，有助于快速找到所需的书或章节。

推荐阅读：

Y2 《已知的实相 II》

——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共七册）



从《已知的实相 II》开始，细雨展开对赛斯书早期课译本的现代汉语版解读与批注。第二部《已知的实相 II》（1-72 节），核心主题是：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

这是全套九卷的第二部，也是《早期课》解读系列的开始。

第二部共分七册，充分解读赛斯与珍的第一次连结——双方从青涩的谈话与测试到非线性视角观念的展开与建立，细雨将赛斯无法清晰言明的内容充实，并揭露大量的场域基本法则，在本实相与未知实相之间建立连接的桥梁，让层面的轮廓与范围变得更立体、多元与通透，并将多维时空的真相一点一滴地崭露与代入至个人实相里。

其实赛斯资料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同时在世间不同的平行地球上，你能看到哪一个版本的赛斯资料取决于你自身意识频率的高低。

为了弥补不同版本赛斯资料的差异，意识界为赛斯资料做了很多补丁。这些补丁以再解读的方式呈现给各个世界，让在不同意识频率维度中的不同意识面向的人们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当下认知的赛斯资料，来了解资料内不同深度的内容。

——细雨

《虚空法界》 X3

第三册 《双生羁绊》

上篇（第 45-56 章）

下篇（第 57-73 章）

2023 年 1 月第一版

20240522 修订版



细雨·著作权所有

ASIN:B0BSLQF7BJ

以上细雨资料学习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已出版的细雨丛书（请
用最新版），均**欢迎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免扭曲误导，请勿断章取义、改变顺序或增减内容

若有对细雨社出品的细雨系列资料有侵权行为

我方保留法律追诉权

如有相关问题请咨询细雨社编辑部